

滨海省

1856—1898年

[俄] П. 0. 翁特尔别格著



务 印 书 馆

51

滨 海 省

1856—1898 年

[俄] П. Θ. 翁特尔别格 著
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研究室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80 年·北京

П. Ө. Унтербергеръ
ПРИМОРСКАЯ ОБЛАСТЬ

1856—1898 г. г.

Типографія В. Ө. Киршбаума, д. М-ва Финансовъ,
на Дворц. площ.
С.-Петербургъ, 1900.

22/10061

澳 海 省

1856—1898 年

〔俄〕П. Ө. 翁特尔别格 著
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研究室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0·印张 234 千字

1980 年 9 月第 1 版 1980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800 册

统一书号: 11017·487 定价: 1.20 元

前 言

近一时期以来，太平洋沿岸地区发生了一系列严重事件，在此地区享有政治和贸易利益的各国，都争先恐后地在此扩张势力和力求站稳脚跟。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也不得不认真安排我们在远东的事务，而首先要注意的是位于太平洋岸边的滨海省对我国的重大意义。有鉴于此，在过去的二十年间，政府拨出了大量资金用来振兴这一片几乎荒无人烟的地区，借以扩大我国在该地区的政治影响，并且为应付各种意外事件作好准备。1891年，发生了一桩具有世界意义的大事：先帝亚历山大三世陛下颁发了敷设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上谕，继而当今治理国家的皇帝陛下——皇位继承者、皇太子尼古拉·亚历山大洛维奇亲王殿下在符拉迪沃斯托克^①亲自为该铁路的东段奠基。这样，本省南部的意义就尤其重大了。此后，生活加快了步伐，继续向前迈进。一批批生力军从俄国欧洲部分源源涌向这里，补充地方国家机关各部门的人力不足。

勿庸置疑，在不久的将来，连接太平洋沿岸和波罗的海、黑海的西伯利亚大铁路落成后，那时就可为滨海省的繁荣和发展开辟出新的广阔道路，这里的生活也必将开始一个新纪元。

本书的宗旨在于对本地区深感兴趣的读者概略地介绍自建省至1898年这四十二年本省生活的逐步发展情况。

我在本书中力求言简意赅地论述曾经影响这一遥远边陲各方面文明发展的所有最重要的因素，从而有助于新到此地的人掌握本地过去已探讨过的各种问题的历史资料，因为必须参与解决和

^① 即海参崴。——译者

处理涉及本省的各类问题。

在这个新开发的地区，熟悉行政管理方面活动的各项措施的历史，尤属重要，因为这里的生活尚未形成固定的形式，就是目前几乎所有管理部门的日常组织工作仍是如此。本省的地方条件还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往往有一些对于正常条件下的居民生活完全适用的措施，在这里却暂时难于采用，甚至根本不能采用。

我在东西伯利亚供职凡三十三年，直到 1897 年方才卸职。在这段时间里，我不仅是我国远东发生的一切事件的目睹者，而且是其中绝大多数事件的直接参预者。因此，在这部叙述到 1898 年为止的著作里，凡涉及到的问题和事实，都是我的记忆所及和按照我个人对事物的认识来加以阐述的。从我所掌握的材料中，主要只援引了一些统计资料。

在编写本书过程中，很多与事物有关的文件都不在我手边，因此某些地方，在一些细微末节上出现某种不确切之处，是在所难免的。然而这些不会明显地影响所描绘的本省生活的全貌。

承滨海省驻军司令奇恰戈夫少将和代理他的职务的副省长、四等文官奥麦利亚诺维奇-巴甫连科，以及移民局局长 H. JI. 冈达季给我提供了许多资料，首先是据以绘制本书附录的南乌苏里区和乌苏里哥萨克区居民点分布图的资料。（原书附图已散失，未附印。——译者）为编写本书，我还利用过下述人士提供的资料：阿穆尔沿岸军区工程局局长亚历山德罗夫少将，阿穆尔沿岸地区皇家财产管理局局长、四等文官 M. C. 维坚斯基。

谨在此向所有热情赞助我的人士致以衷心和深切的谢意，这是我的义务，我为此而感到愉快。

II. 翁特尔别格

1899 年 12 月，于下诺夫哥罗德市

文献资料

乌赫托姆斯基公爵, Э. Э.: <1890—1891 年尼古拉二世皇帝东游记>, 1897 年版。

Кн. Э. Э. Ухтомский.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на Восток Государя Императора Николая II в 1890—1891 г. г. Изд. 1897 г.

布谢, Ф. Ф.: <1883—1893 年间经海路向南乌苏里地区移殖垦民>, 1896 年版。

Ф. Ф. Буссе. Переселение крестьян морем в Южно-Уссурийский край в 1883—1893 г. г. Изд. 1896 г.

巴尔苏科夫, И.: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 1891 年版。

И. Барсуков. Граф 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Муравьев-Амурский. Изд. 1891 г.

涅维尔斯科伊海军上将: <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4—1855 年>。

Адмирал Невельской. Подвиги Русских морских офицеров на край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в 1844—1855 г. г.

克留科夫, Н. А.: <滨海省农业概况>, 1893 年版。

Н. А. Крюков. Очерк сель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в Примор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Изд. 1893 г.

纳达洛夫, И.: <北乌苏里地区现状概要>, (<符拉迪沃斯托克报>, 1884 年)。

И. Надаров. Очерк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состояния Северно-

Уссурийского края. (Газета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884 г.)

列辛, А.: «俄属太平洋沿海异族人概况» (载《俄罗斯皇家地理学会通报》, 第 34 卷, 1888 年)。

А. Ресин. Очерк инородцев Русского побережья Тихого океана. (Извес. Импер. Русс. Геогр. Общ. т. 34, 1888 г.)

达坦, А. В.: «阿穆尔沿岸贸易发展史纲要», 1897 年版。

А. В. Даттан.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развития Приамурской торговли. Изд. 1897 г.

翁特别格, П.: «东西伯利亚的军事工程师» (载《工程杂志》, 1887 年第 I、II 期); «在直隶、山东等省招募华工参加阿穆尔沿岸地区工程部门施工的经验» (载《工程杂志》, 1877 年第 IX、X 期); «略谈军事部门的采购方法» (载《工程杂志》, 1889 年第 VI、VII 期)。

П. Унтербергер. Военные инженеры в Восточной Сибири. (Инженерн. журнал 1887 г. № № I и II). Опыт найма китайцев в Чилийской и Шандунской провинциях для работ инженерного ведомства в Приамурском крае. (Инженерн. журнал 1877 г. № № IX и X). Несколько слов о способах заготовлений по военному ведомству. (Инженерн. журнал 1889 г. № № VI и VII).

«1889—1897 年度滨海省概述»。

Обзоры Примор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за 1889 по 1897 г.

目 次

第一章 7

滨海省的建立。 该省包括的地方。 该省的区划。 北方各区：鄂霍次克区、吉日加区、① 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区、科曼多尔群岛区、阿纳德尔区和乌第区。 各区的边界；居民生活的气候、经济和卫生条件以及居民的成分。 渔猎业。 商业。 海狗与海獭猎捕业。 对这些行业的保护。 美国人在楚科奇半岛上的活动。 传染病和兽疫。 储备仓库。 轮船运输。 勘察北方自然财富的必要性。 改善居民生活的措施。 阿穆尔河②河口处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市。③

第二章 46

哈巴罗夫斯克区。 居民的职业和行业。 哈巴罗夫斯克市。④ 乌苏里哥萨克区。 哥萨克首次定居乌苏里江。 他们的艰苦生活条件。 1879年乌苏里哥萨克部队自乌苏里江移居南乌苏里区。 土地分配。 哥萨克军基金。

第三章 62

南乌苏里区。 异族居民。 俄国移民最初在此定居。 1861年颁发的阿穆尔省和滨海省移民法令。 1866年皇室地产管理局向我国日本海沿岸移民的尝试。 1882年作出的关于1861年移民法令继续生效的决定及对该法

- ① 现名马加丹。——译者
- ② 即黑龙江。——译者
- ③ 即庙街。——译者
- ④ 即伯力。——译者

令所作的修订。

第四章 69

从俄国欧洲部分经海路向南乌苏里地区迁移农业居民。此次移民的起因。移民的组织工作。1882年移民法。官费移民和自费移民。移民的成分。1887年和1892年的移民法。“志愿船队”船只经海路运输移民。移民在新地方的安置工作。移民管理局的活动。缺乏手工业者。土地的划分。土地丈量工作。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的支援。

第五章 88

顿河、奥伦堡和外贝加尔哥萨克迁入乌苏里哥萨克军驻区。1894年移民法。此次移民的基本情况。移民前的准备措施。地点的选择和移民的安置。某些顿河人返回原籍的愿望。移民的成果。

第六章 99

朝鲜人。省内最早的几个朝鲜村屯。他们逐渐加强我国境内的侨民活动。朝鲜人的生活方式和营生。制止他们继续大量流入我国的措施。接受居住在我国土地上的朝鲜人加入俄国国籍。流放移民和出身于流放犯的农民。本省兵役问题的状况。

第七章 109

乌苏里地区的地形。土壤。植物。森林火灾。气候。农业。实验田。割草场。农民和哥萨克对份地的使用。地营子。对半分成的地主。农产品的销售。农产品的主要购买者——军需机关。军需机关采购当地谷物的办法。

第八章 129

作为私产的土地。买卖和划拨土地的制度。1894年的规定。与农业有关的经济部门。菜园。果园。养牛业。养猪业。养羊业。养马业。扬科夫斯基马

场。 兽疫。 炭疽预防注射。 养蜂业。

第九章 158

居民的行业。 制粉业。 运输业。 邮递业。 轮船用柴采伐业。 渔业。 狩猎业。 采金业。 木材加工业。 采煤业。 海产业。 海菜。 海蟹。 海参。 捕鲸业。 近海航运业。

第十章 182

贸易。 贸易的逐步发展。 俄国商品与外国商品。 自由港问题。 中国人的商业竞争。 烧酒(中国烧酒)和鸦片贸易。 交通线路: 海上航线和江河航线。 马车道路。 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线铁路的敷设。 筑路工程中军队、流放苦役犯、流放移民和中国人的劳动。 省内电报线路的最初架设。

第十一章 214

陆、海军部门在滨海省殖民事业中的作用。 军事工程师的活动。

第十二章 229

本省民政机构的组织。 民政官员的生活和工作条件。 东西伯利亚行政管理方面最重要的正式文件汇编。 历届哈巴罗夫斯克代表大会的意义。 阿穆尔沿岸地区公报。 农民村社管理机构。 中国人和朝鲜人的村社管理机构。 红胡子。

第十三章 243

传教活动。 国民教育事业。 居民食品的供应。 医疗卫生条件。 防治传染病的措施。 1886、1890和1895年的霍乱。 矿泉水。 缺少医治精神病患者的医院。

第十四章 255

符拉迪沃斯托克市。 1873年阿列克谢·亚历山大洛维奇亲王视察该市。 关于把军港迁移到圣奥耳加湾的问题。 1887年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亲王视察滨海

省。符拉迪沃斯托克作为西伯利亚铁路终点的意义。解决关于保持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全年通航的问题。商港地点的选择。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当局和其他部门间对该市土地的划分。

第十五章 268

1891年皇太子尼古拉·亚历山大洛维奇亲王莅临滨海省。

附录

1a. 滨海省居民人口(迄 1898 年 1 月 1 日为止)	281
16. 1895、1896 和 1897 年度滨海省居民变动表	282
2. 1895—1897 年三年间耕作与播种的土地数量和各种粮食作物的平均收获量	284
3. 1897 年度滨海省牲畜头数表	285
4. 1895—1897 年度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碇泊场及尼古拉耶夫斯克碇泊场的船舶变化和各国运入货物数量所占的百分比	286
5. 同满洲的贸易: 1895—1897 年三年间满洲向我国的输入量和由我国向满洲的输出量(以卢布为单位)	288
6. 同朝鲜的陆路贸易: 1895—1897 年三年间向我国的输入总值和由我国的输出总值(以卢布为单位)	290
7a. 1894 和 1895 年度运入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尼古拉耶夫斯克的商品价值	291
76. 1895、1896、1897 年度滨海省各种工厂数量表	292
8. 1889—1893 年间国库经办的中国人及其他商人向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资金汇兑额	294
9. 1895—1897 年间捐税与徭役	295
(I) 直接税	295
(II) 地方税	295
(III) 城市税	296
(IV) 消费税	296
(V) 海关税收	297

(VI) 近海航行税收	297
(VII) 农业和皇家财产部的收入	297
(VIII) 向中国人和朝鲜人征收的护照税	298
(IX) 出境护照税	298
10. 1897 年度学校与在校学生数量	298—299
11. 哈巴罗夫斯克市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纪念碑 概貌	299
12. 1856 至 1897 年治理滨海省的历任总督和驻军司令 名单	301
主要人名译名对照表	302
主要地名译名对照表	306



第一章

滨海省的建立。 该省包括的地方。 该省的区划。
北方各区：鄂霍次克区、吉日加区、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区、科曼多尔群岛区、阿纳德尔区和乌第区。 各区的边界；居民生活的气候、经济和卫生条件以及居民的成分。
渔猎业。 商业。 海狗与海獭猎捕业。 对这些行业的保护。 美国人在楚科奇半岛上的活动。 传染病和兽疫。 储备仓库。 轮船运输。 勘察北方自然财富的必要性。 改善居民生活的措施。 阿穆尔河河口处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市。

滨海省建立于 1856 年，即在把军港从堪察加半岛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迁至阿穆尔河河口处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市之后不久。当时滨海省包括原堪察加省和阿穆尔河河口地区。两年之后，根据 1858 年 5 月 16 日的璦琿条约，自石勒喀河与额尔古纳河汇合处起至乌苏里江注入处止的整个阿穆尔河左岸，以及由乌苏里江注入处起直至阿穆尔河河口止的土地，都已纳入我国版图，我国的领地已扩及阿穆尔河两岸。在 1858 年末，当在阿穆尔河中游的左岸地区建立阿穆尔省时，滨海省仍然包括从乌苏里江注入处起的整个阿穆尔河下游地区的土地，以及在此之前原属雅库次克省的鄂霍次克区。最后，根据 1860 年 11 月 2 日签订的北京条约，此省的南部边界一直推进到朝鲜王国，紧接着便准确地勘分了我国领地同中国领地的边界。这条边界线沿乌苏里江上溯，至松阿察河流入处，然后循松阿察河至兴凯湖，把兴凯湖分为两半；接着，这条

边界线向南而下，直至图们江，沿该江至其出海口。于是，这条边界线以东的各地，一直到海为止，就都变成了俄国的领土。

签署北京条约的 H. II. 伊格纳提耶夫伯爵用这个条约为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和涅维尔斯科伊海军上将的光荣业绩戴上了一顶桂冠，使我们成为满洲地区在日本海上的一些天然良港的拥有者——其中首要的是符拉迪沃斯托克。通过这些海港，整个东西伯利亚便取得了出海口，同太平洋沿岸各国有了便利的交通联系。

萨哈林岛^①南部，在一段时期内，曾归我国与好久以来便在那里捕鱼的日本人共同领有。此岛的边界问题，到后来——在 1875 年——也得到了调整：我国把千岛群岛交换给日本人，从而成了整个萨哈林岛的领有者。

滨海省，按其所划定的范围，北起北冰洋，南至朝鲜北部边界，地处北纬 42° — 70° ，普尔科沃东经 100° — 160° 之间，占有的土地面积为一百五十六万二千四百平方俄里；就其气候和作物生长条件而言，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地区。第一个地区，自北冰洋起至阿穆尔河下游地区止，包括所谓的北方各区：鄂霍次克区、吉日加区、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区、¹科曼多尔群岛区、阿纳德尔区²和乌第区。第二个地区包括：哈巴罗夫斯克区和乌苏里哥萨克区北部。最后，第三个地区包括：南乌苏里区和自兴凯湖起、沿边界线向西南划分的乌苏里哥萨克区南部。

第一个和第三个地区的地理状况，尤其是它们的气候条件，截然不同，所以两个地区的生活方式各有特点，两处生活继续发展的道路也各不相同。第二个地区是上述两个地区之间起着联系作用

① 即库页岛。——译者

1 堪察加半岛。

2 乌苏里江和松阿察河沿岸。

的中间环节。首先,让我们对第一个地区作一简略介绍。

鄂霍次克区位于鄂霍次克海沿岸。其南部同乌第区为乌利坎河相隔;北部与吉日加区以图曼纳河和一道山脉为界;在西部它同雅库次克省接壤。鄂霍次克区居民只有四千六百十五人¹,其中四千二百七十人是属于通古斯族的异族人。他们中的定居者分布在注入鄂霍次克海的各条小河的沿岸村屯。这些村屯相互远隔,有的相距竟远达数百俄里。居民的生活局限于非常狭窄的范围内,每年可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夏季和冬季。夏季的全部时间都用于捕鱼,以及为自己和狗群贮藏鱼类;冬季的时间,则主要用来猎捕松鼠。他们用松鼠皮换取生活必需品,例如茶砖、火药、铅弹、烟叶、食盐等;还有一部分松鼠皮用来变卖,以便交纳实物税。除缴纳实物税和本村社的徭役费用以外,他们还须负担自然徭役:每年冬季用狗拉雪橇,在雅库次克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之间往返运送两次邮件:一次是重邮件——包裹,另一次是轻便邮件。属于自然徭役的还有为区长官到各地收税和为神甫到各地举行圣礼而提供一定数量的雪橇和向导人员。

到了区长官冬季巡视全区的时节,在鄂霍次克区从事养鹿业的异族牧民便聚合在固定的驻扎地点,以便缴纳实物税。区长官、医生和神甫通常总是把一切巡视工作安排在冬季进行,因为夏季里旅行要穿过冻土地带、山岭、沼泽,要跨越纵横其间在雨天难于涉渡的山地溪流,各屯之间靠驮载牲畜行走的小径而保持的所有交通联系全都困难重重,更何况这里缺少马匹。在那些地方,一般是用狗群来代替马匹的。鄂霍次克海沿岸一带积雪深厚,在那里不宜于把马匹作为交通工具使用,因为它们会由于积雪经不住而陷下去。此外,如果再加上在短促的夏季里须为马匹备足够食用九个月的干草,那就更显而易见,这种家畜对异族人的贫穷家业来

1 此外,鄂霍次克市有居民一百九十九人。

说是不很适宜的。因此，在各地马匹都要让位给其他牲畜；定居的异族人代之以狗，游牧的异族人则代之以北方驯鹿。

对于当地的定居居民说来，生活的保障全有赖于渔产的丰收。这里的鱼每年春、夏、秋三季从海里逆水回游，进入各条小河排卵。每逢此时，各屯居民几乎人人投入工作，共同在河上设置渔障¹捕鱼，岸边也呈现一片火热的繁忙景象。这种繁忙活动一直要持续到备足冬用食鱼贮备为止，既作为人的食粮，也用作狗的饲料。鱼主要是鲑鱼属的鱼，可以用多种方法加工贮藏：晒干、盐腌、酸渍²、磨粉³。给狗贮备的是干鱼，这是剩下一点肉鱼骨架，鱼身两侧片下的一层肉晒干后供人食用。

有时鱼群大批涌来，居民在几天之内就可以把全部贮备备足；但有时，鱼的数量有限，居民不能贮备下足够的鱼，于是冬天他们就会经受困苦；每当捕获量不足时，就要发生程度不同的饥荒。渔产歉收的原因往往是，鱼汛期正当江河水位上涨的时候到来，那时所有的渔障就会没入水面，鱼群便从渔障上游过；或者是夏季小河的河口处壅塞着浮冰，大批在海中贴岸游动的鱼群无法进入河道。这种年景对居民简直就是灾难。对于他们，鱼几乎就是一切。鱼既是人的食粮，又是狗的饲料。面粉在异族人的经济生活中只是一种奢侈品。若是没有鱼，人就会遭灾，狗就得挨饿。如果没有充足的狗饲料，异族人就无法外出狩猎——因为在深山里行进要使用雪橇——，因而也就不能获得毛皮，无力缴纳实物税，必须放弃生活必需品，或者为此而负债。

为了在这样的灾年使居民渡过难关，区里设有官办仓库，贮藏

1 为捕鱼在河流中设置的栅栏。

2 所谓酸渍是指：把捕捞到的鲜鱼立即倒入在地上挖的坑里，然后用土掩埋，使鱼在坑里发酵。

3 把鱼煮熟后，晒干，磨成鱼粉。

可供两年需用的面粉、食盐、铅弹、火药、编织鱼网用的细绳。此外，区长官通告游牧异族人，要他们不要带畜群深入腹地过远，要尽量在村屯附近放牧，使受灾居民能够吃到鹿肉。遇到灾年时，游牧人廉价出售鹿肉，他们中的富人则经常向贫民施舍大量的鹿。

由于上述种种，发生经济灾荒的年份会使居民对国库和商人欠下的债务越来越多。商人主要供给居民茶砖、烟叶、织网细绳、工场手工业商品和其他物品，他们用这些定价十分昂贵的商品来换取毛皮。

近十年来，地方行政当局采取了一些措施，以免居民遭受当地商人的盘剥。为此，行政当局鼓励村社自行出资，直接向符拉迪沃斯托克订购日用必需品的任何尝试。同时，为了便于周转，行政当局还从由滨海省驻军司令掌握的异族人基金中拨付所需数量的款项。几年来的实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直接从符拉迪沃斯托克采购的物品，由“志愿船队”运送到鄂霍次克，冬季来临时，再从那里分别运往经由村社订购这些物品的各个村屯去。这样买到的物品，居民付出的价钱要比付给当地商人的便宜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大有希望的是，区行政当局如现在这样继续参预这项事业，那么这种业务活动取得的有益成果将会越来越广泛地遍及区内各地。为了提高居民的生活福利，地方行政当局还尽力改善各种行业，为推销其产品而开办市场，在居民不事渔猎的赋闲期间，为他们安排一些可以挣钱的营生。在各种行业中，可以提出的是优质鄂霍次克干咸鱼脊肉的制作业。这种鱼脊肉很便于运输，但是目前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售价太高，因而在那里销路不广。然而，有充分根据可以预测，只要更好地加以组织，并且改进可以贮存鱼产品的加工方法，那么这些鱼产品不仅在滨海省内，而且在其他地方全都能够保证取得可靠的销售市场。

至于就地安排挣钱营生的问题，几年来运输货物一项已经为由阿扬至涅利坎一带的居民提供了工作。所运输的货物，主要是经阿扬运往雅库次克省的茶叶，以及一部分来自殖民地的商品。此外，可以预期，从奥拉河港向科雷马河水系上游地区运输面粉和其他货物，也可使异族牧民获得相当大的收益，这段运输里程为四百俄里左右，经由不久前刚刚开辟的道路。

每年从雅库次克沿驮载道路运抵科雷马河的货物，价格异常昂贵（每普特黑麦面粉在科雷马河的售价竟达十一卢布左右），这一点早已促使雅库次克省当局尽一切努力来开辟连结科雷马地区和鄂霍次克海的新道路。在这方面进行过的一系列研究，都毫无结果，只是最近几年才拟定了两条路线：一条是北线，通向吉日加；另一条是南线，通向奥拉河港。后一条路线在目前是最便利、最短的，因而在奥拉河港已开始兴建仓库，而在从那里到科雷马河的沿途，计划修建一些驿站冬营。该处异族牧民通常使用驮载驯鹿来运输自己的什物，鉴于这条新路上的运输量行将大大增加，他们已经开始训练驯鹿拖曳雪橇，这样，驯鹿的畜力将会得到更好的利用。

向科雷马运输货物若经由新开辟的道路，同经过雅库次克的路线相比，所花的费用相差十分悬殊。据约略计算，每普特面粉的价格已不再是十一卢布，而只是三——四卢布。驯鹿的饲料是苔藓，这在沿途比比皆是。这样，如果通往科雷马的新贸易路线确定之后，当地异族牧民除销售养鹿业产品和各种毛皮货、鹿皮革等以外，还将从运输业获得补充收入。

吉日加区同鄂霍次克区接壤，在南部，它同鄂霍次克区以图曼纳河相隔，在东部，它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区以列斯纳亚河相隔。在北面，吉日加区与阿纳德尔区毗连，在八十年代末以前，整个阿纳德尔区一向是吉日加区的组成部分。吉日加区居民的生活

条件和特点,总的说来,完全与鄂霍次克区相同;吉日加居民人口为七千五百七十一人,其中异族人为六千九百四十七人。该区的行政中心是吉日加河河口附近的库什卡村。这个区的定居居民和狗群的主要食物也是鱼类,因此捕鱼量大即可保证居民一年的安宁生活。异族牧民——通古斯人、科里亚克人和楚科奇人都各有自己的驯鹿群作为生活的保障。吉日加区以自己出产的鹿皮制品——毛皮外套、高筒毛皮靴、鹿皮革等著称于世。

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区占有整个堪察加半岛,在北方各区中,此区定居人口最多¹,居民主要分布在堪察加河流域和堪察加半岛的西部沿岸;而堪察加半岛的东部沿岸,居民比较稀少。如果不把通常由吉日加区前来堪察加半岛西部猎取毛皮兽的游牧人计算在内,那么整个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区的居民共有八千零十人²。

堪察加半岛的所有居民都过着与上述各区居民相同的生活:夏季捕鱼,冬天猎捕毛皮兽。尽管涌入江河产卵的鱼品种繁多,但捕捞的主要对象是鲑鱼类,其中质量最好的是肉质肥嫩的王大马哈鱼,这种鱼可以长得很大。堪察加河河口处出产的王大马哈鱼的质量尤佳。遗憾的是,当地没有技术高明的盐腌工人和箍桶工人,因此为出口鱼的贮藏加工业发展得很差。

在毛皮兽狩猎业中,经营的主要是捕貂,在堪察加每年可捕获紫貂二千到三千只。其次是捕熊、海豹、水獭等。由于无论购买必需品,还是缴纳实物税,居民所用的主要支付手段来源于捕捉毛皮贵重的紫貂,行政当局很早就已采取措施,限制这个行业,使这种野兽免遭滥杀滥捕的摧残。为此目的,禁止使用任何类型的陷阱和捕兽器。捕猎紫貂只许使用火枪和在隐藏着紫貂的树上张网。

1 主要是堪察加人;俄罗斯人相对少些,并且他们是住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市内及其郊区。

2 除此以外,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市内有居民三百九十八人。

除此之外，堪察加半岛上有两个地方——其一，在东岸的阿瓦恰湾以北，名叫克罗诺基；其二，在半岛南部，名叫阿萨奇——被划为禁猎区，在那里严禁用任何方法猎捕紫貂。这些禁猎区，似乎成了紫貂的繁殖场；调查表明，一定的地域只能为一定数量的野兽提供取得食物和适宜其生活的条件，所以每年多余出来的那部分野兽便全部离开这一地域，从而成为禁猎区附近地方的猎人猎捕的对象。

在堪察加半岛，凡涉及捕貂业的各种规章，都能得到严格遵守，几乎从未有过违犯现象，因为居民本身都密切关心其执行情况。只有这一点才能够解释：为什么在获取毛皮方面捕貂业几乎年复一年地总是停留在同一水平上。在这项事业里，居民似乎不去动用本金，使用的只是利息。

近期以来，洛巴特卡岬的海獭猎捕业开始繁荣起来。一向为人公认为最好的海獭，产自堪察加半岛，并非来源于科曼多尔群岛。但是科曼多尔群岛毛皮兽猎捕业的承包人对于在那里猎捕海獭实行监视，而在堪察加半岛沿岸地带由于缺乏资金，未建立这种监视，因而堪察加半岛的海獭逐渐遭受外国纵帆船肆无忌惮的掠夺性摧残。为了防止洛巴特卡岬海獭栖息处遭到彻底破坏，省行政当局于九十年代初发布命令：每年派遣数名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市的可靠猎人，在一名哥萨克监督之下前往这些海獭栖息处，保护这些地方免受外国掠夺者的侵害。作为对此事的报酬，每个猎人有权利捕杀两只海獭，然而变卖海獭所得的钱，一半须上缴国库，另一半归猎人自有。随着海獭栖息处的逐渐恢复，可望允准猎捕较多数量的海獭。猎人有责任遵守一切预防措施，以防野兽受惊。因此，狩猎时不得使用火枪，只许用网捕捉海獭。为了避免海獭栖息处遭受损害，还禁止捕捉母兽。

凡此一切措施，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最初，曾有一些外国纵帆船驶近海獭栖息处，但看到有人警卫，便掉头离去。海獭的数量

在一年年地增加，可望总有一天洛巴特卡附近的黄岬上的几个海獭栖息处将会复兴，贵重的毛皮兽将会在那里再度繁盛起来，而这种毛皮兽的价格，在世界市场上正在日益腾贵。

为了准备应付渔产歉收的年景，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区也象鄂霍次克区和吉日加区那样，设立了一些官办的贮备仓库。堪察加半岛东岸的仓库设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和下堪察加斯克，西岸的设在季吉尔。

本区的行政与贸易中心为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市。这座城市因在克里米亚战争时期曾击退英法联军的海军陆战队而驰名于世。纪念这一事件的铁纪念碑矗立在外碇泊场同内港之间的沙洲上。自军港从此地迁往阿穆尔河口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市之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市日趋萧条，只是在由“志愿船队”正规航行所保持的与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间的航线开辟以来，才稍见复兴。在此之前，每年只租赁一艘私人船只到这里一次，专为北方各区官办仓库运送食物。此外，有一些外国捕鲸船和我国巡洋舰不定期地开到这里。我国的巡洋舰前往白令海，去保护海上捕鱼和阻止外国纵帆船与楚科奇半岛沿岸的居民进行贸易，尤其是阻止其贩运酒精饮料。

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市的贸易，主要是用毛皮换取堪察加半岛定居居民所需用的物品。向来港的我国和外国船只出售牲畜，也是市内及郊区居民的生财之道。

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及其他地方的商人在北方各区与居民进行贸易所采用的方式，通常是：商人除给买主生活和狩猎必需用品，俟来年按事先大致规定的价格收取毛皮作偿。如果狩猎情况不佳，买主无力如数偿还去年赊购货物的欠款，他们仍然不得不再次欠下商人一笔新的债务，这样，他们负的债便愈来愈多。一般说来，商人是从不会亏本的，因为即使他们偶尔由于负债者无力偿

还而受到损失，他们也能够通过大大抬高运来的一切货物的价格的办法，好多倍予以弥补回来，而且用现金而不是用货物来换取毛皮的情况，则是绝无仅有的事。

从前，当向鄂霍次克海官办仓库运送贮备品一事要依赖私人船只时，订立运送契约的一方几乎享有在那里进行毛皮贸易的专利权，因为用来交换的商货主要由该方派船运送。是否载运其他商人的货物，也取决于该方。当“志愿船队”建立起通往该处的正规航行并担负起运输官方的和私人的商货之后，这种专利权就消失了。由于出现了竞争，鄂霍次克海各港的货价都有所下降，但仍然相当昂贵。行政当局订购各种生活、狩猎以及为各行各业所急需的物品，诸如：面粉、食盐、火药、铅弹、织网用线等等，由于采取了这种措施，商人对当地居民的盘剥才稍受抑制，但是还远远没有达到理想的程度。在这方面，前文提及的鼓励和支持各个村社不经中介人，直接从生产者手里购买商货的作法，对于居民的福利一定能产生良好的效果。

堪察加半岛全境遍布火山，其中大部分是死火山，有一些仍在喷吐烟雾。堪察加河口附近的克留切夫山还在燃烧，而且不时喷吐焰浆和火灰。此地夏季过短，因而除大麦以外，粮食作物都来不及成熟。堪察加河下游地区种有数量不多的大麦。然而，草却肥美而富有营养。若用这里的草饲养牲畜，能使其在漫长的冬季过后迅速得到恢复。园圃蔬菜生长得还差强人意，但种子却很少能够成熟，因此每年都须要重新订购种子。在海兽中，这里繁殖有相当数量的各类海豹，它们是沿岸居民的捕猎对象。栖息于堪察加半岛东岸的海象，目前已经完全绝迹，其原因是滥肆捕杀。过去触目皆是的山羊，现在也已极少见。虽然在堪察加半岛西北岸边已发现煤矿，但对当地的矿藏资源几乎完全未经勘探。

在渔业方面，应该指出堪察加半岛西岸的捕鳕鱼业。外国船

只，主要是美国船只每年都在那里捕捞到大量的鲑鱼。

科曼多尔群岛区由白令、麦德诺耶和海豹岛等组成。这些岛上仅有居民六百五十三人，大多数自千岛群岛迁来。

科曼多尔群岛的自然面貌是极不令人喜爱的。几乎根本见不到树木，只有一些灌木丛。长年不断的海雾阻碍植物生长。这些海岛以海獭和海狗猎捕业著称。此外，还以北极狐猎捕业，主要是青狐猎捕业驰名。自1867年我国把北美领地让给美国之后，原来在北美领地和这些海岛上享有毛皮贸易专利权的美洲公司不久也宣告歇业。于是，白令、麦德诺耶和海豹岛等的海獭、海狗、北极狐猎捕业便由政府租让给美国的“格特森·科勒股份公司”长期经营¹。租费极其低廉，公司获利丰厚，因为与此同时，该公司还向北美合众国承租了普里比洛夫群岛上的海狗猎捕业，从而取得了对该项贸易的垄断权。从另一方面来看，应该公正地指出，公司的确很关心各岛居民的福利。公司按适当的价格从美国给他们运来一切生活必需品，自行出资为他们建造各种公用房舍；由于阿留申人过去住的是地窖，为了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公司从美国运来盖造木房用的木料，以弥补各岛木料的不足，并以分期付款方式卖给阿留申人。居民担负的义务是：捕捉海狗，熟制其皮革，猎捕海獭。这些海兽的皮革必须按一定价格交付公司。每年允许猎捕海狗和海獭的数量，由政府官员根据海兽登临各岛岸边栖息的数量来加以确定，而且只准许捕猎达到一定年龄的海兽。不论海狗，还是海獭，绝对不准捕杀母兽。

无论在白令岛或麦德诺耶岛和海豹岛，海狗都有自己的栖息地，而海獭只在麦德诺耶岛才能捕捉到。捕捉海獭的方法是在海里布网。猎捕海獭时，绝对不准使用火枪，以防海兽受惊。捕捉海狗的方法是，驱赶登岸的海狗，用棍棒叩击其头部即可打死。但是只

1 自1871年至1891年。

准捕杀三岁上下的海兽，至于其他海狗，则任其逃回到海岸边去。人们立即把被杀死的海兽皮剥下来，用盐鞣制，防其腐烂，然后就由公司经过美洲运往伦敦，投入每年一度的拍卖。剩下的兽肉，或者趁其新鲜，或者用盐腌制，供居民食用。

在“格特森·科勒公司”承租海狗猎捕业的最后几年，每年捕杀海狗约三万只，有时可达四万——五万只，然而海狗并不见减少。

在与美国公司签订的合同期满之后，政府把科曼多尔群岛的海狗、海獭和北极狐猎捕业按大大提高了的价格出租给“俄罗斯海狗猎捕业公会”，该会至今仍在经营这些海岛。租赁合同订期十年。几种最主要的猎获物须上缴国库，上缴金额按黄金折算：海狗皮每张交十卢布三十八戈比；一级海獭皮每张交一百十五卢布三十三戈比半；二级海獭皮每张交五十七卢布六十六又四分之三戈比；一级青狐皮每张交十一卢布五十三戈比半。异族人每交纳一张兽皮，国库付给纸币，其数目为：海狗皮每张付一卢布五十戈比；一级海獭皮每张付一百四十一卢布；二级海獭皮每张付七十一卢布；一级青狐皮每张付十四卢布。

“格特森·科勒股份公司”缴纳经营税的条件如下：每年向政府交纳租金五千卢布；此外，猎获的第一批三万张海狗皮，每张交纳一卢布七十五戈比；超出这个数字的海狗皮，每张交纳二卢布。此外，在第一批三万张海狗皮中，异族人每交纳一张，公司须付给一卢布，超出这个数字的海狗皮，每张付给五十戈比。

这样，对于国库来说，现行价格是非常有利的。遗憾的是，海狗猎捕业在年复一年地衰落，近几年的捕获量竟降低到每年一万三千张。其原因如下：海狗在每年4月末或5月初涌到岛上换毛和交配，母兽较公兽迟来约一个月；到10月，它们才离开海岛。过去，捕杀海狗只许在海岸上，而且要根据海兽上岸的数量规定一定

的捕杀量,以防止该行业以后无法生存。在未设置防护队之前,外国纵帆船,主要是英国和美国的纵帆船,不时突袭猎场,捕杀一定数量的海狗,更主要的是把海狗从栖息处惊吓走了。其次,这些纵帆船在岸边用火枪射杀离开栖息处到海里觅食的母兽。最后,当海狗涌向海岸时,这些纵帆船停泊在海岸附近,袭击游向岸边的兽群,它们在水上不加区别地开枪射杀,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已受伤或被击毙的海狗,在舢舨未及打捞前,便已沉入海底。还有一个事实很能说明问题:遭到滥捕者在水上射杀的海兽中,有百分之九十上下是母兽;其原因是游向岸边时,母兽已经怀孕,所以动作笨拙不灵。

这些滥捕者给海兽猎捕业造成的损害有目共睹,其实际后果不久便显露出来。栖息处的海兽数量锐减。这个现象促使更加坚决地保护海岸栖息处。环绕各岛巡弋的军舰数目增多了,凡发现在我国领土水域内从事违法行当的纵帆船,便予以没收。

除此以外,根据与英国政府达成的协议,禁止在水上捕杀海狗的水域也有所扩大:环绕各岛的水域扩大到三十英里,大陆沿海水域扩大到十英里。这迫使滥捕者有所收敛,他们开始在距离科曼多尔群岛岸边一百五十英里以外的非警护区窥伺海狗群的活动路线,他们在那里可以不受任何惩罚在水上捕杀海兽。根据搜集到的情报,这些滥捕者在1892年的捕获量为八万只,1893年为十万零二千只,1894年竟达十四万一千只。所得兽皮,每年多半倾销于伦敦市场。这种事态既影响科曼多尔群岛,又波及到美国的普里比洛夫群岛,结果是我国的年捕获量降低到一万三千只;而在普里比洛夫群岛,美国人尽管采取了一系列取缔滥肆猎捕的严格措施,但为了保护海兽,仍然不得不毅然中断捕猎若干年。关于这些措施,我们在下面将要论述。我国也同样不得不采取类似措施,否则,若干年后,海狗猎捕业将会完全绝灭。

阿纳德尔区位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区和吉日加区以北，西部与雅库次克省相邻，北部濒临北冰洋，东接白令海。该区由包括阿纳德尔河水系在内的楚科奇半岛组成。楚科奇半岛东北岸一带盛产的珍贵的极地鲸，一向吸引着大批捕鲸纵帆船来此，其中尤以美国捕鲸船为多。这些捕鲸船，在捕鲸的同时，还与沿岸居民——“定居的”楚科奇人进行非法的酒精贸易，从楚科奇人处收购海象牙，而且供给他们温彻斯特枪，使他们能更有效地猎捕海象。由于我方未设任何监督，这些捕鲸纵帆船得以在我国领水以内滥肆捕鲸，并同异族居民进行非法贸易。纵帆船的出现和活动所产生的后果，一方面是我国海洋自然财富遭到掠夺，另一方面造成了沿岸的楚科奇族居民的团结和贫困。

美国人在这些水域如此肆无忌惮地作威作福之后，捕鲸业一落千丈，捕鲸船的数量也开始减少。可以预料，过些时间以后，一俟把我国楚科奇人的海上营生摧残殆尽，美国人就会从此不再前来。到那时，该处居民就将遭受饥馑之厄，因为在此期间该处居民已经习惯于从美国人那里获得一应必需用品；纵帆船一断绝来往，就会使他们陷入绝境。实际上，当地居民已经惯于猎捕海象，这不只是象起初那样为了满足自身需要，把肉充作食粮，用皮制作皮带和兽皮船，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取得海象牙，因为美国人非常乐于购买。美国人运给楚科奇人的温彻斯特枪，使他们有可能在远距离射杀海象，因而海象开始惊恐，日益稀少。一旦温彻斯特枪和子弹的供应停止，再用投枪这个老办法狩猎，是不会有收获的。从另一方面来说，过去鲸多时，每年总有几十条被浪滔抛掷上岸，它们的肉是楚科奇人食物的一大补充来源。现在，鲸已大大减少，每年被抛掷上岸的只有几条。最后，美国人运来的面粉在楚科奇人的食物中，已经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美国纵帆船一旦停止往来，可能在沿岸

楚科奇人中引起一定程度的经济危机。凡此种种，促使我国政府格外重视阿纳德尔地区，决定将这一地区从其原来隶属的吉日加区中划分出来，组成一个单独的阿纳德尔区，置区长官驻地于阿纳德尔河畔、在河口上侧约七百俄里的马尔科沃岬。建立这个独立区的必要性还在于，原来的吉日加区幅员广大，自鄂霍次克海起直至北冰洋为止，各地间的交通联系极其不便。在这种情况下，吉日加区警察局长一连几年都未到过阿纳德尔河下游地区，更不用说北冰洋和白令海峡沿岸各地了。

阿纳德尔区建立于1888年，首任区长官格里涅维茨基医生于1889年前来赴任，他获准于途中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市从堪察加部队中带走十名哥萨克充当护卫。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领到了全年的各种备用食物和一座可拆卸的木房。兵船将这一切运至阿纳德尔河河口，区长官在河口处选定了哨所地点，把这个哨所命名为新马林斯克，在那里搭盖起带来的木房，在上面覆盖泥土和草坯，这座木房变得象一个地窖。在这座木房里安顿下哥萨克、区长官及其助手，此外，还安排了一个仓库。指令所规定的区长官的职责，主要是深入了解楚科奇人的生活方式、风俗习尚，巩固他们隶属俄国的信念，并且查清应该采取何种措施来约束美国人的活动，尤其是约束他们向异族人贩卖酒精饮料的活动；另一方面，调查在何地应该建立何种仓库，使这些仓库能部分地取代美国货物的运入，从而使这些被抛掷在天涯海角的俄国领土上的异族居民的生活确有保障。

出于这些考虑，区长官才没有在已建立起一个俄国人小屯落的马尔科沃设治，而是驻扎在阿纳德尔河口，因为从这里便于同楚科奇人接触。区长官在新马林斯克哨所度过冬天，等待第二年7月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开来的轮船抵达并补充了他的储备之后，便乘小船沿阿纳德尔河上溯，来到马尔科沃。为了熟悉马尔科沃居

民的生活状况，他在那里过了一冬。开春后，他沿阿纳德尔河下驶，前往河口迎接轮船，可是他在途中便去世了。阿纳德尔区的冬季酷寒，时有大暴风雪，那里的生活条件艰苦得无以复加，因此，难怪格里涅维茨基医生在那里完全损害了自己的健康，过早地离开人世。他被安葬在阿纳德尔河的荒凉河岸上，墓前树立着一座用志愿捐款修建的碑碣。

只是两年之后才找到了继任这一职位的合适人选——H. J. 冈达季。冈达季在该地住了三年，回来时带有研究该地区的丰富资料，无论在北冰洋沿岸，还是在白令海沿岸，他几乎无一例外地走遍了所有楚科奇族的居民点。居住在这些地方的定居楚科奇人以猎捕海兽、捕捉鲸和海象为生；但是，当鲸和海象日渐减少之后，该处居民便开始致力于猎捕海豹，以及海兔，其目的不仅如以前那样为了获取兽皮，而且也是为了获得兽肉。在毛皮兽中，如今能见到的主要是白狐，至于青狐已属罕见。白熊是冬季的狩猎物，有时在春、秋两季也是冰上的狩猎对象。

定居的楚科奇人同美洲大陆的异族人保持经常的毛皮贸易联系，从他们手里收购毛皮。除此以外，整个夏天他们都同使鹿的楚科奇人开展频繁的物物交易。使鹿楚科奇人，即所谓的海岬人¹，他们在北冰洋岸边过夏。冬天，在12月末，这些楚科奇人便前往阿纳德尔河和马尔科沃，同那里的定居居民进行物物交易。他们向居民提供毛皮、猛犸象骨、海象牙、皮带、海兽皮、海兽油，偶尔还提供小鲸须和少量美国商品：温彻斯特枪、火药、铅弹、钻头、精制面粉、捕兽器，间或还有酒精饮料；他们用这些商品换取仔鹿皮、狼獾皮、契尔克斯烟叶、铜铁器皿、茶砖、食糖和各种零星杂物。所有这些外来的货物，都是马尔科沃和沿河各屯的生意人在春、秋两季从吉日加、品仁湾的卡缅斯克村和新马林斯克哨所运来的。这些

1 也称“北方人”，“河对岸人”。

生意人也到阿纽伊市场去。他们与之进行贸易的不仅有海岬的楚科奇人，还有游牧于阿纳德尔河水系的异族人和养鹿人。

阿纳德尔河一带定居居民的粮食状况，无论是人的食物还是狗的饲料，主要都取决于捕鱼量的多寡。此地的鱼类品种，与北方其他各区相同。占首位的是红鱼——大马哈鱼，其次是细鳞大马哈鱼、兔头鲑、红大马哈鱼、小白鲑、大白鲑等。红大马哈鱼的主要汛期在7月，届时全体居民把全部时间都用于下网捕鱼。一般说来，从3月至12月都可以捕鱼，但是用来加工贮藏的，大多是7月和8月汛期的红大马哈鱼。

不过，9月上半月，当严寒已经降临，捕到的那种红大马哈鱼，可以整条晾晒，冷藏到春天，这种鱼几乎只供人食用。对于这些居民来说，猎捕野鹿也具有重要意义。猎捕野鹿须在春季和夏季野鹿进行定期迁徙的时候。春天，它们北上至阿纳德尔河左岸，夏天，则返回绵亘于右岸的丛山中。春天，当野鹿从冰上过河时，几乎只能用枪射杀；而在它们泅水渡河的时候，则乘坐轻快木船、树木枝干或皮革制成的兽皮船追赶，使用缚在长竿上的铁矛刺杀。春天捕杀的野鹿肉，是居民的重要补充食物；而夏天猎杀的野鹿肉，用以晾晒成肉干，贮存起来供冬季食用。夏天捕杀的野鹿皮，可以用来制成上等的雪米皮。加工皮革是妇女们的工作。除野鹿外，当地居民还猎捕熊、狼獾、狐、北极狐、白鼬、兔等。在鸟类中，他们捕捉天鹅、大雁和雷鸟。雷鸟，在春季捕捉得最多，对于当地居民来说，是该季节食物的重要补充。

从上面对于滨海省北方各区生活状况的粗略叙述中可以看出，鄂霍次克、吉日加、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和阿纳德尔等区定居居民的物质生活保障，完全取决于捕鱼数量的多寡。当渔产歉收时，居民便要受灾。为了防止饥荒，政府在前三个区设置了官办粮食贮藏仓库。居民不得不从这些为数有限的仓库里，用自己的运输工

具把粮食运回，有时须要长途跋涉，这在鱼类贮备短缺的年月里，当人既缺粮，狗又乏食的时候，是极其困难的。有鉴于此，行政当局在几年前就已号召这几个区的居民注意，要他们在每个村屯里都建立鱼类贮备仓库。当渔产丰富时，把一定数量的干鱼贮存在仓库里，以备渔产歉收的年月能保障人有口粮，狗有饲料。与此同时，规定必须用新捕获的产品经常替换的办法，更新这些库存渔产。

这一措施得到了居民的拥护，在上述各区的许多村屯里都已付诸实施。只是必须使这个措施在今后也能得到坚持不懈的贯彻，而且应该注意到，仓库库存要及时得到补充。同样，行政当局还必须千方百计让居民习惯于不在露天的晒架上晾晒用作贮备的鱼，而要搭上篷盖，因为不如此，在作业期间如遇连绵淫雨，鱼就会发酵变酸，从晒架上落下并腐烂。

居民的医疗条件很差，除阿纳德尔区外，北方各区都只有一名医生。此外，他们属下各有几名学徒或医士，其中一部分负责门诊工作。

阿纳德尔区目前还根本没有医务人员。显然，在这种条件下很难指望得到医务人员的有效治疗。由于交通不便，那里的医生每年只不过能到全区巡诊一次，在各地只能作短期停留；没有医院，在北方各区居民中梅毒病传布得很广泛，某些地方还有麻风病。为了防治梅毒病，六十年代曾派出一个医疗组到那里工作了几年。在各地设立了一些小型医院，但是，后来全部工作都半途而废了。

根据现有资料，麻风病流行于堪察加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市附近的尼古拉耶夫斯科耶村。有一段时间，曾采取过某些防治麻风病的措施，甚至还在隔离区建立了一个小型的收容所，本来想把堪察加半岛上的所有麻风病患者都集中在那里，同时准备让他

们自筹口粮，因为这只需捕鱼即可。可是，麻风病患者坚决不肯离开旧居，愿与亲友和健康乡里同处一起，因此，预定的隔离措施未能实施。

居民已经充分意识到这种病的传染性，而且感到害怕。尽管如此，却没有一个堪察加人敢于拒绝接待到他家来的麻风病患者。因此，这种病在该地区未能绝迹也就不足为奇了。

北方各区医疗状况极差，促使地方行政当局提出呈请，要求在那里不仅增加医务人员，而且设立一些小型医院，特别是治疗梅毒病的医院。在当地气候严寒的条件下，这种病主要需要住院治疗。至于麻风病，最近也已向上级机关提出报告，要求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市近郊设立麻风病院；计划把它设在尼古拉耶夫斯科耶村，因为该村麻风病患者最多。为此，准备把该村的健康人的房舍全买下来，为他们提供条件，使他们迁往别处去。这些房舍让给从堪察加半岛其它居民点集中来的麻风病患者居住。在这样建立起来的、并配备相应医务人员和行政人员的麻风病患者收容所里，施行一条原则：全部麻风病患者由地方和国家各出一部分资金赡养。如果这个建议能被采纳，那么毫无疑问，麻风病患者会欣然同意住进收容所，因为目前他们还是十分贫困，全靠亲友资助和他人施舍过活。总而言之，无论对麻风病患者，还是对梅毒病患者，一律实行免费治疗，这应成为一条原则。只有这样，才可指望他们不再避开麻风病院、医院和医疗所。

谈到麻风病院时，还应提及滨海省的另一个地方，那里也有麻风病发生。这就是从哈巴罗夫斯克至尼古拉耶夫斯克为止的阿穆尔河下游地区。此病传入该处的来源，虽经详细调查，却无法断定。通过详细询问感染麻风病的人，也只能得知，他们在一定时期与麻风病患者有过程度不同的密切接触。这就进一步证实了这种病的传染性。尽管这里的居民也已认识到传染的严重性，大部分

病人已隔离居住，但仍把病人留在村里，这是不应容许的，因为没有任何预防措施能够保障探望或资助病人的健康亲友不受感染。所有这些情况，迫使行政当局尽快推进在阿穆尔河河口尼古拉耶夫斯克市附近设立麻风病院的工作，以便把分散在阿穆尔河下游各村里的约二十名麻风病人集中到那里去。

现在，麻风病院已基本落成，一部分麻风病患者已经入院。同时，又提出申请，要求由国家承担该机构的全部经费。房舍建在河畔，周围用木板墙围圈，给那些尚未丧失劳动能力的病人拨出一块地方种菜和捕鱼。这样，无论在实际救济患有这种可怕疾病的人方面，还是在保护其他居民免受传染方面，阿穆尔沿岸地区都迈出了第一步。殷切希望关于在堪察加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附近设立同样机构的报告能够获得上级行政机关的赞同，因为可以肯定，不这样，我国北方的麻风病是不会根绝的。

在滨海省，特别是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麻风病不仅为医学界所关注，而且也为社会所关注。由于这一原因，一方面，有些医务人员志愿到北方各区去巡诊，以便更加仔细认真地为居民检查身体，查清麻风病患者的实际数字；另一方面，开始募集私人捐助的金钱，并组办文娱演出，以其收入充作麻风病患者的救济基金。

1897年原准备向北方各区派遣一名医生，这位医生自愿亲自前去调查那里麻风病的蔓延程度。遗憾的是，尽管内务部已拨有专款，他却未能成行，原因是，这位医生在另一部门供职，而该部门不同意放他去为民事部门出差办事。这类工作，显然只能派遣那些自愿承担的人去作；把那些迫于命令或对这项工作漠不关心的人派到那种严酷艰苦的环境里工作，未必能收到成效。

但是，无论如何，滨海省行政当局必须把这件工作进行到底，尽量详细地查清麻风病的发源地及其传布范围。有了调查结果，才能决定采取哪些必要措施来防止传染。

在调查麻风病蔓延情况的同时，还应该查清北方各区居民中梅毒患者的数目。地区医生对各区进行巡诊并不能达到这方面的目的，因为他们主要是对居民点进行巡回医疗，又都受到一定时间的限制，因而医生在每处停留的时间一般都较短。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每个区应该组办一个小型的流动诊疗所，由有经验、而且事业心强的医生领导。这种诊疗所的职责，不仅是到定居居民点看病，而且也能到大量的游牧民族驻地去看病。如果再注意到，几乎所有异族人是多么愿意来求医，那就可以确信，这种流动诊疗所一定能够有效地完成登记病人的任务。但是，必须牢记，工作的成效取决于恰当地选择各个医疗队的主管医生。

当然，我们可能会直接遇到异族人的那种生活条件，特别是游牧民族，会使我们与上述疾病作斗争的努力实际上毫无效果。即便如此，查明情况仍然不无益处：我们可以按现有方法来限定工作范围。

无论如何，即使仅是为了国家利益，对改善北方居民的卫生条件也应予以关心，因为我们尚未着手开发那些地区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矿藏资源。而最近的地质考察资料说明，将来在这方面，那里是大有用武之地的。开发工作一旦开始，当地居民，作为已经适应这些遥远边区严寒气候条件的工人，无疑将要起到显著作用。

北方的家畜——狗和北方家鹿与北方各区居民的生活福利密切攸关。定居居民没有狗就无法生活。那里的一切交通往来主要在冬季雪地上进行，唯一适用的牲畜便是狗。由于积雪深厚，马匹完全无用；况且为马匹准备过冬的饲料，实际上也难于办到。然而，狗的饲料——干鱼，则可与居民贮备的鱼同时晒制。干鱼分量较轻，无论是往来于相隔数百俄里的居民点之间，还是冬季到原始森林里去狩猎，都便于携带以供长时间食用。游牧居民则用北方家鹿来代替狗。家鹿可以充当驮畜，也可以拉雪橇，同时还是游牧

居民衣食的来源。

这一切表明，对北方居民来说，保持这些牲畜的健康，防止它们染上一切兽疫，该是多么重要。不幸的是，兽疫在北方往往此起彼伏地持续几年之久，从牲畜的倒毙数量来看，兽疫使这些牲畜的主人时常陷入困境。在狗中间，狗瘟和一种狂犬病十分猖獗。对这种类型的狂犬病还缺乏研究，此病的传染力极强，造成这种益畜大批死亡，然而它对人的威胁不大。

鹿则经常死于口蹄疫和其它疾病。鹿的大量倒毙给居民带来极大危害，因此特别需要从科学角度研究这些兽疫，向居民介绍防治这些疾病的办法，因为无论医治上述疾病，还是预防传染，居民至今依据的还只是自己的经验。为此，不久以前，一位有经验的兽医被派往北方各区去工作几年。可以预期，他此行必将获得宝贵资料，为我们进一步解决这一问题指明方向。

在北方各区村镇建立官办仓库以备饥荒的必要性，早已引起注意。无论在鄂霍次克区，还是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区，仓库的数目都应增加，以免在灾年给居民造成长途运输食物的过重负担，何况这类运输还需要在冬季靠雪橇来完成。

在着手解决提高居民收入问题时，首先应着重抓渔业，从质量上加以提高，使加工的贮藏鱼能达到出口水平。目前，干咸鱼脊肉的加工还堪称令人满意，而盐腌的却很差，因为盐的质量低劣，腌鱼技术不精，盐腌的鱼经受不住通过亚热带的长途运输；再则还缺少制造必要容器的工匠。不久前，“志愿船队”鉴于堪察加制造的木桶数量不足，向那里运送了腌鱼用的空桶，这只是偶尔的一次。由此可见，为了帮助居民，须要供应优质食盐，派遣熟练的盐腌工和箍桶匠，让他们在当地向居民传授盐腌和制桶的技术，为此打下基础。输出的主要物品当然是该地到处皆有的各类鲑鱼，其中尤以堪察加产的王大马哈鱼为最佳，因为这种鱼有其突出的优点。曾

经用过不同方法试腌鲑鱼，然后小量地从堪察加经过亚热带向外运送，但这样腌制的鲑鱼运到目的地时很少是完好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运到的鱼已经变质发臭。

输出量的扩大，直接牵涉到改进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至北方各区的轮船交通。当前定期运输仅限于“志愿船队”的一艘轮船每年的两次航行。第一次，班轮于4月底自符拉迪沃斯托克开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和白令岛，5月中从那里返航回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第二次是所谓的环航，时间在7月份，途中停泊各站为：萨哈林岛的科尔萨科夫哨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下堪察加斯克；返航途中各站为：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季吉尔、吉日加、¹鄂霍次克、阿扬、乌第斯克，然后再经科尔萨科夫哨所回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航班太少，这早已引起行政当局的注意，而且上述各区的居民也不止一次提出申请，要求“志愿船队”在第二班环航时，至少增加一次回经鄂霍次克海各港口和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市的航行。实际上，途经鄂霍次克海各港口的班轮，在每个港口停泊一次，运去货物和旅客，然后就回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这样，旅客和货物每次航班只能单程航行。从这些港口往回运的货物和旅客只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过冬，到下一年才能到达他们要去的地方。换句话说，鄂霍次克海上的航行几乎单纯是为了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往上述港口运送需要物资，至于对各港口之间的地方性交通，这种航行是没有意义的。然而，为了使这些偏僻地区的生活富有生气，迫切需要增加给予“志愿船队”船只航行津贴的班次，否则根本谈不上扶植当地各种行业及增加产品输出。对于这一点，“志愿船队”至今尚未同意，该船队表示，如果迫使开往鄂霍次克海各港的轮船在一个班次航行中两次绕过各港，就会因耽搁太久而遇上秋季风暴。避免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只要船只沿北萨哈林航道航行，由阿穆尔河口

1 最近在吉日加停泊之后还去奥拉河港口。

湾直驶鄂霍次克海即可，只是这条航道上需要安设防护标志。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发，特别是由尼古拉耶夫斯克出发前往鄂霍次克海各港，走这条航道比穿过拉彼鲁兹海峡要近得多。

除“志愿船队”船只定期航行以外，还有一些私人租赁的船只不定期开往鄂霍次克、吉日加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等港，但是船只数量很少。每年开往科曼多尔群岛的仅有“俄罗斯海狗猎捕业公会”的一艘轮船。在岛上夏季作业结束之前，该船维持科曼多尔群岛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之间的交通往来。我国派出的保护海狗猎捕业的巡洋舰在游弋途中依次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和科曼多尔群岛停泊，它们也起着同样的联系作用。

我国军舰在楚科奇海沿岸巡弋，其目的在于阻止外国船只与半岛沿岸居民进行非法通商，但这种预期目的并不能达到，近年来已经停航，因为巡洋舰艇到达白令海时，外国纵帆船的航行已经接近尾声。这些纵帆船总是紧随着向北方漂流的浮冰进入上述水域活动的。

到阿纳德尔区，具体而言，到阿纳德尔河河口的新马林斯克哨所的轮船，每年只通航一次。国家为此租用私人的船只，该船于6月底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受理一切货运并接待临时去阿纳德尔的旅客，开往目的地的时间不晚于7月初，途中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靠岸，卸下邮件并载上换防的哥萨克和可能有的运往阿纳德尔的货物。返航途中，该船还须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暂停，送回换防的哥萨克。由于每年轮船只到阿纳德尔来往一次，显然，轮船驶抵阿纳德尔一事，对于区行政人员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因为他们须从船上获取一年的全部给养。此外，为了支持刚刚兴办的俄国商业，该船利用装载官方物资后所剩余的地方尽量为商人免费载运商货。为监督租用船只的船长，看其工作是否认真负责，省当局派出特派员，他有特权决定船只的航班和航向，必要时，还有权命

令船只开往楚科奇海沿岸的其他地点。

这种制度的合理性已为实践所证明。虽然区长官总是在一年之前就通知租船下一年应该到达什么地方，但是 1895 年由于情况的变化，区长官在船只到达预先指定地点——普罗维迭尼耶港之前必须离开去前方巡视，而奉命向来船转告区长官驻地的当地异族人也已离开该港。若不是该船驻有全权代表，若不是他根据一些线索在距指定海港几十海里以外的地方找到了区长官，那么船长无疑会掉掉返航的，决不会前去寻找。而这次班船的到来对于区长官极其重要，因为他靠寻常的楚科奇食物维持生活已经好几个月了，正经受着严重的困苦生活，而取旱路返回新马林斯克哨所，必须花费几个月的时间。

符拉迪沃斯托克同阿纳德尔区的轮船交通对于阿纳德尔区行政当局完成所担负的任务，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个任务是寻求保护楚科奇居民免遭外国人剥削的途径。既然谈到了轮船交通，那么在这里对这个问题谈些看法是适宜的。我们已从上面看到，美国人已使楚科奇半岛定居居民习惯于使用完善的猎枪——温彻斯特枪，以及各种美国商品，尽管这些商品对于楚科奇人贫困的日常生活来说是相当的奢侈，但他们已经习惯于使用它们；最后，也是最糟的，美国人还使他们养成了喝罗木酒的习惯。由于鲸和海象被捕绝之后将不再成为商品对象，或者由于我国对沿岸地带建立更有实效的监督，美国人是否会停止到楚科奇沿岸来？无论如何，我们有责任在那些地区建立起可以代替美国贸易的业务，其范围以不使当地居民精神堕落为限。然后，作为当务之急的是，要防止可能出现的食品不足。

为此目的，首先需要在该地建立两座仓库，一座设在杰日涅夫角附近（东角），另一座靠南些，在普罗维迭尼耶港地区，同时扩大阿纳德尔河河口附近的新马林斯克哨所和马尔科沃村的商店。这

些商店应主要用比目前美国纵帆船的现行价格便宜得多、而质量也不次于美国货的俄国货物来换取楚科奇人的毛皮、海象牙和鲸须。起初,在楚科奇人还不习惯使用俄国货时,仓库里当然要贮备美国货。仓库应该官办,因此在挑选经理人员时须特别注意,以防其盘剥居民。自然,这些仓库要完全受阿纳德尔区行政当局管辖,并尽量接受其直接的和经常的监督。但是,为此无疑需要加强这些地区的海上交通。同时,加强海上交通也为整个滨海省沿海的防务和防止自然财富遭受掠夺所必需。关于这一点,下面将详细阐述。

俄国人与楚科奇人在经济上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这可以巩固他们臣属俄国的意识。这种意识目前已有所表现——由于阿纳德尔区行政当局的工作做得合乎情理,一些楚科奇人开始自愿交纳实物税。在这件事上,今后应更加小心谨慎,因为楚科奇人没有足以影响全村居民的村长,每个家庭都独立自主,完全独立处理与同村其他居民的关系,游牧的使鹿楚科奇人更是如此。

无论楚科奇半岛沿岸的海上交通发达程度如何,都应同时确保区行政中心马尔科沃村同吉日加村的冬季定期邮件往来,从吉日加村再向前,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或者沿鄂霍次克驿路经雅库次克与西伯利亚其他地方取得联系。这样,便至少可以部分地消除这些边远地方与外界的季节隔绝状态。

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吉日加和鄂霍次克各区运送邮件,在冬季全靠狗拉雪橇。谈到这个问题时,应该指出,冬季向上述各区运送沉重的邮件,往返于雅库次克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之间,是这条驿路沿线村镇居民最繁重的徭役之一。那里的村镇,相距一百至四百俄里,因人口稀少,村里的狗拉雪橇大部分要被长时间征用去送邮件,这就夺去了居民为商人运输货物的收入,或者耽误了狩猎毛皮兽的大好时机。为运送邮件付出一笔酬金,用以报偿赶

雪橇人的劳动和征用的时间,这本是完全应该的。同样,对居民维持沿途驿站冬营的完好无损,也应该给以物质补助。居民之所以特别需要这种补助,还在于除运送邮件外,作为自然徭役,他们的雪橇在冬季须载送每年到辖区各地征收实物税的区长官,还要载送医生和神甫。

在调整本省北方各种徭役这项工作中,向一些游牧的和流浪的异族人整顿实物税的问题,时机已完全成熟。很久以来,对不同的氏族征收价值不等的实物税,并且每个氏族有固定数量的纳税单位。最后一次制定实物税数额,至今已时过多年。无论从每个氏族纳税者的数量,还是从按照狩猎地域和猎物品种而规定的实物税标准来看,如果说这个规定在当时还有一定的根据,那么现时的一切情况早已完全改变。某些氏族已几乎灭绝,另一些氏族却增加扩大了;同时,无论是游牧地点,还是捕猎野兽的品种都有所改变。但是,每个氏族应缴纳的实物税额却一成未变。这件事处理上的不恰当,已有目共睹,因此,迫切需要制定一种均衡的纳税制度,同时使实物税数额总的说来仍保持不变。

国民教育事业,在很多方面——无论是学校数量,还是校舍及教师队伍,都迫使人们要求办得更好。阿纳德尔的马尔科沃村和鄂霍次克办有私立学校。吉日加至今仍无学校。几年前国民教育部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开办了一所市立两年制学校,经费由该市和国家担负各半。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区的其他村屯设有几所私立学校和教会附设学校,但这些学校由于缺少经费和相应的师资,都在苟延残喘。这项事业在科曼多尔群岛上却安排得相当好。

逐步振兴这些偏僻地区的国民教育事业,是十分迫切的问题,但是由于居民贫穷,大部分开销应由政府承担。无论是发展国民教育事业,还是加强医疗事业,一部分资金可以从本省征收的地方税总额中拨付。

但是,如果放松对异族人住地及居民点输入酒精饮料的监督,那么改善异族人生活条件的所有措施都将形同虚设。北方异族人嗜酒如命,酒精饮料能够从精神上和经济上彻底毁灭他们。凡是严格遵守禁止向异族居民点输入酒精饮料这项规定的地方,各方面的效果都十分良好。有鉴于此,今后仍应坚定不移地遵循这一原则。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一个对我国北方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考察、开发和保护我国在那里的自然资源,主要是海洋财富的问题。除海狗猎捕业外,我国滨海省东北部其他行业至今实际上并未考察,因为无论从地方行政当局,还是从去过那里的商船、军舰所获得的不完整资料,都没有提供某种程度的明确图景,那里究竟出产什么,以及如何在比较扎实的基础上开发那里的自然资源。另一方面,还可以听到这样一种论调:我国北方有大量的渔业资源至今闲置未用,未经开发;希望尽量为私人的积极性大开方便之门,私人经营可能使这些行业兴盛繁荣。提出这种论调,是由于对这些遥远地区的当地条件不够了解。无疑那里确有很多鱼,但是大量红大马哈鱼(鲑鱼类)游入的大河仅有阿穆尔河,以及阿纳德尔河的一部分;其他流入鄂霍次克海和白令海的江河溪流,宽度常常仅有几十俄丈,即使在特大鱼汛期内也不能满足渔业正规出口的要求,仅能保证为数不多的沿河异族居民食用而稍有余。如果允许私人经营,又不设置应有的监督——而在那里难于设置监督——,那么,十分可能,几年之内鱼产量必将锐减,居民将有饥馑之虞。

至于不受监督的捕鱼——其中有些在小河上常常拦截整个河面,随意使用违犯规定的渔具——会迅速使渔产完全枯竭,这一点从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由西面流入阿穆尔湾的一些小河的状况,即可看出:二十年前这些河里红大马哈鱼还很多,而现在它们却根

本不到那里去了。然而，这并不是说，在水浅的小河里，实行合理捕鱼，在保证沿岸居民全年食物的情况下，某些地方仍会没有多余的鱼再供输出。但行政当局首先关心的，应是保障北方各区居民的食物不致匮乏——食物是关系他们生活安宁的主要因素。如果恪守这项基本原则，私人企业的出现可能会推迟，因此国库几年内不能从中得到收益，那么这种损失同未经慎重考虑将某些地方和地区租给私人经营而给居民生活造成的危险相比，是微乎其微的。况且上面已经提到，从输出角度看，我们对北方各区的当地条件几乎一无所知，因而在未经充分考察之前，不得不向私营企业提出苛刻条件，而在这种条件下，很少有人乐于从事此项事业。

我们暂且只谈当前的主要行业——渔业。渔业的正常发展——不论通过开办罐头厂，还是通过带冷藏设备的轮船外运鲜鱼等方式，都可以使当地居民的生活得到极大改善，并为国库增加一笔不容低估的收入。应该指出，考察渔业，使用吃水不深、装有辅助蒸汽发动机的纵帆船最有成效。开始时，装备三艘这种纵帆船便足敷使用。一艘派往鄂霍次克海，另一艘去堪察加沿岸，第三艘到阿纳德尔区沿岸。用几年的时间，这些船只就能够把我国北方沿海的情况考察详尽，查明在哪里可以经营什么，以及用什么方法去经营。

查清这些情况之后，就有可能更有根据地判断，组织哪些种业务还须继续付出多大花费才比较合算。总之，这样作，对于北方的出产，我们就能心中有数，也就能够向私人企业明确地提出条件。那时，私人企业便会自动积极地承担组织各种事业的费用，而且对国家的条件会比目前更为有利。而现在，私人企业由于在北方的收益并无把握，他们提出来的办法总是采取垄断方式。

上面提到的纵帆船，除执行自己的直接任务——考察沿岸和各种行业外，还可顺路完成其他任务。首先，这些船能使沿岸一些

单独的村镇之间的交通活跃起来，可以验证航海图和用于防卫目的，因为这些船是按缉私舰标准装备的。

有一艘这种纵帆船¹在大彼得湾和鞑靼海峡执行上述任务，几年来，工作一直卓有成效。鉴于这艘纵帆船的工作取得极为有益的成果，曾经几次提出装备类似的纵帆船用于巡航鄂霍次克海和白令海的问题，但是，很遗憾，至今未见拨款。当省行政当局为纵帆船一事奔走操劳时，组织这项工作的情势变得特别有利。当时，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有几艘因在我国水域非法猎捕海狗而被没收的纵帆船。这些船具有百吨左右的排水量和较好的帆船性能，若装上时速八海里的辅助双桨蒸汽发动机，再进行一些加固和适应在北方海域航行的装备，那么这些船完全适用于执行预定的任务。如果每艘船再装备一门速射炮，把船员武装起来，并且发给海关旗，那么这些船还可用于防卫目的。

改装这样的纵帆船，每艘一次用费需二万五千卢布，每年的全部用费约需一万八千卢布²。这些船在满载时的吃水量不超过十英尺，因而能进入浅水湾。若装上两个螺旋桨，这种船几乎可以原地打转。在狭窄而考察不够的地方航行，这种性能是极其重要的。

在防止我国北方沿岸同外国人非法贸易这件事上，这些纵帆船与军用巡洋舰相比，具有很大的优越性。首先，我国的巡洋舰因担心碰撞浮冰，很晚才来到白令海。那时，美国捕鲸船通常早已结束自己的活动，转舵返航了。其次，由于上述沿海的航海图极不准确，迫使巡洋舰与海岸保持较远的距离，因此，吃水量小得多的外国纵帆船随时可以驶进小海湾躲避它们，而对巡洋舰来说，驶入这

1 “卫士号”纵帆船，排水量近一百吨，装有辅助蒸汽发动机，悬挂海关旗航行。

2 改装“卫士号”纵帆船约花费一万八千卢布，每年所需用费约一万卢布。用于北方海洋上的纵帆船需要马力更大的机器、专门设备和较多的船员，因而所需用费也较多。

些小海湾,或者因水浅而根本不可能,或者要冒相当大的危险。

最后,一艘巡洋舰所需的保养费用,较诸一艘纵帆船,至少高十倍,一旦发生事故,一艘巡洋舰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比一艘纵帆船要大二十倍。对倾向于利用军用巡洋舰的反对意见只有一个,那就是它们的作战能力比纵帆船强得多。但是,熟悉白令海捕鲸业的权威人士根据自身体验认为,那里的捕鲸船,只有极个别船只的行动类似海盗;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要挂有海关旗的我国纵帆船一出现,一经提出要求,它们就会立即停止在我国水域内非法捕鲸,也不会公开反抗。

对白令海和鄂霍次克海上的我国捕鲸业缺少保护,这不仅使我国在近二十五年中损失了几千万卢布,而且使这项事业本身几乎彻底毁灭。约二十年前,有一百多艘外国纵帆船到我国沿海捕鲸,每年有上百条鲸被他们捕杀。

每条格陵兰鲸的鲸须和鲸油平均价值一万五千卢布,按此计算,我国的财富每年约有一百五十万卢布流往国外,而我们却毫无得益。我讲这些鲸是我国的财富,因为这些鲸一般总是紧靠楚科奇半岛沿岸随浮冰北上。最近几年,外国捕鲸船的数量只有几十艘,它们每年捕杀的鲸也只有几十条。如果这种情况不加改变,再过一、二十年,我国沿海的格陵兰鲸猎捕业将完全破产。然而,为了楚科奇半岛居民的利益和有助于重新恢复捕鲸业,保留这个珍贵品种的鲸是极为重要的;因此,对我国北方领水的各种行业建立起可靠的保护制度,是对我国东北边陲各项事业利益攸关的切身问题。

经过如上分析,如果出于某些考虑,认为使用被没收的猎捕海狗的纵帆船是根本不合适的¹,那么似乎就不应该拖延制造执行同样任务的小型蒸汽轮船。这种轮船的吃水量小,但必须装备帆

1 提出这种结论的根据是现在已把这些纵帆船租给私人使用。

具。这是因为考虑到,航行所经过的大部分地区是穷乡僻壤,未经充分考察,测绘也很草率。船上备有蒸汽发动机和风帆发动机可使船只更便于应付各种意外情况,如机器损坏,煤炭不足等。此外,在不特别急需快速航行时(这可能是经常的事),扬帆行驶可以节省燃料。使用燃料,总以节省为好,因为在对那些地区的煤矿未作切实考察之前¹,不得不在各地建立临时煤栈,在运费昂贵的情况下,这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关于建造新船以代替使用被没收的纵帆船一事,中央行政机关已发出指示,省行政当局已将有关这一问题的资料呈报。但是,尽管事关紧要,至今并未得到实际解决。

保护科曼多尔群岛的海狗猎捕业一事,我们安排得也不够妥善。在讲述科曼多尔群岛区时已曾指出,那里的海狗猎捕业每况愈下,衰落的原因只能归咎于外国纵帆船。这些纵帆船在海狗游往栖息地的途中残酷地滥捕滥杀这种海兽。这些纵帆船的活动早已说明,我国对沿海和领水内海狗猎捕业的保护远远不够。当时虽与英美签署了关于将领水区域扩大到距科曼多尔群岛海岸三十海里的协定,这样的水域仍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因为贪婪的猎捕者仍可在离岛更远的地方追踪游向栖息地的海狗群。

在这方面,北美合众国为了本国在普里比洛夫群岛海狗猎捕业的利益,坚持与英国签订的协定,大大扩大了在白令海的领水区域,在此区域内根本不允许在水上猎捕海狗。至于在更广阔的水域里,也只是在海狗不游向栖息地的某些月份才允许猎捕。这一协定包括下列内容:两国应无条件地禁止本国国民在普里比洛夫群岛周围六十海里(包括领海的水域)内猎捕海狗。此外,每年5月1日至6月31日在包括白令海在内的太平洋沿岸那一部分的公海上,允许狩猎,其范围为北纬35°以北、东经180°以东,直至

¹ 无论在堪察加半岛西岸,还是在楚科奇半岛沿岸,都发现有煤矿。

这道经线与 1867 年同俄国所划边界线的交叉点；然后自该边界线向东至白令海峡。我们也希望同英国签订类似的协定，使英国也保证履行它同北美合众国协定的同样条件，因为，否则的话，实际上会出现下述状况。为了保护我国的海狗猎捕业，我们每年要派遣两艘军舰在海岛周围三十海里水域内巡航，其职责为没收在该水域内猎捕海狗的外国纵帆船。如果捕获到的是英国船，我们有责任把船员送交英国享有司法管辖权的港口审讯。

除我国巡洋舰外，英国政府也派出两艘巡洋舰，似乎作为协助我们保护该行业，但英国巡洋舰至今未曾没收过一艘纵帆船，它们的主要任务还不如说是为保护自己的国民和警告他们免被我国巡洋舰捕获。而且，英国以同意把保护区扩大到三十海里的协定来换取我国承担每年捕捉海狗的数量不得超过三万只的义务。为了更清楚地说明现状，还应补充一点，对所有俄国国民一律都受到禁止在水上猎捕海狗的约束。总之，这一协定造成的后果是，几年之内，我国海狗猎捕业的捕获量就由四万——五万只下降到一万三千只。

国家从猎捕业中所获得的收益还不足以抵补用于防护的这两艘巡洋舰的开支。“俄罗斯海狗猎捕业协会”的境况十分窘迫，该协会已呈请降低每张海狗皮上缴国库的税金。

在距离我国海岛三十海里界限以外的水域，允许一切外国人猎捕海狗，但是按照 1893 年的法律，俄国国民却遭到禁止。看来，从这种悲惨的境况中似乎只能得出下述结论。如果英国及其他与水上海狗猎捕业有利害关系的国家，他们不同意在我们规定的期限内签订象北美合众国与英国签订的那样条约的协定，以保障我国科曼多尔群岛和海豹岛的海狗猎捕业，那么就on应该废除与英国签订的关于三十海里保护区的协定，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将不受任何约束，因为几年之内海狗猎捕业反正将被毁掉。既然如此，我们

也就获得了道义上的权利，可以从这项事业中取得我们认为有利的一切。我们也就不必墨守陈规，不必仅仅在栖息地猎捕海狗和考虑保全这一行业，而是考虑在这个行业毁灭前尽可能获得更多的收益。当然，也就没有必要继续保留限制俄国国民在海上猎捕海狗的禁令。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因拥有海狗栖息地，能够从行将毁灭的行业中获取很大的一份利益，同时还有道义上的理由：我们不是滥肆摧残这种动物的首倡者，而仅仅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与此事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国家拒绝采取保护这种珍贵动物的必要措施。如果我们争取不到预期的协定，而我们在我国的栖息地继续维持目前实施的猎捕制度，那么这只能是为贪婪的滥捕者的利益而推迟海狗猎捕业的毁灭，这无异于在我国的海岛替他们经营一个海狗繁殖场。

在结束对我国北方各区生活环境的概括叙述时，不能不谈到一个涉及改善其行政体制的问题。这个问题曾一度成为政府内部和报刊的讨论课题。这就是将滨海省的北方各区划分出去，成为独立的行政单位，专设一个北方的省长职位。这一问题没有得到实际解决，其原因似乎在于下述情况：设置一个独立的省长职位，是打算把这一强有力的行政权力机关移近这些遥远地区的中心，而最恰当的中心地点，公认为是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市，因为那里常有军舰和商船往来，也是北方最有生气的地方。

向那里另派省长的同时，当然应该组建省的各种管理机构，哪怕是简化的机构。在厉行节约的情况下，每年的花费也不会少于六万卢布，修建必要建筑物的一次性开支尚未计算在内。而北方当地生活由此能得到什么样的好处呢？象目前这样，靠“志愿船队”维持轮船交通，身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省长如果巡视北方各区，他的条件与滨海省省长相比，如果说不是更坏，那么至少也不

能说更好。滨海省省长的官邸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从那里去巡视上述各地区的机会有很多。在冬季巡视各地，尽管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出发要近些，但这也只是在万不得已的特殊情况下才进行，因为正如上面已经讲过的那样，甚至区长官每年冬季的视察就已给当地居民带来了巨大困难。因此，在这方面，驻地设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省长，除了对靠近该市的地区或许稍有益处外，不会给北方居民带来什么特别的好处。另一方面，确定省长在该地究竟有什么职权，也是很必要的。

私人或国家对自然财富暂时尚未进行大规模开发，最近的将来，在对该地区进行详细普查之前，大规模地开发自然财富也未必合适。据了解，对于发展各种行业并未准备拨给任何专门基金。居民之间的关系，总的说来，是友好和睦的，刑事犯罪堪称绝无仅有。很少有不服从区当局的现象，同样，也很少有人控告当局滥用职权和专横跋扈。综观这些情况，那么显而易见，在目前条件下，在北方另设一个省长职位是缺乏足够根据的。因此，应该认为这种想法还为时过早。

确实，现在那些地方的生活还完全要依赖夏季捕鱼和冬季狩猎，一般说来，这种生活俭朴而简单。遇到渔业歉收和狩猎情况不佳，只要有储备粮库和一定数量的资金，区行政当局就完全能够调剂生活。只是需要将其编制稍加扩大，以利于更有效地开展工作。目前每区只设置区长官及一名助理。每区增加一至两名警官早已成为迫切需要的事，这在现有交通道路十分不便的情况下尤属必要。此外，还应适当扩大区长官的权限，因为没有电报设备，很难及时得到省行政当局的必要的批准。

还曾经提出过把鄂霍次克区从滨海省划归雅库次克省的问题。这是考虑到鄂霍次克与雅库次克之间全年都有交通往来，因而雅库次克省行政当局较之符拉迪沃斯托克更便于视察和监督鄂

霍次克区。但是，只要对此稍加深入研究，即可得出相反的结论。

诚然，雅库次克市与鄂霍次克市之间每月的邮件往还，使这两座城市之间的联系较诸鄂霍次克与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联系更为密切。鄂霍次克同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联系，在夏季要靠轮船，很少绕道经伊尔库次克和雅库次克，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先把电报拍到基廉斯克，再由那里经雅库次克邮递。但是，必须指出，鄂霍次克区同北方各地一样，生活范围非常狭窄，很少发生异乎寻常的重大事件，即使发生，也只是粮荒一类的事情。为了应付这种情况，官办粮库存有两年粮食储备。此外，雅库次克与鄂霍次克区的联系，只限于鄂霍次克市一地，因为再往区内各村去，夏季要走难于通行的旱路，而冬季为了不再增加居民赶雪橇的负担，又须尽量避免。若加上这一点，那么该区邻近雅库次克的优越性就失去了实际意义。最后，如果发生灾荒，用定期班船或另行租赁船只，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救济居民，要比从雅库次克走旱路便利得多。何况阿穆尔沿岸地区行政当局为此所掌握的基金也比雅库次克省长掌握的充足得多¹。

结束本节时，对我国东北边境的一个机构，还应谈上几句。这就是担负警务的雅库次克团哥萨克，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在鄂霍次克区执行警察勤务。还要谈及堪察加哥萨克部队，该部队也拨出一部分人到吉日加区执行同样任务；在建立阿纳德尔区以后，也有一部分人被派到那里。这些哥萨克部队建立于本世纪初，现在已完全成为时代的残余，亟需改组。这些哥萨克部队与军事部门毫无共同之处。它们隶属内务部管辖，军官的军衔也与军队的军衔不一致。例如，雅库次克哥萨克团由相当于九等官的团统领领导。团以下分几个连，由五名相当于十二等官的百人长指挥。组成这些连的成员有：五名相当于十四等官的哥萨克少尉、十八名五

¹ 异族人基金和额外收入均由阿穆尔沿岸地区总督支配。

十人长、二十八名下级军士、五百名哥萨克、七名书吏和七名工匠。堪察加部队有一名百人长、五名军士和五十名哥萨克。

哥萨克的旧式服装，由其自备，武器则由国家发给。哥萨克的职责是：担负全部警察勤务、守卫官办仓库、护送邮件，以及执行顶头上司委派给他们的一切其它任务。

哥萨克的服役期限，从十六岁起直到年老病残不堪继续服役为止。哥萨克的子弟也编入哥萨克阶层，哥萨克部队的编制由此不断得到补充。服役期间，哥萨克的口粮全部向国家领取，而二至十六岁的哥萨克领取一半口粮。此外，在远途外出时，哥萨克领取规定的现金津贴。在不能继续服役而退伍之后，无力维持自身生活的哥萨克可享受丧失劳动能力赡养金。

勤务之暇，哥萨克从事当地的一些行业：同本地其他居民一样，捕鱼和狩猎。

这种由国家供给部分粮饷的状况，造成了一种特殊类别的人，他们对勤务往往极不关心，对军纪的概念十分模糊不清，甚至不是所有人都会使用武器。所以，他们站岗守卫国家财产，也只能抵上普通的看守人员。

对于彻底改组这些哥萨克部队一事，已早有议论，但是迄今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最近连区行政当局都提出了解散北方各区哥萨克的问题，而且作过计算：用现在国家供给哥萨克及其子弟，以及残废者的费用，满可供养一支警察卫队，尽管这支队伍的人数少些，但是每个人得到的薪饷却要多些，这会提高他们的士气和服役的责任心。然而，并非所有的区长官都同意这样处理。他们中有些人对于下述情况表示怀疑：在人手短缺的北方，用现在国库拨给哥萨克的费用，能否组织起一支可靠的警察队伍，因为人数纵然可以少些，但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有足够的数额。在人烟稀少条件下，可供选为雇佣警察的可靠人选的数量极其有限，很可能出现这

样一种局面：即使用每月付给二十五卢布（根据计算可能规定的最高薪俸）的报酬，也会雇佣不到志愿应征就职的人，特别是在贮备食用鱼的时间。在当地每个人都须尽力为自己及家属贮存食用鱼，因为买鱼很困难。

在开始叙述乌第区之前，首先应指出，该区北部与鄂霍次克区的南界毗连，并且延伸到尼古拉耶夫斯克市管地和阿穆尔河下游左岸邻近该市的村镇。乌第区的居民生活条件，与邻近的鄂霍次克区相似。同鄂霍次克区一样，该区的异族居民夏季捕鱼，为自己和狗群准备食粮；冬季猎捕毛皮兽，用以交纳自己负担的实物税，并换些现金来添置家里的日用必需品。在这里游牧的主要是通古斯部落。

在乌第区，同在鄂霍次克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等区一样，近年来农业部派出的鄂霍次克-堪察加地质考察队在几处地方找到了可靠的砂金矿。当然，开采金矿收益的大小，要取决于运送劳动力及机器、食物的交通条件是否方便。与上述地方的海上交通极其重要，因为海上运输费用低廉，特别是由于气候严寒，北方各区几乎不种农田，矿区居民所需的农产品都须从外地运入。但是，为此必须在距矿区尽可能近的地方开辟可供海船安全停泊的可靠海港和便于卸货的深水海岸。不具备这些便利条件，可能成为开采富金矿而出现亏损的原因；如果具备这些条件，在那些地方即使开采含金量较小的金矿层也是值得的。

乌第区以阿穆尔河河口为起点，沿河上溯约三百俄里，它与哈巴罗夫斯克区的分界线在马林斯克村^①和索菲斯克村^②（原为城市）之间。在南方，本区与南乌苏里区的奥耳加地段以朴拉斯通湾为界。鞑靼海峡北岸的沿岸居民，一部分为基里亚克人，另一部分

① 即阔吞屯。——译者

② 即扎依。——译者

为鄂伦春人。鄂伦春人主要居住在达塔河下游和皇帝港。基里亚克人还分布在乌第区的阿穆尔河沿岸，他们同所有阿穆尔沿岸地区的异族人一样，以渔猎为生。

尼古拉耶夫斯克市座落于阿穆尔河河口，它是涅维尔斯科伊于1850年占领阿穆尔河河口时建立的。

1854年，当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市击退英法联军之后，我国分舰队从那里转移到尼古拉耶夫斯克，同时军港也迁到了那里。不久后，于1856年滨海省成立，尼古拉耶夫斯克市成为省会，于是我国东洋港口管理局和省行政机关便都集中到这里。为了守卫阿穆尔河入口处，同时还开始在那里构筑炮台。城市发展得很缓慢，因为城市生活受到集中此地的港口、各行政机构和某些部队的限制。阿穆尔河下游人口稀少，且又缺少陆上交通，这一切阻碍了城市生活和贸易的发展。城市工商业人口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主要靠他们供应部队和军职人员各种货物所获得的收入。在该市产业的收入项目中，获利最多的是轮船码头、捕鱼场和伐木场。1872年，港口和港口机关迁往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市只留下省级的民政机关和滨海省军队的管理机构。港口及港口机构的迁移使尼古拉耶夫斯克耗费了相当大量的资金，这对城市生活的繁荣影响极大。当1880年滨海省的省机关和军队机关迁往哈巴罗夫卡市——1893年改名为哈巴罗夫斯克市——以后，尼古拉耶夫斯克市就完全萧条不振了，只有当时在阿姆贡河^①水系刚刚开始采金业才使它略有生气。后来，随着阿姆贡河各支流采金业的发展，尼古拉耶夫斯克又开始兴旺起来。最近几年，那里显得特别繁荣：人口增长，大兴土木，买卖兴隆。

至于乌第区的阿穆尔河沿岸的农民生活，其条件几乎与哈巴罗夫斯克区(原索菲斯克区)的生活条件相同。

^① 即恒滚河。——译者

第二章

哈巴罗夫斯克区。居民的职业和行业。哈巴罗夫斯克市。乌苏里哥萨克区。哥萨克首次定居乌苏里江。他们的艰苦生活条件。1879年乌苏里哥萨克部队自乌苏里江移居南乌苏里区。土地分配。哥萨克军基金。

哈巴罗夫斯克区沿阿穆尔河上溯延伸，直到位于乌苏里江流入阿穆尔河处的哈巴罗夫斯克市。阿穆尔河下游的首批农民是1855年迁来的。那次移民由穆拉维约夫总督麾下的专差官 M. C. 沃尔康斯基公爵领导，他从伊尔库次克省和外贝加尔省申请移居阿穆尔河的一百五十户中，仅挑选了五十一户¹。这些农户于五十年代的后五年在哈巴罗夫斯克和尼古拉耶夫斯克之间的整个沿河一带安家落户。第一批移民从前曾在雅库次克省内的马亚河上居住过，但是他们很不满意那里的生活。在他们分别迁散到阿穆尔河下游各地定居后，不久便恢复了元气，适应了当地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于是就齐心协力地干起活来。起初，他们既务农，又捕鱼，尼古拉耶夫斯克和哈巴罗夫斯克近郊村镇的人则辛勤地种植菜园，他们的产品在上述城市可以确保畅销。蔬菜生长得良好，农作物收成也令人满意，不过在树林里开垦田地要经过加倍和顽强的劳动，因为空地大都在低处，水位高时就被淹没。另一方面，发现在高处开垦的土地，每逢刮季候风时，水土便会流失，地就无法耕种了。

1 这些移民享有下列优惠条件：1) 所有移民，包括启程前出生的子女都豁免兵役；2) 迁移所需川资，包括运送他们的全部财产，皆由国家负担；3) 国家供给份额口粮二年；4) 为每户提供价值五十卢布以内的各种农具。

尽管如此，在军队和舰队还须由喀琅施塔得供应面粉，而这种面粉在尼古拉耶夫斯克每普特价格达二卢布二十五戈比或更贵些的时候，阿穆尔河下游的耕种业虽有重重困难，但所花劳力可以得到补偿，不致白费；可是，在阿穆尔沿岸地区的居民开始增加，国家有可能在阿穆尔省以每普特约一卢布五十戈比的价格（包括运费在内）对驻扎在尼古拉耶夫斯克的军队提供面粉的时候，农民逐渐抛弃了阿穆尔河下游的耕地，从事捕捞和盐腌红大马哈鱼（鲑鱼）。他们的收入大大增加，用以从外地购粮，包括支付运费，仍可绰绰有余。他们购买的，或是运自布拉戈维申斯克^①的阿穆尔省农民生产的粮食，或是中国人沿松花江、然后沿阿穆尔河转运到尼古拉耶夫斯克的小麦面粉（麦子）。

农民的主要收入还有：为阿穆尔河上数量逐年增加的轮船砍伐木柴，递送邮件。如果再加上猎捕野兽作为副业收入，那就必须承认阿穆尔河下游农村的生活条件相当优越，他们的富裕生活证实了这一点。他们的牛马足够使用，他们什么也不缺。往往有人指责他们不种地而从外地购买粮食，但是，他们既然能够用其他更有利的办法获得生活费用，作这样的指责难道有根据吗。重要的是，阿穆尔河下游的土地能够生长粮食，因此，当农民因某种原因不得不在那里重新种地时，他们能够用这些就地生产的日用必需品保障自己的生活。

阿穆尔河及其各支流沿岸，在农民中还生活着一些异族人：果尔特人^②和阿穆尔河下游的基里亚克人^③。夏天，他们住在河边捕鱼，用以贮备自己的食粮和狗群的饲料；冬天，则进入深山猎捕熊、狐、貂和其他野兽。他们效法俄国人，也逐渐开始种植菜园，大半

① 即海兰泡。——译者

② 即赫哲人。——译者

③ 即费雅喀人。——译者

是栽种他们喜欢吃的马铃薯。果尔特人住在象中国人那样的房子里，¹基里亚克人的住处是用圆木垒起的微微高出地面的房架，房顶用树皮苫盖。在这一带游牧的鄂伦春人，夏天也到河边捕鱼，住在临时搭成的桦树皮窝棚里，冬天则进入原始森林狩猎。果尔特人和基里亚克人是较固定的定居异族人，他们与俄国农民和睦相处，甚至参加俄国人的社交活动。这些异族人的子弟已经开始进俄国人办的学校，主要是教会学校。

在哈巴罗夫斯克以东的阿穆尔河沿岸，还开始有朝鲜人迁入居住，下面将详细叙述。

哈巴罗夫斯克区的居民，有俄国人、果尔特人和朝鲜人。1897年以前，哈巴罗夫斯克区叫作索菲斯克区，区警察局设在索菲斯克市。这座城市位于阿穆尔河右岸，离尼古拉耶夫斯克三百三十俄里。它是在第一批移民来到阿穆尔之后不久，在哈巴罗夫卡和尼古拉耶夫斯克之间兴建的。当时认为与阿穆尔地区的对外贸易要通过迭卡斯特里湾进行。这个海湾港口优良，有很好的碇泊场，解冻的时间也比阿穆尔河口湾早些，而阿穆尔河口湾的航道狭窄、弯曲、水浅（水深十二——十六英尺），给航行造成不少困难。早在占领阿穆尔河河口之初，这一情况就引起了认真的注意。当时曾讨论过如何更好地利用迭卡斯特里港口进行贸易的问题。甚至有过在迭卡斯特里和索菲斯克之间敷设一条长六十俄里的铁路的方案，但是当时的政府上层人士对在阿穆尔举办任何事业都是不赞成的，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提出的方案因之未能实现，何况当时阿穆尔的居民稀少，敷设这样一条铁路未必能期望得到多大的利益。

因此，计划沿连水陆路修建一条大车路，来代替铁路的修筑。

1 房子的结构是木骨架，由它支撑的房盖上面抹泥、苫草；四壁由土坯砌成或由拉哈辫编成，外边抹上一层泥。

为了这项工程的拨款，操劳奔走了近十五年之久，最后终于拨下来了。在 1879 年动工修路的时候，却出现了一项更为重要的工程，那就是修筑自符拉迪沃斯托克至拉兹多尔诺耶哨所的铁路。当时这两地之间还只靠驮载运输。于是，修筑索菲斯克道路的款项（约十万卢布）被转拨给符拉迪沃斯托克-拉兹多尔诺耶铁路了。

索菲斯克道路工程未能实现，这阻滞了该市各方面的进一步发展。在 1896 年前，索菲斯克市仍是一个小小的村镇，当时区警察局已迁往大部分居民集中于其附近的哈巴罗夫斯克，于是它就改名为索菲斯克村。军队撤离此地的时间要更早些。

阿穆尔沿岸地区总督府邸设在哈巴罗夫斯克市，它位于乌苏里江与阿穆尔河汇合处，坐落在阿穆尔河右岸高地上。

在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率领阿穆尔考察队活动时期，这里只建立了一个哨所，以后军队逐年增多，同时作买卖的和各行各业的居民也开始迁来，这样，在五十年代末期就出现了哈巴罗夫卡。这个村镇的命名是为了纪念第一个在这里临时宿营过的俄国人——哥萨克哈巴罗夫。¹

1880 年，划分了东洋各港司令、滨海省驻军司令和滨海省军队指挥官的职权范围，而且后两个职位分别由专人担任，驻地选定为哈巴罗夫卡，将这个村镇改为城市。从此，这座城市便开始繁荣和发展起来。自 1884 年起特别明显，当时东西伯利亚的叶尼塞斯克省、伊尔库次克省、雅库次克省、外贝加尔省、阿穆尔省和滨海省，以及萨哈林岛，从东西伯利亚划分出来成为一个单独的行政单位——阿穆尔沿岸地区，它包括外贝加尔省、阿穆尔省、滨海省及萨哈林岛，由总督及阿穆尔沿岸军区部队指挥官管辖，地区长官府邸设于哈巴罗夫卡市。促进这个城市的生活繁荣兴旺的原因还有：它位于乌苏里江注入阿穆尔河的地方，由于那里的航道水深，在该

1 在十七世纪中叶。

处可把阿穆尔河上的大轮船所载货物和旅客转载到航行于乌苏里江、松阿察河及兴凯湖上的吃水较浅的船上去。与此同时,这里与松阿察河沿岸村屯的粮食贸易也已开始发展,每年从那里都有满载麦子和面粉的中国大帆船来此,麦子就地便被买光,充作居民和当地驻军的口粮,但也运往阿穆尔河下游的村屯去销售。

1893年,哈巴罗夫卡市改名为哈巴罗夫斯克市。根据1897年的人口普查,该市居民总数为一万五千零八十二人。它的地理位置很重要,处于水路要冲,因为从外贝加尔省和伊尔库次克总督辖区通往俄国在太平洋上的主要军港兼商港——符拉迪沃斯托克,以及通往阿穆尔河河口的水路,皆须途经该地。

位于阿穆尔河右岸的哈巴罗夫斯克的郊区没有特别方便的地方可供定居。那里几乎到处是被砍伐得七零八落的树林,因此,虽然那里伐掉树木后的土地完全适于种植庄稼,但在不久的将来却未必会有较多的俄国农民。只要在阿穆尔省和南乌苏里区还能找到空旷的荒地,农业移民总是向往那些地方。

市内大部分私人建筑物都是木结构的,而军事部门的房舍,诸如:营房、军队司令官府邸、禁闭所、军事俱乐部、武备中学和仓库等,却多数是砖石建筑。本市名胜古迹之一是市立公园中的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纪念碑。这座纪念碑高耸于俯瞰阿穆尔河的几乎是陡峭的峭壁上。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上来往行驶的船只,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见。

为了搜集有助于直观研究本地区的实物,在哈巴罗夫斯克建立了一座博物馆。博物馆的每个分部都修建了高大美观的砖石建筑物,已经收集到大量的珍贵物品。博物馆附近一幢独立的小型砖石建筑物,是公共图书馆。建成之后不久,它就荣幸地蒙当今皇帝陛下恩赐捐助。此外,亚历山大拉·约瑟芙芙娜亲王夫人把已故的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的部分藏书捐赠给图书馆。这

个初创的图书馆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捐赠，已感房舍不足，因此扩建之事已刻不容缓。

1894年，哈巴罗夫斯克成立了俄国皇家地理学会阿穆尔沿岸地区支会。该支会成立时间虽然不久，但在研究这个遥远地区的各种问题方面却表现出巨大的活力。本市社会知识界人士数量相当可观，因为整个阿穆尔沿岸地区的一切民政和军事的中枢机构都集中在这里。哈巴罗夫斯克市开办的学校有：西伯利亚武备中学预科、铁路技校、市立二年制男中、为纪念阿列克谢·亚历山大洛维奇亲王视察哈巴罗夫卡而建立的阿列克谢女子中学，此外还有女子中学和教区小学。可以列举的慈善机关有：地方慈善协会的孤儿院、亚历山大拉·克谢尼耶芙娜残废收容所、红十字会区管理局设立的护士会。

溯乌苏里江而上，离哈巴罗夫斯克几俄里之外，为乌苏里哥萨克区，其西界沿乌苏里江右岸延伸到松阿察河流入乌苏里江处，然后沿松阿察河右岸到兴凯湖，跨过兴凯湖后，从它的西岸到绥芬河左岸，过河后继续向前，直到“帕”（“П”）字界牌。此区的整个西界都与满洲接壤。该区的东界，循乌苏里江，沿锡霍特山脉的分水岭前行，至刀毕河和乌拉河汇合处的下侧越过乌苏里江，然后沿乌苏里江下行，到乌苏里站附近铁路用地的西线，再沿该线向南，直到津科夫卡村的份地，从这里起，哥萨克区的区界沿各俄国农民、朝鲜人和哥萨克的村屯的份地，抵弯沟河，循该河的左岸逆流而上，直到上述的“帕”（“П”）字界牌。¹

1858年，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签订了璦琿条约。根据条约，自乌苏里江至海这片土地在勘分之前，由大清帝国和俄国共管。条约签订后，伯爵下令向乌苏里江右岸紧急移民定居。于

¹ 关于军队用地的界线，在乌苏里哥萨克军的1898年民政部分年度总结中有详细记载。

是,当年就从外贝加尔地区迁来一百五十户哥萨克,建立起最初的四个村镇。与哥萨克迁来的同时,还从内地卫戍营迁来一部分服过刑的士兵¹。哥萨克把这些士兵叫作“孩子”,因为他们不能单独定居安家,而要住在哥萨克家中。迁移服刑士兵的工作,一直持续到1862年。这些士兵辜负了对他们的期望,原来他们都是些对劳动生活不中用的分子,因此,1879年赋予他们返回故乡的权利,但须从哥萨克阶层除名。大多数士兵利用了这个权利,另外有许多人下落不明,还有一些人已经死掉,所以目前他们在滨海省的已所剩无几。到了1862年,外贝加尔地区的哥萨克向乌苏里江迁移的工作已结束,当时在那里已建立起二十三个村镇,男女居民共五千人。最南边的村屯,是松阿察河岸边的马尔科夫屯,它位于松阿察河注入乌苏里江处不远的地方。这些村镇组成了乌苏里哥萨克步兵营,属于当时新建的阿穆尔哥萨克军的编制内。

首批来到乌苏里江的俄国移民,尝尽千辛万苦。由于仓促迁移,事先来不及了解定居地点的情况和是否适于定居生活。当时只考虑各村屯之间的一定距离,使它们尽可能保持密切的联系,而对该地是否适合种植农作物的问题,没有予以特别注意。新到的移民在毫不了解他们新家乡的气候和土地条件的情况下,一登上岸,就投入同莽莽苍苍的大自然的斗争。许多充满辛酸的考验和痛苦的经验的岁月过去了,乌苏里哥萨克终于开始熟悉了周围的自然界,学会了适应新的生活条件。在很多情况下,这种熟悉只能使他们意识到:面对着定期发作的洪水以及某些地方完全不适于农作物生长等自然因素,他们无能为力与之抗衡。这种意识打消了他们的劳动热情,一个选择更适合定居的新地点的念头不禁油然而生。

当时这里各屯之间的交通运输,春秋两季靠的是牲畜驮载,夏

¹ 这部分人是从准备迁往阿穆尔的免于刑罚的一万五千人之中拨出的。

季使用的是为数不多的独木船和舢舨。至于运载粮食和生产必需品的驳船，每年只来一次。这样，各村屯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如果注意到这点，那么在最初年代笼罩着听天由命的新村屯的那种沮丧情绪和对劳动的冷漠态度，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家家户户都栖身在简陋的茅舍中，医疗救护几乎没有，各种传染病，尤其是从乌苏里江彼岸果尔特人和满洲人处传来的天花，在哥萨克中间经常肆虐。这一切使哥萨克在新地区的生活只能更加恶化，加重了他们的生活负担。此外，一入夏季，蚊蚋成阵如云，搅扰得人畜昼夜不得安宁。因此，哥萨克长期不能把家安顿好，不得不依赖国家的救济。国家以定量口粮的方式发放给他们实物贷款，先后达十年之久。因为居民贫困，无力偿还这笔贷款，后来就豁免了。

另一方面，哥萨克行政管理当局经常采取措施，而且往往是很严厉的措施，以防止哥萨克因受艰苦生活的影响而陷于悲观失望，放手不干，完全依赖国家的救济。乌苏里哥萨克只能不惜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因此有许许多多的哥萨克过早地死去——用自己的双肩光荣豪迈地挑起了开拓荒凉的乌苏里江的重担，没有辜负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对他们寄予的期望，他们在我国沿乌苏里江的边境定居下来，并且建立起哈巴罗夫斯克与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间的可靠的交通联系。不仅如此，一旦形势需要，只需我们的皇帝陛下一声令下，乌苏里人就会立即抛开自己的家乡和妻儿老小不顾，枕戈待旦。例如，1868年，当需要镇压因在阿斯科利德岛^①上非法开采砂金矿而被驱逐、并在南乌苏里地区为非作歹的中国武装匪帮的时候，就是如此；后来，在1877年和1878年的土耳其战争期间，当需要动员东西伯利亚军区部队保卫我国太平洋沿岸时，以及1895年我国与日本的关系行将破裂时，都同样如此。

^① 即青岛。——译者

在上述所有事件中，一切享有优惠特权的部队都被动员，而1868年春，整个哥萨克营曾行军近四百俄里前往尼科尔斯克村^①，并在其近郊(杜比宁斯卡亚镇附近)彻底击溃了几股蛮子武装匪徒¹。

乌苏里营于1877年冬被动员，奉命前往波谢特湾的诺夫哥罗德斯克哨所。尽管当时没有制订动员计划，享受优惠待遇的部队只知道从什么地方领取武器弹药，但是他们集合之迅速是令人惊奇的。享受优惠待遇的哥萨克并不坐待下达任何特别命令、规定路线、任命各部分的长官、供应粮食、提供运输工具等等，他们或者单独一人，或者成帮结伙，汇合沿途村屯的人一起奔赴连队集合地点；然后，他们不等待其他连队的到来，就开往波谢特湾。途经乌苏里江沿岸各村屯时，他们还有可能取暖、烘烤衣服和补充粮食；后来，当他们沿松阿察河和兴凯湖行进时，在到达卡缅-雷鲍洛夫哨所^②之前的二百俄里途中，只有一些孤零零的驿站。在乌苏里江生活的十五年，使乌苏里哥萨克养成了与各种艰难困苦的生活条件作斗争的习惯，积累了这方面的经验，锻炼了可在可怖的原始森林中应付各种危险的本领，这一切培养起他们克服各种障碍的坚韧不拔精神、机智敏捷和精力充沛等品质。正因如此，他们胜利地经受住了这种考验。哥萨克营不仅本身很快地集中到波谢特湾，而且还不止一次在荒凉空旷的松阿察河沿岸积极地协助当时从哈巴罗夫卡开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要塞炮队。²暴风雪经常将运输队阻滞途中。冬季的道路，即或在没有暴风雪时，也很少有人通行，而此刻这些道路已完全被大雪封住了；为了防止人畜冻坏，不得不把辎重留在荒野，而把人、畜转到附近有人烟的去处，等待暴风雪

① 即双城子。——译者

1 这是些中国和满洲的移民和逃犯，另一部分是从满洲和中国来的行政机关流放犯。

② 即红土崖。——译者

2 一些六英寸口径的铜臼炮。

停止以后，再回转来，按着留置的标志寻找被雪掩埋的大炮，把它们扒出来，再继续前进。在这种情况下，一批批与炮队走同一条道路的乌苏里哥萨克为白炮运输队的行进作出了无可估量的贡献。乌苏里营在波谢特集合后，时间未过两月，就已经成为一支组织严整的队伍，不但内务安顿就绪，而且操练也已精熟，虽然由于乌苏里江的生活条件艰苦和那里每个劳动者都不可或缺，在此之前这些享受优惠待遇的部队从来没有应召集训过。

1895年的动员，时值春季，尽管规定的集合时间是两昼夜，而有的乌苏里哥萨克在接到动员令后几小时内就已出发赶向集合地点了。全体享受优惠待遇的部队完成动员，竟然比动员计划的规定期限提前了几个昼夜。此外，那些曾在首期步兵连服役过的享受优惠待遇的部队已全部成为骑兵，因为那时乌苏里哥萨克军已改编为骑兵。这一情况说明近年来军队的福利有了多么大的提高，1879年把一部分军队迁往兴凯湖与绥芬河之间的我国同满洲的边界一事本身，对于提高福利起到了不小的促进作用。

在乌苏里江沿岸，移民最初建立村屯的地点，选择失当，这成了严厉谴责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的活动的一种口实。若单纯从事实本身来研究这个问题，当然应该承认，乌苏里江沿岸的许多村屯，从不宜农耕方面而言，选择得极不得当；但是，只要了解到当时的实际情况，对此事的见地就会全然改变的。1880年，我在巴黎会见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时，晤谈中我偶然涉及乌苏里江的移民问题。伯爵指出，对于他就此事所作的种种部署，他曾多次听到过激烈的抨击。伯爵接着说，可是这些人忘记了：在当时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迫切需要首先在实际上占领该边区，其次是沿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全线建立起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驿站联系，这就要求屯落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所选地点的不利于殖民之处。在满足这种可称之为国家需要的同

时，必须牺牲一些次要的利益，这些可以留待今后去弥补。

1879年，终于纠正了第一批移民工作中出现的那些缺点。这时，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在乌苏里移民工作中作为主要根据的理由已失去意义，因为当该地移民人口已较稠密的情况下，已经取消了哥萨克的自然徭役和养护驿站、运送邮件及旅客等义务。

1879年，那些不满意乌苏里江住地的哥萨克迁往南乌苏里地区。这种对原来住地不满的人几乎占全体哥萨克居民的半数。在一年前，他们的代表仔细踏勘了由兴凯湖至绥芬河这段满洲边界各地，后来，从乌苏里江迁来的人就在这些地方定居了。毫无疑问，这次迁移的结果，无论对留在乌苏里江的，还是对离去的人，都大有好处。居留原地的人，大部分生活富裕。乌苏里江沿岸的居民减少以后，他们有可能使用留下的土地，扩展自己的家业。各种行业也更加有利可图，因为从事这些行业的人员减少了。另一方面，迁移的人来到无法比拟的良田沃土，经营条件比较优越，不久就恢复了元气。这样，留居者和迁移者的经济状况都在年复一年地明显好转。

按照乌苏里江沿岸哥萨克居民的数量，最初建立了一个步兵营，属于阿穆尔哥萨克军编制。后来，这个营改编成为由三个连组成的步兵次营，其中一个连作为首期服役步兵连，服现役，其余两个连则享受优惠待遇。

滨海省的首期服役连队驻扎在兴凯湖畔的卡缅-雷鲍洛夫村，它属于阿穆尔哥萨克军派任的统领¹管辖。统领的官邸设在阿穆尔河畔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市，远离卡缅-雷鲍洛夫村约一千五百俄里。而乌苏里哥萨克居民和享受优惠待遇的连队却仍属驻于哈巴罗夫卡市的滨海省驻军司令管辖。步兵次营隶属关系的这种双重性，不能不造成极大的不便，而且不时成为阿穆尔省和滨海省的两

1 派任的统领也是阿穆尔省的驻军司令。

位驻军司令之间发生种种误会的原因。这种情况终于导致乌苏里哥萨克居民划离出阿穆尔哥萨克军的编制,并于1889年改编成独立的乌苏里哥萨克骑兵部队。同时,哥萨克步兵次营改编为骑兵营,战时可提供三个骑兵连,而平时只有一个连服现役,其余两个连则享受优惠待遇。按条例,现役期为四年,但是经陆军大臣允准,首期服役连的哥萨克通常都可提前半年退役。在成立独立的乌苏里哥萨克军的同时,鉴于该军全体居民都住在滨海省,滨海省驻军司令便获得了哥萨克军派任统领的头衔,其属下设置哥萨克事务特别办公室。

乌苏里哥萨克军从阿穆尔哥萨克军划分出来之时,阿穆尔哥萨克军的军队基金也根据各军的人数按比例划分,乌苏里哥萨克军共应分得一万四千五百卢布,其中现金和有息证券共为五千五百卢布,债券为九千卢布。然而,大部分债券未必可靠。

在乌苏里哥萨克的地段安排方面,依据的是1860年制定的阿穆尔哥萨克军管理条例。据此条例,原乌苏里哥萨克步兵营的分布区为沿乌苏里江,从江口至其上游,然后沿俄国陆界直达海滨¹。在向这个区域移民定居时,地方长官授权从乌苏里江沿岸和至海滨为止的空闲土地中拨出需要数量的土地,参照哥萨克村镇管理条例,分配给随军居民,同时可不遵照任何分配标准,分配数量只视哥萨克耕种土地的人力、物力而定。此外,滨海省驻军司令授权将某些适于耕作的土地和某些森林划为禁区。²至于勘分土地和按法律给哥萨克分配份地等项事宜,在需要时,应按东西伯利亚总督的命令进行,土地的供给标准规定如下:校级军官,每人四百俄亩;尉级军官,每人二百俄亩,哥萨克,每人三十俄亩。此类军官按其

1 1860年6月1日颁布的阿穆尔哥萨克军管理条例布拉戈维申斯克边防部队章程第2和第7款。

2 条例第193、194和195款。

职位享有与现役军官同等的领有份地权，只是份地数量较现役军官减少一半。教堂牧师可分得九十九俄亩土地¹。

除上述份地外，应划给乌苏里营防区一些储备土地，以备人口增长和发展军队生产企业之需。划为储备土地的数量，须由东西伯利亚总督根据当地情况和对将来殖民边疆的远景规划而定²。将来充作份地的储备土地，允许佃出收租，租赋收入可作为全营的基金。³

正如条例第 2 款和第 7 款所表明的，乌苏里营驻防区的边界线不明确，其原因是在 1860 年末才签订北京条约，因此在上述条例颁布之际，不可能与中国精确地划分土地界线。但在划界之后，该营所辖土地的界线仍不明确，结果使一些在南乌苏里地区本来可算作拨归哥萨克的土地，竟然被农民占去居住了，这样便形成了交错地。从定居乌苏里江一开始，哥萨克就占有自己村落附近的土地，当时并未受到任何限制；只是过了二十年，才派来土地丈量人员。他们遵照东西伯利亚总督的命令，划定了每个村屯使用的土地范围：沿河上下各长八俄里，从河岸向陆地延伸十俄里。之后，到九十年代初，才按照规定标准，根据各村镇登记在册的属于哥萨克军的人数，开始为每个村镇勘分土地。1894 年以前，根本没有拨给营防区储备土地，部分原因在于，在此以前乌苏里江沿岸的储备土地几乎无利可得，只有树林例外：砍伐之后，可以沿乌苏里江，主要沿其各条支流流送到哈巴罗夫斯克市出售，以供国家或私人的建筑工程使用。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清楚地看出，军队基金的数量微不足道，而且大部分是难以保证收回的债务。军队经费处于如此拮据的状

1 条例第 197、198、199 和 200 款。

2 条例第 201 款。

3 条例第 202 款。

况，其直接恶果便是：要想改善哥萨克生活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会增加哥萨克所担负的直接税；只有村镇上的收入——主要来自公共酒馆，有些地方来自渔业——才是他们的补贴。这在学校事业上反映得更加突出。学校的数量很少，军队编制中没有自己的教师；由于经费不足，不能派人到师范中学去学习，而偶然招聘到的教师，学历又不高。在四个村镇区里，还有几个稍堪入目的村镇学校，但这些学校依靠国家津贴。诸如养马业和畜牧业这样的生产部门，在品种改良方面，仍然停留在第一批哥萨克迁居乌苏里江时的那种状态。村屯之间几乎没有大车道。林业无人经营管理，哥萨克恣意砍伐近处的林木，供轮船作烧柴用。

若想按照一定程序改革初级教育和改善上述各生产部门的状况，就需要经费，可是上面已经提到，哥萨克军经费拮据，因此对这一切只好暂时容忍。

当作为符拉迪沃斯托克-伯爵镇线铁路的延续，伯爵镇至哈巴罗夫斯克市一段的铁路工程动工之后，这一时刻终于到来了。

哥萨克军派任统领意识到，解决从乌苏里江右岸那些将要敷设铁路的地区给乌苏里哥萨克军分配储备土地的问题，是至关紧要的事。于是他在1894年初呈文阿穆尔沿岸地区总督，申请将乌苏里江右侧各支流水系的土地拨给哥萨克军使用，这片土地的范围是：自流入乌苏里江的刀毕河与乌拉河的汇合处起，至哈巴罗夫斯克市附近的支流基亚河上，其西面的乌苏里江为界，东面至锡霍特山脉分水岭。把这片土地拨归乌苏里哥萨克军使用，完全符合上述基本条件，为首批移居乌苏里江的哥萨克划定地域时，条例就是如此规定的。

阿穆尔沿岸地区总督批准了这份呈文，同时作了相应的部署，但附有一个保留条件：在最后划定这块包括哥萨克军储备土地在内的地域界线之前，一旦国家需要，即须拨出其中一部分给农民居

住,或者仍划归国家所有。

这个问题得以如此迅速解决,给哥萨克军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好处。销售木材、石块、石灰石等所得的收入立即源源而来。此外,在正在施工的铁路沿线的哥萨克军用土地上,兴办起一些商舖,这也给哥萨克军带来了收益。

在1894年至1897年这四年期间,军队基金由一万八千二百五十一卢布猛增到二十二万四千六百五十一卢布,这就有可能援助哥萨克居民发展公共经济事业的各个部门。首先注意到的是增加各村屯的学校数量,改善教师队伍。除了从俄国欧洲部分的师范中学招聘教师外,还决定派遣村镇中学毕业的、成绩优良的乌苏里哥萨克青年,作为乌苏里哥萨克军的官费生到伊尔库次克师范中学就学,以便逐渐培养起哥萨克军自己的教师队伍。之后,又资助学校添置各种用具。为省钱起见,从俄国欧洲部分订购这些用具。

为了建立正规的林业,在哥萨克军所属林区设立了森林监督;计划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改进养马业和畜牧业;同时还为哥萨克订购改良农具和优良种子。“兴凯号”轮船所需费用的超支部分,全部转由哥萨克军基金支出。这艘轮船是根据阿穆尔沿岸地区总督的指示,用公款从阿穆尔轮船公司购买,把它改名为“乌苏里哥萨克号”。这艘轮船交给乌苏里哥萨克军管理,用于加强交通运输,以便利乌苏里江沿岸、尤其是松阿察河沿岸和兴凯湖沿岸的哥萨克居民,从而使住在兴凯湖西南、远离铁路线达一百俄里的所有居民,能够把自己的农产品通过运费低廉的水路运往哈巴罗夫斯克市。最后,哥萨克军基金的扩大,有可能更大规模地按优惠条件向哥萨克居民提供贷款,使其扩大和改进农业生产企业。这样,由于各种情况的有利结合,乌苏里哥萨克军基金的使用处于异常有利的条件,因此哥萨克军百业俱兴,而且今后还能不断改进。哥萨克

军财政状况良好，这对于近年来向乌苏里哥萨克军驻区迁移的顿河和奥伦堡哥萨克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可以减轻他们在新定居地开始时遇到的生活困难。此外，如果注意到，铁路将是运自哥萨克军储备土地的各种建筑材料的经常用户，那么只要能正确地经营这些土地，哥萨克军的基金必将更加逐年增多，因为该军的收入大约在几年之内还会超过支出。

第三章

南乌苏里区。异族居民。俄国移民最初在此定居。1861年颁发的阿穆尔省和滨海省移民法令。1866年皇室地产管理局向我国日本海沿岸移民的尝试。1882年作出的关于1861年移民法令继续生效的决定及对该法令所作的修订。

南乌苏里区北邻乌第区,西北接乌苏里哥萨克区,西连满洲边境,东濒鞑靼海峡和大彼得湾,而在南边,部分边界与满洲接壤,另部分与朝鲜毗连。目前,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本区在整个滨海省都起着首要作用。根据北京条约,这片领土划归俄国所有,随同划归我国的包括满洲地区的一些天然港湾,其中有金角港(符拉迪沃斯托克就坐落在岸边)和波谢特湾内的诺夫哥罗德斯克港。

我们掌握上述港口之后,满洲地区东北部的海运进出口便处于我国的经济控制下。中国人对此十分清楚,因此总是寻找机会索讨失地,哪怕只收回波谢特湾的诺夫哥罗德斯克港和考察队港也好。1886年在满洲边界沿线重建界牌时,中国人以为这是提出这个问题的大好良机。因为正好是南部界牌不知去向,界牌的位置不得不根据边界的文字记载去寻找,于是,中国政府全权代表便不以任何文件资料为依据,坚持按照能使诺夫哥罗德斯克港划归中国的办法划定边界。我国作出的强烈而坚决的驳斥,以及中断调整边界谈判的威胁,终于使中国全权代表的头脑清醒过来,因此以后的边界核勘工作再未遇到任何严重障碍。直到目前为止,我

们对中国经符拉迪沃斯托克和波谢特湾的过境运输总是不予任何限制，因为我们知道，这样办理，可以改善与巩固同邻国的友好关系，另一方面也可以促进中国经我国港口的过境运输的繁荣，间接也可引起中国人和我们建立更为密切的经济联系的兴趣。

南乌苏里边区割让给我国时，该处还稀稀落落地住有中国移民(蛮子)。这些中国人主要集居在绥芬、勒富、刀毕、乌拉及苏昌等主要河流的河谷地带。

这些不大的中国村屯，以及孤独的地营子或房子可划分为经营农业、狩猎业和其他行业等三类。俄国人到来之前，这片领土是中国移民的活动场所，他们在这里猎取大野兽和毛皮兽，采掘人参，捕捞海鱼、海带、海参和海蟹等海产，淘砂金，采木耳。

每年都有一批批猎人和经营其他行业的人从满洲来此，考虑到作业地点，农业房子便盖在他们必经之路的沿途，兼作他们过往旅站和客栈，供给他们农产食品。这些农业房子通常分布在河流的中、下游，因为那里的土地条件对种植农作物最为有利。其次，在大小河流的上游地区，在荒僻的原始森林里，或在海滨，有所谓的碓子房或其他营生房子。在这些房子附近已看不到种植谷物的耕田，只有菜园。这些房子是狩猎队的栖身之所。狩猎队只是在夏季的整个狩猎期在这里居住，冬天便各自回家。

在海滨或内陆上，如果农业房子附近有狩猎区或从事其他行业的场所，那么这些农业房子有时也兼作碓子房或其他营生房子。

夏天，在狩猎和从事其他行业的时间里，因为猎人和从事各种行业的人一批批地涌向那里，南乌苏里地区的中国居民大量增加；还有派来为夏耘秋收的外地雇工也使农业房子的居民人口有所增加。冬天，所有的碓子房和其他营生房子根本无人居住，农业房子里也只剩下房主人以及几个打柴和为夏季农活作准备的雇工。此外，许多农业房子在冬天仍然继续用高粱酿造苏利（也称汉

申)¹。

这种白酒不仅供夏季来此的人饮用,而且是向满洲的输出品。

南乌苏里地区的蛮子,一部分是定居人口,另一部分是外来流动居民。在俄国人占领这一地区前,除蛮子以外,在流入鞑靼湾的山地河溪沿岸,以及乌苏里江各条支流沿岸还居住有鞑子和鄂伦春等异族部落,他们过着游牧生活,冬猎夏渔。在获得生产工具、烟叶、火药、食盐及其他日用品方面,这些异族人完全处于中国人的经济控制下。中国人供应他们上述一切必需用品,换取皮货,主要是貂皮和狐皮。

北京条约签订以后,除单独的军队外,俄国移民也迁入了南乌苏里地区,形成了几个村屯。最早的村屯建立在兴凯湖边。这些移民,一部分来自俄国欧洲部分,另一部分来自阿穆尔河下游地区和阿穆尔省。后者只是几年前才到阿穆尔河下游地区和阿穆尔省,但没有找到合适的定居地点。后来,他们不仅在兴凯湖²,而且在驻军的地方³也逐渐建起了俄国村屯,接着又扩展到圣奥耳加湾和苏昌河口。

为了吸引志愿者前来阿穆尔省和滨海省定居,1861年4月27日制订并颁布了俄国人和外国人向阿穆尔省和滨海省移民条例。该条例的主要内容如下:

1. 凡志愿定居阿穆尔省和滨海省的俄国人及外国人,均可拨给公有空闲土地,由其自选,或暂时归其领有,或永远为其私产;但永远归私人所有的土地,每俄亩须交纳三卢布。

2. 拨给土地时,须区分不同情况:愿以整个村社为单位定居和占有土地者,或愿单户定居和占有土地者。

1 即60度的中国白酒,含较多的杂醇油。

2 土里罗格、特罗伊次科耶、阿斯特拉罕斯科耶、伊利英斯克等。

3 符拉迪沃斯托克、波谢特、尼科尔斯克、拉兹多尔诺耶、卡缅-雷鲍洛夫等。

3. 凡愿以整个村社为单位定居者，可根据以下各款拨给土地：

(1) 每个村社不得少于十五户，而且每户分得的整片土地不得超过一百俄亩。

(2) 拨给村社永久使用的土地，二十年内可不向国家交纳租税；但二十年之后，必须交纳特别土地租税，其数额以后另行规定。如果村社根据第1项规定，即按每俄亩三卢布的价格把土地购为私产，则可免交租税。但此价格只适用于头二十年，之后，政府可斟酌改变价格。除根据第3项第1款规定拨给的土地外，村社尚可分得更多的土地，但必须按上述每俄亩三卢布的价格购为私产。

(3) 村社免税使用的土地，在五年之内必须开垦，否则政府有权把未开垦的或不使用的土地收回。

4. 单户定居者，也可按上述总的原则拨给土地，但每户不得超过一百俄亩。

5. 凡自备川资迁居阿穆尔省和滨海省的纳税人，可免征兵役义务十次，并终身免交人头税，二十年之后只须向政府交纳土地税，此土地税与使用土地缴纳的租赋无涉，其数额，以后另行规定，但务期有利于国库。二十年之后，政府只对分拨给私人或村社使用的土地征收租赋。

6. 凡符合下列原则者，允许在阿穆尔省和滨海省各城市落户。此规则试行十年。

(1) 保持其原籍身份及符合其身份的私人财产者。此类人员落户，只须交验地方当局(原籍的)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合法的迁居手续证明。交验注册者若持有上述证明，无须再征求原住村社的同意。

(2) 凡迁入本地区各城市者，自注册之日起，应在三年之

内确实定居下来。凡不履行此项规定者，剥夺其享受下列优惠待遇的权利：向市民协会只交纳市政当局规定的用于发展城市的特种税后，即可分得除公家建筑用地外的空闲土地，用以建造房屋和店铺、作坊；在年内豁免一切赋税、国家徭役，房舍可不借予军队住宿，并在十年内免除兵役；有权在阿穆尔省和滨海省自由经营商业和在法律容许范围内经营任何工业与手工业。

(3) 市民协会由城市中凡拥有不动产的俄国人和外籍侨民组成。

这些条例颁布以后，向阿穆尔移民的工作加强了，这种情况大约一直持续到 1868 年。

然而，在此之前，即在 1866 年，皇室地产管理局曾有意向我国的日本海南部沿岸移民。为此，管理局委派 Г. В. 富鲁格里姆到该处选择地点。他选中的地点为俄罗斯岛和大致从麦河到亚美利加湾的一片沿海区域，占地面积为四十七万俄亩。遵照 1867 年 7 月 3 日圣谕，这些地方已转归皇室地产管理局所有，以便广泛垦殖。嗣后，根据 1868 年 1 月 20 日和 5 月 29 日的皇帝旨令，附近各岛也被划入，这一区域的面积就更加扩大了。

凡愿迁居这里的移民，每户可分土地达五十俄亩，无偿世袭使用二十四年，期满后，每俄亩租金也不超过五十戈比。在取得的份地超出此数时，必须自分地之日起交纳租赋。移民必须在两年之内在所分得的土地上建造房屋，开垦土地。经负责垦殖的官员同意，也可购置土地作为私产。分得土地的或把土地购为私产的移民，自迁入之时起，二十四年内免交国税，免服兵役；期满之后，与其他农民享受同等权利。移民迁居所用川资，必须自理，但迁入后可给予贷款，偿还期限为十年，其中前三年可免付利息。这些规定的有效期初步定为十年。

芬兰有一百余人志愿按照这些条件迁居来此，他们购置了一

艘自用船,于1868年动身,携带安家的一切必需用品。1869年春,他们来到亚美利加湾的纳霍德卡港,该港已由皇室地产管理局代表Г.В.富鲁格里姆设立了一个商站。这批移民中,一部分在商站附近定居,另一部分在斯特列洛克海峡定居。在此之后,便再也没有新的移民到来。移民中什么样的人都有,但农民却占少数。他们在新地方未能妥善地安家落户。事事都不如意,其根本原因在于大多数移民不熟悉所从事的营生;另一部分原因是垦殖区的产品销路不畅。商站也连遭挫折,它购买的用于自身需要和经商目的的轮船“纳霍德卡号”,在朝鲜沿海触礁沉没了。凡此一切造成的结果是,根据1871年5月25日皇帝陛下的旨令,移民事业被撤消,划归皇室地产管理局的全部土地仍交还国家财产部。

此后不久,那些芬兰移民也都各奔前程。其中的知识分子、学有专长的人和有手艺的人迁到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很多人都已各得其所。农民则迁居到阿穆尔湾西岸安巴必拉河的河口。

从那时起,直到1880年,再没有新的移民经海路到本边区来。俄国欧洲部分的农民都是经由陆路来的。但是,从1869年开始移民已大见减少,其部分原因是当时来自俄国欧洲部分的移民开始向帝国的其他边陲地区迁移,例如迁往我国的中亚领地,因为他们从原籍到那里,比到阿穆尔地区要近得多。但是去阿穆尔地区的移民数量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第一批移民已把消息逐渐传回到他们的故乡,说经过西伯利亚的历时一年半的旅途异常艰苦。川资不足、疾病缠身、死亡增加(特别是儿童)、牲畜倒毙等情况,是移民途中无法避免的。移民来到新地方时,往往已赤贫如洗,而且不得不立即动手安置家园和开垦荒地,作这些繁重的工作。所有这一切不能不使他们那些企望在新地区获得特殊福利的同乡和亲戚迁居阿穆尔的热望大为冷淡。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初期才有所改变。首先,1882

年决定，将迁居阿穆尔省和滨海省的优待条例的有效期再延长十年。再则，解决俄国欧洲部分农民经海路迁往南乌苏里地区问题的条件已经具备。

1882年1月26日颁发的迁居条例和1861年条例，实质上是相同的，只是作了某些修改。主要在于：1861年条例规定，无论俄国人，还是外籍移民，一律享受优惠待遇，不加区别；而1882年条例则规定，这些优惠待遇只允许俄国臣民享受。东西伯利亚总督奉命，只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才允准个别移居的外籍移民享受这种优待。

第四章

从俄国欧洲部分经海路向南乌苏里地区迁移农业居民。此次移民的起因。移民的组织工作。1882年移民法。官费移民和自费移民。移民的成分。1887年和1892年的移民法。“志愿船队”船只经海路运输移民。移民在新地方的安置工作。移民管理局的活动。缺乏手工业者。土地的划分。土地丈量工作。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的支援。

1861年皇上恩准的迁居阿穆尔省及滨海省的优惠待遇条例，于1882年延长其有效期限的同时，海运移民的问题也提到日程上来了。经陆路向此地移民，由于伴有上述种种艰难困苦情况，其结果往往是：移民们在西伯利亚沿途停留下来谋求生路，以恢复无法维持的经济状况，他们经常在未到达预定地点时就在中途定居下来。这样，通过俄国移民来垦殖滨海省，特别是垦殖南乌苏里地区的工作进展得很缓慢，远远未孚政府的期望——政府本来指望用优厚待遇来吸引大批人员到这块新地方去。

可是，此地的政治意义愈益增长。俄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为自己的太平洋舰队获得了基地，因而必须认真保证向基地供应为维持生存和壮大力量所必需的一切。在最近一次土耳其战争期间，以及1880年当俄国和中国在伊犁问题上发生严重纠纷时，这一点显得格外突出。当时，不得不使符拉迪沃斯托克和阿穆尔河河口处于防御状态和增加军队的数量。那时才看清楚，要保卫此地区，仅仅增加我国当地的防卫力量和扩充陆军及海军，还是不够

的,必须用吸引大批移民的办法使这里繁荣起来,这样,才有可能就地随时向军队保证供应粮食和补充人员。如果在这方面仍如既往,依赖于俄国欧洲部分,那么,一旦同某个头等海上强国发生战争,我国海口遭到封锁时,那可实在太危险了。最后,还应考虑在那里建立一个斯拉夫种族的堡垒,用以对付黄种人进行的和平的经济侵蚀。随着军队和城市居民的增加,前来从事各种营生和作生意的黄种人也日益充斥本地区。中国政府积极地向与我国南乌苏里地区接壤的满洲荒凉地带移民,这也足以令人忧心忡忡,因为在我们与中国发生纠纷的情况下,中国军队能随时进攻我国符拉迪沃斯托克这个可靠的基地。

在对我们如此不利的情况下,我们不应放慢向本地区移民的工作,既然陆路移民不能令人满意,就须进行海路移民的试验。前东西伯利亚总督阿努钦将军为这项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他之前,自我国占领阿穆尔起,这种想法有时曾提出过,但从未付诸实施,大概当时认为这种想法根据不足,为时过早。阿努钦将军在当地亲身体会到这一具有重大国家意义的问题后,坚持不懈地把这一问题放在应有的地位。阿努钦将军拥有处理行政事务的丰富经验,善于从各方面弄清重大问题,突出最重要的事实和想法。这一切促使政府各部异常迅速地通过了1881年下半年提出的经海路向南乌苏里地区迁移俄国欧洲部分农民的提案,而且于1882年6月1日,皇上已批准了国务会议的意见。阿努钦将军在呈文中作了鲜明的阐述,他不仅指出移民一事刻不容缓和陆路移民不能达到预期目的,而且主张必须以海路移民来代替陆路移民。他援引了这方面的成功经验:首先,从敖德萨经海路到萨哈林岛流放苦役犯已获得几次成功,取代了在此以前把苦役犯一站站地穿行整个西伯利亚的作法;其次,在1880年,“志愿船队”的“俄罗斯号”轮船把由一千多名士兵组成的梯队从喀琅施塔得运送到了符拉迪沃斯

托克。

组织海路移民所依据的主要原则是应当实行官费移民，否则未必能取得成效，因为内地各省的俄国农民惧怕海洋，假如没有特殊的刺激因素，他们是不肯冒险远途航海的。在这种情况下，可作为刺激因素的是那些为滨海省移民所规定的、有效期已延长十年的优惠待遇，再加上免费迁移及到定居地初期发放安家费等。根据这些情况，1882年条例规定了以下几项：

1. 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成立移民局，发给前去挑选地址的农民代表旅费和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建造简易木房的经费。这些木房供移民自上岸之日起至动身前往自己选择的定居点时止这段时间居住。

2. 为了垦殖南乌苏里地区，自1883年起三年之内，每年从俄国欧洲部分各省经海路迁移二百五十户居民到该地区。移民途中一切花费、口粮及工具供应，以及在定居地点发放的安家费等一切开支，均由国家担负，不须偿还。

3. 关于向南乌苏里地区移民及在当地安置移民的办法，规定如下：凡挑选移民，为移民准备食品及日常用品，向符拉迪沃斯托克运送移民等项事务，均由内务部和敖德萨总督负责安排；在迁入地点安置移民生活之事，由滨海省驻军司令和南乌苏里地区移民局长负责处理。该移民局长由东西伯利亚总督选派，归滨海省驻军司令管辖。

移民拖欠未缴的税款和赎金，一律免除，不须村社负责；同样，移民拖欠村社和地方的税款，也予以豁免。前者由村社自行弥补，后者如地方不予免除，可用移民退出村社后留下的土地抵偿。移民从原籍到登船地点的路费，一概自行负担。凡迁入南乌苏里地区的每个男人可分得不少于十五俄亩合适的土地，每户可分得不超过一百俄亩的土地。移民可以按每俄亩三卢布的价格把这些土

地购为私产。自迁入南乌苏里地区之日起，前五年内移民可免于负担国家赋税和徭役，他们仅承担村社徭役。上述期满以后，将土地购为私产的移民须交纳特别土地税，而未将分得的土地购为私产的移民，除土地税外，还须交纳地租，其数额将由制定的规章确定。至于兵役，移民须遵照阿穆尔沿岸地区将为此制定的一般规则行事。然而，其中迁移时年龄在十五岁以上者，可不受兵役条例第4款规定的约束；按该款的规定，年龄在十五岁以上的人，应按照一般原则服兵役。

总之，按上述原则，每迁移一户，国家大约须花费一千三百卢布。

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成立的移民局，由局长、秘书、会计各一人组成。

政府制定的三年内官费移民七百五十户这项措施，显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把这个地区从居民组成上使成为一个俄罗斯人地区。但是，对于这次试验还有另外一个期望，那就是假如试验取得成功，当俄国欧洲部分的人们得知头几批移民已由海路平安到达，并且迁入地的生活条件良好时，自费移民将会陆续不断从那里经海路迁来。姑且不说官费移民所引起的种种不良现象，这些留待下文再谈，仅仅由于此事须要花费大量资金，政府就未必肯下决心完全靠官方出资使这一地区居民数量达到所希望的程度。因此，必须千方百计使进行的试验获得成功，从而激励他们自费移民的意愿。

阿努钦将军过去曾以巨大的精力和远见卓识打通了政府上层，使海路移民一事获得批准。接着，他又以同样的精力和远见卓识继续在实地指导海路移民的组织工作。继他之后的几任阿穆尔沿岸地区总督侍从将军科尔弗男爵和杜霍夫斯科伊中将，也同样特别关心如何把移民安置得更好，并且十分重视以前历任滨海省

驻军司令就此事提出的一切报告。

最初十年，移民工作是在 Ф. Ф. 布谢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Ф. Ф. 布谢为这项事业贡献出毕生精力。后来，这项工作由精力充沛的 H. C. 维坚斯基接手。当 Ф. Ф. 布谢因完全丧失健康而退休之后，H. C. 维坚斯基接任了移民局局长的职位。

移民迁入新家乡时，有权根据自己的愿望和农业生产习惯，在划定的移民区域内自行选择定居地点，这已作为一条基本原则。与此同时，应当使俄国移民更加迅速地占据尽可能宽阔的地域，以便消除在此以前蛮子的优势。出于这一目的，必须限制新移民于原先村庄落户的权利；在批准新建村庄时，务必使各村之间的距离不少于十俄里，每个村屯的人家不少于十户和不超过二十五户。农民也可建立单个小田庄独居，但其必须从属于邻近的村庄。前几批移民在采购牲畜和建筑材料方面可以得到各种协助，然而这只有在预先派遣的农民代表确定新村地址之后才能得到。

政府对自费移民寄托的期望没有落空。在 1883 年，首批官费移民出发；第二年，除二百五十户官费移民外，随同出发的有四十五户自费移民。到 1885 年，自费移民已增加到一百三十一户。假如内务部所掌握的轮船数量足以把移民运出敖德萨的话，那么自费移民的户数还能大幅度增加。这种出乎意料的顺利情况促使政府在官费移民的三年期满之后，完全放弃了这种移民办法，把自己的工作只限于进一步领导和分派自费移民。这项复杂工作进展得很顺利，格外值得祝贺的是，还在于组织官费移民的根据有其阴暗的一面。在一定条件下，这个阴暗面会给这项事业的整个过程带来不良影响，事实上不良影响已经部分地产生了。

在原则上，西伯利亚地方当局并不赞成官费移民，因为有理由担心，挑选的移民是一些不能胜任迁入新地点时所肩负重担的不可靠分子。此外，任何无偿的施舍都只会使人们堕落懒散。但是，

对此必须迁就,因为在上述种种情况下,最初阶段事实上不可能指望会有自费移民。如果挑选移民一事由东西伯利亚总督派出的官员主持,那么由官费移民带来的不利方面就会减少,因为挑选的是比较可靠的移民户。挑选移民一事若由移民原居省份的地方当局负责,其结果只能适得其反,因为把申请迁移者中间的所有不良分子迁走,对于那里的地方当局更为有利。此外,由于内务部担心移民官员的轻举妄动会激起更加强烈的移民愿望,内务部也未必会同意自己放弃组织俄国欧洲本土移民的大权。

总的说来,官费移民截然不同于经海上来的自费移民。尽管作为先来者,官费移民有可能(而且充分利用了这种可能)在南乌苏里地区选择最好的土地迁居,并获得无须偿还的国库资金,用以安家立业,但是他们却安置得懒散缓慢。至于他们的家业,在很多甚至已建立了几年之久的村庄里,看起来仍然贫穷零乱,不如晚来许久的自费移民的家业¹。这种痕迹在官费移民那里至今仍然明晰可见。当然,也须指出,有一部分官费移民在一定程度上也富裕起来,个别农户现在甚至还生活得相当富足。

1887年5月12日的条例规定,对于自费移民作了进一步的调整方针。根据这个条例,1882年移民条例的准则再延长有效期六年,并且规定自费移民也可以享受相应的优惠待遇。此外,考虑到在这人烟稀少的迁居地能稳定地安下家业,必需拥有一定数量的资金,否则移民就无以战胜原始的自然环境。自费移民除川资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陆以后,每户最好还能约有六百卢布的现金,用以购买牲畜和初步安家之用,大家认为,这是在所必需的。除川资外没有这笔钱的移民,由国库发放贷款,予以资助。最初阶段,可以不管移民在支付路费后是否还留有现金,一律全数发足

¹ 甚至在既有官费移民,又有自费移民居住的同一村庄里,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况。

六百卢布。以后,此项贷款的数额加以限制,视各户所剩现金数额的多寡,补足其不够六百卢布安家费的差额。当本地区居民逐渐增多,初步安家费减少到三百卢布即敷应用时,国家贷款也可相应减少。贷款期限为三十三年,其中最初五年可享受优惠待遇,在其余的二十八年期间,每年须偿还贷款额的6%,本金和利息全已包括在内。不能如期偿还者,处以罚金。

1887年条例,在原则上停止了官费移民,只在必要时作为例外,允许使用公费运送小股的移民,但费用须列入供六年期间贷款用的十一万九千五百卢布内。这笔贷款是供给需要用钱的自费移民和用于移民工作的其他需要,移民局的每年经费八千七百卢布不包括在这笔贷款内。

上述条例有效期满之后,1892年12月21日作出决定,自1893年起,再将其延长五年。

几乎就在此时,1882年颁布的关于俄国人和外籍移民迁居阿穆尔省和滨海省的条例也已期满,其有效期延长了十年,即延长至1891年为止。国务会议研究了内务部提交的有关延长这一条例的有效期限的呈文,根据皇上1892年6月18日的旨意,决定再次延长十年,同时更明确地规定,对愿意迁居的人必须履行的要求。与原有的规定相比,主要的变动是:第一、以每俄亩三卢布的价格赎买供移民长期使用的土地的权利,只保留给颁布新规定之前移居本地区的移民享有;第二、其余国有土地须经省当局批准方可出售给移民,价格由阿穆尔沿岸地区总督确定,因地制宜,但每俄亩不得低于三卢布,而且每户所购土地不得超过四百俄亩。只有在极其必要、并对本地区有利的情况下,经总督批准,才允许一户购买四百俄亩以上、但不超过一千俄亩的地段;第三、条例中修改和补充之处还有一条规定:凡不属于俄国国籍者,不得在阿穆尔省和滨海省购置土地。

1883年至1897年期间，从俄国欧洲部分经海路公费迁居南乌苏里地区的移民，共七百五十四户，计四千六百八十八人；自费迁居的移民，共三千五百五十二户，男女人口共计二万四千四百零五人。这些移民建立了八十六个新村。在这段时期内，全部移民中只有七十二户，共五百零一人离开本地区返回原籍。相对而言，比重很小，说明本地区的生活条件一般是很好的。

从俄国欧洲部分经海上向南乌苏里地区迁移农民，这对于滨海省的这个主要区的生活和发展是一桩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所以在这里有必要简略地谈谈这项移民事业的各个阶段。挑选移民，确定挑选移民的省份，这一切完全取决于内务部。内务部优先照顾那些地少人多或土地贫瘠的小俄罗斯省份。此外，这些省份有相当数量拥有私产的人，他们有可能弄到自费迁移的经费，不但可变卖庄园和动产，还可卖掉土地。这样，便能卖得一千二百或二千卢布，平均计算，这笔钱足够支付一户人家的海上旅费和行李费，而且有时还可剩有余钱充作新居地点的安家费用。所以在最初十年里，移民主要选自完全从事农业的省份，如切尔尼戈夫省和波尔塔瓦省。俄国欧洲部分的中部省份遣送的移民，数量极少，因为那里大多是村社占有土地，迁出户无权出卖他们的份地。他们的份地留归村社所有。

通常，移民在年初来到敖德萨以后，被安置在一些所谓的检疫所里，由医生检查身体，有传染病患者的人家须隔离，只有健康合格的人家才能上船。被隔离的人家留下，待病愈后搭乘下一班船走。尽管有这种预防措施，在敖德萨对移民的检疫并未达到预期目的，因为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来的轮船很少有不带白喉、猩红热或小儿麻疹等传染病的。航海途中，这些传染病往往造成大批儿童死亡。在整个航海期间，须经历两次剧烈的气候和气温变化：第一次，轮船在寒峭的早春从敖德萨出发，进入热带地区；第二次，在接

近符拉迪沃斯托克时，严寒再次降临。船舱里移民拥挤，海上的颠簸，以及令人不习惯和难以消化的海上食品，大大促进了死亡率的增加。

从敖德萨至符拉迪沃斯托克，全程一般要航行四十二天到四十八天，包括伙食费在内的船费，每个成年人为九十卢布，每个半大儿童为四十五卢布，每个幼儿为二十二卢布五十戈比。内务部认为这样的船费已足敷使用，因此它根据阿穆尔沿岸地区当局的多次呈文，开始强调把卫生环境要安排得更好，要求为移民、特别为儿童准备更合适的伙食。这一切都已由“志愿船队”逐步付诸实施，剩下的事情只是还要在运送移民的“志愿船队”的船只上设置消毒舱房。当航行中发生传染病时，这对隔离病人和制止传染病蔓延是非常重要的。

从敖德萨运送移民，最合适的启程时间是初春，即3月和4月，因为这样，移民便可在5月的上半月或下半月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并且能有足够的时间用来挑选村址，种小菜园，打草，甚至播种荞麦，修盖过冬的临时土房。此外，春季航海，一般说来风平浪静，印度洋上气温还不太高。夏季则不然，那里炎热炙人，季候风使轮船颠簸不稳。秋天航行，海上也不平静，热带的天气炎热。除此以外，移民于深秋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将白白浪费一年光阴，不能种地，而且不得不在老住户家里过冬，为此要多花费一些钱。最后，秋季航行，儿童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通常都很高。所以滨海省当局总是设法把移民前来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启程时间安排在春天，但是，可惜的是这一点并不能经常作到，因为“志愿船队”的轮船不够，这些船只春天须从敖德萨把新兵运送到阿穆尔沿岸地区，补充当地驻军。

移民船只来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后，有医生参加的委员会奉命登船，检查全体移民，把传染病患者送往医院病房，其家属作为怀

疑对象，也分别住进专设木房，不再和健康移民接触。对病人和怀疑对象的物品，一律予以消毒。专设木房设有看守，禁止外人出入。传染病房有人持枪站岗，任何外人不得入内。只要移民中还有传染病患者，医生每天都要进行逐个检查，隔离传染病患者，对其家属的住房和物品都须进行消毒。只允许健康人家前往所选定的村地。总之，努力采取一切措施，使传染病不致在专设木房之内蔓延，更不致扩及地区内部，因为地区内部的医务人员很少，幅员辽阔，同传染病作斗争十分困难。

最初十年，移民局只盖了些木板房子，屋内砌着用来作饭的俄式炉灶。4月和5月间，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天气常常很冷，最早的几批移民恰在此时到达这里。这些木板房不够暖和，可是由于资金不足，不能用更好些的房子取代这些木板房。只是到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哈巴罗夫斯克之间的铁路开始动工时，才认清了加强移民工作、使铁路沿线的空旷地带住满居民的必要性。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决定逐步使每年移民的数量达到六千人¹，拨款扩建符拉迪沃斯托克接待移民的房舍。于是不仅彻底修缮了旧有的木房，而且修建了许多温暖的新圆木房，建成一所有四十个床位的医院、建造澡堂和蒸汽消毒室。每到一批移民，当把病人从他们中间分离开送往医院后，首先须到澡堂洗浴，物品和所穿衣服加以消毒，然后才被安置进木房居住。

移民来到后，他们的代表立即出发去了解和选择定居地点。移民局只指定允许他们定居的区域，移民可在指定区域里自行选择定居地点。经过各户自行协商，组成自愿居住同一个新村的集体。尽管鼓励建立新村，以便尽快使俄国村屯在本地区占有更大的面积，但是并不禁止到老村落户。

在代表选定地点并回来以后，派遣代表的这批移民每户便可

1 在此以前每年平均迁来约二千五百人。

领到移民局颁发的有权在所选地点落户的证明，然后他们立刻前往迁居地点；同时，可按移民的愿望，给新村命名。

在代表考察各地期间，各户就着手购买搬运什物用的马或牛；有些人家不想急于购买牲畜，他们就租用私人马车。如果新移民到老村定居，主要是定居在有他们的亲戚或同乡落户的老村，那么在新移民盖起自己的新房之前，他们就暂时寄居在亲戚或同乡的家里。如果组建新村，移民要住在窝棚或泥房里，在那里度过第一个冬天。牛和马，他们或向老户购买，或购自从满洲赶来畜群的中国人。接着，便准备过冬用的干草，种植小菜园。较富裕的人家还来得及开垦耕地和播种荞麦。在旧有老村落户的人家有时向老户购买青苗，或者参加老户的收割工作，这种报酬不取现金，而是收割下来的庄稼。还有一部分人出外打短工，挣钱谋生。

每户人家可从公家林场免费领取修建住房和生产用房所需的木料，在冬天拉运回来。

划分村屯布局，一般是在地方警察官员的监督下进行。这些官员的职责包括监督移民是否按选定地点和持有移民局发给的相应许可证落户。

第二年和第三年，新移民已可根据各家能力开垦一定数量的土地耕种，建成住房和最急需的生产用房。到第四年，他们已经安顿妥当，开始出售一部分收获物。新来居民安排妥定居的限期，只有在迁入后头三年遭到水灾或歉收的情况下，才准许延长。

由于俄国移民逐渐靠近中国农户房子所占的那些地方，移民局在一年之前，有时甚至在二年之前便通知这些房子的主人，要他们清理财产和把地方让给俄国移民。在海运移民之初，由于不恪守上述规定，在苏昌曾引起俄国官费移民同中国人之间的流血冲突。此后，再未发生此类严重误会，中国人总是温顺地把拨给新来的俄国移民的地方让出来。他们或者迁出国外，但更多的是迁到

本地区的边远地方，主要迁往苏昌河以北的流入鞑靼海峽的各河沿岸。可是，俄国新移民仍时常表示出强烈愿望：要求允许他们迁居到与俄国村屯不通车、地方警察官员难于监督的那些中国人占据的地方去。提出这种要求的原因总是一个：既然在此处定居，就可以采用各种手段去占据已由中国人耕种过的土地。出于上述种种考虑，无论移民局、还是省行政当局都未能满足移民的这类要求。

官方向移民提供的援助是，符拉迪沃斯托克移民局属下设立了农具和安家必需用品的仓库。那里的一切物品都从敖德萨采购，按照采购价格，再加上为数不多的营业费，卖给移民。在南乌苏里地区中心点尼科尔斯克村也设有同样的仓库，但规模小得多，而且只出售农具。这个仓库旨在满足该区农业居民的需要，其经费是利用农业和国家财产部发放的发展农业资金。仓库推广改良农具，主要是改良犁，这无疑会给该区居民带来好处。

经海路迁入滨海省的各户成员中，男人所占比例很大。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人烟稀少的地方，要同原始的大自然作斗争，生活和劳动条件要求人们付出加倍的体力劳动。所以妇女占多数的家庭，除了男劳力不足这个不利条件外，还有另一个使人为难之处：姑娘们来到这个缺少妇女的地区之后，不久就会出嫁，离开娘家，使娘家直接受到损失，白白花费了迁居新地的路费。平均说来，迁入本地区的移民成分的比例是：男人比妇女约多10%。起初，此事并未引起注意，原以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男女之间的比例会趋向平衡。但是十年的移民实践证明，情况恰恰相反。移民以及老户的人口出生率也证实男人确实多于妇女，结果出现了非常不良的状况：有将近10%的青年小伙子找不到配偶，不能成家立业。这对于尽速垦殖本地区的需要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这种情况促使地方当局向内务部提出调整这种不正常状况的

问题，并且为此目的提出一项建议：为了鼓励妇女占多数的家庭迁入本地区，各户中超过男人数量的那部分妇女的迁居费用由国家负担。这项措施是切实可行的，因为就在采取这个措施的第一年，移民中就有许多妇女占多数的人家。

各户的组成还有一个特点：迁移人家的人口往往特别多。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除航海川资外，还要求每户交付六百卢布余钱，作为在新居地点的初步安家费用。为了摆脱这项要求，各家便接纳那些愿意迁移，但缺少所要求的这笔安家费的远亲近戚加入自己的家庭。还有一种情况，富户往往把钱借给困难户，以弥补迁居用款的不足，但一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立即要求从发放的安家贷款中偿还。这样，无论在前一种、还是在后一种情况下，移民一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或者一到迁入的新居地点，便会发生争执和纠纷。那些家里有外人的人家，在原地从来不住在一起的，一到目的地便立即分散，那些分成几户的人家就开始各自张罗自己的份地和领取各自的安家贷款。然而他们一一遭到拒绝，因为出发时并未为他们拨出相应的费用。因此，无论这样的人家，还是那些因航海川资不足而不得不以安家贷款偿还债务的人家，到本地之后便陷于经济拮据的窘境。只有经过艰苦劳动，才能逐渐摆脱这种境遇，有时他们要长期过穷困生活。

还可以见到一种不合理的现象：如果新来的移民希望到原有的老村落户，农民村社竟向他们索取一定的落户费，其数额由五十到二百卢布或更多些，收费高低取决于村社经济状况的好坏。而落户费是在该村的份地外尚有空闲地段的情况下收取的。尽管移民局向新移民反复说明，当他们希望落户的村屯里还有空闲地段时，他们根本不须交纳任何落户费，可是要根除这种现象是极为困难的，因为很少有人控告这种不合规定的现象。老住户认为自己有权索取落户费，因为新来的居民一文不花就可以坐享现成的

由村社修建起的村间道路、教堂和学校，总之，后迁来的移民比早期来到此地的人，生活条件要好得多。大多数新来的居民也认为这种要求合情合理，因而须无条件服从。当然，偶尔也能听到一些新移民抱怨某些地方索取落户费太高，如果这些怨言是正式提出的，那么行政当局会立即安排指控人到当地去落户，丝毫不需村社同意。这样作的依据是：当每批移民获准在某地落户后，应准确查明，只要该村按比例分得的份地大于应得的数量，那么在户数尚未完全满额之前，无论村社自身接受的，还是移民局分派的新移民户都可以接纳。但是，实际上很少有人利用这种不经村社同意而自愿落户的权利，因为他们深恐村社随时会在自己权力范围内设法给这些不受欢迎的人的生活制造困难。

还有一个令人高兴的情况应该指出，它在小俄罗斯移民中尤为突出。小俄罗斯人占海路迁来南乌苏里地区移民的首位。他们笃信宗教，渴望尽早在自己住地修建起教堂。这种愿望有时竟如此强烈，以致有些村社不待安顿就绪便着手修建教堂。新移民就这样建起了许多教堂，有的不需别人任何资助，有的只需从一般用于移民事业的官方贷款中拨出少量资金支援，而且这种支援通常是在教堂建造本身已完全确有保证，在所谓功亏一篑的情况下才予以提供。按照这个原则，支援表现为拨给铺盖屋顶的铁皮或拨给装置圣障和购买教堂用品等等费用。这项拨款的数量是每个教堂一千至二千卢布。自修筑符拉迪沃斯托克至伯爵镇的铁路以后，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对修建教堂一事给予协助。为此，该委员会立即拨出了三万五千卢布作为第一批拨款，从而保证了正在施工的铁路沿线上的七座教堂的落成。修筑这七座教堂的村屯远离其他教区，因而特别需要教堂，但是这些村屯当时无力自行满足这种迫切的精神需要。

在新建的村子里，与教堂同时出现的还有学校。可是新移民

对修建和经管学校，并不象对待修建教堂那样热情。在这方面，官方不得不提供较广泛的援助。至于村社，只要求它运送木料¹和支付雇用看守人的费用；凡是修建校舍的经费、教师的薪金，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教材费用，都由国家负担。最初，这些费用由移民贷款项下支付，后来改从地方预算支出。可是，总的说来，学校为数甚少，其原因在于村社的上述偏向，对这项事业总想尽量少花自己的钱。各村之间又相距过远，根本不可能为几个村屯合办一所学校，某些村屯的农户太少，加之从其他来源可拨出的资金有限。为了使兴办起的学校在今后能得到尽可能切实的保障，地方当局作出了部署，在每次给新村移民划分份地时，也必须给学校划分一百俄亩用地。尽管当前在本地区有闲地的情况下，这些学校用地不会带来什么特别收入，但随着地价上涨，土地无疑会逐渐成为开办学校的可靠物质保证。此外，一部分土地还可以用来教育学生改进耕种方法、养蜂、种植菜圃和果园。

经海路迁来滨海省的移民中大多数是农民，而且来自小俄罗斯省份。从保证本地区白种人对黄种人占有优势的观点来看，由小俄罗斯人中间挑选移民骨干是合适的，因为他们自古以来便习惯于以农耕为生，勤劳耐劳，而且我们在他们中间有了一支坚强的斯拉夫族。但从另一方面，完全用小俄罗斯人垦殖本地区并不合乎理想，而且未必能卓有成效，因为第一、小俄罗斯人习惯于开阔的平原，而在南乌苏里地区空闲的平原土地已所剩无几，他们不愿在林区 and 山区定居，因为不习惯侍弄树木和清理林场。此外，小俄罗斯人中几乎找不到手工业者。往往可以看到，小俄罗斯人居住的村子里，连修盖木房也须雇用中国人。仅仅为了诱使铁匠和其他手艺人能来村里落户，便不得不应许给他们以各种优惠。这些现象促使多次提出这样的问题：迁往南乌苏里地区的移民应从主要从

1 用于学校的木料，与教堂用木料相同，都由官营林场免费拨予。

事手工业的俄罗斯中部省份和熟悉木材加工的北部省份挑选，而迁往沿海地区的移民，则要选自北方沿海的居民。遗憾的是，这些计划未能按合乎理想的范围实现，其原因是：由于农民没有迁居的川资，从以村社为单位经营农业占优势的地区很难找到自费移民；而广泛地恢复官费移民的组织工作，由于多方面原因无法办到，而且也不合适。——不过，内务部确曾作过一次试验，从阿斯特拉罕用官费迁移了几户北方沿海居民。除免费航行外，尽管还发给他们充足的安家费、劳动工具、生活必需用具，这次试验仍然失败了。原来，迁到本地区的大多数北方沿海居民根本不懂渔业，他们只是在阿斯特拉罕渔业部门里干过船上粗活或划船工而已。后来不得不把他们全部划归耕农。上述实例再次证明，进行官费移民时，在挑选移民一事上必须考虑落户处地方当局代表的意见。如果移民挑选不当，这些代表必须对地方当局负责，因为他们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比那些根本不隶属本地区领导移民事务的官员的办事人员来，无疑要严格得多。——此后，只有在个别情况下，才办理官费移民事务。

尽管如此，无论内务部，还是阿穆尔沿岸地区当局，总想找到一种鼓励手工业者迁移到滨海省的办法，但暂时尚无结果。预料只有到西伯利亚铁路全线通车和移民搭乘火车比目前行经海上要便宜得多的时候，手工业者才乐于向滨海省迁居。然而，那里目前迫切需要手工业者，所以似乎不应排除小批的官费移民，但是对每户移民必须从道德品质和手艺技能等方面仔细加以挑选。无疑，这样的移民在那里就能安排妥当，只要本地生活条件优裕、收入较高的消息传播出去，生活较富裕的人家中的自费移民就会接踵而来，否则这些富户是不肯冒险离开收入还算不错的原籍和花费相当数额的路费的。

新移民的份地问题，长期以来未能得到满意的解决，然而我们

在下文可以看到，由于机会巧合，这个问题并没有造成什么不良后果。

移民到达本地区，找到合适的落户地点之后，各户从移民局领取占有所选土地的证明，动身前往那里，由地方警察局和移民局的官员负责监督他们在批准的地点落户。可是这种监督往往是不及时的，因为移民局官员实际上在春夏两季，有时甚至在秋季，每天从早到晚都要忙于接待乘船至此的移民，按户口进行检查，监视病人和行李物品的消毒，发放属于个人的钱款和公家贷款，给移民指定可以落户的地点，签发占有某块土地的证明，出售移民仓库的农具和安家物品，调停与“志愿船队”经理处在客货运账目上的纠纷，以及处理和解释一系列与这项复杂工作有关的事务。不难理解，办理所有这些事务之后，移民局仅有的三位官员势必不能和思考为上述目的在夏天到新移民落户的地点去。地方警察局也同样如此。地方警察局的任务繁忙，每位警官负责的工作地区十分广阔，因而它也不能经常有效地监督移民的迁入和在当地正常地安家。最后，土地丈量人员不足，这对移民事业的影响也很不利。1894年以前，省测绘局所属一共只有五名土地丈量员，到1883年，即在刚刚开始有海路移民前来本地区的时候，他们连南乌苏里区的老村屯的界址都还没有来得及划分完，至于省内其他部分的村屯，就更不用说了。此外，只是因为省内根本没有土地和国家财产部所属的丈量员，才把他们当作法定土地丈量员吸收来参加此项事业的。

因此，实施海路移民的最初十年内，邻村之间发生的复杂的土地争端只有通过严格履行有关规定来加以防止。这项规定便是两村之间的距离不得少于十俄里。修筑铁路对本地区的土地丈量工作大有益处，因为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在修筑铁路的同时，也在关心铁路沿线各地的移民定居问题。如上所述，这个情况促使更多

的移民经由海路前来滨海省，并使本地区主管长官有理由积极地申请拨款，以便用来增加土地丈量员和开展寻找新移民地段的踏勘工作。这个申请得到了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的重视，因此，在三、四年内不仅已把南乌苏里区原有的村屯勘分完毕，而且还考察了可供建立新村屯的大片土地。

规定的工作程序如下：测量工作是半工具的经济地形测量，在军事地形测绘员使用的比例尺为一俄里或两俄里的平面测绘图上标出可供各种用途的土地。依据测量工作来确定各地能够容纳移民的大致数量。各个移民地段的界址并未明确划分，份地的划分也须待村屯建立之后进行。划分份地的界线时，所根据的并不是当时已在村里落户的户数。划分土地时，通常要留有储备土地，以免附近的土地失去价值时，这些土地就会无人耕种。譬如，当某个村子占据某河谷土地的最好部分，如果上、下游的土地不宜于建立独立村或独立农场，则把这些土地充作公共份地。根据份地的数量计算，尚不足为一个村的户数，或者根据村社作出的接受落户的决定，或者按照移民局的指派补入该村。然而，如果村社接受超出现有份地数量的新户落户，必须要求村社作出接受决定，并须在决定中声明不再要求扩大份地。每户分得份地的定额，规定为一百俄亩，可作为耕地、牧场和草地。这种制度收效良好，很少发生土地纠纷，虽然也经常有村社因这种或那种用地不足而申请增加份地。假如调查结果证实这种申请值得注意，那么这些要求总是能够得到尽量满足。

地方行政当局回避精确地划定各个移民地段的界址，因为事先很难断定，所划地界是否符合新移民的愿望，更主要的是因为很难断定在地段内选定建立新村的地点。可是，精确地划定各屯界限，无论对于经营上的便利，还是对于防止践踏田地，以及对于避免各屯之间的争吵，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除海路移民外，还有陆路移民陆续迁入滨海省，尽管数量不大。他们大多是先迁到阿穆尔省，在那里未找到合适的地方，才又继续向前迁移。

为了尽快在哈巴罗夫斯克近郊建立起更多的俄罗斯村屯，1894年本地区主要长官派出一名专员到布拉戈维申斯克，其任务是以一定的优厚物质条件鼓励希望迁往阿穆尔省的移民继续前行，到哈巴罗夫斯克近郊定居。同意这样作的有三十多户，他们本来已经开始在哈巴罗夫斯克四郊安排定居，但是后来，在吃了几个月公家粮食之后，却拒绝在这里定居，他们认为哈巴罗夫斯克近郊不适宜居住。其中一部分人后来搬到乌苏里江支流——基亚河上扎根定居；其他移民，则不得不仍用官费遣送回布拉戈维申斯克。基亚河上建立村屯的条件比较好，后来这些村屯都得到了发展。最近几年，在哈巴罗夫斯克附近，在其对面的阿穆尔河低矮的左岸上也建立了两个不大的村子，但这两个村子很少务农，具有城郊村屯的特点，除拉脚运输外，它们向城市居民供应干草和一部分蔬菜。

农业移民享有在行政当局指定的区域内自由选择土地的权利，这个权利是滨海省垦殖事业的基础，它是本地区头等重大事业能够取得良好效果的保证。而且，还弄明白了这一点：在选择定居地的问题上，行政当局对移民施加任何压力，都只会引起不良后果。

第五章

顿河、奥伦堡和外贝加尔哥萨克迁入乌苏里哥萨克军驻区。 1894年移民法。 此次移民的基本情况。 移民前的准备措施。 地点的选择和移民的安置。 某些顿河人返回原籍的愿望。 移民的成果。

政府对于垦殖南乌苏里地区一事的关注，不只限于海路迁徙农民的组织工作。为了保障我国的满洲边界，尤其是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线铁路竣工之后，更需要向该线沿途移民，何况这条铁路有相当长的路段是完全不设防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认为有必要从顿河和奥伦堡迁徙哥萨克来加强乌苏里哥萨克边防军，那些地方已感到人口拥挤或土质贫瘠。很难指望会有志愿自费迁居的人，因此政府必须决定在最初阶段实行官费移民，但只能迁移那些出于自愿的人家。

从顿河向滨海省迁移哥萨克的问题，还是前任阿穆尔沿岸地区总督、侍从将军科尔弗男爵提出的。科尔弗男爵认为，为有利于阿穆尔沿岸地区，必须令自己的代表更积极有效地参予移民户的遴选，因为有鉴于1883—1885年间官费迁移农民的经验，总督深恐不如此，就会有大批不良分子涌入本地区。这个问题当时被束之高阁，部分原因在于，无论从移民的财产状况，还是从其道德品质来看，科尔弗男爵在移民成分方面所持的上述观点未能得到实施。

八十年代后期，当这个问题初次得到研究时，它尚未具有西伯利亚铁路东段动工后所获得的那种重要意义。正在施工的铁路沿

线居民稀少，亟须增加人口密度，才能避免劳力缺乏，无需从远地招人从事一般的铁路维修工作，以及冬季清扫线路上积雪的劳动。在内地那些通行铁路的地方，这些要求显然应由农业居民来完成，而在铁路沿边界通行，或者在邻近边界的地方，在乌苏里哥萨克军驻地通行时，铁路的这些经济要求，以及保卫铁路的战略要求，理应落在哥萨克居民的肩上。然而哥萨克居民本身力量薄弱，不足以完成这些要求。这种情况就迫使着手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即从其他哥萨克军中迁徙哥萨克到乌苏里来，因为用农民充实乌苏里哥萨克军驻地的空旷区域，是得不偿失的，哥萨克和杂居其间的农业移民之间可能会出现种种复杂关系和纠纷。自然，还有一条出路：允许农民中那些情愿连同子孙后代转为哥萨克阶层的，在哥萨克土地上定居。

反对如此解决问题的意见可以归结为：乌苏里哥萨克军的成员未曾建过战功，因为自归并阿穆尔地区之后，这一边陲地区的和平从未受过破坏，而为了提高乌苏里哥萨克军的士气，必须使具有光荣战斗历史和哥萨克固有传统的居民重振军威。这是具有决定性的论据，然而有关把划入哥萨克阶层的农民迁徙到乌苏里哥萨克土地的问题却悬而未决，因为没有向农民提供切实的优惠条件，而只有这些优惠条件才能吸引大批农民转为哥萨克。

所提供的唯一优惠条件是，凡决定加入哥萨克阶层的家庭成员，五年内可免除首批哥萨克连兵役。这项优惠条件，连同被看中的农耕用地，只吸引了十户左右人家。这些人家在松阿察河谷地靠近什马科夫卡火车站建立了帕夫洛-费奥多罗夫斯克屯。

1894年6月3日颁布的关于哥萨克迁居滨海省境内西伯利亚铁路所经边界地带的法令规定如下：

1. 凡迁入滨海省的顿河和奥伦堡哥萨克军各户，均可在乌苏里哥萨克军驻区境内分得份地，完全按照1869年4月21日颁发

的关于哥萨克军份地分配办法进行分配：

2. 移民自迁入区内之日起，三年内可免交土地税；如哥萨克军统领认为可能，也可自迁入之日起免除其一年村镇徭役；

3. 属于移民户成员的哥萨克，自迁入之日起，五年内可免除首批哥萨克连部队兵役。凡家庭迁移时已在部队服役的哥萨克，亦可退役。移民中所有适龄首批服役的哥萨克应每年参加军事集训。

由于上述原因，此次移民的基础是官费¹，使用的经费起初是由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拨付。1895年，抵达滨海省的哥萨克移民计有：来自顿河哥萨克军的为一百八十三户，来自奥伦堡哥萨克军的为五十户；人数共计：男八百六十九人，女七百二十三人²。

能够获准迁移的只有那些出于自愿的人家。由于自愿迁移的户数大大超过了所需数量，根据陆军大臣的命令，只从申请迁移的人家中挑选家境最富裕、劳动人手较多的家庭，以减轻移民在陌生的新地区同各种不利的生活条件和自然条件作斗争的困难。

与此同时，为使哥萨克移民能更自觉地在把他们今后命运转向与前完全不同的道路上应迈出的第一步，无论在顿河哥萨克军，还是在奥伦堡哥萨克军，在号召迁移的同时，都普遍进行宣传有关乌苏里地区的情况，以及那里的气候、土壤、农业和其他方面的生活条件。这些情况描绘出一幅移民将会在滨海省遇到的真实图景，其中尤为突出的是：新移民在自己的新家乡，无论是同大自然搏斗，还是为了尽力可靠地安排自己的生活，都须付出艰苦的

1 官费用于各户迁居及其什物的运输费、饲料费、一年口粮和每户作为安家费用的六百卢布贷款。从这笔贷款中拨出队列哥萨克购置马匹用而不须偿还的补助费，不论每户有几名队列哥萨克，每人均拨予五十卢布。每迁移一户，若不包括贷款，国库须支付约七百卢布。

2 此外，同一年还从外贝加尔哥萨克军迁入乌苏里哥萨克军的有二百四十七名男人和二百二十二名妇女。

劳动。

移民主要选自感到土地不足的地区，他们就地分成若干批，然后监督他们前往敖德萨市，从那里搭乘“志愿船队”的轮船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

在敖德萨，他们同样被安顿在农业移民启程航海前通常集中的地方。在敖德萨逗留期间，尽管对他们进行了卫生检查，凡有传染病患者的家庭都被隔离，但航海途中，在第一批移民中仍然发生了麻疹，继而又出现了白喉，致使大批儿童死亡。船上发病究竟是由于去年秋季航行时船上也曾发生过白喉，而未经充分消毒，还是因为有潜伏性传染病人家登上了轮船——原因究竟为何，尚未完全查清。但是，不管怎样，移民住得过分拥挤，在缺乏合理安装人工通风设施的情况下，而且饮食很少照顾到儿童的肠胃——凡此一切都会促进疾病的发展。

此事发生以后，符拉迪沃斯托克地方行政当局再次坚决要求承担运输移民的“志愿船队”彻底改善卫生条件。

针对这一问题，1896年初在彼得堡甚至成立了一个直属内务部的、有滨海省驻军司令参加的委员会。该委员会对这项工作拟定了一系列整顿措施，其中规定：与成年人一样，轮船客舱中须给每个儿童分配一个床位，对儿童应分配适应其年龄的食品；成年人于斋戒日应能吃到素食；饮食质量须按移民的习惯加以普遍改变；对乘客卫生建立严格的监督制度，而且在途经热带时男人必须每天淋浴；增加病房舱位；在移民舱中安装可靠的人工通风设施，在遇到风暴、外舱口须密闭时，也不致缺少新鲜空气。最后，还指出，运送移民的轮船迫切需要设立蒸汽消毒室。

除第一批哥萨克移民失掉很多儿童外，其他各批前来符拉迪沃斯托克时的卫生条件都较好。他们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居住在为移民专建的木房里后，就立即派出代表前去选择定居地点。

在一批批哥萨克移民到来之前，乌苏里哥萨克区采取了一系列准备措施。每个哥萨克军村镇都根据划给各村屯的可耕地数量确定可以接纳新移民的人数，对于靠近我国边界地带、铁路通过的松阿察河谷地各处进行了经济目测。按本地区主要长官的意图，这片谷地首先由哥萨克开拓，因为考虑到要不折不扣地贯彻西伯利亚铁路边界地带垦殖条例；但是，这件事遇到了许多严重障碍。

对松阿察河谷地进行考察后发现：如果不完成一系列排水工程，不敷设通向最宜于建立村屯的道路，就不可能向那里移民定居，因为新移民根本无力去完成上述的工程。此外，滨海省地方行政当局认为，同哥萨克开拓乌苏里区，无疑必须以移民可以在全区有空闲土地的地方自由选择自己新居地为基础，无论是原有村屯的近处，还是从未被人占据的地方，均可选择。促使这样作的理由如下：

1. 同那些强迫定居地点的人相比，按自己的意愿和习惯自行选择定居地点的新移民，更乐于安排自己的生活，较易忍受可能出现的挫折，并心平气和地容忍亲自选择的地点的一些缺陷。不仅如此，如果强迫定居地点，那么即使因本人的过错而造成的挫折，他也要归罪于行政当局，认为定居地点选择失当。其结果便是无穷无尽的申请救济和补助，或是已经定居的人企图另行寻找更符合他们愿望的其他地方。

2. 行政当局永远不能深入了解每个移民的需要，不可能认为自己比移民本人在选择定居地点方面更内行。可以进一步说，即使行政当局所选的地点确实比新移民本人选得好，但是未被移民看中，那么，为事业本身的利益着想，也应该认为移民自选的地点优越，因为这个地点或因移民在原籍已经习惯，或因其他理由更合他们的心意。

3. 至于谈到向本地区移民定居，那么在为新移民选择定居地点时，首要的并非战略考虑，而应从殖民角度尽量安排好村屯本身。这样，新移民就能在新地方更迅速地稳固起来，他们的福利就会增加。这一点对于那些须向首批服役部队输送自费准备制服和武器装备的哥萨克的村屯尤其重要。政府可以派遣这些首批服役部队到所需要的地方去，甚至可以派去驻守位于完全不宜于垦殖、但需要保卫之处的哨所。

当然，可能会有这种情况：牺牲垦殖的方便条件，只适应战略上的需要。穆拉维约夫时代沿乌苏里江建立哥萨克村屯，就是如此。但是，正因为这样，这部分居民才享受为期十年的政府救济。这是完全另外一种情况。

临近我国边界的乌苏里铁路，在途经松阿察河谷地时，由于那里没有村屯，它全无保障可言。但这并未构成什么特殊危险，因为中国边界的这一区域人烟也很稀少。除此以外，这片谷地的低洼沼泽地带，本身就为稍许多些的敌人部队的行进造成严重的障碍。同时，这片谷地在排水、筑路等工程未完成之前也不宜于移民垦殖。假如仍然认为必须守护这一铁路地段，那么在那里设置一些个别的哨所也会比强制向那里移民有利，因为移民若不是离开那里，也会继续依赖政府的救济。顺便提一下，十年来经海路迁移民垦殖南乌苏里地区的实践经验证明，在指定区域内自由选择定居地点的措施是完全合理的。

上述的全部设想，都是乌苏里哥萨克军派任统领向本地区主要长官提出的，后者据之向陆军大臣提交了一份报告，说明给予哥萨克新移民在整个乌苏里哥萨克驻区境内空闲土地上定居权利的必要性。这份报告得到了陆军大臣的批准。

向移民代表提供了现有村镇按可耕地数量能够容纳落户的户数资料，同时还指明区内已经调查过的、可以建立新屯的区域。不

准许顿河人和奥伦堡人同建一座新村，因为还在航海途中就发现这两个哥萨克军移民之间存在着激烈的争吵。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之后，争吵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愈演愈烈。选中的地点归最先提出申请的人占据。奥伦堡人首先为自己选好了地点，并且不失时机地动身迁去。起初，五十户移民全想在一个地方定居，但是后来分成了数量几乎相等的两半：一半人在南乌苏里地区的巴兰诺夫斯基屯里落户，另一半人则在比金河（乌苏里江右支流）畔的铁路桥附近定居。这两部分人都选到了从垦殖角度而言是很好的地方。

顿河人选择定居地点却远远不是这样齐心协力，因而他们是一批一批逐渐离开移民专用木房到所选中的地方去的。他们在那里安家进行得很缓慢。一些家庭从一个地方辗转地迁到另一个地方，这是常有的事。

先是有十户顿河人，后来又有二十七户参加进去，表示根本不愿在乌苏里哥萨克区定居，说是那里没有适于定居的土地，因此他们申请用官费把他们遣送回顿河。他们的要求未获批准，因为他们的同镇人中有相当一大部分已经找到了定居地点，并已开始劳动。可见如上述移民户那样只要有愿望，总是能为自己找到合适的地段。然而，给他们提供自费返回原籍的权利，附一个条件：他们必须事先缴还为他们迁来滨海省国库所花的钱款。这点被认为是公道合理的，因为还在原籍时即已对这些同意自愿迁居乌苏里地区的哥萨克言明，那里的生活条件和耕地情况与顿河的大不相同。这个风潮一直持续到秋季，由于到这时心怀不满的移民户还没有为自己选好定居地点，于是便按行政当局命令，把他们分配到哥萨克军的各个村镇里去。而且还搞清楚了，带头闹事的大部分是生活富裕的人。据他们的同乡讲，这些人到本地区来根本不是为了在此定居和劳动，而是为了想不花费新移民应付出的繁重劳动，用各种方法来剥削他人。

这些人不久便确切得知在南乌苏里地区干这种事的机会很少，因为每一个愿意工作的人都完全有可能找到工作，而且劳动报酬很多。看来，这些人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还是在原籍干这种勾当能够保证获得更为无拘无束的生活。于是，他们开始煽惑别人加入他们一伙，以便支持和加强他们借口本地区根本没有宜于农耕土地而提出的返回原籍的要求。他们的煽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因为顿河人中有不少原来指望能得到舒适而轻松的生活条件，可是当他们确信在此地必须付出加倍的劳动才能换得一定的福利之后，便垂头丧气了；对乡土的怀恋之情和不善于适应新的生活条件，这一切更加深了他们的不满。——有鉴于此，不得不对带头闹事的人采取果断措施。这样一来，风潮便缓和下来。这些措施对于那些仍在犹豫动摇的哥萨克新移民也起到了稳定作用，他们开始比较热心地从事起安家立业的劳动。——最后，应该指出，返回俄国欧洲部分只能对那些心怀特殊目的的带头闹事人有利，至于其余大部分由于贫穷和拥挤而迁居新地区的人，往回迁徙只能造成他们的彻底破产。

选择定居地点时，奥伦堡人特别注意的是土质优良的耕地，而顿河人追求的却是占据铁路桥梁和火车站附近的所谓热闹地方，注意得较多的是便于经商和打短工的地方，而不是宜于务农的方面。

位于乌苏里江左岸铁路桥梁附近的乌苏里车站对面的顿河村，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每遇水位上涨，这里便有一部分地方遭水淹没，宜于耕种的土地也不多。此外，1894年，当这一带正在修建铁路时，严重的炭疽病猖獗一时，现在建立的顿河屯地方到处是掩埋倒毙牲畜的累累坑穴。该处虽已经过仔细消毒，并且曾被隔离，但仍不能确保传染病不再在那里重新发生。从战略角度来看，在桥梁附近建立村屯是十分重要的，可是，鉴于上述有害健康的条

件,行政当局从来未敢自行向哥萨克新移民推荐在该处定居,何况在对面,乌苏里江另一侧的高耸河岸上顿河人已经建有另一个村屯。甚至向愿意定居乌苏里车站对面的人指出过,他们在此处定居将会遇到危险。不仅如此,本地区的主要长官还曾向他们提供资金,让他们沿铁路前行,再找其他比较适宜务农的地方。可是,他们看到便于经商的优越性,仍然坚持自己最先选中的地方。

哥萨克新移民落户,或者是组成单独的村屯,或者是数量不等的几户人家一起迁入那些老村屯,很少有单独落户定居的。他们,尤其是顿河人傲视乌苏里哥萨克,认为自己是更为文明的人,而且还以古老的顿河哥萨克军的光荣战斗历史作依据。乌苏里人对此并不感到屈辱,他们对待自己的新同乡态度温和,最初只是仔细观察新同乡的社会秩序和风俗习惯,但这些社会秩序和风俗习惯对他们并非都是合意的。他们怀着深切的敬意看待老哥萨克军的光荣战功,但同时却谦逊地不再提自己的战斗历程。当时俄国势力作为先驱者出现在这个地区时,乌苏里哥萨克曾经在此奋斗,他们与之搏斗的不是人,而是荒野的乌苏里江沿岸的严峻的大自然。他们付出了很多战士的年轻生命,终于在这片当时尚属令人胆战心寒的国土上站稳了脚跟,以此证明了俄国的强大势力,这和我们战场上见到的并无二致。但是这些牺牲者使乌苏里地区在实际并入俄罗斯强国,他们的丰功伟绩却湮没无闻,几乎已被人们遗忘了。

应该指出,陆军部中央行政当局已尽了一切可能的努力,以防止迁移哥萨克时的各种不良后果。即使如此,第一批顿河移民中间仍然不免发生纠纷,那么原因究竟是否在于在当地选择移民不够认真,还是在于别的什么方面,暂时还难于断定。令人感到遗憾的只是,选择获准迁居者的时候,没有迁入地区的地方当局代表在场。如果当时有地方当局的代表,那么可以有把握地说,移民当中

决不会混入这么多的不良分子，因为在移民的原籍事先就能对他们的道德品质进行调查。

官费迁移哥萨克的后两年，没有发生什么特殊事件。三年之内，迁入乌苏里哥萨克军的顿河和奥伦堡哥萨克共四百六十六户，人数为三千七百八十八人（男二千零四十二人，女一千七百四十六人）。

此外，在这段时间里还有自愿表示同意迁居的外贝加尔哥萨克军移民六十二户，共五百人（其中男二百六十人，女二百四十人），以官费迁入乌苏里哥萨克军。

在此期间返回原籍的计有顿河人男七名，女十一名；奥伦堡人男一名，女三名；外贝加尔人男二名，女八名。

但是很显然，政府未必有继续这种官费移民的打算，它期待将有自费移民继续前来。自费移民的规模究会有多大，难以预料¹，但顿河哥萨克军按规定数量提供自费移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无论如何，对于移民事业来说，事先派出代表去了解当地条件，要尽可能防止可能出现的失望情绪有利得多。政府既承认，为了更可靠地保卫边境，必须加强乌苏里哥萨克军，那么具有国家重要意义的这件大事自然不应受是否有自费哥萨克移民到来这一情况的制约。因此，如果没有这种自费移民，就应该利用自费迁移到滨海省的农民。前面已曾叙及，已有少数移民户因想要定居的土地位于哥萨克驻区内而加入了哥萨克阶层，从而已经获准在五年之内免除去首批服役部队服役。

如果农民加入哥萨克阶层，他所享受的优惠条件还能增加，那么可望会有大批农民加入哥萨克。这些优惠条件应包括在一定期间内——不少于十年——豁免前去首批服役部队服役；提供某些物质利益，诸如发放安家贷款，给予修建教堂和学校的补贴费。自

¹ 暂时还没有这种自费哥萨克移民。

然,农民并不能给哥萨克军带来哥萨克精神和古老的哥萨克传统,但是当他们与土生土长的乌苏里哥萨克有所接触后,他们就能获得同大自然和猛兽搏斗,既不坐待外援,又不灰心丧气,克服各种艰难险阻的习惯——而所有这些品质在人烟稀少的地区是尤其可贵的。一经有了这种锻炼,那么培养青年战斗品质的工作便可正常进行。那时将会形成当地自己的哥萨克传统,而这些传统比那些外来的在生活和历史条件截然不同的其他哥萨克军形成的传统,更容易扎根。

考虑到上述一切,鉴于采用这种办法来加强乌苏里哥萨克军,比从俄国欧洲部分官费迁移哥萨克可使国库少支出很多经费,那么认真全面地探讨这个问题似乎是有根据的。

第六章

朝鲜人。省内最早的几个朝鲜村屯。他们逐渐加强我国境内的侨民活动。朝鲜人的生活方式和营生。制止他们继续大量流入我国的措施。接受居住在我国土地上的朝鲜人加入俄国国籍。流放移民和出身于流放犯的农民。本省兵役问题的状况。

应该提及的还有在本省居民中占显著地位的一个民族的移民，这就是朝鲜人。六十年代初期，他们开始由朝鲜迁入我国领土，起初为数有限，后来数量很大。其原因在于，与我国毗邻的朝鲜各道反复的周期性歉收，那里的土壤贫瘠，加之朝鲜人在国内受到官吏的残酷剥削。朝鲜移民起初定居在波谢特湾四郊，后来遍及于由西侧注入阿穆尔湾的各河沿岸。

1869年，情况大有改变。大雨成灾，朝鲜北部颗粒无收，随之而来的是饥鸿遍野。约有七千名朝鲜人背井离乡。饥肠辘辘的人群越过我国边界，顿时陷入了无依无靠的境地。起初还想竭力把他们遣送回去，但是他们断然拒绝这个要求，宁愿死在我们这里，也不肯重返故里，因为在那里因私自越境对他们会严厉惩罚，甚至会被处死。鉴于这种特殊情况，我国行政当局不管是否愿意，也不得不采取改善他们不幸境遇的有效措施，诸如为他们安排过冬处所，赈济过冬用的口粮。这样作，一则出于怜悯之心，再则是担心他们中间发生可能传染给俄国人的流行病。对于朝鲜人迁入我国一事，我国行政当局最初是淡然处之，后些年，在1869年以前，却居然持欢迎态度了，因为朝鲜居民几乎单纯务农，在他们定居的地

方,农产品的价格开始跌落下来。

1869年的情势迫使当局较严肃地对待此事。朝鲜人充斥南乌苏里地区,这种情况无论如何不会对我国有利。因此,当局开始采取措施,制止他们继续流入。然而这却是一桩非常困难的事,因为当时在边界已建立了以牲畜为主的贸易,朝鲜政府对本国居民移居我国一事并不重视,相反,通过苛捐杂税却可从移民身上捞到一定的好处。

另一方面,居住在我国朝鲜人的生活状况日趋好转,同本国相比,他们的生活条件无比优裕。这促使朝鲜国内那些生活贫困的人也纷纷侨居我国。我们几乎无力阻止这种情势,因为缺乏警察人员对边界线和分散在我国领土上的朝鲜村屯的监视。

因此,我国境内的朝鲜居民不断增多。他们大多集中在边境,考虑到把他们留在那里在政治上不利,所以在七十年代初,我们开始把朝鲜人迁移到更靠近内地的地方。这样,在绥芬河、舒藩河和勒富河,以及后些年在麦河、苏昌河便出现了朝鲜村落。以后,在哈巴罗夫斯克附近也建立了朝鲜人的村屯。此外,1872年,有五百名朝鲜人被送往阿穆尔省,他们在叶卡捷琳诺-尼科尔斯卡雅镇附近建立了布拉戈斯洛文诺耶村。

朝鲜人持续不断地移居我国,这使地方当局越来越感到不安,这种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怕这个与我们完全不同的民族的人数会超过此地的俄国居民。因此,我国政府于1884年同朝鲜政府达成协议。照此协议,凡于1884年以前迁来我国,并已定居的朝鲜人,均可永远留居我国,并可加入俄国国籍;凡在上述年限以后来我国定居的朝鲜人,应视之为在我国境内暂时居住,应取得一定期限内有效的护照。有效期满,他们即应清理产业,返回本国。其次,准许在我国居留的还有一类人,即那些春季来我国谋生,秋季返回本国的朝鲜人。这些人与整年居住在我国朝鲜雇工一样,

交付规定款额以后，可以领得有权居住我国境内的证明。这种证明每年更换一次。

这一协议的细则调整工作，延宕未定，直到 1891 年才开始把居住在我国土地上的朝鲜人划为两类。其中，第一类按规定可以加入俄国国籍的，这类人包括所有于 1884 年以前迁来我国的住户，他们取得了永久留居我国的权利；第二类，是 1884 年以后前来我国领地的住户，他们应在两年内清理自己的财产，尔后遣返出境。同时，份地的问题也获得了解决，留下的住户每户可分得面积为十五俄亩的份地。计算结果表明，第二类人员离境以后，在此之前他们所占据的全部土地恰好足以按上述面积分配给第一类人员。

确定朝鲜人所属类别一事，交由专设的委员会处理。分类时，由于缺乏精确记载，谁是 1884 年以前来的，谁是以后来的，这些问题就只能在村会上解决。同时，会上应宣布，对决定不满者，应立即提出声明。对于提出的声明，立即就地研究清楚，予以彻底解决。

尽管如此，第二类朝鲜人，或者个人，或者集体，仍纷纷提出申请，要求留在当地。为了不给徇私行为造成借口，所有这些请求都按原则一一驳回。第二类朝鲜人在确信通过了的决定已再无通融余地以后，便开始逐步清理自己的财产，迁移出境。他们中间一部分返回朝鲜，另一部分则迁到满洲境内，在那里他们分到了无人耕种的地块。

严格实行所采取的措施的最主要原因在于：

1. 必须采取坚决步骤来制止朝鲜人继续向我国迁移。在这一方面，坚定不移地将擅自在我国留居的第二类朝鲜人全部外迁，无疑会给予境外的朝鲜人以巨大的精神影响，使他们确信，对每一个新的非法移民都将照此办理。如上所述，由于警察数量不足，用

警察监视来预先防止此事是不可能的。

越境进入我国的朝鲜住户只要用三个礼拜时间就能够在选中的地方盖起房子，种上菜园。因为朝鲜人照农场的样式把房屋盖在自己的田地中间，所以朝鲜村落都铺展得特别大。因此难于及时察觉这种房屋的出现，尤其是房屋盖在某个偏僻之处，就更难发现了。最后，即使警察局发现了这个已成的事实，已经为时过晚，就只好使其倾家荡产。可是由于整个朝鲜问题悬而未决，又出于恻隐之心，通常并不采取这种手段。然而，正是由于警察当局的这种不得已的姑息态度，滨海省的朝鲜居民人数才逐年增加，到1898年1月1日已增至二万三千人¹。

2. 第二类朝鲜人既已开始迁出，那么对这件事情所持的姑息态度势必招致那些履行命令的住户对地方当局发出理所当然的责难，因为同那些拒不迁出而最终得以留在我国境内的住户相比，他们的生活条件要坏得多。

3. 朝鲜人原占的土地，只够作为固定份地分配给第一类朝鲜人。若再另行划出土地，尤其是在南乌苏里地区，就会不符合每年迁到本区来的俄国移民的利益。

在我国居住三十年以上的朝鲜人使我们确信，他们不适宜作为垦殖者。在滨海省南乌苏里地区这样一些地方，对于我们至关重要的是，要有本地的俄国居民来作为抵御黄种人向我们和平进攻的中坚力量和抗衡力量，作为我国太平洋沿岸陆海军威力的支柱。

在宗教信仰、风俗习尚、世界观和经济生活条件等方面，朝鲜人同我们格格不入，很难接受俄国居民的同化。虽然就皈依东正教的人数来说，也能看出传教活动在他们中间取得的成就，但这只是表面现象，而且也只能如此，因为在我国定居的绝大多数朝鲜农

¹ 包括从朝鲜临时来此谋生的人在内。

民不懂俄语，而传教士中也只有极少数人懂朝鲜语。朝鲜人会馆在许多朝鲜村庄设立了俄国学校，但只是为了装饰门面，大多数朝鲜孩子学习的仍旧是朝鲜文字。居住在中国的朝鲜人，与从国外来临时谋生的那些朝鲜人过从甚密，使他们与朝鲜国内同胞的联系不断，这样，他们也就保持了原有的习俗。俄国人与朝鲜人几乎不通婚嫁。俄国农民不宜于娶朝鲜女人为妻，因为她们完全不熟悉我国农民的农活，无论家务还是田间劳动，全都不懂。这原因就在于，朝鲜人与俄国人的饮食各异，耕作方法也各不相同。朝鲜人平日吃的是用渍酸的蔬菜作调料煮的米饭。他们根本不食用我们的黑面包，不喝牛奶，他们饲养母牛只是为了繁殖仔畜。土地的耕作要比我们精细得多。他们种植小麦和燕麦，只是用以向俄国人出售。他们在畦田里种植作物，每年夏季锄好些遍杂草，因此他们的收成要比用撒播的方法好得多。他们有足够的时间这样耕作，因为他们不须放牧和刈草，他们的牲畜整年用豆饼和黍秸饲养。他们刈割干草只是为了出售。加以朝鲜人在我们这里总是几个村落相邻而居，这就可以使人理解，要使俄国的影响深入到他们中间和使他们俄罗斯化该是何等困难。

由于这些原因，才没有急于让第一类朝鲜人加入俄国国籍，他们依旧只被算作预定加入俄国国籍的人员。这种状况使行政当局有可能把他们之中那些不可靠分子驱逐出境；另一方面，在朝鲜村屯中俄国学校的扩大，比较正规的组织，在朝鲜人中间更广泛地传播俄语知识——这一切也间接施加了影响。此外，在这种情况下，还可以令他们同其他不属于俄国臣民的朝鲜人、中国人一样，缴纳一定的税款，呈交给阿穆尔沿岸地区总督。正因如此，才得以使用在那里居住并耕种土地的朝鲜人和中国人的资金，在南乌苏里地区，从靠近波谢特湾的诺沃基辅斯克天然界到拉兹多尔诺耶村、从波德戈罗德纳亚站到苏昌河，由此而通向奥耳加港等地修筑了近

八百俄里土路，国库仅仅花了某些补贴费而已。而且居民的资金用得很谨慎，使他们的福利有增无已，这一点在朝鲜人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

滨海省没有任何国家徭役¹，土地税也暂免缴纳，因此这里的居民只负担按人口摊派的村社和地方税款。所以让居住在我们这里的那些无偿使用土地的异族人缴纳一定的税款，是再公平合理不过的了。

在其他方面，朝鲜族农民早在以前便已与农民村社享有同等地位，农民村社自治的权利也扩大到他们身上，而且他们始终按照俄国法律进行诉讼。

如果吸收第一类朝鲜人加入俄国国籍，他们便与当地的俄国人享有一切同等的权利，从而更容易保持自己的特殊性。同时，还必须豁免他们负担的上述赋税。换言之，加入俄国国籍，对于他们只会有好处。很清楚，宣誓本身对于朝鲜人来说，只不过是句空话，因为根据他们现在的状况，不能指望他们具有臣服俄国的任何觉悟，在必要时能为它的利益牺牲生命和财产。对朝鲜人来说，国籍问题只起到确保他们物质生活的作用。一旦政治形势出现某种复杂化，他们肯定会站到强者一方，在活动上决不会意识到自己是俄国人，而是怎样干更有利，就怎么干。

如果有人说，在俄罗斯国家的成员中有数百万在信仰和习俗上与我们截然不同的异族人，他们可能并不比朝鲜人更能意识到自己属于俄国，可是，尽管如此，他们仍被视为俄国臣民，那么可以用这样的理由来驳斥这种说法：我国在占有这些很早以前便有异族人居住的地方时，对这些异族人的生活安排予以关怀是义不容辞的，而朝鲜人问题却完全是另一回事。朝鲜人是擅自在我们这里定居的外来民族，对于他们，我们没有任何义务，因而可按国家

1 北方各区除外，见附录9。

利益的要求行事。

准予第一类朝鲜人留居我国，已经是对他们的极大恩典。至于加入俄国国籍的权利，则只有当他们真正意识到，不论命运如何，他们将永远是俄国臣民之时，才能赐予他们。与此同时，定居我国、但不是俄国臣民的朝鲜人，利用了这种优越地位，成为居住在我国境外的朝鲜人羡慕的对象，使后者对俄国的好感不断增长。

著名的英国女旅行家毕晓普于 1895 年春访问过南乌苏里地区，有机会走访分布在那里的朝鲜村屯。她长时间旅居朝鲜，详实地了解平民百姓的生活条件，嗣后，她公开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为了生活幸福，朝鲜人民在俄国统治下，会比继续处于当前的状况更为有利。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作为对我们这里朝鲜村屯中优裕生活的公正评价，因为英国人不是那种人，把在我国的所见所闻都夸大为良好的人。

对我们这里的朝鲜人问题的上述见解，曾得到已故阿穆尔沿岸地区总督科尔弗男爵的赞同。省行政当局遵照这种精神，坚定不移地贯彻了这种见解。

1893 年，接替已故科尔弗男爵的新任总督杜霍夫斯科伊中将对这项事业持有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为了国家的利益，必须立即着手令第一类朝鲜人宣誓入籍，通过赐予他们这种新的优惠来改善和确定他们的物质地位，并以此引起朝鲜国内对我们更大的好感。而且本地区主要长官认为，遣返第二类朝鲜人出境一事，应展期执行。在延长的这段时间里，可向他们征收一定的土地使用费，然后委派人在尽量优待他们的前提下，重新研究这一类朝鲜人可以享受的权利。这是出于这样考虑，我们必须使本地区人口密度尽可能大些，即使是利用朝鲜人也可以，但必须采取相应措施，并尽快使他们俄罗斯化。

至于第二类朝鲜人的土地安排，曾有过一种设想，把他们迁移

到包括阿穆尔河下游在内的新地方。总督的所有这些指令都立即付诸实施了。

这样,对于解决朝鲜人问题,我们采取了另一种方针。但愿事实能够证明,作为这些措施基础的设想是正确无误的,同时还愿不会因之再有企图定居我国的朝鲜人继续流入,最后,还希望留居我国的朝鲜人能更有效地被同化。在这方面可以寄托希望的是,当滨海省实行兵役制时,它对此项事业必将会有所促进。

在分析滨海省各农业区的居民成分时,不能不提遍布省内各地的流放移民和出身于流放犯的农民。滨海省本身不是流放地,然而这里也聚集着流放分子。他们是在流放苦役营即将服满刑期的犯人,这些苦役营被用来从事哈巴罗夫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市的公益劳动,从九十年代起,也开始修筑铁路。这些移民通常在滨海省的村屯里登记落户,然而依照法律,首先理应把他们遣送到萨哈林岛,只有在他们服满由流放犯转化为农民的期限,并预先呈递某村社接受其落户的决议以后,他们才能获得迁居大陆的权利。

大多数在萨哈林岛服苦役期满的人都希望尽快离开此岛,已经在大陆上的人则渴望留居这里,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在大陆上服苦役期间只要没有劣迹可查的流放移民,通常就可留下定居。除此而外,每年有相当数量的流放移民凭为期一年的证明离开此岛到大陆谋生。大部分在农村落户的流放移民过着飘泊不定的生活。这类人中也有不少从萨哈林岛来此谋生的人。这些人在滨海省各村屯的罪犯和肇事者中占相当大的比例,而且是败坏道德的渊藪。

滨海省行政当局不止一次提出禁止流放分子离萨哈林岛前来大陆的问题,但是萨哈林岛当局却持相反主张,要求保持现状,因为否则会由于岛上缺少相应工作,不得不用官家口粮供养流放移民。

本地区主要长官就此问题作出了一定的妥协，或者临时停止向大陆输送流放移民，或者严格要求只输送那些品质可靠的人。但不管如何，滨海省居民仍旧能切身感受到不良的流放分子带给他们的恶果。

有鉴于此，已经开始研究以其他惩罚形式来代替废除流放刑罚的问题，这个消息，无疑会使省内各地人心大快，而且无疑必将会减少本省流放犯。

至于女流放苦役犯的问题，情形稍有不同。在押送她们穿过西伯利亚去萨哈林岛的途中，尽力设法把她们中的一部分留在哈巴罗夫斯克和尼古拉耶夫斯克，充作公务人员的女佣人，因为一般来说，这个地区的妇女为数很少。从下述事实便可知，该有多么明显地感到女佣人不足：在垦殖本区的最初三十年中，为陆军和海军军官以及官吏照看孩子的不是保姆，而是勤务兵和传令兵。

滨海省的居民不须服兵役。这是因为当时居民人数很少，他们的生活又极艰难，从而能派出的新兵数额极少；加之由于地域广袤，征兵机构所需费用和征集新兵的开支十分庞大，与每年招收的新兵人数相比，得不偿失。最近，情况发生了变化。乌第区、哈巴罗夫斯克区、乌苏里哥萨克区和南乌苏里区的人口显著增长，居民生活状况和省内交通道路都有所改善。所以，那里似乎已没有理由不实行兵役制。应视为例外的只有北方各区——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区、科曼多尔群岛区、阿纳德尔区、吉日加区和鄂霍次克区，因为近三十年来，该处居民的生活条件一般没有什么变化，他们的生活福利也没有显著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似乎依然如故，完全要取决于渔猎的情况如何。居民毫无储备和积蓄。那里相当大部分居民是游牧的异族人，他们为自己和家畜准备口粮不是靠整年连续不断的劳动，而是靠相当短暂的鱼汛期和冬季狩猎期突击，那时劳动力便十分紧张。最后，由于路程遥远和道路难行，从北方各

区把新兵征集和运送到军队中去极其不便，开支很大，而入伍的新兵数量又少得可怜，对于补充军队不起任何作用。乌第区的游牧异族人处于类似的条件，诸如基里亚克人、果尔特人、鄂伦春人、达子和其他居住在阿穆尔河、乌苏里江及其支流沿岸，以及南乌苏里地区原始森林里以渔猎为生的异族人，也同样如此。这些人贫穷不堪，只能勉强维持自身的生存。

然而，对于滨海省的所有其他俄国老居民，以及加入俄国国籍的朝鲜农民来说，应按总的原则使其服兵役。只有俄国新移民可以例外，必须让他们在一定时期享受优待，以便在此期间他们能够在新地方牢固地定居下来。期限的长短，视当地条件而定，不得少于十年。至于应征人预备役和非常后备队的义务，则任何人也不得豁免。

第七章

乌苏里地区的地形。土壤。植物。森林火灾。气候。农业。实验田。割草场。农民和哥萨克对份地的使用。地营子。对半分成的地主。农产品的销售。农产品的主要购买者——军需机关。军需机关采购当地谷物的办法。

现在，我们对滨海省居民主要从事农业的那些地区的自然环境和农业生产条件作一概略的叙述。属于这方面的有乌苏里哥萨克区的居民，主要是南乌苏里区的居民。哈巴罗夫斯克区和乌第区的居民很少从事农作（那些居住在哈巴罗夫斯克市以下直至阿穆尔河口的阿穆尔河沿岸的居民，前面已经讲过），耕种土地只不过是经营其他营利更多的行业的一种辅助。

由于自产的粮食维持不到新粮上市，乌苏里哥萨克区内乌苏里江沿岸的某些地方也需添购粮食，尽管购买的数量远不及哈巴罗夫斯克区和乌第区那样大。只有位于兴凯湖西南的乌苏里哥萨克区南部和整个南乌苏里区是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完全用自产的粮食。

乌苏里江右岸，是谷地的山地部分，上有发源于锡霍特山脉的乌苏里江各支流纵横交错。锡霍特山脉是乌苏里江谷地与注入鞑靼海峡的各条河流的分水岭。乌苏里江最大的支流为：伊曼河，它于伯爵镇附近注入乌苏里江；比金河，它的河口临近瓦西里耶夫斯克村；以及在特廖赫-斯维亚季捷利斯克村附近注入乌苏里江的霍尔河。无论是乌苏里江沿岸，还是它的右支流的下游，都有

许多低洼的地方。春季,尤其是在夏季河水泛滥时,这些地方常常被水淹没,因此不适于辟为耕田。于是只得在土质并不很好的山地陡坡上开田耕作。割草场的数量也不足,所以哥萨克常常到乌苏里江的中国一侧去打草。

我国乌苏里江沿岸及其各支流沿岸,不遭水淹的开阔地很少,随着铁路的修筑,才在一些距乌苏里江岸边二十五俄里以内的地方开辟出适于居住的地区。乌苏里江水系以东有一大部分地区覆盖着森林。以前这里森林茂密,而现在,在可以放排流送的河流附近,由于砍伐和森林火灾,树木已很稀疏。在这里,常见的树木主要是:雪松、云杉、冷杉,北部有落叶松,偶尔还可见到松属树木。在阔叶树中有黑桦和白桦、赤杨、胡桃、糙榆、光榆、橡、槭、杨、柳、山杨、桦、千金榆、椴、黄被椴、野苹果和山梨;在攀缘植物中常见的是山葡萄。至于乌苏里江谷地的土壤,黑土几乎根本见不到。这里通常是颜色深浅不等的灰色砂质粘土,厚度为二至六俄寸。其底土也是同样的砂质粘土,只是颜色浅些。土壤由粘土或砾石组成,混杂着数量不等的砂土。乌苏里江右岸谷地,总的来说是地势多山,南乌苏里地区也具有同样特点。海洋与乌苏里江水系之间的主要分水界的巨大山岩也延伸到了南乌苏里地区,它由东北向西南蜿蜒到大彼得湾,然后转向大彼得湾西岸,形成狭长的山带,迤邐而至我国和朝鲜的界河——图们江。沿着我们与满洲的整个边界线,从兴凯湖西岸向南,也绵亘着低矮的山岭。整个南乌苏里地区可以划分成三个不同的区域:第一个区域最宽阔、最适宜于耕种农作物。这一地区是绥芬河、们河、勒富河、刀毕河、乌拉河和松阿察河水系的谷地。这些河流中,绥芬河流入阿穆尔湾,们河和勒富河注入兴凯湖,刀毕河和乌拉河汇合而成乌苏里江,而松阿察河则连接兴凯湖与乌苏里江。第二个区域是锡霍特山脉的东坡和东南坡,该处纵横交织着注入乌苏里湾和鞑靼海峡的大小河

流。该处应指出的河流是：麦河、济木河、苏昌河、树都河、大柞树河。最后是第三个区域，这是一条延伸于我国边界与海洋之间的狭长陆地，从阿穆尔湾顶端到我国与朝鲜的交界处。这里注入海洋的小河流本身都不大，只是在汛期才变得水流湍急，水量盈满。其实，由于显著的山地特征，几乎乌苏里江流域的所有河流都具有这后一种特征。这里的河流大多穿行于低狭的河谷，因此洪水经常成灾。洪水泛滥之时，水位涨落通常都很快。河水的暴涨给各河谷居民造成不少麻烦和损失。小水灾，某些地方连年不断，而大水灾则要每隔十五到二十年才发生一次。然而，丰年时，土地所产生足可补偿遭受大水灾年份的损失。

前述第一和第二区域之间的陆上交通往来要跨越锡霍特山脉，某些地方的小路只可通行中国双轮马车，唯有从麦河河谷通向刀毕河河谷的这个山口，全程皆可通行车辆。锡霍特山脉的平均高度为二千二百英尺，它的个别山峰高达三千英尺。

在南乌苏里地区那些已经考察过的地方，在最肥沃的河谷里，土壤是黑土，厚度偶尔可达一俄尺半。腐殖质层通常在二至八俄寸之间，许多地方腐殖质层还要薄些。从土壤分布的特点来看，土质优良的地方分布在河谷最靠近河床的地带。最常见的是掺有黑土的砂质粘土；肥沃地方的土壤，则是由砾石和砂土构成，而其他地方的土壤是由颜色和密度不同的粘土构成。山上的陡坡，主要是覆盖着腐殖质的粘土。水不能渗入粘土深处，这就是本地区山上常常可以看到大泥潭的原因之一。但在干燥的夏季，沼泽地却干涸得可毫不费力地走在上面走动。山岭的表层，由含粘土的页岩构成，它们中间常常显露出一层层层的结晶岩。靠近山顶时，山坡陡峭，覆盖着碎裂的表层岩石。

这一地区地表面的大部分，不论山岭，还是河谷，到处遍布森林。只是附近有居民的地方和适于流送木排的河流沿岸，树木已

被大量砍伐。林木种类与乌苏里江谷地的相同，差别仅在于此地往往可见纬度偏南地带的树种，如黄栌、胡桃、野杏等。在锡霍特山脉的山口处还有紫杉。

本地区气候，多半湿润，因而植物生长茂盛：林下灌木层极为浓密，草丛往往高可没人。优质木材林只长在山北坡，因为在此纬度上每年冬末春初时节，白天，太阳光强烈地照射南坡，促使树浆从根部进入树干，而夜晚，严寒降临，树表层的树浆结冻，破坏了树的组织，使树木死亡。而在北坡上，这一季节的温差不如此悬殊，因此较能保证那里的树木的正常发育。夏季的潮湿和高温使树木生长得很快，这有损于木质。当地的柞树的木质尤为低劣，这种树在幼龄时就已有树洞。

在这一地区，森林火灾使森林受到极大的损失。火灾的发生，或者纯属偶然，或者由于人们用火不慎，或者有人蓄意纵火。属于用火不慎的情况有吸烟，没有熄灭的篝火，或者农民在自己的田地上和割草场烧荒时没有足够的预防措施，使火蔓延开来。蓄意纵火往往是异族猎人干的。他们在林中烧荒，为了在来年春天便于寻找脱落的鹿角。森林火灾是当地的一大祸患。在人口稀少的地方，根本谈不到有秩序地扑灭火灾，因此大火往往席卷极大面积的森林。即使仅仅是地面火，它所烧毁的也不只是灌木丛，连发育完全成熟的大树的树干也会受到损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整片地区看到的是一片枯树，这就是火灾的后果。当火灾发展成为树冠火时，若适逢干燥的夏季，就时常能烧毁几万俄亩林木。在鞑靼海峡沿岸，火灾有时竟如此强烈：如果风从岸上吹来，浓烟就能遮蔽海面，在阿穆尔河口湾里就无法看清航道上的安全标和岸上的叠标，船舶只得抛锚停泊，等待风向变换或降雨来熄灭大火，使烟雾散去。现在，途经鞑靼海峡沿岸时，会对这里的凄凉景象感到震惊——几乎所有的山坡上遍地都是烧毁的或倒下的树木。

在灌木植物中，应指出的有榛、山楂^①、接骨木、荚蒾和忍冬。在攀缘植物中，有各种常春藤，尤其是山葡萄，其茎的直径有时达二俄寸。本地区的浆果，多半和俄国欧洲部分的中部和北部所产的相同。

乌苏里地区与克里木半岛和法国南部处于同一纬度，但它的气候却与这一纬度很不相符。南乌苏里地区的气候，主要是海滨地带的气候，特点是变幻无常，而乌苏里江谷地的气候却比较稳定，主要原因在于海洋的各种洋流对大陆的影响。冬季，亚洲大陆酷寒，盛行西北风和北风。这种风十分干燥，因而天气晴朗而寒冷。相反，春季和夏初，陆地比邻近的海水转暖要早，陆地上的暖空气柱升向大气上层，而经过一冬已变得很凉的海水却不能象陆地那样迅速转暖，因而海上的较冷空气便从东方冲来填补暖空气柱留下的空隙。这股风通常带来的是湿气，这些湿气凝聚在从鄂霍次克海顺大陆沿岸流过来的寒流的上空，多半在沿海地带形成雾或雨。除了这股寒流以外，还有一股来自南方的暖流（台湾暖流）。这股暖流从东、西两侧绕过日本列岛，由那里向北，流经千岛群岛和堪察加半岛的东岸，然后转向北美洲的西岸。

这股暖流在距我国海岸约二百海里的地方流过，并与来自鄂霍次克海的寒流相遇。这就是东风吹到我国海岸的水气凝聚的主要原因。这种水气形成雾或雨，在这一地区降落。首受其害的是南乌苏里地区的沿海地带，因为锡霍特山脉严重地阻碍云雾向内陆流动。这两股洋流对流经各国沿岸的气候和自然界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由于暖流流经日本海岸，这个国家的南部和中部享有美好的温暖气候和拥有近似热带的植物。然而我国的南乌苏里地区虽

① 原文如此。按山楂为落叶乔木，不是灌木。——译者

离日本只有几百海里，由于受到由鄂霍次克海¹流经这一地区沿岸的寒流的影响，气候却与俄国中部地带相似，年平均气温在摄氏零上4.2°左右，哈巴罗夫斯克的年平均气温下降至摄氏零上0.5°，那里的最高气温为摄氏零上35°左右，最低气温达摄氏零下35°左右。

最广阔、最适于种植农作物的地方，如上所述，是兴凯湖、松阿察河和乌苏里江，锡霍特山脉和满洲边界以及绥芬河流域之间的地区。在这个区域里建立了第一批俄国村屯和许多海路移民的村落。草原和丘陵地带吸引着新移民来到这里，因为占海路移民大部分的小俄罗斯人对这种地方最为习惯。

第二个区域，在锡霍特山脉的东坡，在注入鞑靼海峡的几条较大河流的谷地有一片肥沃农田。其他地方对从事农作的人就不那么具有吸引力了。第三个区域是沿阿穆尔湾的西岸从绥芬河口一直延伸到朝鲜边界的狭长地带。这里的俄国移民为数不多，几乎所有溪河沿岸都有朝鲜村屯。这些溪河的狭窄谷地很适合他们兴办农场的需要，但对于纯粹俄国式的农村却不太适宜。此外，这一带地方受海雾的影响最大，海雾妨碍小麦成熟，损害燕麦的质量，可见这个区域不太适合俄国农民种植的作物。朝鲜人种植的主要作物——各种黍类和豆类却在那里生长得很好。

蔬菜在本区各地几乎都生长得很好。在禾谷类作物中，此地主要种植小麦、春麦（春播黑麦）、燕麦、大麦、荞麦，马铃薯、亚麻、大麻，近十年来也开始种植冬播黑麦。以前盛行一种看法，认为冬播黑麦在本区不能生长，因为风会吹掉地面积雪，使作物冻死。自小俄罗斯人来到这里，开始少量试种黑麦并取得成功以后，这种成

1 曾经有过一些方案，计划在窄浅的地方用堤坝阻断萨哈林岛和大陆之间的海峡，企图以此阻止来自鄂霍次克海的寒流流向滨海省的南岸。但是，作这样考虑时却没注意到：由鄂霍次克海经过拉彼鲁兹海峡流来的另一股要大得多的寒流。

见才逐渐打消。中国人和朝鲜人也种植同样的谷物，以便出售给俄国人。此外，为满足自己的生活和经济需要，他们还种植各种粟类(谷子、糜子)、高粱、各种豆类、玉米、芝麻(用来榨油)以及很多种蔬菜。粟米供人食用，高粱用来饲养牲畜，或者用之酿制苏利和汉申(中国烧酒)，而豆类可以作中国菜肴的调料——酱油，也可榨油，豆饼则用以喂养牲畜。

俄国农民规定这样的轮作制：在生荒地第一年种植荞麦，因为在这样肥沃的土地上种植小麦，麦秸长得很粗壮，可是麦穗却很小。第二年种植小麦，然后再轮流播种其他粮食作物。在农民土地和哥萨克土地上的平均收获量是种子的六倍或七倍，官家土地每俄亩播下的种子为八——十普特¹。当每俄亩播下约一普特半种子时，粟的平均收获量是种子的三十五至四十倍。俄国农民不喜欢种植荞麦，因为它的收成时常受夏季淫雨和秋季早霜的影响。玉米在本地长势很好，但是农民种得不多，而在中国人和朝鲜人那里却很常见。在经营良好的农场里，由于精耕细作，平均收获量有时可多50%。中国人和朝鲜人的土地上收成较好，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马铃薯的平均产量是种子的十二倍。各种粮食作物的种子都在逐渐退化。最为稳定的是当地培育出的满洲品种，而从俄国欧洲部分和美洲购来的种子中，有很多不久便变小了，例如，大粒的加利福尼亚小麦到第二年就已变得颗粒很小。春播作物一般在4月初开始播种，7月的下半月收割。人们都力争尽可能提早播种，以便谷物的花能够在夏天雨季到来之前凋谢。收成好坏，一方面取决于气候和土壤条件，另一方面也取决于种子的质量。

在尚未制定全面示范农场和实验农场的宏伟目标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说，推广实验田无疑会给本区带来很大的益处。起初，要弄清楚哪些谷物品种和哪些种子在哪些地方和在什么样土壤上最

1 参见附录2。

适于生长,作到这些,似乎就已应该满足,可以不再涉及各种改良的耕作方法。农民若是在使用与他们同样的耕作方法的实验田里亲眼看到,并且从而相信某种种子确有优点,那么说服他们采用这种种子,就会比说服他们采用某一种能保证获得较好收成的改良耕作方法要容易得多。这应该成为改善农民经济的第一步,以后再逐渐采取其他各种步骤。当时在俄国曾非常阔气地建设了各种示范农场,但所采用的方法对于农民经济并不实用,在这方面的多数创举的效果都不理想,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件事可以作为上述见解的佐证。当然,不应否定所谓示范农场那些好的、有益的方面,然而想在改善农民经济方面取得成果,似乎首先应该适应农民的平均经济能力,适应他们的习俗,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在这一经济部门采取的措施才能指望取得成功,并且能为多数人所接受。学校应当协助移风易俗,以利于农民经济。学校要使农民自觉地看待周围环境和自然现象,使其更有成效地使用自己的劳动,从而增加收入。在此之后,才能够逐渐实现今后改良经济的各种步骤。

滨海省暂时只有一块实验田,它在哈巴罗夫斯克市,即在本省农业区最北的一个地方。这个农业区向南延伸一千俄里,直抵朝鲜边界。显然,在这么广大的地域里,气候和土壤条件因地而异,若只在一个地方开辟实验田,那么对实验田规定的目的是远远达不到的。所以这种实验田应分布在农业区的所有地方。

南乌苏里区的农民愈来愈多地使用铁犁耕地,其中敖德萨格纳工厂生产的铁犁使用得更为广泛。农民同样还开始使用其他改良农具,尤其是风力清选机和筛选机,因为谷物的主要购买者——军需机关对于谷物纯净度的要求愈来愈高。移民局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各区长官在尼科尔斯克村和哈巴罗夫斯克市所建的仓库为居民购置农具提供了极大方便。所有的农民和哥萨克播种谷物都采用撒播的方法。采用这种方法,当夏季雨水多时,在幼苗加速生

长的同时，杂草也会迅速滋生，妨碍作物生长，锄草十分困难。所以在雨多雾大的夏季，在通风不好的低洼地带，谷物上往往生出一种称为粉红镰孢 (*Fusarium roseum*) 的寄生菌类¹。它是长在谷物表层上的一层玫瑰色覆盖物。遭到粉红镰孢损害的谷穗和谷粒，在继续生长时，就会发白，变得细弱，份量也会减轻。用这种谷物烤制的面包，能引起呕吐和昏迷，当地把它称为“醉面包”。用掺有少量遭受这种病害的谷物，磨成面粉，制成面包，食用时对健康人不会引起明显的病态反应。虽然染病的谷物远未扩大到地区各地，而且军队里从未发现过上述的病态反应，而军需机关还是提出了问题，要求通过试验和科学研究弄清楚，军需机关在收购谷物时，可容许这种染病的谷物占有多大的比重。因为坏谷粒的重量轻，不难把它吹掉。有时，农民把脱下的谷粒倒进水桶，这样，大部分染病的谷粒就浮上水面，很容易清除掉。一般认为下述一些措施可以预防在潮湿的夏季出现染病的谷物：1. 尽早播种，这样，在6月初天气变得炎热而十分潮湿时，谷穗已长得十分壮实，能够抵抗粉红镰孢的滋生和发育；2. 给耕地疏浚排涝，引出雨水；3. 采用中国人的垅播方法，这样可使雨水沿着犁沟流出，谷穗之间更便于通风，蒸发掉多余的水分。

中国人的播种方法是向朝鲜人学来的。在这一地区，这种方法比我们所用的撒播方法有许多优越之处，对于这种方法值得多谈几句。中国人在播种前先整地，把土地犁成平行的深沟，它的两侧便形成了田垅。沿着垅台用漏斗状的带小孔的播种机把种子成行地密播到田里，立即用脚踩实。当谷物稍长高时，为了除去垅沟里的杂草，用中国犁把垅沟蹚一遍，既除掉了杂草，又为生长谷物的垅台培上土。每夏要沿垅沟蹚两遍。除掉杂草，谷物的穗就有可能从土壤里得到更多有益的养料；另一方面，多余的雨水可以很

¹ 详见巴里切夫斯基先生著：《南乌苏里地区农作物的病害》，圣彼得堡，1891年。

方便地沿着垅沟流出田外。除此以外，如上所述，风能够更自由地吹遍田间，使它干爽，尤其当垅沟的方向同夏季盛行风的风向相一致的时候。在中国人和朝鲜人垅播的耕地上，同撒播的耕地相比，如果其他条件尽皆相同，收成一般要多些，谷粒要大些，也更干净，染上寄生霉菌病害的要少得多。尽管垅播有这样多的优越性，可是在夏季往往炎热而潮湿的东部，俄国农民由于旧有的习惯和惰性，却不改用这种方法。为了鼓励采用垅播方法的人，甚至计划颁发奖金，然而暂时尚未实行。只有那些把土地出租给中国人和朝鲜人，或者雇佣中国和朝鲜工人经营农业的俄国土地所有者，才使用这种播种方法。

本区土地极多，土地从不施肥，只有菜园例外。由于这个原因，土地逐渐贫瘠起来。当这些土地已不能再得到收获时，就把它丢掉，另开新地。有些地方，每过六——七年土地便变得瘠薄，但是有些土地，虽已耕种二十年，产量却仍然令人满意。总而言之，远远不能认为对本区土地的肥沃程度问题已有透彻的研究，对土壤也尚未经过详细分析。因此，在此之前作出的一切有关结论——不论是否由专家或非专家作出的，都应视为不确切、大可置疑的。

因为本区种植的主要是春播作物，它们的成熟期几乎相同，这样，一到收割期，农民和哥萨克人手有时不够用，所以他们须雇佣朝鲜人来弥补劳动力的不足。这些朝鲜人中有的就居住在我们这里，有的则是临时从国外来的。劳动力工价的提高，开始促使收割机的销路日益扩大。

割草于6月下半月开始，根据不同的天气情况，有时要占用半个月。储存干草是很费周折的。在低洼潮湿的地方，草茎粗壮，长得很快，如果错过时机，草的杆茎就长得粗硬，这种干草的大部分就不宜作饲料，因此就需多储备一些。所以人们尽量在高而干

燥的地方割草，那里草的种类较多，而且更富有营养，虽然与草地相比，那里的草要矮小得多。多年的经验证明，在连年刈割的草场上，草的质量逐年提高，草变得低矮、柔软和更有营养；春季放火烧掉前一年的干草，也能收到同样的效果。本地区雨季往往正是割草期，经常妨碍割草，并使割草工作受到严重损害。此外，在河谷里垛起的干草堆，常有被洪水冲走的危险。割草机几乎根本无人使用，因为草场地势不平，常常碰到土墩。

农民和哥萨克使用土地是以村社占有制为基础，虽然耕地极多，但暂时尚未重新划分。每一位户主从村社的所有份地中挑选一块无人占用的土地来耕种，其数量多寡通常要与家庭的劳动力和耕畜的多少相适应。有时一个农户在几个地方选择数块耕地，而且还选有备用的地块。某块土地一经被某个农户占用，它就永远归该农户使用，而且可以作为遗产传留给后代。如果这些地块瘠薄了，人们就迁往新的地方。如份地内的好地不敷所需，常常有人迁居到其他已规定为定居的地点而无人占用的地方。这不仅有个别农户，有时同村的几户也会一起迁走。但是把家搬到别的省份去的情况，却是绝无仅有的¹。因为每户主人都力争为自己选择离村较近而又尽量好些的地块——整洁、没有丛生的灌木、不潮湿，然而这种地块在村屯附近通常不是很多的，因此总是很快就一分而光。这样，就不得不到几俄里以外去寻找合适的新地方。

1 较大规模的由一地迁往另一地的情况，在南乌苏里地区是别有原因的。例如，1879年哥萨克从乌苏里江迁到南乌苏里地区的满洲边界，在兴凯湖西南岸一带农民中间占据了一些地方，同时划定界线，不准再有农民新迁入界线以内。这样一来，在农民中间便流传开一种说法：所有在哥萨克驻区居住的农民都要编入哥萨克。虽然这种谣传没有任何根据，还是有许多农民迁离了那里。另一个迁居的原因，在于宗教方面。只要在旧教徒居住的村子周围一出现相当数量的东正教徒村屯，旧教徒村子有时就放弃这个地方，迁移到南乌苏里地区的更荒僻的地方去。他们特别重视使自己的住处同其他东正教居民远远隔离开。但是在俄国占据本地区的全部期间，迁居者的总数未超过二百户。

为了避免把时间白白耗费在往返由村子到耕地的途中，每当农忙期间，主人往往搬到耕地上居住，于是开始出现了所谓的“地营子”（займка）。最初，在地营子只盖窝棚，后来渐渐地盖起房舍以及生产用的建筑。在尼科尔斯克村（现在已是城市）附近有许多这种地营子，三五成群，分属耕地就在附近的各户户主。在每户可分得一百俄亩份地的情况下，土地非常富裕，这一情况娇纵了农民。当干爽、平坦的地方都已开垦净尽以后，他们不仅不愿去开辟有树林的地方，连生有灌木的地方也不肯开垦。一些带斜坡的湿地，尽管只需挖几条沟渠即可轻而易举地把水从整片沼泽化的地块排出，使之变成适用的耕地或草地，但他们却不肯去作。由此可见，开垦荒地取决于每个户主的主动性。在割草场不足的地方，一般要按照人口来分配割草场地。

不过，这里所谈的只限于整洁而干燥的草地，事先不必作任何排水或清除灌木等工作。至于必须进行这些工作的地块，是否占用，仍需取决于每个户主的主动性。一旦这种地块被他开垦成耕地，那么按传统，他可以一直使用到他不想再要时为止。最后，按人口分配的还有所谓的熟地，这里指的是那些长期由中国人耕种，而当他们离境后转归俄国农民使用的土地。

份地上的树林，通常遭到恣意砍伐。村庄附近不久便没有树木了，因而使用建筑木材就不得不到几十俄里以外去采伐。

农民和哥萨克耕种土地主要靠自己的劳动，只是割草、收割和打场时须雇佣结帮的工人或朝鲜短工，这已开始习以为常。出租土地的情况很少。但是应该指出一种经营土地的办法。这种办法目前虽尚未特别推广，但在本地区已获得一定的公认。这就是所谓的对半分方法。这种经营土地的方法是，主人把自己的土地交给中国人或朝鲜人耕种，从而分享一定数量的收成，其数量通常是收成的一半到三分之一，这要视土地的质量、耕作的条件、农产

品销售市场的远近，而其中主要的是——主人是否向租赁者提供农具和耕畜。这里所谈的仅仅限于用这种方法经营农民的份地，至于农民把土地购为私产的情况，下面另有叙述。

把土地租佃给中国人和朝鲜人，用以换得一定数量的收成或现款，如此经营土地的主人约有二百人，他们大部分居住在绥芬河和济木河流域。在我国移民到来之前，这两条河流域的中国居民的密度较大。中国人虽丧失了对土地的占有权，但不愿失去他们的劳动成果，于是认为用上述方法同俄国农民作交易是有利可图的。在把土地交给异族人耕种的俄国农民中，有一部分人已完全放弃了农活，全靠剥削他人劳动为生。

如果注意到，在农民的份地中没有一俄亩是他们赎为已有的，那么上述的不正常情况就显得更加突出，因为国家还没有征收土地税，向农民征收的只有地方和村社的税款。由此可见，黄种人依靠对半分成的地主所经营的农业用地来生活，有损于俄国人后代的利益。这些对半分成的地主似乎成了出租国有土地的经济人，而租金却中饱了他们的私囊。此外，自己不劳而食，全靠别人养活，这对居民不能不产生腐蚀作用。这种经营土地的方法有继续扩展的趋势。

地方行政当局对农民经济生活中出现的这种不良现象极其重视，正在商讨杜绝这种现象的措施。问题十分复杂，如果采用直截了当的禁止措施，那么鉴于有回避的可能，未必能够达到目的。当然，不乏能够间接影响此事的手段，使其无利可图，那就是对中国人和朝鲜人增加护照税。可是，这样势必会波及与其他与使用异族劳动力有关的企业。我们在下文会看到，在本地区经济生活的某些领域中缺少异族劳动力还不行。至于区分耕种出租土地的农业工人和其他异族工人，在实际上很难办到。当然，到了本地区的俄国工人总数增加到可以不使用中国人和朝鲜人的时候，解决所提

出的问题就大为简单了。

在农业耕作方面，中国人和朝鲜人远比俄国人先进。他们的村屯的特点都是单独的经济单位，这更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为土地都分布在住房周围。耕地这样布局，对于那些同我国农民那样要在紧靠村子的地方放牧的村屯来说，有些不便，但异族人饲养牲畜全年都用干草，他们对此并无不便之处。土地离住处近，施厩肥要比我们方便得多。最后，采用前面提过的垅播方法，耕种和管理土地都远比我们要好，而且土地也不会那么快就变得贫瘠。在我们这一地区的朝鲜人和中国人除种植自己需用的各种谷物和蔬菜以外，还种植一些供出售给居民和军队的作物：小麦、春播黑麦、燕麦，还有一部分荞麦。这样，他们就成了我国农民的竞争者。一旦粮食市场出现生产过剩，这些竞争者将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他们能够生产出价格比我国农民和哥萨克低廉得多的粮食：第一、他们耕种土地较细，产粮也就多；第二、他们不滥喝烈性酒，习惯于过比俄国农民更简朴的生活。这种竞争暂时还不明显，因为城市居民，主要是军队，包购了本区生产的全部粮食，并且还须从外地——俄国欧洲部分或国外——购买很大一部分粮食。此外，粮食的价格也要由主要的购粮者——军需机关来实际规定。

本地区并入俄国之后不久，契约经办人帕利津由喀琅施塔得经海路给滨海省运来了粮食——黑麦粉，因为市场上还没有当地生产的粮食。当时，包括运抵滨海省的运费在内，每普特黑麦粉需要二卢布以上。后来，随着居民开始迁来，当地生产的商品粮逐年增多。如果 1882 年军需机关仅能买到二万七千普特左右谷物，那么到 1892 年，这个数字已增长到六十万普特。于是，滨海省内驻军所需的全部粮食都可由当地满足。可是后来，收买当地粮食的数量却又开始减少，到九十年代的后半期，又不得不重新向俄国欧洲部分订购大量粮食。究其原因，部分在于除军队外，本地区的不生

产粮食的消费居民人数的增加；另一部分原因则在于军需机关付给的粮价逐渐降低。后一个情况使种田已不如以前那样有利可图，因此当地的其他营生和临时性短工便开始把农民吸引过去，使他们离开自己的本行。1885年，在南乌苏里地区每普特春麦粉或荞麦粉，军需机关出价一卢布七十戈比，到1892年，价格已降到一卢布十戈比，而下一年粮价竟降低得使军需机关未能把本地区全部商品粮买到手，因而不得不从外地用高价购买所缺的粮食。当时军需机关根据交粮地点的远近，竟把当地粮价一般地压低到每普特六十戈比到八十戈比。

在极力用低价为军队采购粮食的同时，却忽略了农民的经济利益，而后者在当时却是需要给予特殊关注的。确定粮价的办法是这样的：秋季，通过打谷试点弄清收成的好坏，然后军需机关的经济人和乡长遍访全村，在村会上收集每户主人想卖给国家多少粮食的情况，把征集到的这些数字和当时的粮食市价一起上报给军区的军需机关。军需机关得知能在当地购到的粮食数量以后，把购粮事宜提交军区委员会，同时附上军区军需机关拟定的粮食价格。这些价格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仅低于市价，而且也低于经纪人所定的价格。

军区军需机关拟定的粮食价格，通常总是能够得到批准，接着便通过民政当局和经纪人向居民宣布。这样的价格已不容再行降低，成为购买全部粮食的标准价格。军需机关这样直接从农民手里采购粮食，对居民是有好处的。只是须了解清楚，军区委员会确定粮食价格方法的根据其合理程度究竟如何。军区委员会是本军区的最高经济机构，出席会议的有军区管理局各部的代表，由军区司令担任主席。此外，委员会成员中还有一名陆军部的代表，其责任是专门监督委员会决定的合法性和确保陆军部的利益。由此可见，组成军区委员会的几乎完全是陆军部的代表，而代表民政部门

利益的只有军区司令，因为他同时还是本地区的总督。这项事务的报告人仍是军事部门的一个代表——军区军需官。这样确定的采购价格或许是正确和自然的，如果在本地区除军需部门外，还有一些其他大的谷物收购者，他们与军需机关相互竞争，从而能按需求量和投标来确定价格，谁出的价格更有利，谷物就归谁采购。然而，我们在下面会看到，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不使价格降低超过一定标准，对军需机关也是大有好处的。而在目前情况下，事情完全是另一种状态。军需机关是主要的采购者，不论它规定的是什么价格，大多数农民由于不能把多余的谷物留着不出售，尽管所定价格抵不上生产费用，也只好满足于这种价格。

但是，如果不给农业居民开辟新的粮食销售市场，或者不为其开创新的行业，施行这种办法就可能把他们导致贫困；另一方面，这种办法既未必符合国家的整体利益，也未必符合陆军部的局部利益。

政府在解决南乌苏里地区移民问题时，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和所作出的物质牺牲，其根据可以归结为一点：出于战略目的，尽量多地使俄国移民在本地区定居，逐步在本地形成补充军队的新兵来源，更主要的是，在本地生产军需谷物，以免经海路从俄国欧洲部分或从国外购入。

凡此一切，促使政府机关不仅限于一般地促进俄国移民涌入本地区，而且还要协助他们在新地方尽可能安排好生活。成功地完成后者，对前者又是个促进，因为生活安排得妥善的移民会写信给自己的亲属和同乡，宣扬他们在新地方的生活条件胜过原籍。这对自费移民的增加会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最能吸引自费移民的好处是：大面积的份地，免除兵役，农产品的销路有保证，并且能卖上好价钱。

移民工作这样进行到 1894 年。1894 年起，自费移民开始减

少。有根据认为,当时军需机关按当地条件所付给的粮价过低,使自费移民迁入本地区的热望冷淡下来,因为如果产品的销路没有足够保障或粮食售价很低,那么大面积份地这一点已经失去了部分吸引力。——更主要的是,要使务农的移民在本地区安居之后仍然务农,而不是脱离旧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逐渐接近在当地建立我们急需的粮食基地的目标。出于这种考虑,农产品的价格应该定得使农民能珍视自己的行业。毫无疑问,这种价格在最初阶段将高于俄国欧洲部分的现行价格。但是不应忽视,本地区各种行业和商业还不发达,农民购买当地生产的和从外地运来的一切物品都不得不出比俄国欧洲部分昂贵得多的价钱。为了弄清楚这一情况,谷物应该如何定价,在不忽视上述种种考虑的情况下,军区委员会里若有滨海省民政当局的代表参加,可能会大有益处,并且会有助于正确阐明此事。——应该以农户的平均收支水平作为基础,先行确定每户农民一年中能耕种多少土地,和平年时可收多少谷物,然后从此数量中扣除全家人口和牲畜一年所需的口粮,应该使剩余粮食所卖的钱款能足敷这个家庭的一年支出所需:缴纳捐税、购置衣物和生活必需品以及其他必不可少的农业生产开支。这样来确定的每普特谷物的售价,当然还须根据产粮地点、运费和其他收入的可能性等情况加以调整。所有这一切,管理农业居民的行政当局当然比组成军区委员会的军区军事部门各部的代表了解得更清楚。

九十年代初期,这一类近似计算资料集中到了滨海省省公署。这些计算资料表明,当时每普特谷物的价格应按不同地区规定为八十戈比到一卢布十戈比为宜。这种价格无论如何要比从俄国欧洲部分买粮和运来本地所支的费用合算得多。只要本地区居民没有增加到使生产的粮食除满足军队和城市居民需要外尚有剩余的程度,粮价就应定得高些。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才能逐渐降低粮

价，而且到那时各种行业和商业都将有所发展，生活费用也会低些。

最后，应该指出，对价格作出如此详细规定，在居民稠密的地方当然是桩难事，十分复杂，不得不考虑许许多多影响此事的因素。但在滨海省，在居民稀少的情况下，不会遇到那么多的困难。虽然这里也可能出现错误，但总的说来，对正确地确定粮价仍会产生有益的影响。

让我们回顾一下军需机关采用的购买方法。军区委员会规定粮价并确定在当地准备收购的粮食数量之后（通常在一年中的第四季度），军需机关的经纪人再次遍访所有的村屯，按批准价格同各个村社签订供售谷物的合同，取得连环保后预付定钱。以后，如果未能按同村社签订的合同在当地购得规定的谷物数量，那么不足之数，可允许经纪人按不超过规定的价格在当地用现金购买。军需机关在安排采购粮食一事的整个过程中，始终遵循一个目的，那就是不通过中间人，直接从农民手里购买农产品，借以确保耕种土地的生产者能全数得到规定用于购买粮食的钱款。

后来，对农民放宽了预付定钱的条件。除此而外，允许粮库管理人员按照经纪人定的价格从愿意把粮食直接送到粮库的人手里收购粮食。应该指出，这件事还有其需要加以调整的一面，那就是验收粮食的问题。军需机关要求的是纯净的谷物，所以验收谷物时，用筛选机先作抽查检验，然后按产品内尘土的多少确定应打的折扣。农民常常抱怨折扣的大小。同时，当许多辆运粮大车一起聚集到交粮地点时，他们还抱怨收粮的速度太慢。但是，这些情况无论如何都是不难调整的，并非现行方法本身的什么根本性缺点。

曾经多次提出过用承包的办法采购本省军事部门的军需用粮，但是这种办法对国家和居民都不那么有利，因而没有采用。首先，在工业不够发达和没有游资的情况下，很少有愿意承担责任重

大的承包事业的竞争者，而产品价格必将提高；即使价格不提高，产品本身就已增加了诸如违约金的利息和可能须预付的定钱等额外开支；其次，承包人对直接生产者——农民的粮价将竭力压低到最低限度。这样，很有可能，国家用承包方法采购的谷物，会比用现行方法付款要多。除此而外，这些多付的钱款只对承包人有利益，而农民却得不到。经纪人采购粮食时，额外开支只占采购价格的一定百分比——1%至3%，这笔从采购费中扣除的钱，是供经纪人支配的无须报销的款项——是他到各地去的旅差费，雇佣伙计的佣金以及其他零星开支。这笔钱并不比承包人在这方面的用费更多。但是，主要的坏处在于直接生产者——农民或哥萨克将处于更坏的条件。

诚然，承包人从农民本人手里购买产品比现行的通过经纪人采购，在手续上要简单一些，预付定钱的条件也更宽些。然而，农民却也更易于陷入受承包人操纵的艰难境地，身受他们的盘剥。要避免这种情况，可以采取化整为零的承包方法，使每个村社以自己的名义负责承包它能够提供的产品数量。当东西伯利亚的主要行政中心还是伊尔库次克的时候，那里曾大力推行过这种办法，但一般都行不通，其一部分原因在于农民不习惯，也没有负担这种义务的经验；另一部分原因在于各个村社之间缺乏协作，以致那些大承包商总是能够在投标场上压低价格，千方百计迫使这些村社经常按对农民很不利的价格把粮食卖给他们。最后，使用这种办法，国家便无法保证耕种土地的人卖粮所得的钱款不少于一定数量，而这个数量本来足以使农民珍视自己的本行，换言之，吸引农民迁入本地区和鼓励他们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因素之一，就会遭到根本破坏。出于这些考虑，在现有的条件下，保留通过经纪人为本省军队采购粮食的作法，不论对于国家，还是对于农民，似乎都更为有利。若是在这种方法中再包括经纪人有权整年采购这一点时，

那么谷物的采购价格在不损害生产者的前提下，一般说来，还可能有所降低。这样，农民在全年期间都可得到定钱，使他们免于向富农借债，或者在价格不利时可不出卖粮食和牲畜。即使这种办法在一定程度上违背现行的预算规定，那么一旦中央机关弄清这个问题，把预算规定中那些同维护国家利益的实际需要不一致的条款废除掉，当不会遇到什么严重的阻碍。

我国最近同中国达成协议，通过满洲境内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一部分，这改善了我们滨海省的军队给养的状况。通过铁路，很容易到达满洲境内拥有粮食和牲畜的各个地区，所以如果当地缺少粮食和牲畜，对我们这个地区的物质生活保障是不会受到严重影响。从这个观点出发，当前我们这里耕种业不发达造成的直接后果，将不会再象打开满洲这个交换农产品和牲畜的地方以前那样，引起人们的重重忧虑。但是，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对中国的政治关系的变化，丝毫不应减弱尽量多地向滨海省南部迁入俄国人的意义，相反，更应加强。在同我们毗邻的满洲居民关系愈加密切的情况下，他们充斥我国境内的危险性也更加尖锐，对付此事的主要办法便是尽可能多地向这里迁移俄国农民，而这一点，只有在确保他们的农产品能卖上好价钱的时候才能实现。

只有居民稠密，生活优裕，才是军队取得新兵和后备兵来源的可靠保证。

下面我们再阐述一下本地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地产问题。

第 八 章

作为私产的土地。 买卖和划拨土地的制度。 1894 年的规定。 与农业有关的经济部门。 菜园。— 果园。 养牛业。 养猪业。 养羊业。 养马业。 扬科夫斯基马场。 兽疫。 炭疽预防注射。 养蜂业。

1861 年的法令规定，村社有权以每俄亩三卢布的价格赎买自己的份地，但这一规定直到现在从未付诸实施，因为没有愿意使用这个权利的村屯。只有南乌苏里区的一个最大的村庄——尼科尔斯克村曾几次提出过这一问题，可是由于未能就此提出法定的村社决议，没有取得进展。大多数村社的农民看不出赎买土地对于个人有何特殊益处，因为他们即使不赎买土地，也可以永久使用，而且暂时也不须交纳任何租赋。按照 1861 年法令，如果未经赎买的分配给个人使用的土地，在五年之内没有利用，国家有权收回。但是国家只是在须要占用土地修建兵营时才行使这一权利，并且这不涉及到大多数村庄。——被占用的土地，通常还要用新拨的国有空闲土地予以抵补。——1892 年的条例规定，赎买份地的权利，只保留给条例颁行之前建立的村屯享有，至于所有新建的村屯，这个权利已被取消。

1861 年法令颁行的最初十年里，私人并未象预料那样赎买土地，原因在于空地当时很多，只要愿意，谁都可占用一块和自由使用。从 1871 年到 1880 年的后十年中间，共有九百十二俄亩土地卖给了七个人；1881 年到 1890 年，又有八个人买了二千一百五

十三俄亩土地；而 1891 年到 1895 年，到颁布乌苏里铁路两侧各一百俄里以内禁止买卖土地的条例为止，土地私有者的人数已增加到十九人，共买了土地二千二百零二俄亩。1895 年条例颁布时，恰值滨海省国有空闲土地买卖规定仍然有效，根据这一规定，已经同一些人签订了买卖土地的契约。执行契约规定，土地应转归这些人私有；对于另外一些人，按照已有的规定，原则上承认他们可享有划拨给他们土地的权利，只是还没有签订契约；最后，还有一些人在上述条例颁布之前即已表示愿意购置某些土地作为私产，而当时正在对这些土地进行调查。

上述的那些土地都位于铁路两侧各一百俄里地区内。有鉴于此，只好在一百俄里以内的地带拨出一部分土地；在其他区域另一些合法要求划拨土地的也须予以满足。这样，到 1898 年 1 月 1 日为止，滨海省土地私有者的总数已达七十六人，共拥有土地一万零六百四十五俄亩。

1883 年前，也就是在 1861 年法令颁布后的二十二年期间内，滨海省买卖土地是不受任何限制的。希望买地的人可从空闲土地中挑选他所看中的地块，只要当时还肩负维护国家财产利益职责的地方警察局不表示异议，那么一般说来都可得到驻军司令的批准。缴纳规定的费用之后，就可划给地块。自海路移民开始到来以后，办法略有改变。开始遵循一条规定：凡是面积和土质条件适合建立农业村屯的地段，一律不得划归私人所有。因此，在那以后，当把地块划归私人所有的时候，如果该地段位于南乌苏里地区，那么除了需要有地方警察局的结论外，还需要征询这一地区移民局局长的意见。这个措施是必要的，因为海路移民开始后不久，通过勘查已经查明：在本地区适于开垦成农田和安置移民的开阔土地并不很多，这些地方应保留给移民使用，移民的利益应高于希望在私有地块上耕种庄稼的个人利益。

只是到了九十年代，愿意购置地产的人才显著地多了起来，因为当时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东段已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奠基，社会舆论确信，今后摆在这一遥远边陲面前的是远大的前景。

与此同时，土地投机的倾向也明显地出现了。大多数申请把土地划归私有的人并未作出任何保证，即他们真正打算在这些土地上务农或开办工业作坊，相反，他们意欲追求的只是投机目的，也就是将这些土地出租给中国人或朝鲜人耕种，或者等待时机，高价出售。在这种条件下，划出土地不会对国家有利，所以地方行政当局才作出了规定，在一定程度上这些规定保证了使购置土地作为私产的人从事生产性劳动¹。

这些规定的主要内容是，购买土地的人先交地价的一半，同时他们承担在一定限期内向土地作出一定投资的义务，用以证明他们已经认真着手经营这块土地。这些义务用契约形式予以规定，而且按照购买土地者的愿望，或者直截了当地明文规定，为领取这块土地的地照究应在多长时间内予以完成，例如建起某种建筑，耕种部分土地，饲养牲畜，开辟草场等；或者工作项目由购买土地者自行斟酌决定。在后一种情况下，工作项目的多少取决于其投资的金额，而投资金额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又取决于土地购价的高低和地块的大小。购买小块土地的条件比购买大块土地的要优惠得多。契约规定的限期届满之后，驻军司令指派委员会到当地检验，如果契约各条皆已履行无误，那么可交纳另一半地价，该地块所有者就可领取土地执照；如果相反的情况，若有正当理由，可以缓期或将地块收回国有，给予买主一定期限来拆除建筑和运走财产。在后一种情况下，签订契约时所交的一半地价作为国家收益，这笔钱算作契约规定的时间内使用土地的地租。在领取土地执照

1 这些规定于1894年初经阿穆尔沿岸地区总督批准。试行几年之后，应根据实际施行情况，加以修改。

之前，若采伐该地生长的树木，应按一般规定，按株向国家交纳伐木费用。

根据土地的位置和经营条件的优劣，土地可划分为两个等级。一等土地，每俄亩价值为六卢布二十五戈比，二等土地——三卢布二十五戈比，划地界费用已包括在内。由于不履行契约条款而把地段收回国有的事例还从未有过。这样，任何人在买地当时都不能立即得到土地执照，在交纳一半地价之后，直至在一定期限内履行了向国家承担的一定义务之前，他仅仅是土地租赁者。只有履行了义务和交纳另一半地价后，他才能领到土地执照，成为土地的所有者。如果提前完成契约条款，可以获得立即交纳另一半地价的权力，当时即可领取土地执照。

从前，土地不卖给国家公职人员，即使作为例外，也须格外慎重，并且须有材料证实，购买土地非出于投机目的。恪守这一规定的目的在于避免行政官员在此事有任何违法舞弊行为的嫌疑。规定颁布之后，这种限制已失去作用，然而在实际上仍很少有何改变，一般说来，土地仍不卖给公职人员。

土地私有者在他们的地块上现有：两个养马场、一座蒸汽机面粉厂、啤酒厂、酿酒厂、火柴厂、肥皂厂和缆绳厂。其余的人全都经营农业或与农业有关的生产部门。有一位最大的土地私有者¹，他不惜资金、进行各种农业试验，完全把获取任何物质利益置于次要地位。他在海岛上的勘探煤矿、兴办马场、繁殖绵羊、开办了一座大型的设有霍夫曼式窑的机制砖厂。由于岛上发现了瓷土矿，他还建立了一座陶瓷厂。此外，他还进行果树栽培试验，其中包括从中国移植的葡萄、养殖家蚕等等。

兴办所有这一切事业，都须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虽然暂时只

1 A. П. 斯塔尔采夫在普提雅廷岛上除租有土地外，还拥有九百九十八又四分之一俄亩已划归的私有土地。

有亏损,但资金雄厚的主人并不灰心。为了取得实际效果,他**不惜金钱,因而都逐步地开始实现了。**

所有这些试验,至少对于别的企业主大有好处,因为他们的**资金不足,不敢自冒风险开展这一类的试验。**

值得一提的还有农场主菲克。他原先是德国人,现在已取得俄国国籍。他在尼科尔斯克村附近拥有四百七十二俄亩购为私产的土地。菲克先生始终坚持不懈,千方百计提高土地栽培能力。为此,他既使用改良农具,又试种各种谷物。他非常愿意把试验成果介绍给农民,有时还供给他们良种。由于他的农场土地耕种得无比精细,与附近土质相同的村屯相比,他取得的收成往往高出一半以上。

地方当局对出售土地为私人地产一事极其慎重,因此多次受到某些持不同主张的人的攻击。这些人认为尽量广泛地、而且毫无限制地把土地出售作为私人地产,这是本地区未来繁荣昌盛的保证。省行政当局不同意这种观点,现行的出售土地为私人地产的条例,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出于投机目的的土地购买者的涌现。但是,尽管在处理许可某些地块的出售问题上十分谨慎,仍不免常常同附近村社发生涉及土地利益的纠葛。

本来期望,在买地务农的人当中会有许多人能正规地经营农业和使用改良的耕种方法,能在这些方面成为邻近村屯的楷模。然而,除上述极少几个例子以外,所有其余的人在经营上一概墨守成规,几乎全靠雇用中国工人和朝鲜工人经营农业,而且常常仿效对半分成的地主的作法。促使这种土地私有者的人数增多,未必有何根据,因为这样一来,住在我国境内的中国人和朝鲜人势必增加,从而不利于俄国农民的子孙后代。如果所有这些地产主雇佣的是俄国工人,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可是目前本地区几乎没有俄国工人,而在土地大量富裕的情况下,所有移民在农忙季节都须

雇工。暂时留居本地区的后备役士兵对于增加农工人数还不能起重大作用，因为他们更愿选择别的行业，而且使用他们比使用中国工人和朝鲜工人花的工钱更多。

出于上述种种考虑，如果省行政当局对于买地从事一般农业的人持冷淡态度，那么相反，他们对于那些打算为办工业、开工厂而买地的人，却热情欢迎。在新地区发展这一类企业是极其重要的，因而未尝不可在一定程度上为此牺牲一点农业居民的利益，并拨予一些地块，而这些地本来不会拨给用于农业的。

对于本地区出售土地的问题，看来，政府持更为否定的态度，因为1861年颁行的阿穆尔省和滨海省出售土地条例所规定的广泛权利，后来越来越受到约制。

为保证以后扩建现有的车站和铁路、增设新的中间站和建立军粮站等需要，已及时采取了措施。这些措施是：铁路两侧距铁路用地半俄里以内的土地，只准售予必须靠近铁路的工厂和特殊重要的工业企业作为私产。因此这些地段已停止拨作农民的份地和不再出售作一般农业用地。后来，1895年颁布的条例进一步规定，今后，在阿穆尔省和滨海省出售土地作为私产的总条例重新审订之前，完全禁止出售铁路两侧一百俄里以内的土地。

往往有人不断提出公道的抱怨，在把土地划归私有时手续办理得缓慢、拖延，随之而来的是抗议。但是，很遗憾，在幅员如此辽阔的地区，事先作好各种部署和收集齐备必要的资料，经费实感太少。若想不违反俄国人移居本地区的基本原则，同时又要简化这些手续程序，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本省安置移民时，必须优先照顾村社。每当有人申请赎买土地为私产时，都必须向地方当局和移民局索取资料，了解所申请的地段是否有碍于划给该处村社的份地。根据从地方警察局——由其代替农业官员和林务官等国家财产主管部门及移民局的代表——得到的资料，或者直截了当地

一口回绝申请人，或者建议他根据上述某位官员的意见改变申请地块的地界。当问题澄清、拨地获准之后，即将此事列入土地丈量员下一年夏季作业期的出差报单。如果土地丈量员已有更为重要的任务，则拨地将不得不再延迟一年。1894年以前，由于缺少土地丈量员，这种情况屡见不鲜。

只是由于有了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的安排和经费，1894年土地丈量工作才得以立即走上轨道，从而使赎买土地为私产的问题得到迅速解决。应该指出，这类事务的堆积只是1891年以后的事，因为那时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到伯爵镇的铁路已动工，需要立即涌现出许多愿意购买铁路沿线土地的人。

滨海省内，凡是居民务农的地方，就普遍有蔬菜种植业，而且还出现了果园业的萌芽。在几乎完全停种谷物的地方，蔬菜种植业也经营得大有成绩。例如，在位于阿穆尔河最下游的大米哈伊洛夫斯科耶村，菜园使居民获利丰厚，不仅满足他们自身需要，其产品还可供应尼古拉耶夫斯克市。维亚特斯科耶村对于哈巴罗夫斯克市也起着同样的作用，然而哈巴罗夫斯克附近的朝鲜村屯开始把蔬菜价格、尤其把马铃薯价格压得很低，同维亚特斯科耶村展开了激烈竞争。符拉迪沃斯托克市的蔬菜供应，几乎全被在俄罗斯岛经营大片菜园的蛮子¹所控制。在尼科尔斯克村以及南乌苏里地区所有那些居民不务农的地方，情况大都类此。但是，居民却往往乐于向朝鲜人或蛮子购买蔬菜，认为这要比自己种菜合算。

一般说来，本地区凡是俄国人在种粮种菜方面遇到蛮子和朝鲜人竞争的地方，占上风的总是蛮子和朝鲜人，因为他们通过精耕细作使土地产量大大提高，与俄国人相比，他们用于工人的个人消费也比较少。

从朝鲜人和中国人处购买蔬菜很合算，甚至拥有可用于生产

1 当地对汉人和满洲人的称呼。

的无偿劳力的部队，也认为从外边购进蔬菜比较有利于降低部队伙食用费，同时还可避免歉收的风险。

在俄国欧洲部分所有的一切蔬菜品种，本省都可种植。菜园施上厩肥¹，一般说来总能获得丰收。块根植物的长势尤其良好。白菜经常遭受虫害，黄瓜则遭受夜雾的侵害。在沿海地带，由于夜雾侵害，有时一夜之间黄瓜的全部叶片便会生锈枯死。俄国种黄瓜(牟罗马^①黄瓜)对雾气极其敏感，所谓的蛮子黄瓜比较粗壮，抗雾能力较强。南乌苏里地区有些地方的西瓜和甜瓜，长势十分良好，果实香甜。根据以前的观察，西瓜退化得很快，因此得经常从俄国欧洲部分订购种子予以更新。

迄今为止，农民经营的园艺业只局限于兴凯湖畔特罗伊次科耶村，那里有几户农民从森林移植了几株野梨幼树。经过一定的栽培护理，改善土壤条件，这种梨的果实在大小和味道方面都得到了某些改善。在其他一些村子里，步其后尘者虽也不无其人，但数量极为有限。然而，在本地区水果罕见的情况下，改良品种的野梨在丰年也可使果园主人获得厚利。也是在兴凯湖畔，在卡缅-雷鲍洛夫村附近的阿斯特拉罕斯科耶村，在八十年代偶然培育出一种小黄李子树。有一位农民将罐头里的加利福尼亚李子(莱茵克洛德李^②)的果核种到了菜园里。果核竟然出芽，几年之后竟结出令人满意的果实。果实立即被抢购一空。于是，那个农民开始大力种植这种李树，出售果树苗。树苗同样有人踊跃购买，而且由该地传到了哈巴罗夫斯克市园艺爱好者的果园。在那里树苗成长得良好，现已逐步扩大培植，结出了味美可口的小黄李子。这样，这

1 菜园里几乎只施厩肥。

① 牟罗马(мурома)，部族名，九—十二世纪居于奥卡河下游，后与斯拉夫人同化。——译者

② 一种大而味甜多汁的李子。——译者

种水果由于在阿斯特拉罕斯科耶村的偶然开端，而已在本地区广泛种植。至于引种野梨一事，应该提到阿穆尔河畔哈巴罗夫斯克市商人拉法伊洛夫远在六十年代开辟的大梨园¹。拉法伊洛夫特别热心和喜爱经营这一事业，他之所以能取得一定的良好成果，全赖于细心侍弄，疏松和改良土壤。某些树结的果实相当不错，但只宜于制作果酱和果汁。

森林里可见到野生的苹果树、梨树和杏树，以及大量的野葡萄，这引起人们设想：人工培育的果树也能适应本地区的气候。因此，在乌苏里地区并入后不久，还在总督科尔萨科夫中将任职期间，就曾聘请过一位园艺学家营造果园，培育各种果树，以便在居民中间推广。果园地点最初选在波谢特，但未能经营起来。后来又请了另一位园艺师，果园也改在尼科尔斯克村附近的地方，但结果依然如故。

这样，政府投资的几年试验就以失败告终了，从事这项工作的园艺家认为，就南乌苏里地区的气象条件而言，绝不能指望人工培育的果树能在那里生长。他们列举的原因为：夏初的大风吹落果花；早春季节白昼高温，夜晚寒冷，使树干内的浆液白昼流动，而夜间冻结，木质和皮层因之遭受损害。——某些海路移民随身带来人工培育的果树苗和插枝，但他们也未获成功。——一次次的失败大大助长了这种意见的传播：在滨海省确实应该放弃果树种植业。

虽然如此，H. C. 维坚斯基²远在八十年代初在滨海省林业部门供职时，就曾在哈巴罗夫斯克市再次认真地着手这项事业。他从辛比尔斯克省等地购入果树苗，最初树苗生根，并且逐渐生长，但未过两三年全都死亡。于是，他决定改弦更张，开始购买接穗代替树苗，将接穗嫁接到从森林移栽到园里的野生苹果幼树上。经

1 现为总督和军区司令官邸所属的地段。

2 原南乌苏里地区移民局局长。

过细心谨慎的培育护理，H. C. 维坚斯基终于在第四年取得了出色的成绩：他收获了几十个芬芳多汁的大苹果，与俄国中部所产的苹果相比，毫无差别。

这是一个鲜明的例证，说明本地区是可以长出质量良好的苹果的。哈巴罗夫斯克市的另一位园艺家，林务官皮亚斯图什凯维奇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在自己的果园里，和维坚斯基在同一年，也收获了一些质量良好的苹果。皮亚斯图什凯维奇于八十年代中期到滨海省供职，他热忱于积极培育果树，和维坚斯基一样，他也坚信，不管怎样，滨海省是能够生长水果的，而以前几位园艺家的失败并未动摇他的这种信念。作为对园艺有实践经验的人，他立即从过去栽种果树苗的失败试验中，——包括从维坚斯基新近作过的同样失败的试验中——吸取了教训，所以他直接从维坚斯基最终找到的方法入手，把人工培育的果树接穗直接嫁接到当地野生果树上。同维坚斯基一样，他也取得了卓越成果。因此，这两个人应被看作是阿穆尔沿岸地区园艺业的奠基人。不仅在哈巴罗夫斯克有人效法他们，例如奥尔洛夫、穆拉舍夫等人经营起了果园，而且在南乌苏里地区，在距离哈巴罗夫斯克市以南约八百俄里的地方也开始有人步他们的后尘。远自八十年代起，农场主 M. И. 扬科夫斯基就在该处坚持从事于培育质量良好的苹果。他在阿穆尔湾谢集米河口和斯拉维扬卡港之间拥有自己的庄园。他广泛地进行了培育果树的试验，为此从俄国欧洲部分和美国订购树苗和接穗。他采取一切措施保护果树，使其免受不良气候和雾气的危害。经过长期努力，终于在 1892 年，即比维坚斯基和皮亚斯图什凯维奇晚一年，在自己的果园里收获到几个成熟的苹果，但比哈巴罗夫斯克产的小些。扬科夫斯基得出结论：沿海地带，尤其是他的庄园所在的阿穆尔湾西岸，不适宜果树生长，原因是海雾太大和日照期短。因此，他准备把自己的果园迁往邻近尼科尔斯克村的地方，那

里这方面的条件是无比优越的。

皮亚斯图什凯维奇辞职后定居在本地区，他就在本地区选定了创办大果园的园址。嫁接的野生果树已近二千株，而且正在准备采取措施，以便冬天不必用稻草包裹果树，让它裸露。这一试验一旦成功，即冻死的果树相对不多，那么将来本地产的苹果就可成为商品，其价格也能使大多数居民买得起，而再不会象目前这样作为稀有的珍品。

已经研究出经营果园的一些方法。例如，在南乌苏里地区，果树要栽种在北坡的缓坡上，使其免受南坡在早春季节常有的那种温差急剧变化的影响：白天受强烈日晒，夜里寒气侵袭。其次，应种植防护林带以保护果树的花朵不被大风吹落。再次，要将树干的向阳面涂抹石灰，使春天的阳光能更多地反射出去，树干不致被晒得过热等等。但是，在类似阿穆尔沿岸地区这样的特殊土壤和气候条件下，为了研究出培育这种或那种果树的一定办法，当然还需要作许多工作。例如，迄今为止，滨海省只培育成功了苹果、李子和樱桃。尽管野梨非常多，品质优良的家梨却至今尚未培育成功。

哈巴罗夫斯克市和扬科夫斯基引种苹果成功，在其鼓舞之下，商务顾问A. Д. 斯塔尔采夫和M. Г. 舍维廖夫也开始种植果园¹，前者的果园在普提雅廷岛上，后者的则在他自己的坎加乌兹庄园里。此外，当时有几位园艺家从萨拉托夫来到这里，带来几百株苹果树苗，斯塔尔采夫和舍维廖夫乘机同他们商定了栽种事宜。萨拉托夫来客完成了所承担的义务。第一年很多树苗成活了，但是后来，苹果树的死亡数却逐年增加。这次试验的结果如何，暂时尚难逆料。最后，在济木河上的什科托沃村还有一位神甫仿照把接穗嫁接到野生果树的方法，于1895年收获到了品质优良的苹果。

1 前者的果树购自芝罘，后者购自敖德萨。

园艺业的发展,得到了行政当局方面的支援,它从俄国欧洲部分各地订购接穗,免费分配给有志于经营园艺业的居民。

有人曾尝试过引种野葡萄。在南乌苏里地区的森林里,野葡萄到处可见。但是,由于着手此事的是门外汉,采用的一切方法都带有摸索试验的性质。譬如,在离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八俄里的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半岛上,克尔涅尔几年来通过细心松土和移栽等办法来改良野葡萄。其结果是,尽管总的说来,果实比野生的稍大些,味道也甜些,但是野葡萄所具有的皮厚、粒小、核大等特点却没有多少改变,这种葡萄的果实呈深紫色。某些地方曾将良种葡萄的接穗嫁接到野葡萄上,但结果还不得而知。斯塔尔采夫在普提雅廷岛上的自有庄园里也开始培育葡萄,为此从芝罘¹购入了葡萄藤,并且雇佣了一名中国园丁。深色的芝罘葡萄具有粒大而味甜的特点。斯塔尔采夫在普提雅廷岛栽种的芝罘葡萄藤已经结出令人满意的果实,虽然比山东省产的质量差些。此事今后的进展如何,有待来日分晓。

在中国、特别是在山东省的果树栽培业,近二十年来由于美国传教士的大力提倡,才开始大规模经营。从前在那里根本没有人工培育的苹果和品种优良的李子、梨,可是今天却已经开始输出。那里的园艺业在不断地改进和发展。

日本也在开始种植果树,尽管除柑桔外,其他水果都较中国所产的逊色。

如果从出口来讲,这两个国家种植果树的气候条件非常优越,南乌苏里地区无法与之相比。除这两个国家以外,加利福尼亚也在出口品种优良的新鲜苹果,其价格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为每百个五——七卢布。日本的小柑桔每百个仅售一卢布。相比之下,事情很清楚,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与太平洋沿岸各国海上交通日渐改

¹ 在中国的山东省,位于北直隶湾的南岸。(即烟台。——译者)

善的情况下,即使南乌苏里地区果树种植业一旦得到广泛发展,它也需要经受住相当激烈的竞争才能控制市场。

至于浆果类,某些人的园子里种有马林果、醋栗和黑豆¹。实际上,居民尚未培育这些浆果。只有园生的大草莓(维多利亚种)时而在市场上出售。

1897年在尼科尔斯克村成立了南乌苏里园艺爱好者协会,可以期望这些筹建协会的精干人材将尽一切努力使协会的工作卓有成效。

本地区缺乏新鲜水果,所以自六十年代起就从加利福尼亚输入苹果、梨、桃、李、葡萄等糖水水果罐头,还从新加坡输入菠萝罐头。这些罐头水果得到广泛食用,因为当时出售的价格比较合适:两俄磅重的罐头每听售价七十五戈比。但是,在征收进口税后,每听售价竟增至二卢布,进口量也随之锐减。

这种状况促使滨海省驻军司令申请废除关税,因为在当地缺乏新鲜水果的情况下,进口水果罐头可以部分地代替新鲜水果,使当地公职人员的极其单调的伙食稍许多样化一些。这些公职人员薪水很低,无力购买高价罐头。申请得到了批准,关税免除了。目前,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每打罐头售价已降至四卢布五十戈比,进口量又重新大大增加。

滨海省的养牛业²,无论在阿穆尔河下游,还是在乌苏里江沿岸和南乌苏里地区,都十分发达,特别是在乌苏里江沿岸哥萨克居住的地方。在阿穆尔河下游可以看到外贝加尔牛,也可看到移民从西西伯利亚带来的牛。乌苏里江沿岸有外贝加尔牛和一部分满洲牛,以及这两种牛的混合种牛;在南乌苏里地区则有外贝加尔、满洲和朝鲜三种牛的混合种牛,而纯种的外贝加尔牛几乎见不到,由

1 森林里有很多野生的马林果和黑豆。

2 参见附录3。

于不断从国外运入，那里的满洲牛和朝鲜牛却很多。外贝加尔牛是迁居乌苏里江的哥萨克从外贝加尔地区带来的，也有俄国移民从俄国欧洲部分带来的。这种牛属于草原品种，躯体不很高大，但很健壮，适应外贝加尔地区冬天的严寒条件，同时还具有一般的产奶能力。满洲牛——确切说是蒙古牛，因为产于蒙古——，其特点是高大，尤其可贵的是它可充健壮有力的役畜。这种牛的产奶能力一般，运入我国的主要是菜牛，是已不堪使役的老公牛。即使有一些牡牛，也都被来自小俄罗斯的移民买去，因为他们在家乡便习惯于用公牛耕地。这种牡牛，每对价值一百——一百五十卢布。我国移民很喜爱这种牛，因为它是草原品种，能够很快适应我们的饲料和在简陋牛舍里的粗疏的饲养方法。

朝鲜牛的情况则完全相反。朝鲜牛的外形同外贝加尔牛和满洲牛截然不同。它的躯体较小，腿短，角直而短，向两侧平伸。至于满洲牛，腿较长，两角弯曲前伸，总的说来，外貌与有许多蒙古血统成分的外贝加尔牛相似。

饲养朝鲜牛须要十分细心，需要盖很好的能够防寒和遮挡风雨的牛舍，因此朝鲜牛的毛也比较柔软光滑。

朝鲜人根本不食用牛奶，所以小牛犊在头几个月可以吃到母牛的全部乳汁，因而营养充足。但由于它们不久就须换食另一种饲料，此后便不对母牛挤奶，所以母牛的产奶量一般都很小。因此朝鲜母牛不适宜于我们的农民饲养。

饲养朝鲜牛主要用干饲料：谷(黍)草、豆饼和高粱等。夏季，即使有时把牛放出去吃青草，也总是拴着。朝鲜牛这样娇嫩，很难适应哥萨克和俄国农民家里较差的饲养条件。一遇到这种条件，它们就会生病，很容易死亡。此外，用朝鲜牛耕地，须使用单套，而我们的农民则习惯于使用双套。

中国人和朝鲜人不仅用牛拉套，而且还把它作为驮畜役使，朝

鲜人甚至使用母牛。

可能正是由于朝鲜牛体质娇嫩，它比满洲牛容易感染牛瘟。染上这种疾病的朝鲜牛，死亡率要比满洲牛高得多。因为牛瘟是从接壤各国传入我国境内的，这个情况也是我们的新移民宁愿要满洲牛，而不要朝鲜牛的原因。

我们的村镇对牲畜管理不善。整个夏季，进行放牧，吃的都是青草，冬季则喂缺乏营养的干草。偶尔喂些掺有面粉的春播谷草，也仅仅是为了保持役畜的体力和奶牛的产奶量。牲畜过冬用的棚舍大部分修盖得简陋不堪，不足以防寒和遮风避雨。甚至往往根本没有棚舍，无论冬夏都把牲畜置于露天饲养。并非所有的村屯都雇佣放牧人，听任牲畜到处乱跑，甚至窜进没有遮拦的农田里去。这种无人照看的放牧极不妥当，幼畜和老畜混杂一起，结果经常发生过早的交配：尚未发育成熟的、甚至不到两岁的小母牛便受孕，产下弱小的牛犊，牛的形体也一年小似一年。令人惊讶的是，我们的农民对这种损害其本身利益的现象竟然熟视无睹。我国农村居民中几乎全然没有通过饲养纯种种牛来改良牛种的愿望；只要牲畜生产顺利，繁殖得多，他们就已心满意足，至于质量如何，根本无人注意。在这方面，也象人们消极对待自己切身利益的其他许多情况一样，需要国家给以一定的监督。

1885年，行政当局进行第一次试验，从敖德萨购入两头膘肥奶多的纯种种牛。一头运往萨哈林岛，另一头，按前任总督科尔弗男爵¹的命令，交给了农场主扬科夫斯基，责成他以后上交几头繁殖出的小公牛，由行政当局再把这些小公牛分配给南乌苏里区的其他村屯。目前，很多村屯都已引进了这种改良牛种。可是，这个直观的范例对于懒惰成性的农民没有多大促进作用，农民仍一如既往，并不采取自力改良牲畜品种的措施。

1 这两头牛也是由他提议购入的。

某些私人抱着办企业目的在农业的这个部门所作出的努力，是值得注意的。例如，承包供应军队用肉的农场主扬科夫斯基，先是着手改良牛种，以便提高产肉量。几年之后，他放弃了这种作法，因为尽管牲畜的销路有所保证，但为取得一定成效而付出的代价过高，得不偿失。失败的原因之一在于所谓的牲畜走私。走私的牲畜是偷越国境赶过来的，躲开了征收附加费用的检疫站，因此其出售价格比在检疫站隔离一定期限的牲畜要低。在这种情况下，扬科夫斯基就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经营奶牛，开始改良奶牛，目前已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建立了乳产品的正常销路。除扬科夫斯基外，麦纳尔德也拥有大型的奶牛场。他本是法国人，现已取得俄国国籍。麦纳尔德早在七十年代就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经营奶牛业。最近，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波波夫岛购置了三百俄亩土地，并且租了该岛的其余土地，将自己的总场迁到那里，开始大力扩展这项事业。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认真经营奶牛业的还有农场主戈尔登施泰特。他原是德国人，现已取得俄国国籍，他在距符拉迪沃斯托克市三十俄里处有自己的庄园，大面积栽培蔬菜。无论麦纳尔德，还是戈尔登施泰特，饲养的大部分都是由自己配种的纯种奶牛，他们同时也购买纯种种牛和从“志愿船队”的轮船上购买良种奶牛。轮船上的这些牛是餐厅老板从敖德萨运来的，以便在前来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远航途中满足旅客对鲜牛奶的需要。

菜牛问题，对滨海省居民及该省驻军的生活中起着重大的作用。尽管本地菜牛的数量逐年增长，仍然远远不足，因为需要肉的居民和军队数量的增长比饲养牲畜的农民数量的增长要大得多。此外，大部分繁殖出的幼畜都被每年新来的移民买去了。

菜牛的不足部分，全靠由国外——朝鲜和满洲进口来填补。朝鲜人同时还出售母牛，所以与我国接壤的朝鲜各道里牲畜的数量在逐年减少，我们购买牲畜的地方便不得不逐渐向南移。从满洲

运入的牲畜数量要大得多，由于产地是蒙古大草原，在较长时间内不会产生不足之虞。然而，这方面对朝鲜、特别是对中国的经济依从性，有时给俄国造成很大困难。我们向南乌苏里地区输入满洲牛，主要通过琿春和法捷耶夫检疫站，输入朝鲜牛则通过克拉斯诺肖尔检疫站。1897年，通过这些检疫站，我们共进口一万七千二百七十二头壮牛，其中通过克拉斯诺肖尔检疫站进口的为四千一百六十二头，经琿春的为七千四百二十一头，经法捷耶夫检疫站的为五千六百八十九头。

如果把逃过关卡私越国境的牲畜头数计算在内，那么这一数字就会显著增加。私运牲畜是为了逃避上述三处检疫站的关卡，因为牲畜要在检疫站隔离检查二十一天，以防止瘟疫传入我国。这些检疫站对于开展牲畜贸易，是极大的阻碍，特别是当某群牲畜发生瘟疫时，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直到再无牲畜发病或倒毙以后还须过二十一天，才能解除检疫站对畜群的隔离检查。根据法令，正在尽量放宽检疫规定，例如，允许在兽医监督下牵走病畜群中的健康牲畜，但限定两天之内立即屠宰。如果一切平安顺利，偶尔也可以只隔离十天。最后，冬季缺肉时，允许在检疫站内屠宰健康牲畜，将冻肉运出，等等。尽管如此，在检疫站出售牲畜的商人和军需用肉承包商人仍不断请求进一步放宽牲畜过境的规定。与此事有切身利益的中国边境当局也提出了同样的请求，因为他们从牲口贩子身上能征收到各种非法的苛捐杂税。

我方行政当局则严加监督，不允许有徇私枉法的现象。由于满洲和朝鲜的那些邻近我国的省份没有我国政府代表，我们无法得到关于外国有否瘟疫，流行程度如何，在哪些地区流行等可靠情报，所以对牲畜过境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和慎重对待。尽管如此，牛瘟仍然不时传入我国，确切些说，是通过走私的牲畜传入的，因为要对山林密布的我国同满洲的边境全线进行监督，是一桩极大的

难事。

在我国几度发生严重的流行兽疫之后，农村里也建立了更加严格的检疫制度。只要一出现瘟疫，立即停止共同放牧，牲畜牵回各家，为病畜和有可疑征候的牲畜在村外修盖圈栏。载货的牛车和其他牲畜不准在村内通行，并广泛进行消毒。这些措施只要严格遵守，每次都能对防治兽疫产生明显的效果，兽疫很快就可扑灭。

遗憾的是，除兽医监督和派遣士兵执行警察勤务外，国库不拨给任何资金来维持检疫站，而兴建和维持检疫站是一项靠私人操办的事业。

向国库提出最有利条件的人，根据这条原则，有责任在拨给的地段按一定规划修建检疫站的房舍¹，维修房屋，雇佣看守人员等。为补偿此事造成的开销，承包人享有在一定年限内经营检疫站的权利。在此期间，他有权对进入检疫站的每头牲口征收一定的圈养费，享有按行政当局规定的价格出售用来喂养检疫站内畜群的干草、谷草和豆饼的专利权²。拨予检疫站的地段，其位置应便于夏季每个畜群能在单独的牧场上放牧。

检疫站一事既然这样办理，就迫使我们提出加以改进的要求，特别是在建筑和养护检疫站房舍方面。每一个承包人都尽量在这方面压缩开支，以便在经营检疫站中获利更多，何况承包期满后，一应建筑物都将归国家所有。本来修建检疫站房舍，应按照当地行政当局早已提出的报告，由国库投资才对。那样，即使出租，期限也可短些，愿意承包的人也会较多。目前的情况是，即使修建临

1 房舍包括兽医和医士用房，牲口商、警务监督和看守人员的住房。其次，包括为赶来的每一群牲畜准备的夏、冬两季用的棚舍，以及病畜棚舍。

2 这样作的原因不仅是为了使经办检疫站的人可以从出售饲料中得到一定好处，而且为了避免牲口商从兽疫情况不明的国外将饲料运入检疫站。

时性房舍，也立即需要花费巨额资金，而且事情不顺利时，还要冒不能赚回投资的风险，因此就难于找到可靠的承包人。其次，对于那些向我国私运牲畜的应大大加重惩罚，因为我国的边境漫长，对全线很难监督。最后，为预防在我国境内发生兽疫，迫切需要施行一条立即屠宰病畜的法令。对农民，特别是对每年迁入本地区的新移民，牛瘟是影响提高福利的可怕灾难，因为新移民还未及在新地方扎下根。

哈巴罗夫斯克和尼古拉耶夫斯克市，以及当地驻军所需的菜畜，是由满洲经布拉戈维申斯克输入的，也有一部分是向阿穆尔河下游的农民和乌苏里江沿岸的哥萨克购买的。如果阿穆尔省发现牛瘟，则所有通过该省进入滨海省的牛群都要在哈巴罗夫斯克市的专设地区经受隔离检疫。

使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一段穿行满洲境内，从确保本省所需菜畜供应方面来看，必将大大改善我们的境况。迄今为止，每当边境发生政治纠纷，或是同中国边境当局产生误会，后者就采取惩罚措施：在各式各样冠冕堂皇的借口下，阻拦向我国出口牲畜。目前我国在满洲的势力有所扩大，中国边境当局的这种行为理应中止；此外，满洲铁路也会使我们减轻运输牲畜的负担，降低运费。尽管如此，仍应特别重视使军队除牛肉外，还应习惯于食用其他肉类的问题。由于有大量的咸大马哈鱼廉价出售（每普特一卢布五十戈比），滨海省驻军已经开始大量食鱼。更理想的是，使军队能用猪肉代替牛肉。每次部队一开入中国境内，便立即感到肉食不足，因为中国人很少吃牛肉，他们养牛只是为了使役。而且那里到处兴旺发达的是养猪业。我们的养猪业尚不发达，农民养猪只供自用，而不用来出售。毫无疑问，如果猪肉能在部队肉食中占相当的比例，那么养猪业就会立即兴旺起来。中国人通常饲养的猪种，毛呈黑色，腿短，易肥，繁殖力强。

本地区养羊业不甚普遍。私人农场主和农民都曾试图繁殖羊群，但都很不顺利，羊群里经常出现倒毙。所繁殖的既有满洲羊，又有从俄国南部订购来的羊。可是哪一种羊的饲养结果都不理想。人们把原因归结为缺少羊所喜爱的干爽、草细的牧场。这里的羊只能在本地常见的潮湿、草深的场地放牧。此外，还有另一个原因：在潮湿的地方，羊经常传染上肝蛔虫病。不管是受哪种原因的影响，总之目前本地区的条件不利于养羊业。但是，虽经多次挫折，各地的农民仍然少量地饲养羊，他们尽力精心护理，以此来排除不利于羊群繁殖的条件。哥萨克很少养羊，朝鲜人则更少，因此养羊的几乎只有农民，而且主要是在绥芬河和苏昌河沿岸，那里饲养的羊已达到一千只。

本省养马业的发展虽然还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但它的条件较养牛业为好。

养马业的情况同养牛业一样，农民和哥萨克所养的马也是混血种，是托木斯克马和外贝加尔马的混合种，一部分是同满洲马的混合种。满洲马是蒙古马的一个变种。占领本地区的时候，经西伯利亚迁来的农业移民从俄国欧洲部分带来的马匹不多，大部分是途中买到的托木斯克马和外贝加尔马。在乌苏里江沿岸，来自外贝加尔地区的哥萨克多半用外贝加尔马。在阿穆尔河下游地区可以见到产自贝加尔湖以西各省的马，它们比外贝加尔马躯体高大。在南乌苏里地区，马的品种繁多。这里有纯种的外贝加尔马和托木斯克马，还有这两种马以及同满洲马杂交而生的不同变种。外贝加尔马的基本类型为：身高平均一俄尺十四俄寸，是草原马，特点是对护理和饲料等的要求不高。这种马在其故乡——外贝加尔地区食用的是冰草和干草等上好饲料，因而很有耐力；改食燕麦之后，外貌虽变得美观，但耐力却减弱了。托木斯克马则相反，为保持体力，它需要谷物饲料或燕麦。还应提及南乌苏里地区常见

的一种马——朝鲜马。这是一种体形相当匀称的小马，身高平均一俄尺六俄寸，就其身材来看，更象小马驹。这种马是朝鲜的主要马种，由迁居我国的朝鲜人引入本地区。在日常生活中，朝鲜人用这种马驮载和乘骑。这种马耐力强，体格壮，可以轻松地驮运五普特的重载。俄国移民很少使用这种马，因为它既矮小，又不适合繁重的田间劳动。朝鲜马价格便宜，每匹只需二十五卢布。一般说来，连住在我国的朝鲜人也很少饲养这种马，因为他们田间劳动只使用牛。

随着南乌苏里地区人口的日益增长，马的输入量也逐渐扩大。最近时期输入的多半是托木斯克马，在本地区购买这种马作为耕畜，因为它们比外贝加尔马力气大，但是这种马的售价，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比外贝加尔马贵得多。总的说来，售价已有所下降，如果过去买一匹托木斯克好马需三百卢布左右，那么现在同样的马只需二百卢布就够了。由于外贝加尔哥萨克连的哥萨克退役后享受优惠待遇，他们出卖马匹，所以外贝加尔马在逐年增多。外贝加尔马每匹售价为六十——一百卢布不等，按质论价。富裕农民，特别是旧教徒，不惜出高价购买好马。但是，却看不到有哪个村社合理地改良自己的马种，他们也不肯花费资金从外地引入或就地购买优良种马。哥萨克对此也同样漠不关心。马群的放牧情况也和牛群的放牧一样，缺少应有的看管，无人关心正规配种。在这件事上，行政当局同样不得不主动倡导引入优良种马。最初，为了激发农民本身的积极性，购进了几匹托木斯克良种牡马，把它们轮流放入农村的马群。但后来因资金不足，只得放弃这项工作，尤其是村社对这个措施无动于衷。1890年，国家养马场从斯特列列茨马场拨出牡马和牝马各二匹，无偿交给阿穆尔沿岸地区总督支配。这几匹马，用总督掌握的资金运到了尼科尔斯克村，在那里设置一个简陋的配马站，允许农民按优惠条件为自己的牝马与马场

的牡马配种，至今仍然如此。马场的牡马与牝马交配所产的纯种幼马，拍卖出售，售价很高。遗憾的是，马场的马匹属于乘马类型，而农民需要的则是培育良种的役马。

九十年代初，又从上述斯特列列茨马场运来牡马和牝马各一匹，总督将它们转交给乌苏里哥萨克军。这两匹马也是该马场无偿出让的，仅仅要求由地方支付运费。配马站附设于卡緬-雷鲍洛夫村的乌苏里哥萨克营营部。最初几年，未能获得纯种幼畜。与当地种的牝马配种，起初也无结果。后来情况虽有好转，但哥萨克不愿让自己的牝马同马场的牡马配种，担心因他们不善护理，这种比较娇嫩的马驹会死亡。乌苏里哥萨克营营部对马场的马匹的管理，堪称模范，因为奉命管理配马站的首批服役连的军官，对待职务兢兢业业。但是，在这方面，同样应该指出，马场的这种阿拉伯血统轻型乘马并不适合哥萨克的需要。哥萨克需要的是既能用于田间劳动，又便于乘骑的改良品种。这就是哥萨克对自己的配马站漠不关心的原因。

在对本地区养马业作出过贡献的个人中，首先应该提到 M. И. 扬科夫斯基。他还在 1880 年便在坐落于谢集米河（流入阿穆尔湾）河口与斯拉维扬卡湾之间的自己庄园里，开办了一个不大的马场。他的目的是为炮兵补充马匹和为哥萨克部队培育出本地马种。资金不足，使他不仅不能购入优良种马，连良种牝马也不能购入，因此他没有能够立即为这项事业打下牢固基础。起初，他只好满足于外贝加尔种和满洲种的矮小牝马，作为种马的也只是一匹从西西伯利亚运来的奥尔洛夫种牡马。后来，1886 年，增加了勃隆尼茨马场的阿拉伯血统牡马和牝马各一匹，于是繁殖出的幼畜变得一年比一年高大而俊美。可是，这些并未使马场主人感到满足，因为马的体形仍然矮小，尚未达到炮兵马匹补充所需要的健壮程度。副业收入使扬科夫斯基的资金逐渐增加，——尽管马场繁

殖的幼畜能尽数销出，马场不仅不能收回成本，反而每年都须贴补开支——于是，他亲自动身前往托木斯克省，买回六匹良种牡马和三十四匹高大的牝马。马场立即兴旺起来，四年之后，就获得了质量符合炮兵用马要求的幼畜。迄1897年为止，马场已售出三岁至四岁的马约一百五十匹。这些马立即为居民和部队抢购一空。马场的地形条件十分有利：马场位于半岛上，半岛与大陆只有一段狭窄的地峡相联，所以比较容易监视可能从大陆传来兽疫的外地牲畜。此外，大海近在咫尺，海风频吹，驱散了本地区称之为小飞虫的牛虻、蚊蚋和小咬。大陆上土地尚未充分开垦和草地未经踏实的地方，这些小飞虫是牲畜的一种灾害。现在，当扬科夫斯基马场已经巩固之后，为保证马场的未来发展，他提出申请，要求将他已赎为私产的地块从三百俄亩扩大到一千俄亩，并延长他需要用来放牧马群及耕种的几千俄亩邻近土地的租佃年限。租佃土地的条件，是以马场具有一定规模的实际现状为基础而制定，这些条件当时曾交由本地区中央行政当局审批。国营马场总管理局得知扬科夫斯基取得的工作成果以后，深表嘉许，不仅支持他提出的保证马场用地的要求，而且赠送他一匹英国纯种种马“克里特”，以便改良乘马品种。扬科夫斯基于1896年把这匹马从敖德萨顺利地运到了滨海省。

扬科夫斯基的工作，对于滨海省南部的马种改良所起到的促进作用，理应得到大力表彰，尤其是这项事业开始时资金有限，直到不久前还不仅无利可图，反而需要追加资金。土地若得不到保证，马场的存在总是不能稳定。随着土地问题的解决，再加上行政当局的支持，这项事业可望得到发展，对于滨海省繁殖改良马种定会起到良好的作用。

A. Д. 斯塔尔采夫在他全部农业活动当中，除兴办其他事业外，几年前还在普提雅廷岛上创办了一个马场。他从托木斯克省

购入几匹纯种的种马和牝马；此外，经满洲陆路还运来五十匹蒙古马。这项事业目前只处于草创阶段，但有根据认为，这个马场一定会兴旺发达，尤其是资金从未感到缺乏。

无论是养牛业，还是养马业，所有兴办的事业遇到的最大阻力是本地区经常发生的兽疫。对马匹危害极大的炭疽病，是本地区的常客，往往造成马匹大批死亡。这种病象瘟病一样，也是从满洲传入的。土壤潮湿，对兽疫的蔓延极其有利。此外，夏季里无数的小飞虫从病畜和死畜身上飞到健康牲畜身上，成为传播兽疫的媒介，通过这个渠道，有时也会传染给人。

同对付牛瘟一样，防治炭疽病的主要措施也是实行严格的检疫、消毒房舍和处理好死畜尸体。最近时期，又增加了一项预防措施：炭疽病预防注射。

每当村里一发生炭疽病，就立即下令停止共同放牧，把马匹牵回各家，打割青草或用干草喂养。为每一户有病畜的人家在村外修建起单独的马圈，把健康马从院内赶到马圈里，病马则送往特设的医疗马圈。无论好马，还是病马，它们的饲料全由其主人自送，但要有预防传染的措施。死畜或者烧掉，或者洒上生石灰后掩埋，坑的深度不得少于三俄丈。埋马处须围以篱笆，以免牛马跑进去，因为曾经发生过牲畜走过埋尸处而染病的情况¹。严禁非疫区的马匹通过流行传染病的村镇。如果这些措施得到遵守，兽疫很快便可扑灭。但遗憾的是，居民对这些规定远非一贯予以应有的重视和加以执行。警察和兽医的力量过于薄弱，不足以到处监督严格履行这些措施。1894年在松阿察河河谷修筑铁路时发生的情况尤其令人痛心。

根据本地区过去的观察，已经断定，炭疽病在无人居住区和沼

1 有一种推测，炭疽病杆菌是被蚯蚓从埋尸处带出地面的，因此，由于炭疽病菌具有强大的活力，埋尸处几年内都有传染危险。

泽地带特别猖獗，而松阿察河河谷的铁路恰恰要经过这类地带。省行政当局严格指示铁路管理局，必须在铁路工地自设一个监督马匹运输的专门兽医机构，就象为职工建立的医疗机构一样。铁路管理局推说资金不足，而且建立兽医机构的开销也未列入铁路工程预算。入夏，上述地区的筑路工地上突然发生了炭疽病。地方当局仅有四名兽医，其中三人在检疫站，另一人为省兽医。省兽医立即奉命前往炭疽病发生地点，但他一个人根本无力应付兽疫的传播：铁路工地上有大量马匹作工，兽疫很快就遍及整个松阿察河谷，不久就迅速传到乌苏里江沿岸和南乌苏里地区。那一次计有二千二百零四匹马和二百零七头牛死于这种兽疫。最高政府得悉，若不立即在铁路上设立兽医监督机构，那么下一年的后果将会更加严重，于是立即下令派遣九名兽医前来本地区。由于采取了这项措施，才有可能把正在施工的铁路全线分成几段和每段各设兽医监督。因此，1895年，沿线不同地方虽然也曾发生炭疽病，但很快便被扑灭，全部损失只有几十匹马和牛。这件事说明，若在居民稀少的地方修筑铁路，那么铁路方面必须自设兽医机构，这是不容置疑的，因为各省的兽医人员编制极其有限，只是准备应付省内的正常工作，并未把象本省修筑铁路这类工作计算在内。

在部队里使用下述方法来制止炭疽病很有成效：立即把马匹从马厩牵往野外的干燥地方，一匹匹分拴，彼此相隔几俄丈；同时，若是马匹正值啃青，则应改喂干草。

这时，对每一匹马都应实行严格的隔离，每匹马由一名士兵照管，饮水也要用单独的水桶。

中国人不重视任何预防措施，遇到牲畜因传染病倒毙，他们为了尽快处理掉尸体，往往把尸体丢进河内，致使兽疫传播到很远的地方。由此可见，要预防从满洲传入的兽疫，该有多么困难。

还有一项预防措施：在南乌苏里地区，夏季上午10时至午后

4时，禁止驿站放出马匹。

后来，1895年，广泛应用炭疽病预防注射。当时乌苏里江和松阿察河沿岸村镇的乌苏里哥萨克所饲养的约一千六百匹马作了注射。为此，聘用了哈尔科夫兽医研究所炭疽病疫苗专家戈尔齐亚尔科夫斯基。他先是应金矿主聘请，来到布拉戈维申斯克(阿穆尔河)组建细菌研究站，主要是为在阿穆尔省金矿作工的马匹制作预防炭疽病的注射疫苗。在阿穆尔省的合同期满之后，戈尔齐亚尔科夫斯基应在夏初就到乌苏里江，把他从哈尔科夫带来的培养基在布拉戈维申斯克研究站制成的疫苗送到哥萨克镇，给马匹注射。有两名当地兽医给他作助手，他们已预先到达布拉戈维申斯克，以便在戈尔齐亚尔科夫斯基指导下学习制作疫苗的方法和注射技术。遗憾的是，戈尔齐亚尔科夫斯基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因故耽搁，因而推迟了乌苏里江沿岸的注射，这时已到了不利于注射的炎热季节。为了加速工作进程，他派经他培训的两名兽医先行前去。这两名兽医在几个指定地段开始独立注射。戈尔齐亚尔科夫斯基本人则来得晚些，他在乌苏里江下游地区进行注射。此外，应军事部门的邀请，作为试验，他还为在哈巴罗夫斯克市驻扎过的边防部队的四十匹冬季饲草不足、疲弱不堪的瘦马进行了注射。

总的来讲，注射进行得很顺利。在乌苏里哥萨克军经过注射的一千六百匹马中，因注射而倒毙的仅占2%，这个比例数不算很大。在个别村镇，比例数的变化却相当悬殊，但原因未能查明。遗憾的是，由于戈尔齐亚尔科夫斯基先生急于动身，没有对注射进行细致的检验，这就对注射及其预防能力不能作出应有的评价。目前的看法是，马匹作一次炭疽预防注射，有效免疫期仅为一年。为使牲畜有更长的免疫期，需连续注射三年。这一次注射可能确有效果，因为1895年，当筑路工程转到乌苏里江时，哥萨克用马死于炭疽病的为数微乎其微。当然，奉命来此的相当数量的兽医，也起

到了作用。

至少形势在迫使应用预防注射来妥善解决防治本省经常发生的炭疽病问题，这是一个最可靠的措施，它可使居民免遭严重的物质损失，而有时甚至会发生倾家荡产。省行政当局对这件事十分重视，时过不久，就订出了在南乌苏里地区设立永久性细菌研究室的规划，并已及时提请上级机关审批。

乌苏里哥萨克毋须上级特别说服，就表示同意在自己这里首先进行防疫注射试验，这足资证明，他们的文化高，愿意采取一切有益的措施。也可以估计，使农民相信这个措施的益处。为了使此事顺利进行，当农民尚未认识到它的益处之前，最好在初期能用某项资金来赔偿农民因防疫注射而遭到的少量损失。给哥萨克的马匹注射，是取得了他们同意的，他们自己愿意承担风险。即使如此，经哥萨克统领请求，总督仍拨出一千五百卢布作为贷款，用以补助那些因防疫注射而使马匹倒毙损失的哥萨克。这笔贷款按比例分配给每一个损失马匹的人，即使不能弥补全部损失，也可使损失大大减轻。

无论是乌苏里江谷地，还是南乌苏里地区，都具有发展养蜂事业的良好条件。哥萨克迁入本地区之后，在乌苏里江密林里找到很多野蜂巢，于是采集野蜂蜜便成了一种行业。这种行业实际上是掠夺性的，因为有野蜂巢的树木要被砍倒，将蜂蜜一点不剩地取走。如果此事发生在夏末，就会导致全窝野蜂的死亡。由于这个原因，野蜂巢在逐年减少，蜂蜜的价格也由每普特四卢布上涨到八——十卢布。野蜂蜜香甜可口，十分畅销。

林中椴树很多，蜜蜂有采集优质蜜的来源。此外，本地区的特点是，从春天到晚秋，草地上一直生长着茂盛的植物群，整个夏季里不断变化。可见，如此有利的养蜂条件是罕有的。每一个野蜂巢可采得一普特半到二普特蜂蜜。为了使野蜂蜜采集业免遭破

坏,九十年代初期,乌苏里哥萨克区公布了规定,限定采集野蜂蜜的时间,使蜂群有时间在另一处地方为自己筑巢和采足过冬用蜜。也曾作过驯化野蜂的试验,但大多数试验未获成功。尽管采用了在林中把蜂巢连同蜜蜂一起锯下和移到养蜂场的办法,但蜂群通常仍飞回密林去。然而,列奇查村(乌苏里湾东岸)的海路移民中有一位养蜂人,据他说,他不仅驯化了一群野蜂,而且还繁殖了七箱,他用驯化的野蜂经营养蜂场已有三年。

一方面,驯化野蜂困难重重,另一方面,本地区的养蜂天然条件极其优越,这一切直接指明了要走实验养育家蜂这条道路。多年来,无论经陆路、还是经海路向本地区运输家蜂的尝试,都一一失败了。终于,一位姓赫沃洛夫的养蜂人十分幸运地把几箱家蜂从西伯利亚运到了哈巴罗夫斯克市。他逐渐将自己的养蜂场扩大到一百多箱。有几个人仿效他的作法,也获得了成功。为了支持赫沃洛夫,行政当局拨给他一笔用于扩大事业的贷款,条件是,偿还这笔贷款不用货币,而是按规定价格折算蜂箱。这些蜂箱无偿地分配给愿意养蜂的人,承担的条件是,要按分得的蜂箱数把培育出来的幼蜂归还国家。然后,国家再将这些箱幼蜂分给志愿开办养蜂场的人。

赫沃洛夫的蜂箱主要在乌苏里江沿岸分发。1896年,乌苏里江的伊利英斯克屯的神甫奥尔洛夫斯基开始认真养蜂,他是为了用实践效果向在此之前对这项事业一无所知的哥萨克证明,养蜂是有利可图的。

1890年,有几个经海上迁来南乌苏里地区的移民——瓦拉瓦、塔拉先科和加夫里连科,顺利地运来几箱家蜂。从那时起,养蜂业在南乌苏里地区便发展起来,具有了一定的规模。1890年运来的七箱家蜂,已在四百四十三户农家培育成一万四千六百一十一箱,养蜂场正在不断增加。本地区蜂群繁殖得异常迅速。有时一

个蜂群到年末就会繁殖成八个、甚至十个蜂群。好年景，每个蜂巢可收获两普特蜂蜜，每普特价值八——十二卢布不等。

与沿海地带相比，锡霍特山脉西部更有利于繁殖蜜蜂，那里阳光较充足，云雾较稀少。紧贴海岸处的条件对养蜂不利，因为那里既有海雾侵袭，又有大风将蜜蜂吹往海上。

一般常见的是简单的整木蜂箱，巢框蜂箱使用得较迟。毫无疑问，只要坚持宣传巢框蜂箱的优点和免费赠送为普通群众易懂的简明养蜂手册（这项工作虽已部分进行，但还远远不够），那么在乌苏里地区的良好条件下，农业的这个部门必将得到蓬勃发展。教堂需要制作蜡烛，这足可保证蜂蜡的销路，因为宗教部门就地采购蜂蜡，比从外地购入便宜。

畜牧业的其他方面，值得一提的仅有养禽业。养禽业只限于满足家庭食用和供应城市市场，而且数量有限，例如，符拉迪沃斯托克仍需从琿春（满洲境内）郊区进口家禽。本地区饲养的有鸡、鹅和鸭，只是在能干的人家才饲养火鸡，因为这种人家能够仔细照看，否则火鸡很容易病死。当地的火鸡售价昂贵，在不同的季节，每只售价为五——八卢布。这样昂贵的价格引起人们从日本进口火鸡，因为从那里购入火鸡，至少能够便宜 30%。

第九章

居民的行业。制粉业。运输业。邮递业。轮船用柴采伐业。渔业。狩猎业。采金业。木材加工业。采煤业。海产业。海菜。海蟹。海参。捕鲸业。近海航运业。

本地区风磨很少，因为风时刮时停，变幻不定，时而微弱得推不动磨盘，时而又强劲得能吹折风车叶扇。然而此地大小河川纵横交错，水磨甚是普遍，有的是单磨盘，有的是双磨盘。只是每年冬季江河封冻，水磨也只好闭门歇业。无论风磨、水磨，主要都是无师自通的工匠制造的。本地区暂时尚未发现优质的磨盘石，因此只能买到由敖德萨运来或自国外输入的磨石。磨坊的磨工费通常以实物计价，每普特谷物收取谷物三——五俄磅。

符拉迪沃斯托克商人、商务顾问 O. B. 林久利姆在尼科尔斯克村附近创建了第一个大型蒸汽磨坊，专供军需机关需要。军需机关已接连数年把谷物交由林久利姆磨制。军需机关从农民手中只收购皮粮，因为未经晾晒的湿谷由水磨和风磨碾制出的面粉，含水量过高，不宜长期保存¹。后来，军需机关希望降低加工费用，并希望摆脱依赖私人磨坊——尤其在战争时期——的局面，自行开办了两座蒸汽磨坊。一座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另一座在波谢特。这样一来，林久利姆磨坊就面临倒闭的危险，于是这位磨坊主人便把磨坊改为替农民加工谷物，而从前是从不为农民加工的。同时，他

1 偶尔也有例外：允许哥萨克军所属各部门收购农民的面粉，充作当年的口粮。

增添了生产精粉的装置,用本地谷物生产精粉,从而成了中国人喜欢食用的二等和三等加利福尼亚面粉的竞争者。用当地谷物制出的精粉,颜色虽较加利福尼亚面粉黄些,但比较味香适口,而且吃水量更大些。

阿穆尔河上布拉戈维申斯克市的捷丘科夫蒸汽磨坊足资证明,用当地小麦完全可以制出优质面粉。该磨坊出产的面粉在本地区完全能够同美国面粉及经敖德萨运来的所谓莫斯科面粉一较高低。当然,这种面粉的质量还不及莫斯科面粉,但价格却便宜得多。除符拉迪沃斯托克和波谢特的两座蒸汽磨坊以外,随着滨海省驻军的扩编,军需机关认为有必要再增设一座规模更大的蒸汽磨坊。这座磨坊建于切尔尼戈夫斯克屯,开工已近五年了。

除上述磨粉作为每年交易额很大的蒸汽磨坊外,本地区还有几家小型的蒸汽磨坊:哈巴罗夫斯克一座,尼科尔斯克村二座,卡缅-雷鲍洛夫屯一座,在乌苏里江畔铁路桥附近也兴建了一座。可以有根据预计,由于水磨长期不能开工和本地区幅员辽阔,只要建磨坊的地址选择得当,这些小型蒸汽磨坊完全能够本利全收。至于马拉磨和碾子,在本地区使用的很少。

除了耕田,阿穆尔河下游地区和乌苏里地区的居民还从事其他营生。这些营生是农业的辅助行业,有时在保证农民和哥萨克的物质生活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南乌苏里地区居民和乌苏里江沿岸的部分居民起初从运输业中获利很多。运输各种辎重,不论是商旅的货物,还是官方财物,尤其是军需用品,其中首先是谷物和面粉——都要求有相当大量的车马,这些都是由农民和哥萨克提供的。由于居民稀少,很少竞争,所以运输费用多年以来一直高昂。一辆单马大车,包括车夫在内,每日工价为三卢布,这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尤其在七十和八十年代里,当全地区开始兴建大批部队营房和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构筑要塞的时候,更是如此。

很多村屯的农民靠着运输业打下了发家致富的基础。当然，随着居民人口的增加，出现了竞争，运费开始下跌，但直到目前为止，运输业仍然能给居民带来相当大的一笔收入，尤其是在铺设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线铁路的近一时期，这种收入一时之间又大大增长。甚至在铁路竣工之后，在尚未规定正常的运费之前，兽力运输仍然能够胜过铁路运输。兽力运输的优越在于可以把从提货地点装载上的物品，不经中途转载，直接运送到交货地点。用铁路运货时，尽管运费本身较车运输低廉，但无论是把货物从提货地点运至火车站，还是从火车站运至交货地点，都须增加附加开支。凡此一切，再加上从铁路上提货、发货困难重重，使铁路运输在最初阶段往往不如兽力运输有利可图。

邮递业在一定程度上是与运输业相关联的。在某些地方，邮递业完全掌握在居民手中，给他们带来不少收入。譬如，乌苏里江沿岸和阿穆尔河下游地区，邮递业从来都由农民和哥萨克经营。在乌苏里江沿岸，随着铁路的铺设，这项收入中断了，腾出的人手和马匹就可用于这条铁路的各项维修工程。至于在阿穆尔河下游地区，邮递业仍将在相当长时期内向居民提供一定数量的间接收入。南乌苏里地区内除铁路线以外的整个驿路区域，也处于同样状况。

为轮船采伐烧柴也是阿穆尔河、乌苏里江和松阿察河沿岸居民从事的一个主要行业。轮船数量在不断增加，这一行业也在逐年发展。

渔业几乎遍及本地区的所有大小河川，但只是阿穆尔河下游地区的渔业才具有大规模行业的性质。乌苏里江和松阿察河的哥萨克打鱼只是为了供自己食用，他们捕捞和腌制的主要是红大马哈鱼或大马哈鱼；某些地方把乌苏里江的渔场租给私人业主经营。捕捞大马哈鱼是在它的夏汛期，接着可捕捞其他鱼类。甚至冬季也

可以在冰下捕鱼,为此须穿凿冰窟窿,安装刺网和其他渔具。哥萨克的渔业收入,平均每年总额约为四万八千卢布。

在阿穆尔河下游,自哈巴罗夫斯克市至该河河口,在大马哈鱼汛期內,几乎所有村屯都忙于捕鱼。在此之后,他们布网下钩,捕捞鲟鱼和黑龙江鳊鱼(鳊属)。当地不产小鲟,而有一种名叫卡斯捷尔卡(Кастерка)的幼鲟。总之,黑龙江鲟鱼较伏尔加鲟鱼肉质粗糙,只有体重二十——三十俄磅的鱼,肉质才细嫩。捕捞大鲟鱼所得的主要收入,在于鱼籽。这种鱼有大量鱼籽,但是由于缺少高明技工,总的说来,鱼籽的质量比俄国欧洲部分所产的差。然而某些私人却把鱼籽生产改进到了一定程度,尽管规模有限,当前在阿穆尔河下游已出现了格里涅瓦利德工厂。该厂加工渔业产品,尤其是鱼籽,它不仅满足当地需求,而且行销国外。这项生产仍处于草创阶段,但已采取措施,招聘对此富有经验的技师。

与生产鱼籽同时,还生产鱼筋和鲟鱼脆骨,这些都是中国人乐于采购的食品。

阿穆尔河上渔业生产的主要项目,是捕捞和腌制大马哈鱼。所有的异族人——基里亚克人、果尔特人、鄂伦春人、通古斯人等,都贮备大马哈鱼,把它晒成干鱼,作为自己的口粮和狗的饲料;至于所有的俄罗斯居民,则用盐腌。

在阿穆尔河下游,渔业代替了农业,它使居民获得可靠的收入。渔户把多余的鱼出售,用换得的钱来满足自己其他方面的需要,包括用来购买他们缺少的粮食。

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市及其近郊,捕捞与腌制大马哈鱼的行业尤其发达¹。主要的渔业大都集中在这座城市,他们根据订货把贮存的鱼运往阿穆尔河上游和经海路运至南乌苏里地区,以满足那

¹ 每年供应当地需要和国内市场,约为四十万普特,每年向国外出口,约二十万普特。

里的普通居民和军队对这种产品的需要。

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市和哈巴罗夫斯克市，大马哈鱼的秋汛期在8月下旬开始，在此期间如果汛情良好，捕获量大¹，鲜鱼价格会便宜得令人难于置信，每一百条体重各为五——十俄磅的鱼，售价仅为——二卢布。

近几年来，日本渔民开始乘纵帆船前来阿穆尔河河口收购大马哈鱼，鱼价因之上涨。

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在阿穆尔河上生产鱼类罐头的只有格里涅瓦利德一座工厂。有根据认为，只要经营得法，这个企业完全可以收回投资。诚然，另外对生产鱼类罐头也作过一些小规模的尝试，但不知为何都没有成功，半途而废了。——在划拨和售予建厂地段方面，曾经制定过一个条例，其中尽量减轻业主在买地和交纳企业税金等方面的负担，只要求其保证实现这项事业和不形成任何垄断。同时还要求业主逐渐用俄国工人取代外国工人。如果只是租赁地段，而不购买，那么条件还更优惠。可以有把握说，这个行业之所以暂时无入经营，其原因为缺少事业心强而又熟谙此种业务的人，而且本地区的资本原来就不多，都已投入到风险小而利润大的企业中去了。

阿穆尔河流域所产质优肥美的鱼，不仅是该区域居民、而且是滨海省其他地方居民的食物来源。如果说此河流域的渔产暂时还不见显著减少，那么注入鞑靼海峡的大小河川，尤其是注入大彼得湾的现状却应引起忧虑：那里的鱼正在日渐减少。

这一情况迫使本地区刻不容缓地调整渔业，以保护那些尚未遭灭绝的鱼类，使其得免重蹈前面探讨北方渔业状况时指出的覆辙。

狩猎业在滨海省上述地区居民的经济生活中起着突出的作

¹ 在水位不高时。

用。在占领本地区的初期，狩猎业能使居民食肉有余。随着居民人口的增加，条件变得已不如从前那样优越。但即使在目前，不论阿穆尔河沿岸，还是乌苏里地区，仍有一些地方兽肉不致匮乏。狩猎对象主要是：狍子、鹿、马鹿（也是鹿的一种）、野猪、熊和堪达罕。所有这些野生动物的肉，都可食用，毛皮可制成暖衣或出售。猛兽中除熊外，还有狼、豺狼和虎。虎不仅产于南乌苏里地区的丛山中，而且在哈巴罗夫斯克附近也能见到。虎皮自成为出口商品之后，每张售价已从二、三十年前本地区价格——二十五卢布上涨到一百五十卢布。

在乌苏里江右侧各支流上游，至今仍栖息有珍贵的毛皮兽——紫貂，异族人在那里猎捕。不分季节地滥杀滥捕，造成狍子、鹿、马鹿和野猪的数量锐减，至于飞禽就更不待言了。在哈巴罗夫斯克附近，飞禽已几乎绝迹。受摧残最厉害的是鹿。猎捕鹿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肉和皮，还不是说为了鹿茸（夏初时节鹿生的嫩角）。中国人出高价购买鹿茸配药，认为这种药具有延年益寿的效力。按等级，每架鹿茸的售价最贵的可达四百卢布。因此，只要在哪儿发现有鹿和马鹿，俄国人、中国人、朝鲜人和异族人都立即加紧猎捕，所用的方法也不仅仅限于枪杀。在锡霍特山脉东坡，由于那里几乎无人监管，还采用陷阱（鹿窖）。为此，将鹿群觅食或饮水所经的林中道路用木障拦断，木障用倒木筑成，开有门口，门前挖掘陷阱，上面用细软树枝仔细掩盖。鹿在行进途中遇到木障挡路，便沿木障行走，在遇到门口通过时，必然掉入伪装的陷阱，猎人便在陷阱里予以捕杀。

为此目的而设置的木障，有时长达几俄里，当鹿生长茸角时，猎捕就可收回木障的成本，而且可以绰绰有余。

上述的滥肆捕猎的方法，消灭了大量野生动物，因此严格禁止设置鹿窖，而且鹿窖除摧残野生动物外，还孕育着使森林火灾迅速

蔓延的严重危险。这些鹿窖都是干柴，一旦燃烧，很快就会左右蔓延，使火灾扩大广大地域。遗憾的是，这类禁令只对那些能够监督其执行的地方有效。

在原始森林里收拾脱落鹿角，也遭到禁止。从事这种营生的通常是异族人，他们先在林中放火烧荒，以便易于寻找鹿角。荒火常常导致森林大火。这种营生引起森林的巨大危害，是显而易见的。

属于滥猎的还有在冰凌¹上猎捕狍子。这不仅有异族人，还有俄国居民。这种狩猎目前也在被禁止之列。总的说来，最近时期为了防止益兽灭绝，就行猎工具及狩猎时间等方面，颁行了保护条例。此外，在南乌苏里地区划出了三个禁猎区，那里全年都禁止狩猎。这几个禁猎区都是相当辽阔的原始森林地带。其中，第一个位于阿穆尔湾西岸，第二个在乌苏里湾和亚美利加湾之间的岸边山岭的东坡，第三个在刀毕河上游右侧各支流流域。暂时尚未确立对禁猎区的切实可行的警卫，为此，正准备同附近驻军部队的狩猎队进行协商。一些大的野生动物可在禁猎区内宁静地繁殖，然而禁猎区内也可能出现熊、虎一类的猛兽。猎捕熊、虎，可以培养勇敢无畏的精神，对于狩猎队格外有益。繁殖出的多余幼兽，要使它离开禁猎区，这样，禁猎区便将成为替本地区其他地方繁育野生动物的温床。可以有把握说，如果不设立禁猎区，那么无须太长时间，本地区的鹿和马鹿就会绝种。符拉迪沃斯托克有一个狩猎者协会，受到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亲王殿下的庇护。该协会享有在阿斯科利德岛和里科尔达岛行猎的特权。里科尔达岛上只有狍子，在阿斯科利德岛上主要栖息着鹿。按协会规定，猎鹿要在夏初，那时鹿正在生长茸角，因而其价值最高。

1 冰凌是指深雪表面的一层薄冰壳，它是雪融化后又遇寒而结成的。薄冰壳经不住狍子，狍子因之跌倒，不能迅速跑掉，因此，才被穿着滑雪板追踪的猎人大批捕杀。

在岛上鹿群繁殖得很快，因为禁止猎捕牝鹿。阿斯科利德岛仿佛是一个小小的鹿群饲养场，在其他岛上，对于全地区繁殖鹿群的事业并不起什么作用，因此协会希望自己能在维持这种益兽在大陆上繁殖这一方面作出力所能及的有益贡献，提出了租赁靠近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半岛南侧的一定地域的问题。协会意欲在该地域确立正规猎捕各种益兽的制度，犹如建立一个新的禁猎区，配备可靠的警卫。这个问题直到 1897 年仍悬而未决。

鹿茸是一种贵重的商品，因此某些地方直接在住宅附近圈养已经驯熟的鹿群，每年锯割茸角。虽然这种家鹿的茸角较诸被杀的野鹿角价格低，但在一定条件下仍不失为有利可图的事业。

在滨海省的私人创办的行业中，应首推采金业。远在俄国人到来之前，南乌苏里地区即已有了采金业，当时这是一种人人可作的自由行业。从事这一行业的是常年在此居住的和临时来自境外的蛮子。他们最爱去的地方是阿斯科利德岛，大陆上的其他地方也有人淘金。生产方法是极其原始的，把含金沙放在手摇洗矿槽里淘洗。阿斯科利德岛上每年都有成百上千的蛮子从事这个行业。自我们成为本地区主人之后，这项事业也应该服从于我国的既定法律的管理，杂乱无章的淘金生产也受到制止。阿斯科利德岛上的自由淘金者却不肯服从这一命令。当 1868 年给予他们用来结束行业和离开此岛的几个限期都已超过以后，一艘兵船奉命前往那里，肃清该岛的自由淘金者。炮船不得不采用武力，在冲突中有几名军官和水兵负伤。岛上的自由淘金者终于被肃清了，但武装起来的淘金者却向刚刚建立不久的尼科尔斯克村前进，途中由于住在大陆的其他蛮子的参加而加强起来。他们便扑向尼科尔斯克村，将其焚毁，残忍地杀害了几名未及逃命的居民，然后向卡缅-雷鲍洛夫屯方向进发，意图把俄国人驱逐出本地区。在得悉这群人离开阿斯科利德岛、登上大陆和正在向尼科尔斯克村前进的情报之

后,乌苏里哥萨克营立即整装待发。该营得到了自卡缅-雷鲍洛夫村赶来的第三边防营在乡士兵的补充加强之后,便进军迎击暴徒。在离尼科尔斯克村二十俄里的杜比宁斯卡亚镇附近,该营同这伙人数近千的武装匪徒遭遇,击溃和驱散了他们。此后不久,本地区的秩序便得到了恢复。在东方,这个事件被称之为“蛮子战争”。

从此以后,已未再发生这类公开掠夺式的开采金矿事件,纵然出现个别小股人员在这里或那里淘金,那也只是偶然现象。

六十年代末期,在阿姆贡河水系开始出现采金工业的萌芽。阿姆贡河在距离尼古拉耶夫斯克市一百俄里的特林屯对面的地方从左侧流入阿穆尔河。

第一位坚定不移地经营采金事业的是商人 X. П. 捷丘科夫,尽管多年来他的规模一直不大。继而涌现出一批批新的探矿队,发现和开采了一些新矿床,于是阿姆贡河水系现在无论在阿穆尔省、还是在滨海省,在已开采的金矿方面,居于显要地位。

总的说来,滨海省在 1889 年开采出的黄金仅有七普特十三俄磅,到 1897 年,数量已增加到一百三十二普特八俄磅。——当九十年代初,一些采金公司在阿姆贡河水系发现含金量极其丰富的沙金矿床之后,这一水系的声价倍增。于是,如同在类似情况下各地都常见到的那样,这里也涌现出一批批新的淘金队。然而,远非所有的探矿队都能取得成效。在滨海省勘探金矿随之而来的种种现象,也与在东西伯利亚其他部分出现的相同。大批人失意,幸运儿寥寥无几。——仅仅找到沙金矿还不够,继寻觅矿床所花费的钱财之后,是开办事业所需的巨额开支。如果发现金矿的是拥有探矿资金的个人或公司,那么为了保证事业能顺利开展,他还必需拥有一定的后备资本,以防出现某些临时性的损耗。对于那些直到金矿已然发现而开采资金尚无着落的人来说,这时便须开始为筹措款项而操劳:为借债而偿付高额利息,或者为偿付利息而出让

一定数量的股份，或者最终不得不出售整个事业。往往有这种情况：千方百计为企业筹款的种种努力，都徒劳无功。这是因为探矿队对取得的成果经常夸大其词，而且形形色色的冒险家直接弄虚作假：在检查矿床含金量时，他们偷偷地往探井（勘探井）里撒上一层金沙。

一般说来，所有的采金企业都冒有巨大的风险。首先，勘探矿床通常都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因而有时会导致严重的意外情况；其次，诸如进行建筑住房，修造堤坝和排水渠，铺设穿行原始森林的用以运送食品的道路，购置运输工具、机械和采矿必需用品，兴建河岸码头等工程项目时，计算所需一切开支所依据的数据不准确，可能会有很多误差；最后，在淘金作业过程中，水源不足或过多，都可能打乱一切预算，结果是不仅得不到预期的巨额利润，反而会蒙受重大的亏损。

必须记住，由于金矿远离居民区和工业中心，通常须要根据淘金作业期间矿上的人员和马匹数量，在一年之前即把整个采金作业所需要的一切必需用品备足。如果嗣后发现水源不足或过多，淘金作业就不得不停顿或长或短的时间，然而供养工人、马匹和全体矿上行政人员的一切开销却须照旧支付。这样，不难明白，矿上作业的成败要受到多么大的难以预见的因素的制约。自然，很难想象，事业会接连数年一直亏损，但是下述的情况却并不少见：继几个采金的顺利时期之后，由于某些原因，开始一连几年完不成预算，这就会使那些没有相当数量后备资金的人先是陷于金融混乱，负上高息债务，最后沦于破产。

靠采金发财致富的还可算不乏其人，虽然这种人同那些把自己的资金毫无结果地虚掷到探索金矿上的人相比，数量并不大。但是，继续从事采金而仍保持财富的人是非常少的。暴发户中有很多人善于理财，他们寻欢作乐，最终导致彻底破产。另一些人

依仗最初几年采金所获红利，过惯了挥霍无度的生活，到了经营不利的年代，却又不善于把自己的需用节缩到俭朴的程度，一旦事业的不利状况持续下去，他们也同样要遭到破产。

严重损害采金工业的不良现象，还有许许多多，这就是酒贩、赃金收购者和盗采黄金者。

酒贩是指在金矿附近向矿上居民非法贩卖酒类的人。一般说来，矿区禁止买卖酒，只准许矿务经理人在行政当局的监督下于节假日或劳动繁重的时期出售酒。然而，工人中总有一定数量的嗜酒人，他们总是千方百计为自己弄到酒喝。供应他们酒的就是这些酒贩。他们隐藏在金矿附近的原始森林里，按令人难以置信的高价出售酒类，以此抵补自己所冒的被捕、受惩以及全部藏酒被没收等风险。他们卖酒换得的或是现款，或是盗窃来的黄金。

从矿上盗窃黄金是很普遍的。在金矿矿层上往往能见到所谓的砾金，肉眼即可辨出。这种自然金块大小不一，小自一佐洛特尼克^①，大可至一俄磅以上。偶尔还可遇到非常大的金块，但这只是例外情况而已。在所有含有砾金的金矿里，工人把取得的砾金交给金矿办公室，可得到特别报酬，其数额要大大低于这块黄金的价值。这促使工人把砾金掩藏起来，把它卖给赃金收购者。赃金收购者在矿场附近派有自己的代理人。往往还有这样一种情况：在有砾金的金矿附近，对一个含金量低的矿场进行开采，但它从相邻的金矿收购赃金，使这个企业有利可图。收购者通常把赃金销往中国。赃金数量，平均每年可占全省采金总量的20%到30%。

盗采黄金的形式，或者是非法开采已有他人提出过申请的矿床，或者是盗采者在原始森林里自行发现矿址，但未经任何批准便擅自滥肆开采。如果矿藏丰富，消息便会不胫而走，大批无业游民便麋集到那里。于是，当地就会通过推选产生政权，订立自己的开

^① 旧俄重量单位，等于4.266克。——译者

采规定和法律。这一切一直要持续到军队开到该地并把所有的盗采者驱散为止。行政当局非常难于对付这种祸患，必须装备一批又一批到原始森林去的讨伐队，须付出不小的开支，然而却并非总能达到预期目的，因为一俟军队撤离，被驱散的盗采者马上又聚集到原地。

必须指出，无论对于盗窃黄金的人和收购赃金的人，还是对于在原始森林非法开采金矿的盗采者，采用镇压和惩罚措施，仅使这种祸患稍为减少。因此，建议采取一些能使这些非法行为无利可图的其他措施来对付这种祸患。这类措施之一，是打算把含金砂变成商品，并减轻开采黄金的负担，使资金较薄的人也有能力开采。在把黄金变成商品时，令人担心的只是怕黄金会流出国外，逃避国库的税收。为此，准备在所有金矿区附近设立政府收购处，在那里立即将交来的黄金熔化¹，进行检验，按采金人把黄金送交造币厂的收购价格，全数按值偿付。

如果按这种方法行事，那么向国外销售黄金就会无利可图，相反，甚至阿穆尔河水系的那些中国金矿所产的黄金也可能流入我国。而目前黄金却在输往上海，由那里转输英国。我国政府可以出高于人们希望在此行业中获得的利润的价格来收买黄金，目的主要是防止黄金外流。按上述的原则收购黄金，可使采金工业家有下列可能：首先，他们的资金周转速度远比目前迅速得多，而目前他们只有在把黄金送到伊尔库次克炼金厂和熔炼之后才能领到付款单据，然后还要过很长时间才能在彼得堡凭单据领到现款；其次，他们也能开采含金量较少的矿床，而开采这类矿床在目前规章制度的管理下只会蚀本。有人会反驳说，采取这样办法，连赃金也会卖给国库的。这种反对意见毫无意义，因为这总比黄金外流有

¹ 没有必要修建大型熔金炉，因为有一些每日可熔化近二普特黄金的小型熔炉可用。

益得多。为了消灭,或者至少削弱盗采金矿的现象,应该尽量简化划拨金矿的手续,降低开销,使采金业对那些资金有限的人也经管得起。

实施这些措施,自然须要事先细致研究与之相关的每一个问题,而且根据实际情况,对最初的设想须作出一定的修改。不管采取什么办法,调整这个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工业,不论在滨海省或是在整个阿穆尔沿岸地区,早已迫于眉睫。

姑且不谈从国家经济角度来看采金工业的重要意义,而应该承认,这个行业对俄国工人起着腐蚀作用。

矿上的劳动繁重而艰苦,春秋两季在坑道里的工人,泡在水里,往往损害健康。风湿病和疟疾是矿上的常发病。另一方面,工钱丰厚,尤其是在那些能够找到砾金的地方,使工人沾染上放荡挥霍、酗酒无度的恶习。当工人在矿上干活时,严格的制度和酒类的限量,这些把工人限制在日常的劳动生活的圈子里,然而他们一旦获得自由,摆脱矿场当局的监督,马上就会漫无节制地纵酒狂饮,挥霍浪费和放荡不羁,一直到把大部分工钱,有时甚至全部工钱花光为止,然后他们两手空空地回到家里。他们与其说是家庭的帮手,还不如说是家庭的累赘。在金矿作工而不受腐蚀,并把工钱带回家去的人,那是很少的。习惯于在矿上作工的工人,通常都是脱离家庭的单身汉,他已不再适应正常的家庭生活和工作。最后,当他丧失掉健康,回家时常常已成为残废,全赖家庭和社会赡养。政府当局采取各种措施来控制矿上人员的放荡生活,但这种恶习很难根除。不论如何,最理想的是实施矿工残废保险,以便在他们丧失劳动能力后免除家庭和社会赡养他们的负担。在滨海省已提出这个问题,但暂时还没有解决。

除采金工业外,省内所有其他行业仍处于萌芽状态,尽管其中许多行业无可争辩具有发展前途。本省盛产建筑用木材和工艺用

木材。迄今为止,我国向中国北部无林地区输出的木材,数量很有限,那里市场上占优势的来自加利福尼亚的木材,甚至来自优质建筑用材并不充裕的日本。这种现象应归罪于我国商人缺乏进取心,以及国家财产管理局对经营我国森林财富划拨地段时订立的那些规章,恶劣的交通运输,对那些能够出口木材的区域缺少研究,对销售市场不够熟悉等原因。

还在七十年代,曾从尼古拉耶夫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作过向国外输出建筑用木材的尝试。但是,并没有同外国的公司或市场建立任何正规的联系,只是在最近才开始发展向国外输出枕木的业务。从前,我国的出口商无视国外市场要求的木材规格,总是按国内出售时常见的样式出口,因此销售时遇到困难。尼古拉耶夫斯克为输出木材使用的是载货到阿穆尔河河口来的轮船。这些轮船返航时无货可载,就装载木材作为压舱物。直到今天,南乌苏里地区外运木材仍然采用这种方法:利用从欧洲运货来此,但返航时无货可载的轮船。从滨海省向国外运送木材,专门为此租赁轮船,是不合算的。木材出口的主要项目是枕木。这是一项比较新的业务,而且环境困难,迫使经营者提出申请,要求给他们划拨森林地段的条件尽量优惠,期限也尽量长些。国家财产管理局对待此类划拨非常审慎,注意衡量租赁条件,以防止毗连地段贬值和出现垄断企业。再加上对任何长期租赁用于开采的森林地段,都须经过部一级批准,那么显而易见,事情的解决往往要拖延时日,这对经营人本身的兴趣会因之淡薄起来。

最近,木材输出业组织的主要倡议者之一发现把自己的活动中心移向朝鲜更为有利,在朝鲜,在我国外交使团的协助下,他获得了有利条件,在一定年限内经营我国边境河流——图们江整个水系的森林财富的专利权。

但是应该看到,滨海省这一行业的发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尽管鞑靼海峡沿岸几乎每年都有森林大火灾发生，但那里仍剩有很多适于出口的木材。该海峡有一系列良港，船只可以平稳地在那里停泊，装卸货载。

从各种迹象来看，采煤业有着更为广阔的前途。

在六十年代即已开始萨哈林岛采煤，并且在逐年发展。就在那时前后，滨海省的大陆上——在波谢特湾也发现了煤炭矿藏。继而，在阿穆尔湾西岸、鞑靼海峡沿岸也逐渐发现有煤，近年来连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半岛上也发现有煤层。此外，滨海省已发现煤层的地方还有科尔弗港、阿纳德尔区和堪察加半岛西北岸。

在我国太平洋舰队已得到加强和舰队必需的基地已在我国东部边陲建成的情况下，政府已认真着手对位于我国滨海省的军港和商港——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一些地方进行地质考察。考察者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寻找可靠的煤炭矿址。为此目的，在九十年代初，农业和国家财产部派出了一支矿业考察队。三年之内，考察了南乌苏里地区沿海地带，除一些较次要的发现以外，还查明了苏昌河距河口三十五俄里处的丰富煤炭矿藏和奥耳加湾附近的大面积铁矿。

苏昌煤矿区的勘探工程查明，那里有海军舰队必需的无烟煤和比较适宜商船使用的其他煤炭。初步勘探确定，蕴藏量约三亿普特，也有一些专家认为，那里的蕴藏量已确定为七亿普特左右。国家不准备自行开矿，制定了将其租出若干年限的租赁条件。不久，找到了一位承租人，而且合同也几乎快签订了，可是承租人突然患病，此事未能成交。此后过了几年，再没有找到愿意承办这种企业的资本家。阻碍此事进展的原因是：勘探工作并未进行到底，军舰上试用煤炭样品的结果不一。为维护国家利益计，理想的是能尽快彻底解决有关苏昌煤炭矿床的可靠程度以及该处煤炭对军舰和商船的适用程度等问题，到那时，如果在大陆上仍然没有发现

更为可靠和更为有利的煤矿，如果仍然没有可靠的私方承租人，那么该处的工程就应该由国家经办。

在太平洋沿岸的生活日益蓬勃兴旺的情况下，我们在该处不能没有自己的大陆上产的煤炭，其数量能足以充分保障军舰和商船所需，以及满足铁路的需要。近些年来，在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半岛西北部发现了煤。该处矿藏已由矿业工程师戈尔洛夫进行了勘测并正在两个矿场开采。这两个矿场分别位于距乌苏里铁路二十和三十俄里处。由于靠近铁路，该处煤炭相对而言非常便宜。煤的质量并不十分好，但在铁路上和工程部门房屋供暖方面却找到了销路。

在谢集米河上及绥芬河河口附近采掘质量不太好的煤已有多多年；这种煤部分供应船用，部分供给房屋供暖需用。工程并未纳入正规，采掘暂时还只限于表层。或许较深煤层的煤，质量会好些。

上述一切证实，在大陆上，在南乌苏里地区，我们拥有相当多的煤炭矿床。将来用当地矿场的煤来满足我们的需要，是大有希望的；而目前，我们虽然也使用萨哈林煤和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产的煤，但仍然处于完全依赖外国——主要依赖日本——的境地，因为我们缺少相应质量的煤炭。

确定我国大陆上的煤炭矿藏的可靠程度固然在所必需，然而同样需要的还有查明圣奥耳加湾铁矿的蕴藏量。如果能得到实际证实，我们在奥耳加湾确实有面积广阔的矿藏，那么在拥有木材、煤和铁矿石的情况下，我们在当地生产生铁和熟铁就有保障了。这个情况不仅能大大加强和提高我们在本地区的经济地位，而且，除此之外，在条件顺利时，还能在大量自外国输入生铁和熟铁的中国和朝鲜市场上成为竞争者。

不论煤矿的开采工程，还是冶金工厂的修建，如果没有私人企业业主来承担，看来就都应由国家主动担负。从保证我国发展工业

如此必需的物资，如铁和煤，以保持经济独立的观点来看，尽快兴办起这两项事业，对我国东部边陲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很早以前，在普烈奥勃腊热尼耶港，当时蛮子还在此地当家作主，即已发现了银铅矿砂。后来，俄国人已正规地组织开采那里的铅矿，但这个企业未见成就，规模也有限。

蛮子在大陆上从事的行业中，应该指出的有采人参和采木耳。

野生人参产于乌苏里江水系各支流的偏僻地方，每年都有成百上千的挖参人到那里去。这些挖参人是由其东家派遣来的，东家负担一切与此有关的开销，同时从这一行业中牟取利润。人参，在中国作为医治多种疾病的药材，极为珍贵，以能增强人的生命力而著称。

因为这种植物日益减少，中国人试图在南乌苏里地区开辟人参种植场，但是人工培植的人参远比野生的价低。随着中国人逐渐被驱离我国土地，这些种植场也荒废了。

木耳是在林中伐倒的和腐烂的椴树树干上采集的。为此，在一年之前，成群结伙的蛮子就到原始森林里去，砍伐椴树，第二年来采集树干上长出的木耳。木耳是中国菜肴中的一种佳品。从行政当局方面，为了制止这种滥肆摧残椴树的行为，当然要采取措施，但是由国家财产管理局经管的森林面积辽阔广大，监督往往不能象预期的那样有效。

采牡蛎业也很发达，但产品只供地方需要。我国太平洋沿岸有很多地方出产牡蛎。迭卡斯特里湾产的牡蛎尤以质优著称。符拉迪沃斯托克出产的牡蛎味美可口，但稍嫌过大。从事打捞牡蛎的是蛮子。大彼得湾南部沿岸的蛮子还用海水熬盐。他们熬盐的方法极其原始，用的是大铁锅，里面盛满海水，锅下升火熬炼。设备较好的盐场先是把海水引入岸上挖成的大而浅的水池，在阳光下曝晒，然后把已经较浓的海水盛入大锅，最后熬制成盐。用这种

方法熬成的海盐,未去杂质,质量低劣,但比输入的食盐价格低廉,因而不仅畅销于异族居民,而在农民中也有销路,并且经常向满洲输出。

用海水熬制海盐的数量究竟有多少,没有精确的数字,但可以估计,年产量可达到几万普特。

还有在刀毕河和乌拉河各支流采捞珠蚌的一种小行业。所产的珍珠颗粒很小,但偶尔也能遇到上好的珍珠。目前,这个也是由蛮子经营的行业,几乎无声无息了。

意义比较重大的是海产业——捕鱼,捞海菜,还有一部分捕捞海参、海蟹、海虾。这些行业分布在大彼得湾和直抵阿穆尔河河口为止的鞑靼海峡沿岸。有关本地区主要的鱼类品种——红大马哈鱼(鲑鱼)和北鲚——的捕捞业的资料,前面已作过介绍。这里捕捞的还有青鱼、比目鱼以及其他小型鱼类,用之晒作鱼干。但是,渔民的全部精力仍集中于捕捞红大马哈鱼。

海菜是一种藻类,产于我国鞑靼海峡沿岸,从事采捞的只有中国人。每年春天,由中国东家雇佣和装备的蛮子成群结队来到这里,驻扎在产有海菜的沿海各地,开始打捞、晾晒海菜,并把它扎成捆。这种产品的主要销售市场是中国,那里大量食用海菜。人们把海菜象蔬菜那样,加上调料、酱油烧煮,切成小块食用。海菜生长在海底,叶狭长而肥厚,把它从海底捞出时,必须使用特制的顶端绑着铁钩的长木竿或长竹竿。海菜叶放在岸上日光曝晒,为此须选择崖岸或铺满砾石的海岸,以免晾晒时沾上砂粒和泥土。¹

也是在上述地方,朝鲜人用大网捉海蟹和用细网捞海虾。他们在岸边把海蟹放在盛有海水的大锅里煮,然后剥出蟹腿和蟹螯里的肉,在阳光下晒干,销往中国。蟹肉在中国是比较富裕的阶级

¹ 1896年,国库从采捞海菜一项收入为一万八千一百八十四卢布,1897年,收入为一万七千五百二十七卢布。

的食品。小虾则用来制成味美的虾酱，也销售国外。

上述各种海产业的最后一个是捕捞海参。海参是中国菜肴中的一宗珍馐美味。它要晒干后出售。在我国沿海捕捞海参的是成帮结伙的蛮子，他们同采捞海菜的人一样，按相同的方式结成帮伙。他们乘坐不大的船只，在沿岸浅水处用安装在竹竿上的鱼叉捕捞。最近，还开始出现了日本人，他们竭力要求允准用潜水员捕捞海参，使他们有可能在深海处经营这种行业。经验证明，潜水员捞到的海参数量无比之多。为了不损害这个行业，制定出一项规定——不准在同一地方连续二年使用这种方法捕捞，对潜水工具的数量也作了限制。¹

所有这些海产行业，从很久以前在我国太平洋沿岸就已存在，只是从八十年代起才开始征收税款，先是征鱼税，后来连海菜也要交税。九十年代初，确定捕捞海参、海蟹和海虾也须纳税。最初，监管税收一事完全集中于警察局，但收效甚微，因为警察局肩负许多其他事务，而且没有海上交通工具，而没有交通工具，监督就形同虚设。换言之，就是全凭自愿交纳捐税。

后果很快就显出来了：有些地方鱼已几乎完全绝迹，海菜的采撷量也在一年年下降。——补救此事的唯一办法就是设置海上纵帆船，用其监督海产行业，另一方面制订海产的开发规则。

关于这一点，在1892年已向农业和国家财产部提出报告。部内对此表示同情，有可能把在科曼多尔群岛附近非法捕猎海狗而遭没收的美国纵帆船中拨出一艘，用于这个目的。这艘纵帆船是使帆的，经过一番装备，它奉命前往大彼得湾和鞑靼海峡沿岸巡弋²。它一出现，事态立即大有转变，在大批没有经营海产业许可证

1 1896年，国库从捕捞海蟹、海虾和海参等项收入为二千四百五十九卢布，1897年，收入为二千八百九十六卢布。

2 这艘纵帆船，在经验丰富的捕鲸商船船长格克的指挥下已航行多年。在航行大彼得湾和鞑靼海峡沿岸期间，格克对该处海图作出了宝贵的修正和补充。

的人中，第二年又来的只有少数人。为了使这艘命名为“警卫号”的纵帆船能够工作得更有成效，在日本一家工厂里为它安装了一台二十五马力的辅助蒸汽双螺旋桨发动机。借助这台发动机，该船航速可达到每小时八海里，能够大大扩展监督的范围。这艘纵帆船过去只配备帆具，因而只能贴岸航行。无风时，它要花费很多时间才能驶进某处海港去进行检修；当有风从海上吹来时，它又须远离岸边，等待适当时机再行靠岸。蒸汽纵帆船“警卫号”已受有海关船舶权力和悬挂海关船旗帜，它的出现有利于监督作业船是无可争辩的，但仅仅靠这一艘船并不可能监督所有渔民的活动。

近十年来本地区逐步制定了一切规章制度，为了实施这些规章制度，地方监督是必须的。因此行政当局极其关注建立岸上代表和纵帆船代表之间的相互配合协作。

在那些由于情况不同或缺乏交通工具而不能建立必要的地方监督的地方，为维护海产行业计，根本不准许那里的行业反而更有好处，因为经验证明，没有严密的监督，决不能指望渔民会老老实实在地履行确立的规章制度。

在各种海产行业中，近几年在日本海上刚兴起来的俄国捕鲸业，已开始引起人们的特殊注意。

在白令海和鄂霍次克海上的捕鲸先驱者中，当首推俄国籍的O. B. 林德戈利姆。他从事这个行业多年，研究有素。应该提及的还有格克船长，他也是一位干了多年这个行业的经验丰富的捕鲸者。

在上述几位人士的活动开始之后，过了三十年左右，又出现了一位俄国企业家，他是退伍的海军中校迪迪莫夫。他在挪威购置了一艘装有改进的捕鲸设备的捕鲸轮船，1889年乘此船来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这艘船被命名为“根纳基·涅维尔斯科伊号”。在日本海上捕鲸极其顺利，该企业只用几年时间就完全能够自立，而且

有了盈利。但是，很遗憾，1890年末，或1891年初，在从朝鲜驶往建有炼制鲸脂的商站盖达马克港时，中途遇上风暴，该船连同迪迪莫夫和全体船员一起遇难了。

捕鲸业产品主要销往日本，运送货物的是行政当局在科曼多尔群岛附近没收的纵帆船中的一艘，这艘船已转卖给迪迪莫夫船长。

在此之后，1894年又出现一个由海军中尉凯泽尔林格伯爵领导的同类企业。凯泽尔林格伯爵装备了两艘捕鲸轮船：专门为此建造的“尼古拉号”和“格奥尔基号”。

凯泽尔林格伯爵的活动区域，暂时只局限于日本海，同去世的迪迪莫夫的情况一样，事业搞得很兴旺，行业年年扩大，遍及的水域也越来越大。他每年捕鲸约八十条，主要行销于日本市场。在日本，甚至鲸鱼肉也可以销售出去。他还有一艘适合于运输的纵帆船。盖达马克港内那个从前为迪迪莫夫所有的商站，如今已转归他手，而且他已予以大大扩展。除炼制鲸脂和为之制造铁皮容器外，那里还烧炼鲸骨，作为农田肥料产品。

凯泽尔林格伯爵将来还打算扩大自己企业的活动范围，派遣轮船前往鄂霍次克海和白令海猎捕格陵兰鲸。捕获一条格陵兰鲸可以得到约一万五千卢布收入，而捕获一条栖息于日本海的小品种的鲸鱼，所得的收入只有一千至一千五百卢布，因为小鲸鱼没有珍贵的鲸须。鲸须是猎捕格陵兰鲸所得的一项主要收入。总之，只要今后采取合理方针，这项事业是大有可为的。

无论经营海产行业，还是经营近海运输，几乎全都控制在异族人手中。大彼得湾和鞑靼海峡沿岸各个居民点之间的帆船运输和小船运输，从一开始就掌握在蛮子手中。他们竟有效地同受政府补贴的舍维廖夫轮船公司及不时到此处水域从事近海运输的一些私人帆动纵帆船相竞争。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维持船舶同海岸之间

交通联系的所有舢舨主也全都是蛮子。他们使用的吃水量小的舢舨和小艇,具有极为良好的性能——由于是平底结构,能够直抵岸边,不须专设码头。除此而外,他们的近海航行船舶在海上很平稳,在吃水量相对小的情况下,却能装载很多货物。这些船遇逆风曲折航行不够灵活,在这方面不及龙骨结构的船只。

近海航运的船舶运费收入较多,行政当局屡屡企图吸引俄国居民从事这一行业。为此,规定了对设计出近海航行优良船舶的人颁发奖金,制定了向有志于从事近海航运的人提供补贴和贷款的条款,但所有这一切都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蛮子提供的劳动力比俄国人便宜,而且他们较有经验,对这一带海面的航行条件比较熟悉,所以很难同他们进行竞争。正因如此,新出现的俄国近海航运企业一般都过不了多久就倒闭了。

只有费奥多罗夫的一艘客拖轮,由于享有政府补贴,营业兴隆。这艘船自八十年代初开始,就航行于绥芬河河口的列奇诺耶村和位于同一条河上的拉兹多尔诺耶村之间。这条航线同航行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列奇诺耶村之间的舍维廖夫轮船相联接。这条航路通行期间,为了维持该船沿绥芬河航行,除运送当地产品——干草、木柴和建筑材料以外,禁止外国船只在此航路上从事近海航运。但是,当拉兹多尔诺耶村——符拉迪沃斯托克线铁路告竣之后,费奥多罗夫的轮船在绥芬河上便已不再有事可作,尤其是在上述各居民点之间走水路须要在列奇诺耶村转船,要花费较多的时间。于是,在九十年代中期,这条航线就被另一条取而代之。费奥多罗夫轮船被派去维持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内各码头同俄罗斯岛之间的蒸汽轮船交通,从而大大地便利了该地区的客运和货运。

在鞑靼海峡和大彼得湾的较远港口之间组织近海航运事业,特别值得谈谈。在六十年代,占领符拉迪沃斯托克和波谢特之后不久,这些港口之间的交通全赖运输纵帆船和兵船。但是,后来海

军部门逐渐摆脱此事，因为它不愿属下的舰船把自己的直接职责和专门任务丢下不顾。于是出现了受政府补贴的舍维廖夫公司。该公司从 1881 年起开始了尼古拉耶夫斯克市、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和波谢特港之间的正规航行，途中停靠鞑靼海峡各港和萨哈林岛上的杜厄港¹及科尔萨科夫港。这条航线延伸至长崎和上海。最初，这家公司只有一艘轮船航行，继而是两艘，最后增加到三艘。第三艘轮船只在大彼得湾航行。

公司用于来往尼古拉耶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日本和中国之间的轮船，从一开始就不敷所需，因此外国的——主要是德国的——近海航运业沿着这条航线不需任何补贴就能顺利地开展业务，来往于阿穆尔河河口与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间，中途在萨哈林岛停靠。外国轮船公司（日本的）也在逐渐加强，它的航线一方面是从日本到中国，另一方面是从日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甚至当“志愿船队”的船只驶上国际航线之后，俄国的轮船仍然少得不足以满足需要，因为在滨海省以及阿穆尔沿岸地区内那部分在经济上依赖海洋的地方，生活在日新月异地发展。这种状况不得不容忍下来，直到俄国商船队在太平洋上发展到这种规模，能在我国沿岸的近海航运上摆脱掉外国船只。而且，还不应忽视：外国近海航运的运费低于舍维廖夫公司，部分原因在于外国商船的全部开销，尤其是船员本身的生活费用，比俄国人要低得多。我们还感到极其缺少受过商船上的服务训练的船长和领航员，以及习惯于航海业务的船员。

为了培养近海航行和远洋航行的船长和领航员，虽然我们在各港埠设有航海训练班，但其数量甚少，而且训练班的组织以及教学的安排，都不完全符合海船生活和职务对所培养的年轻人提出的要求。符拉迪沃斯托克航海训练班的情况同样如此。

1 后来，当萨哈林岛中央管理局迁移到该地后，改名为亚历山大罗夫斯克港。

工业和工厂的活动，在本省还处于萌芽状态。近来在南乌苏里地区开始出现某些大大小小的工厂，例如，尼科尔斯克村¹附近的酿酒厂，符拉迪沃斯托克市附近的火柴厂、榨油厂和缆绳厂，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内的皮革厂。所有这些企业只要掌握在可靠的和有经验的人手中，都是大有发展前途的。商人赫列勃尼科夫经营酿酒业已有多年，他用当地出产的山葡萄酿造红葡萄酒，但是他的生产改进不大，只是近一个时期才听说，那些在原籍就对酿酒内行的顿河移民，对当地的酿酒方法加以改良。

人工培育当地生长的山葡萄的实验，暂时还没有取得任何值得注意的成果。

1 1898年更名为尼科尔斯克-乌苏里斯克市。

第十章

贸易。贸易的逐步发展。俄国商品与外国商品。自由港问题。中国人的商业竞争。烧酒（中国烧酒）和鸦片贸易。交通线路：海上航线和江河航线。马车道路。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线铁路的敷设。筑路工程中军队、流放苦役犯、流放移民和中国人的劳动。省内电报线路的最初架设。

滨海省的贸易事业¹是在特殊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发现并占领阿穆尔河河口以后，在该处建立了尼古拉耶夫斯克市，成了俄国人在远东首先集中的地方，在那里出现了本省贸易事业的最初萌芽。阿穆尔河的荒无人烟，东西伯利亚的俄国商人对此河的一无所知，这一切在当初排除了通过这条途径同尼古拉耶夫斯克建立贸易联系的可能性，因此该市的一切必需用品自然而然都需要经海路从欧洲运来。这不仅要依靠维持这个边陲地区与喀琅施塔得之间联系的军舰和运输船来进行，而且不久外国商行也在那里兴办起贸易事业，它们按照行政当局的订单并供应自己商店的需要，租赁商船经海路把各色货物从汉堡运来。

与此同时，外贝加尔地区向驻扎于阿穆尔河沿岸的军队供应诸如面粉、粮米、牲畜等生活必需品，要靠每年在赤塔市附近音果达河上修造的适合于流送的平底船载运。装载这种平底船时，要计算好时间，使其能够在冰排流过后立即趁涨水季节启航。这种

¹ 北方各区除外，该处的贸易问题在前面已曾叙及。

被称之为阿穆尔河的流送，是每年一度的严肃而复杂的作业，其结局顺利与否，决定着直抵尼古拉耶夫斯克市为止的阿穆尔河沿岸驻军的物质生活。平底船上的流送水手，由派去补充上述部队的士兵担任。在这条长达上千俄里的完全陌生的大河上，由未经训练的流送水手操纵，而且缺少熟练的引水人员，显然会遇到千难万险。暴风雨时常将平底船抛上浅滩，把船击成齑粉，载运的货物也被毁掉，而船员往往在千钧一发之际才死里逃生。从另一方面，由于缺少对流送水手一切行动的监督，便为各种各样的违法乱纪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平底船流送冒有风险和没有保障，这促使尼古拉耶夫斯克当局逐渐增加经海路供应的订货，比较扎实可靠。

尽管沿阿穆尔河航行会遇到极大的艰难险阻——指沿河尚未通行轮船之前——，仍有一些经商的流送平底船出现。这种平底船也是在外贝加尔地区装载货物，继冰排之后沿音果达河、石勒喀河和阿穆尔河下行，在沿途各个哥萨克村屯和哨所停靠，进行买卖交易。实际上，这是一些小型的流动商铺，备有当时还不要求讲究的阿穆尔居民家务所需的各种商品，同时也载有为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哈巴罗夫卡村和尼古拉耶夫斯克市那些较有文化的顾客所准备的各种物品。

这些经商的流送平底船，就是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沿岸最早出现的俄国贸易事业的幼芽。我们在平底船上可以看到俄国工场手工业和服饰用品业的商货、小五金、皮革、殖民地来的商品、外国酒类以及产自西西伯利亚的牛油。令人吃惊的是，这种途经西伯利亚用兽力运输的商品贸易，竟然有力量同经海路运输的商品贸易分庭抗礼。能够解释这点的只有下述情况：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市兴办的外国商行初期还缺少可靠的运输工具，因而没有沿阿穆尔河上溯去扩展自己的商务活动；其次，国外的德国汉堡市场没有向这些商行提供为俄国顾客所惯用的、并且急需的商品；第三，尼古

拉耶夫斯克市规定的物价过高，以致经西伯利亚运输的商品也可以与之角逐，但经西伯利亚运入的商货出售时盈利较外国货少；最后，尽管艰难险阻层出不穷，头几批俄国贸易事业的先驱者使用流送平底船运输的贸易却始终坚定不移，他们终于坚持到东西伯利亚和西西伯利亚各条河流上出现了轮船运输，西伯利亚的交通日趋方便和完善的时候。

后来，“志愿船队”开辟了自敖德萨至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航线，终于使俄国货同外国货竞争中明显地达到了势均力敌。在借助流动平底船经商的同时，先是在尼古拉耶夫斯克，继而在哈巴罗夫卡村开办了一些小型的俄国商店，它们几乎只出售俄国货物。自南乌苏里地区并入俄国版图以后，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卡缅-雷鲍洛夫村、尼科尔斯克村和该地区其他一些居民点也逐渐出现了这种商店。

随着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货运方法的改进，加以在这些江河上出现了轮船，俄国的贸易事业日趋巩固，但与此同时，外国人的贸易事业也同样在扩展，深入到了哈巴罗夫卡，尤其是到了符拉迪沃斯托克。自从港口由尼古拉耶夫斯克迁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以后，它已成为外国人进行商业活动的中心。

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之间，阿穆尔河上出现了两家商业公司：“阿穆尔公司”和“东西伯利亚公司”。但是，这两家公司只存在了几年，接着就相继倒闭了，原因在于负责经理贸易的人员不善经营和居心不正。这两个贸易企业的活动的一个主要基础，是剥削按低价向公司交售貂皮及其他各种毛皮的异族人。起初，这种贸易赢得的利润相当可观，但在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这两家商业公司的营业每况愈下。不仅这两个公司，几乎所有与异族人做生意的企业都施展各种各样的剥削异族人的伎俩。

俄国人来到阿穆尔河之前，同异族人的贸易操纵在中国人手

中。中国人向果尔特人、基里亚克人和鄂伦春人供应生活必需品，例如：糜、火药、铅弹、烟草、烧酒、布匹等，这些物品索价很高，要用猎物与之交换。即使是在我们成为这一地区的主人之后，这种贸易在我国领土上仍然在进行。仅仅有一部分异族人，当同俄国人建立起贸易联系之后，才摆脱了中国人的经济奴役，境遇才稍见好转。然而，这种关系远非正常可言，对异族人的剥削仍然还在继续下去。

在俄国殖民活动尚未深入到的阿穆尔河及乌苏里江的右侧各支流沿岸，中国人的势力尤其雄厚。在本地区并入我国之前，中国人不只限于同居住在我国土地上的异族人进行贸易，而且还力争长期有效地保持对支配异族人的行政势力。这表现在中国那颜（官吏）每年都到异族人的驻扎地去收敛毛皮贡税，设立公堂，断案惩治。起初，由于俄国行政官员不足，加以他们都在全神贯注地安排俄国农民的生活并监督他们，这种现象并未被察觉。可是后来，当省内行政当局已经巩固，正常的秩序得到了恢复，而且偶尔当那些中国那颜不肯服从秩序的时候，行政当局不得不对之采取断然措施。

中国人在阿穆尔河及乌苏里江沿岸同定居的俄国居民曾进行过粮食贸易，当前这种贸易仍在部分地进行着。这些粮食是经松花江运来的。当我国地方粮食极端匮乏之际，这种粮食贸易尤其兴旺。贸易的中心是哈巴罗夫卡。

长期以来，滨海省内的外国商品贸易凌驾于俄国商品贸易之上，其原因不仅在于外国货物免税进口，而且在于俄国商人的进取心不强。从欧洲经海路运输货物，不论从时间上看，还是从运费上看，较诸经西伯利亚用牲畜驮载都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但俄国商人无视这一事实，尽管他们明明知道当时这条路线的不利之处，却仍旧经西伯利亚使用牲畜驮载和沿阿穆尔河水系来运输自己的货

物。某些进取心较强的俄国商人决定租赁轮船，但是他们对此满腹狐疑，行动不够坚定，偶尔一经失败，就会打消继续干下去的念头。然而，他们逐渐倾向于把自己发往滨海省的货物委托给在国外租用轮船的外国商行。显然，这种办法虽较经西伯利亚运输货物有利，货主却仍须花费较高的代价，因为外国商行不打算以廉价运输货物来对付自己的竞争对手。

“志愿船队”开辟了敖德萨——符拉迪沃斯托克航线，这立即使事态趋向好转。尽管存在着自由港，俄国工场手工业产品以及所有俄国商品在本省市场上销路大增，货物的运费则显著下降。仅举一端即可看出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志愿船队”创业初期每年只有几次航班，而目前航班已增至每年二十一次，轮船的吨位也有显著增加。

至于近几年来经海路输入本地区的货物运入量的一般增长情况，可从下述事实看出：在1895——1897年三年内，驶抵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轮船平均每年为二百三十二艘，运载货物约九百一十七万普特，开赴尼古拉耶夫斯克的，平均每年为六十九艘，运货量为一百七十六万五千普特¹。

由于海路运入货物，输出贸易也开展起来，这主要是同满洲的过境贸易。1895——1897年三年间，这项贸易每年平均数为一百四十万卢布，同时期每年运入货物的数为八十八万六千卢布²。至于朝鲜，在此期间向那里的输出额每年平均为十七万四千卢布，从那里的输入额为十五万二千卢布³。

1895年，经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尼古拉耶夫斯克输入滨海省的货物，总金额达一千二百万卢布，而在八十年代里同样货物的输入

1 参见附录4和附录7。

2 参见附录5。

3 参见附录6。

额平均每年仅仅为五百七十万卢布。如果不把偶然运入的货物计算在内，1895年运入的俄国货物占总数的60%，外国货物占40%；而在八十年代里，俄国货物仅占26%，外国货物却占74%。

如果不算贸易活动微不足道的北方各区，当前全省贸易主要集中于几个大商行手中。其中名列前茅的是“孔斯特与阿尔贝尔特”公司。这家公司在六十年代下半期创业于符拉迪沃斯托克，当时是一个周转资金仅有几千卢布的小商店，而目前它已拥有周转资金一百余万卢布，在全省各主要地点都开设了分公司。该公司的营业得以如此扩展，主要依赖公司股东之一、商务顾问A. B. 达坦的经营有术。达坦在本地区生活已有二十余年，对本地贸易情况深有研究。这家公司既经营俄国商品，又销售外国货物。第二位，当推历史悠久的阿穆尔地区的秋林公司。尽管遇到激烈的竞争，尤其是早期与经海路廉价运输而占有优势的外国商品的激烈竞争，秋林公司却仍旧坚持不渝地在阿穆尔地区推销俄国货物，作出了不容置疑的贡献。该公司在省内各地也设有分公司。再次，是畅销美国农具的美国埃麦里公司和很多规模较小的商行，其中包括本省贸易界先驱普柳斯宁和鲍格丹诺夫开办的商行。

各个商行的营业性质大体上相同。由于居民稀少，暂时还谈不到贸易专门化。各家商行都根据自己的资金限度，尽量使在本地可以找到销路的百货俱全。随着海路运费的降低，物价也在逐渐下降。中国人的强有力的竞争，也是使物价下跌的另一个原因。为了便于贸易往来中的金融汇兑，行政当局考虑在省内开设一些国家银行分行。最先创办的是哈巴罗夫斯克分行，接着符拉迪沃斯托克分行也开业了。九十年代中期，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还开设了华俄道胜银行分行。这个分行便利了国外金融汇兑业务，而在此之前涉外的银行业务一直都操纵在私营的贸易办事处手里。

为了在本地区更广泛地销售俄国商品，曾几次提出封闭滨海

省的自由港问题，但这个问题只是到最近才在原则上得到了肯定的解决。目前正在寻找依据，以确定这项原则在实践中应贯彻到何种程度。滨海省的自由港，自我国占领本地区伊始便已存在。这是由被命运抛掷到这片遥远边陲的全体居民的实际生活需要所决定的。显然，封闭自由港，势必影响到当地居民，使他们的生活费用普遍增高，尤其是那些须缴纳关税物品的价格会上涨得更高。由于办理任何通行海关的手续都会遭到各式各样的拖延和刁难，从而须添加一系列附加开支，实践早已证明，征收关税的商品价格上涨的金额，比关税额本身要大得多。

省内需求外国商品的，主要是那些国家公职人员和移民；因此，在实际贯彻封闭自由港这一原则时，最好尽可能少触动这些人的物质利益。采取这种作法，有其更为有力的根据：政府本身也承认滨海省的生活条件艰苦，认为有必要用特别的优惠待遇使之得到抵补。必须更加关心减轻移民的生活负担。出于这些根本的考虑，在所有的生活必需品中，征收关税的似乎应该只限于那些在俄国生产需要予以特殊帮助的货物，或者在当地虽已能生产、但在价格方面尚不能与舶来的外国商品竞争的货物，以及那些奢侈品。还在 1888 年，这一点已经部分实际应用了，当时对所有酒精饮料、酒类、漆、烟草制品、食糖和火柴征收关税了。

在封闭自由港时，必须认真研究有关海关警卫和商品检查地点等问题。一方面，使验货和办理纳税的一切手续不致有所延搁，这是很重要的；另一方面，应努力把走私的可乘之机减少到最低限度。尤其重要的是合理组织验货，首先是在阿穆尔河河口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市检查茶叶货物。河口湾一解冻¹，便有海船驶向该处，而江轮则早已拖带平底船等在那里，以便能尽快装船和趁通航期前半期水位合适的季节上溯阿穆尔河。在通航期初，驶抵尼古

¹ 该处解冻通常在 6 月的头几天。

拉耶夫斯克市的海船格外众多，所以在这个季节里海关检查不应成为沿阿穆尔河运货的阻碍。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市耽搁一个或两个礼拜，就可能造成下述不良后果：在通航期内，即使不是头几批航运的货物，那么在后几批航运的货物中也会有不小部分来不及运至斯列谦斯克，不得不在阿穆尔河上越冬；类似情况，在今天，当尼古拉耶夫斯克市内还没有任何海关阻碍的情况下，也屡屡发生。从符拉迪沃斯托克经哈巴罗夫斯克运往阿穆尔河和石勒喀河的货物，也会遇到同样的情况。

当探讨我国与中国边境上的海关警卫问题时，须要考虑到，由于漫长的边界线，那里的海关警卫需要付出大量的开支。此外，为了防止走私，与中国达成协议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这项协议，在两国边界两侧各五十俄里内，允许免税贸易。无论如何，必须沿中国边界在极广泛的范围内作好与走私进行斗争的准备。中国人的特点是善于钻营，贪财好利，酷好交易，且能忍受一切生活困苦，以及劳动力低廉。这样，当海关税率很高时，走私活动可获厚利的吸引力将会使走私的人大为增加。在边界警卫不足的情况下，我国边民也有可能受到这种事情的巨大诱惑而卷入进去。最后，走私活动的得逞，除使国库遭受损失外，还会破坏本地区合法的贸易事业。

上面简要叙述的便是在注意到当地条件的情况下，探讨如何在滨海省更有效地运用共同的海关设施这个问题时，似乎应该予以考虑的一些想法。

对于省内贸易来说，中国人竞争这一严重问题已势同燃眉。很久以来大家知道，中国人是天生的商人，他们具有卓越的经商才能，只要哪里稍有机会可乘，他们就奔向那里去作各种各样的生意。在自己国内，在同族之间开展的高度和广泛的竞争没有给他

1 1869年4月15日在北京签订的对华陆路贸易规章第一条。

们提供象国外这样的用武之地。他们在国外迅速掌握了情况，寻找到施展经商本领的合适地盘。

我们在滨海省也可看到同样的情况。没有任何一个买卖行业里，我们会看不到中国人。从中国人作为卖主的市场提供生活必需品——粮食、肉类、蔬菜——开始，到小本生意、市场上的货摊，以至省内各主要中心城市、甚至乡村的常设商店，到处都可看到中国人。其原因应该到中国人的性格及其经济生活条件里去寻找。

中国人具有上述对作生意的特殊爱好和本领，如果再加上勤劳耐劳、头脑清醒、生活比较俭朴等品质，那么不难明白，欧洲人是无力与之角逐的。中国通商港口的外国贸易事业日趋衰落，并且转落到中国人手中。从这些事实里我们已看到了这种角逐的结果。同样的现象，在我们滨海省也能看到，而且在本地区的主要贸易中心——符拉迪沃斯托克，这种现象尤为突出。

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国商店，数量与年俱增，小本生意几乎完全由他们操纵，当地的大贸易商行也感到自己营业所蒙受的损失在日益加重。如果说营业暂时还未见缩减，那仅仅是因为居民人口在增加，同时这些商行在本地区其他居民点开办了新的分行。中国商店兴建的特点，店伙薪水和伙食费用低廉，店主本人生活俭朴——这一切使中国人有可能满足于蝇头微利，因而能够按比俄国和外国商店便宜的价格出售货物。而在俄国和外国商店里，店伙的薪水和店主本人的生活所造成的附加开支，远比中国人的开支要高得多。

关于上面列举的中国人经商的基本特征，还应补充一点：他们善于利用一切有利条件来扩大贸易周转中的利益。出于这种目的，中国人广泛地从中国各通商港口的物品拍卖一事上捞取利益。这种拍卖，是由于船只在海上失事或其他原因造成的，而且物品的质量往往大有可疑，只是因为售价低廉，这种商品还是能找到买

主。这类事情造成了物价的不稳定，给俄国和外国商行的正常营业带来了有害影响。其次，中国商人有一种习惯，他们从来不把自己的资金只使用于某一项事业，而总是分散用于数项事业，以防失败时遭受巨大亏损。最后，同心协作和相互支持，使他们拥有一股特殊的力量，用以对付欧洲各国的分散的、有时相互敌对的商行。

凡此一切，当前已洞若观火，未必再有人会怀疑：如果不采取任何足以使外国贸易和中国贸易的机会相等的措施，那么外国贸易迟早会让位给中国贸易，这自然不会对居民和政府有何益处。中国人今天用降低物价的办法，把整个贸易控制在自己手里，而以后就会把事情扭转到相反的方面。每当中国人须要对抗欧洲人的势力，或者须要干剥削欧洲人的事情时，他们总是表现得团结一致。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团结一致无疑会给他们带来好处。

为了调整中国人的贸易，1893年已有一个委员会开始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工作。该委员会作出结论，认为对中国贸易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不仅是愿望，而且简直是必需，否则中国人就将控制当地的贸易，而完全会把当地的俄国商人排挤出去。出于这一目的，委员会建议，作为试验，按其贸易周转额，向中国人征收5%或10%的税金，禁止他们去南乌苏里地区村屯经商。同时，委员会认为，必须责成当地的外国商贾，出售生活必需品（食糖、肥皂、烟草、蜡烛、棉织品等）所增加的价格不得超过俄国欧洲部分价格的5%，但是可以附加货物的途中托运费和保险费用，以及其他附加开支。

委员会的工作设施尚未在实际中应用，因为行政当局有鉴于中国人的竞争使其他各国商店的物价已显著下降，所以暂时未采取任何肯定的措施。

但尽管如此，认真地实际解决所探讨的这个问题，首先是解决农村方面的问题，已为期不远，因为现有状态造成的恶劣后果正在

年复一年地加剧。

如果根据金融汇兑总额来估量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南乌苏里地区的中国贸易的规模，那么在1889—1893年这五年期间，中国人每年平均汇款二百七十一万八千八百七十五卢布，而其他国籍的商人汇款为六百九十四万二千五百四十九卢布¹。与这个问题相关的，我们不能不多谈几句有关为我国禁止的中国烧酒和鸦片的贸易情况。

中国烧酒是中国人主要用谷子和高粱酿造的。酒厂开设在普通的、极简陋的房子里。修建厂房勿需大笔开支，因而任何人都修建得起。生产出的酒精完全未经清除杂醇油和其他杂质，因此饮料中带有一股特别难喝的味道。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烧酒的纯度高（在60°上下），价格低廉，这大大有助于在俄国居民中普遍推广。未经清除任何杂质，这使烧酒具有的麻醉性能较我国饮用的普通伏特加酒的这种性能要大，因此我国政府认为这种饮料有损人体健康，禁止输入和在我国境内销售。

话虽如此，不仅输入的中国烧酒仍旧继续倾销我国，而且在我国领土上也有人酿造，因为警察当局极难监督偏僻地方的中国屯落，甚至很少去那里查看。此外，在截获某个有烧酒运输时，或者破获某个烧酒工厂时，警察当局仅仅有权销毁截获的烧酒，或者捣毁酿酒的设备。不言而喻，当截获稍许大些的烧酒运输时，运送人员势必尽力夺回烧酒，那时警官如果随身没有可靠的武装警卫，不仅可能放过烧酒运输，而且他本人也不无严重危险。

事态既然如此，很显然，不能指望警官特别热心地制止这种违法买卖，因此，在九十年代初，作出了一项规定：当截住烧酒运输之后，把烧酒倾倒入空，一切运输工具，如船只、车辆、挽具等，予以出售，卖得的钱款，作为奖赏，归截获者所有。这项规定虽然使警察

¹ 参见附录8。

监督略见加强,然而总的看来,对于减少我国境内中国烧酒的贸易却收效甚微。究其原因,不论是俄国居民,尤其是中国居民,对于取缔中国烧酒一事都不抱好感:俄国居民是因为中国烧酒比俄国伏特加酒便宜,而且纯度高;中国居民则是因为他们自古以来在国内就习惯于饮用这种烧酒。最后,犯有贩卖和输入中国烧酒罪行的人所受到的惩罚,要比违反我国饮酒条例所受到的惩罚轻得多。

最好是摆脱这种不正常的状态,这一点也许可以通过禁止俄国居民买卖中国烧酒的办法来实现。关心俄国居民的健康,乃是行政当局的职责;然而把这种关怀扩及到居住在我国境内的中国居民身上却未必正确,尤其是在中国饮用这种烧酒已有几千年,并未断定它有什么明显的害处。还应补充一句,中国人饮用烧酒总是适可而止,极少遇到喝得醺醺大醉的中国人,这个事实便是证明。

基于这一观点,一方面,不准许把中国烧酒卖给俄国臣民饮用的禁令仍旧保持有效,因为公认这种饮料对俄国人的健康有害;另一方面,在我国境内应该既准许把烧酒卖给自古以来对饮用烧酒习以为常的中国人和异族人,又允许他们饮用¹。

自然,对此可能提出异议,认为在这种条件下,对俄国人的禁令实际上将只是一纸空文,因为只要用冒名顶替的中国人去卖烧酒,躲过这种禁令是轻而易举的;至于监视俄国人不饮用中国烧酒,则更是难上加难。这些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不无道理。但是,虽有一系列完整的其他禁令,但在缺少应有监督和倘有违法可乘之机的情况下,是难于实施的。在现有情况下,中国烧酒未必值得被置于这些禁令的首列之内,何况对健康的危害仅仅在饮用这种饮料过量时才会发生。但是,一经阐明禁止买卖和饮用中国烧酒只限

1 关于必须根本改革滨海省内中国烧酒和鸦片贸易规定一事,滨海省驻军司令已于八十年代末向阿穆尔沿岸地区总督提出了一份详尽的条陈。

于俄国人之后，我国政府即可根据这一规定在其认为必要的条件下可以输入和就地生产中国烧酒。这样，就可以对这种饮料征收消费税，其数额足可使人感到饮用俄国伏特加酒更为便宜——那时，显然中国烧酒在俄国居民中普遍饮用这种现象，即使不能完全消灭，也会得到相当程度的减少。

在这种条件下，也许居住在我国的中国人的也会有一部分以俄国伏特加酒取代中国烧酒。另一方面，只要严密监督，哪怕消费税再高，奉公守法的中国人也不会避而不缴，因为只要饮用中国烧酒非常适量，由消费税引起的附加开支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并不特别明显。按照上述原则解决好这个问题，也可使中国当局感到满意，它正在利用一切适当机会不断地请求取消这项限制其同族人的禁令。最后，应该指出，据粗略计算，仅仅在滨海省一处贩卖中国烧酒给消费税税收造成的损失，每年即达二十万——三十万卢布。

处于类似情况的还有贩卖鸦片问题。沿中国边界向我国运入鸦片在禁止之列，药店出售鸦片也必须根据医生的处方。对待私运鸦片或随意贩卖鸦片的行为，也按对中国烧酒的规定同样处理，即销毁走私的鸦片，变卖运输工具，所得钱款奖予截获者。尽管如此，非法的鸦片贸易在省内仍在进行，警察局虽然采取了封闭鸦片烟馆的措施，但鸦片烟馆仍在不断开设。中国人中间嗜鸦片烟的十分普遍，所以用惩罚措施也难于根除这种恶习。但是，应该指出，即使中国人吸鸦片烟已经上瘾成癖，这还不足以说明，凡吸鸦片烟者都滥用这种麻醉品。正如同我们中间既有饮酒适度的人，也有狂喝滥饮的人，中国人中间也同样如此：既有按限量吸鸦片烟的人，也有另一些吸食无度的人。后一种人的情况令人见而生厌，人们通常惯于按照他们来评论所有吸鸦片烟的人。为迁居本地区的中国人医治他们久已染上、但并不贻害于周围人们的沉痾——包括吸鸦片烟——未必应属于我国行政当局的职责。基于这种看

法,似乎也应以上述对待中国烧酒的种种原则来解决好这个问题。

这样,一方面,不准输入和贩卖鸦片的禁令,对俄国臣民仍属有效;另一方面,必须不把这种限制扩及非俄国臣民——中国人和朝鲜人。对待他们,只须采取一些规定和建立监督来解决上述麻醉品的使用,用于此事的资金可以出自对鸦片征收的消费税。无可争辩,只要有可能采用惩罚措施来制止这种不良倾向,那就不应该对之让步;可是,由于这种可能并不存在,尽管严行禁止和惩治,中国人仍旧继续吸食鸦片,这样,为了维护公共秩序,把此事置于一定的监督之下,总比滋生一些集团和私人暗设的鸦片烟馆要好得多,因为任何警察局也无力监视这些烟窟。

现在让我们介绍一下对本省贸易和工业的发展有极大促进作用的交通线。交通线主要可分为两大类:水路和陆路。

在水路这一类里,我们可以分为海运航线和河运航线。海运航线在居民的经济生活中起着突出作用,因为凡是本地产品中缺少的或者从邻国——满洲和朝鲜¹买不到的物品,都须经海上输入本地区。无论本省与俄国欧洲部分的联系,还是同国外的海上交往,都在逐年扩大,1897年驶来的海船数量为:至阿穆尔河上尼古拉耶夫斯克市的为八十六艘,至符拉迪沃斯托克市的为二百四十六艘,其中驶抵符拉迪沃斯托克市的主要是德国船,到尼古拉耶夫斯克市的——日本船。保持定期航行的企业计有:“志愿船队”——自敖德萨和彼得堡至符拉迪沃斯托克,途中在许多外国港口停泊;其次,俄国的“舍维廖夫股份轮船公司”和日本的“日本邮船公司”,这两家公司的船只航行于符拉迪沃斯托克与日本、中国的各港口²。滨海省各港湾之间的轮船近海航线上,除有舍维廖夫公司的轮船定期航行以外,还有其他国家的船舶不定期行驶,为此这

1 由那里购入的主要是粮食和肉类。

2 最近,“孔斯特与阿尔贝尔特”公司租用的轮船已定期航行中国和日本。

些船舶须缴纳一定数量的船舶税。蒸汽船舶驶入符拉迪沃斯托克、波谢特湾的诺夫哥罗德斯克港、皇帝港和迭卡斯特里湾并无任何困难；而驶进圣奥耳加湾，则往往会受阻于弥漫于入口处的浓雾，因为靠近入口的崖岸缺少辨识的标志。通往尼古拉耶夫斯克市的阿穆尔河河口的入口处，由于阿穆尔河口湾航道水浅，曲折而狭窄，航行十分不便，只有吃水量不超过十四英尺的轮船方能驶入。吃水较深的轮船只得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或阿穆尔河口湾卸载。此外，由于阿穆尔河口湾航道的上述特点，在那里航行十分危险，从而造成了开往尼古拉耶夫斯克市的船舶失事保险费的增涨。然而，近年来尼古拉耶夫斯克市已开始再度复兴，因为在阿姆贡河水系发现了蕴藏丰富的砂金矿床，而且随着阿穆尔河沿岸居民的增加，此城在过境交通方面的意义也将增加。即使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线铁路将会夺走尼古拉耶夫斯克市的货运，那也只是些其价值是值得付出铁路运费的货物，或者是必须尽快运输的货物，因为自哈巴罗夫斯克起上溯阿穆尔河的通航开始时间，比阿穆尔河口湾内冰排流尽的时间，约早三个礼拜。

因此，拉直和加深阿穆尔河口湾的航道，是须要予以特殊注意的事了。与此相关，还有一个关于尼古拉耶夫斯克港口的加深问题，因为目前开进那里的海船停泊在阿穆尔河航道上深度约十俄丈的地方，刮风时，在那里把货物卸到驳船上是非常困难的。有些天往往由于风浪太大，船舶和岸上会完全断绝任何联系。这样，便提出了把尼古拉耶夫斯克港迁移到河的上游距该城六十俄里处的帕耳沃河汊去的问题，因为在过去兵船、有时还有商船都曾停在那里过冬。这个河汊水深，船只可以直接停靠岸边卸货。但是，这项建议直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起实际作用，首先因为河汊狭窄，海船在里面甚至未必能够掉头；其次，在那里没有兴建城市的方便地点；第三，把港口迁移到帕耳沃须要花费资金：尽管与在尼古拉耶

夫斯克把货物从海船卸到岸上的开支相比，在帕耳沃的开支可望缩减，但这种预期利益并不足以抵补迁港所花费的资金。

在阿穆尔河口湾北航道进行勘测和布设防护标志的问题，在商业上也具有重大意义。这是一条从阿穆尔河河口北上通往鄂霍次克海的航道。从占领阿穆尔河河口的那一天开始，我国兵船就利用了这一航道。七十年代里驶过这条航道的有“白鼬号”炮船¹，九十年代里“志愿船队”的“哈巴罗夫斯克号”轮船也曾航行过。但总的说来，这条航道丢弃不用了。然而，这条航道不仅可大大缩短从阿穆尔河河口至鄂霍次克海各港的航程，而且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那里的航程也可大为缩短。有关此事，在前面探讨与北方各港的轮船交通联系问题时，已曾提及。有鉴于此，若能够测量这条航道，并且在通航期内布设浮标和叠标，那将是十分理想的。总之，广泛地勘测阿穆尔河口湾，乃是出于地区的迫切需要，因为现有的河口湾图还是在五十年代绘制的，在重新测量时，也许能够发现比现有的乌尤祖茨基航道更为便利的航道。

省内用于轮船货运的河运航路，计有阿穆尔河、乌苏里江、松阿察河、兴凯湖以及阿穆尔河的支流——阿姆贡河。在六十年代，曾经组建过由海军军官指挥的官办江轮分舰队，用以开展阿穆尔河、乌苏里江和松阿察河，以及兴凯湖上的航运。这支分舰队无偿运送乘客，也运输官方的、以及一部分私人的货物。当时并未确定正规的航行。这些轮船运送因私事乘船的旅客和私人货物，与其说是按照什么规定，还不如说取决于轮船指挥官的考虑和愿望。因此，可以理解，当阿穆尔河沿岸一开始出现个体居民的生活活动，这种官办的轮船航运就不能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需要了。于是官办的轮船事业在七十年代初就全部转给了私营的“阿穆尔航运公司”。所有的官方轮船都按一定的价格转让给该公司。由于

1 由海军大尉 B.A.捷连季耶夫指挥。

载运邮件，政府给予该公司补贴费，公司按一定的价格运输官方货物，这样便可保证每年获得一定收入。总的说来，如旅客运费和私人货物运费不计算在内，该公司每年可从国库保证获得收入约三十五万卢布。尽管官方给了如此有力的支持，“阿穆尔航运公司”却由于经营不善和某些渎职行为而衰落下去。这一事实却引出了一个良好的后果：由于该公司的营业行将告歇，阿穆尔河上出现了一些私营轮船，而且它们有能力维持下去；到九十年代初期，当该公司的特许权期满之后，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航运企业——“阿穆尔航运与贸易公司”。假使“阿穆尔航运公司”的营业经理得当，而且由忠实可靠、经营有术的人掌握，那么在享受上述补贴费的情况下，那些私营航运企业本来是极其难于出现和与之进行有效竞争的。

1897年，行驶于阿穆尔河水系的有近一百二十艘轮船，此外还有一些交通部新拨予的轮船。后者的任务是把从符拉迪沃斯托克经铁路运到伯爵镇附近的伊曼码头的筑路物资，用于修筑外贝加尔铁路。拨给这批轮船是由于这样一种情况：尽管相当大一批物资已交由现有的两家航运公司运输，但其余拨往外贝加尔地区的物资，不采用这个办法就不能如期运到。

九十年代中期，为适应阿穆尔军和乌苏里军的哥萨克居民的当地需要，又出现了两艘官营轮船，但这两艘轮船的航运收入不足以抵补成本，其不足数由上述各军从军费中拨款弥补。

这些江河往往忽而干旱水浅，忽而泛滥横流，使航运业遇到不少障碍。自哈巴罗夫斯克至尼古拉耶夫斯克一段的阿穆尔河下游的低水位，相对而言，对轮船的航行影响不大，因为航道深度一般尚够用。但是，乌苏里江的低水位却总是形成许多小浅滩，成了轮船航行的重大障碍，有时竟迫使航行长期完全中断。如果再加上航道上未设任何航标，江河地图都是六十年代初期绘制的，那么就不难理解，航运业须要同哪些障碍进行斗争了。近年来，乌苏里江上

的轮船航行已急剧增加，种种混乱现象就更加突出，于是在阿穆尔沿岸地区总督坚持之下，在阿穆尔河水系设置了交通部的航行监督机构。接着，绘制出了经过修订的江河图，航道上设置航标，夜里并增添了照明。

为了同定居的和游牧的异族人作生意，沿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各支流载运货物，至今夏天仍使用小船，冬天主要用狗拉雪橇。

夏季，沿阿穆尔河的陆路交通，只有牲畜驮载，因为除极少数例外，村屯之间并没有马车道路。因此，秋季和春季在这些地方，当泥淖遍地的时候，任何货物运输都得完全中断。冬季里，不论寄递邮件，还是运输货物，都要在江河的冰面进行。自符拉迪沃斯托克至哈巴罗夫斯克之间的铁路未修之前，乌苏里江上的交通情况也同样如此，不同之处只是：当遍地泥泞时，轻便邮件仍可继续沿着牲畜驮载道路递送。哈巴罗夫斯克与尼古拉耶夫斯克之间的一段沿着阿穆尔河的牲畜驮载道路，整顿得还不足以保证轻便邮件可以不间断地递送，虽然最近时期，由于尼古拉耶夫斯克市的商业振兴，已开始明显地感觉到这种要求。

只有在南乌苏里地区，我们才看到马车道路。最初，该地区在乌苏里航线的轮船航行终点——兴凯湖畔的卡缅-雷鲍洛夫村，经尼科尔斯克村至绥芬河的拉兹多尔诺耶村之间，铺设了一条土路。长期以来，这是南乌苏里地区修筑的唯一的马车道路。至于该地区其他居民点之间的交通联系，夏季里在平坦开阔的地方要靠因车辆多次往返而辗压出的道路，在山林地方，则要靠牲畜驮载道路。

在中国人的农舍之间，通常可以看到被他们的双轮车辗压出来的道路。

在我们占领本地区的最初二十年过程中，连维持从拉兹多尔诺耶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间的短短六十俄里路程的交通联系，直

到1881年前仍要靠牲畜驮载道路。这是一条蜿蜒于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半岛西岸的小径，有些地方须要绕过海滨的崖石，每当走到这种地方时，马匹须淌过深及马腹的海水，并且须涉渡途中江河上的沙洲。

海风袭来时，浪涛往往翻过鞍桥，浑身湿透的骑马人只好如此赶到下一站去。

在六十年代，从拉兹多尔诺耶出发的另一条道路是乘小船下驶绥芬河，至列奇诺耶村，由那里改乘敞篷艇经阿穆尔湾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七十年代里，在这条航线上配置了两艘官营轮船，每礼拜航行两次，但是到八十年代，它们被私营轮船取而代之了。

八十年代上半期，修成了自尼科尔斯克村至当时驻扎着第二步兵营的阿努奇诺自然界之间的马车道路。几年之后，从波谢特湾通往拉兹多尔诺耶村、从波德戈罗德纳亚车站¹经什科托沃村至苏昌河口的弗拉季米罗夫卡村等几条道路也已落成。继此之后的工程是敷设自杜比宁斯卡亚镇²经利亚利奇、哈尔克顿、切尔尼戈夫斯克村和斯帕斯克村到松阿察河上的四号哨所的道路。稍后，1894年春，在铁路工程解雇下来一批流放苦役犯以后，就利用这批廉价劳动力来修筑从松阿察河谷地的什马科夫卡镇通向位于乌苏里江左岸的季赫麦涅沃自然界、上罗曼诺瓦村和别尔佐瓦村等处的土路。这几条路减轻了移民到这些地方去的困难。最后，九十年代上半期，从苏昌河上的弗拉季米罗夫卡镇通往圣奥耳加湾的全长三百俄里的道路已经动工，这项工程在1897年已经完成过半。

修建自符拉迪沃斯托克至卡缅-雷鲍洛夫和自尼科尔斯克至阿努奇诺自然界等道路，皆由国库出资，所使用的劳力一部分是雇

1 现名希尔科瓦，位于拉兹多尔诺耶—符拉迪沃斯托克驿路上。

2 位于尼科尔斯克——卡缅-雷鲍洛夫驿路上。

佣劳动，一部分是士兵。其他的道路，除由流放苦役犯修筑的松阿察河和乌赤里江谷地的道路以外，都是由居住在我国境内的朝鲜人和中国人修建的，采用自然徭役形式，国库只给予少量资助。利用异族人的劳动力修路，取得了十分良好的效果，然而行政当局在使用这种无偿劳动力时，小心谨慎，以防破坏异族人的财产状况¹。

随着朝鲜人加入俄国国籍，前面所说的那种自然徭役便须取消，于是任何新的筑路工程都会给政府造成大量开支。毫无疑问，向适于移民的地方铺设道路，有助于人们向那里迁居，然而让新迁户担负这种劳动却是毫无可能的，因为仅仅作为自然徭役摊派到当地居民身上的修补现有驿路和乡间小路等项，就已经是繁重的负担：每个村屯都分担很长的地段。

与此同时，对某一个地区不能不指出：在这个地区敷设了新路，它无疑会有利于加速移民垦殖这片至今仍很荒芜的地方。这个地区²位于松阿察河右岸和斯帕斯克村——乌赤里车站段铁路之间。该处系沼泽地区，其中分布着一些高地草原，属于乌苏里哥萨克军的份地。沿松阿察河两岸伸展着一片干爽土地，但暂时只有从河上才能去到那里，如若沿铁路线走，须穿越很多沼泽低地。那里的土质肥沃。位于兴凯湖边、松阿察河源头处的四号哨所从事农耕，效果良好。

如果铺设起连接松阿察河岸各个地点与附近各铁路车站的道路，那么甚至早在修建任何排水工程前，新移民便可到达那里，而排水工程只是在成为迫切需要时，才应该着手进行。这个地区的水准测量工程已在进行，相对来说，只需花费不多的资金即可把面积相当大的土地上的水份排干。如果使松阿察河流向稍许拉

1 A. B. 苏哈诺夫实施这一事业尤其卓见成效。苏哈诺夫当时是警察派出所长，后来任南乌苏里区长官。

2 面积约二十万俄亩。

直,从而使其水位降低,那么排水的范围可及松阿察河的大部分谷地。把流经平原,十分蜿蜒曲折¹,淤泥河底的松阿察河拉直,并不会遇到很大困难,也不需要特大开支。甚至修筑两侧有排水沟的道路,即能排干相当大面积的土地。这是此处修筑铁路的实践已经证明了的,在此之前靠近路基的那些潮湿泥泞的地方也已变干。1895年,当首批顿河和奥伦堡的哥萨克移民到达此地时,一部分顿河人本想定居在什马科夫卡车站附近和松阿察河畔等地,但是后来放弃了这种打算,主要因为没有道路。在中国的松阿察河左岸有一大批农舍,当气候条件正常时,那里的各种农作物的产量都很好。松阿察河谷地很少发生水灾。

从上面对本省道路的简述概况可见:那里对于交通运输道路的迫切要求并不过奢。如果从满足内部的、即所谓的地方需要而言,对现有的道路网线及其质量尚堪容忍,那么随着作为军港及商港的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意义日渐增长,修建铁路的问题也就被提到首位上来,因为这个港口不仅须满足滨海省的需要,而且须满足整个阿穆尔沿岸地区的过境运输需要。这个问题是在地方上提出的,因而仅仅局限于研究涉及阿穆尔沿岸地区一地的资料。在已经作古的总督科尔弗男爵于1886年召开的第二届地方人士代表大会上,交通组²讨论了修建两条铁路的必要性。其中一条在外贝加尔地区,自斯列谦斯克(石勒喀河畔)至贝加尔湖东岸边(一千俄里);另一条在滨海省,自符拉迪沃斯托克市至乌苏里江上的伯爵镇(四百俄里)。然而,该组在认为两条线路都在所急需的同时,

1 此河流长为二百俄里,如果取直线,则从源头到河口的距离,只有一百俄里。

2 主席为军事工程师翁捷尔别格上校;成员有:海军上校恩格尔姆、高级专差官安诺索夫、典狱长科莫尔斯基、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市长马科夫斯基、哈巴罗夫斯克市市长普罗托季亚科诺夫、专差官库蒂耶夫公爵、区消费税监理官别尔坚尼科夫、符拉迪沃斯托克驻军司令办公室主任波波夫、阿穆尔航运公司经理佩库尔、该航运公司代办佩尔申、商人舍维廖夫和巴兰诺夫、事务员——军事工程师亚历山大罗夫中校。

却主张先行修筑外贝加尔地区的线路，认为这条线路在商务方面更为重要。这两条线路的敷设，可以通过铁路把两个连水陆路联成一体，可使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到伊尔库次克市全程都以蒸汽机运行；当在安加拉石滩处设置轮船航行时，蒸汽机运行还可直抵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

受已故的科尔弗男爵的委托，我完成了对外贝加尔线路修建问题的细节研究。我就此事所撰写的特别条陈¹已在彼得堡的特别委员会上进行了讨论。

至于对铁路类型的选择，条陈中表达了这样一种想法：如果出于财政考虑，当时根本没有可能立即着手修筑横贯外贝加尔地区的宽轨铁路，认为宽轨铁路即使经过许多年，也不能收回成本，而不敷设窄轨铁路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窄轨铁路，根据所援引的设想来看，不仅不会造成任何亏损，相反，却能够带来一定收入²。另一方面，坚持铺设一条完善的横贯外贝加尔地区的铁路，不仅与阿穆尔沿岸地区切肤的经济利益攸关，而且特别是出于该地区迫切的战略利益的需要。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个道理，只须提及这样一事实：为了把茶叶运输到恰克图，我国每年损失约五百万卢布俄币，这笔钱都花费在中国和蒙古了。然而，当横贯外贝加尔地区的铁路通车之后，大部分茶叶将可经阿穆尔河及计划中的铁路运送到伊尔库次克。其次，一旦军事上出现复杂化的局面，把后备军队和军需贮备从伊尔库次克总督辖区和俄国欧洲部分运往阿穆尔沿岸地区，经铁路运输可比陆路行军穿行外贝加尔地区早到两个月。

1 关于铺设自贝加尔湖东岸至石勒喀河畔斯列谦斯克的窄轨铁路的条陈。

2 即使今后过一段时间，这条铁路的货运发展到需要修筑宽轨铁路的时候，那么窄轨铁路也完全可以靠货运收回自己的建设投资。此外，不仅在外贝加尔地区，而且在阿穆尔地区也能够找到不少地方可供铁轨和机车车辆的转移，不仅不致亏损，而且能够有利可得。

最后，敷设铁路不仅对外贝加尔地区，而且对整个阿穆尔沿岸地区经济生活的全面提高，将会产生极其有利的影响。

凡涉及这个问题的详细数字资料，都已在上述条陈中加以援引。条陈内还收录有铁路造价的近似数值和铁路经营的出入对照表。这些数据大致如下：

自阿穆尔河水系轮船交通起点——石勒喀河畔的斯列谦斯克镇，至贝加尔湖东岸，这条铁路全程计九百五十俄里。铁路修筑成本，包括全部机车车辆在内，为一千八百二十四万卢布¹。

在经营方面，每年货运量为九百万普特，每俄里核运费一千四百三十五卢布，当主要货物——茶叶的运费提高时，铁路每年可获收入约一百五十万卢布。

出于这些设想，侍从将军科尔弗男爵坚持不懈地多次提出申请，以便这项事业能毫不拖延地获得批准。

几乎与科尔弗男爵提出修筑上述铁路问题的同时，伊尔库次克总督伊格纳提耶夫伯爵也宣布，有必要修筑一条由贝加尔湖开始，经过伊尔库次克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至托木斯克的铁路（一千五百俄里）²。这条铁路竣工后，从太平洋至波罗的海和黑海的交通往来就可以完全实现蒸汽机运行了：一部分靠铁路，另一部分用轮船。

这些申请的结果，是政府决定按上述所有线路进行铁路路线勘测，同时计划修筑的主要是宽轨铁路，尽管初期宽轨铁路的收入可能很少，不仅不足以抵补所花费资金的利息，甚至不足以支付管理费用。

1 每俄里的建设资金为一万六千卢布，其余占投资 20% 的款项，用于购置资产、进行勘测、实行建设过程中的技术监督，以及支付工程进行期间的资本的利息。

2 成本是由伊尔库次克总督属下的工程与道路局局长 Г. В. 罗津男爵计算出的。

我国最高政府作出的这项决定，使遥远的西伯利亚在修建铁路的征途上迈出了坚定而实际的第一步。

滨海省的勘测工作始于 1888 年春，结束于 1889 年。勘测后，决定符拉迪沃斯托克—伯爵镇线的走向为：经过拉兹多尔诺耶村和尼科尔斯克村，从那里继续沿兴凯湖东岸、松阿察河右岸至乌苏里江畔的卢特科夫斯克镇，由那里跨越河道，沿乌苏里江右岸至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镇。由该镇分出一条支线，通向伊曼河左岸，那里正在兴建码头。

在最终确定线路走向之前，曾经勘测过自尼科尔斯克村迤东，包括通向刀毕河谷地的隘口，设想使线路继续沿此河延伸。此外，还曾为架设横跨乌苏里江的铁路桥梁勘测过不同的过河地点。最后，地方当局认为自符拉迪沃斯托克沿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半岛海岸修筑长约三十俄里的铁路线，这在战略上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遭致来自海上的肆意轰击。这样，应地方当局的要求，便勘测了自符拉迪沃斯托克沿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半岛的分水岭至梁七河渡口的道路。但是，所有这些方案遭到了交通部的否决，因为与最后确定的方案所作的铁路预算相比较，这些方案所需的费用已大大超过。

筑路工程于 1891 年破土动工，由当今在位的皇帝陛下——当时的皇储尼古拉·亚历山大洛维奇亲王殿下隆重奠基。

开工后不久，便发现原先进行的勘测在很多地方须要补充，这给工程的进展本身带来了不少困难。本地区完全特有的条件引起很多直接影响工程造价的意外情况，尚不熟悉本地区条件的建筑工程师们不得不时时注意这类意外情况。土质的特点给建设者造成不少麻烦，不得不追加大批资金去改变土坡的斜面，因为起初这些土坡有很多处过于陡峭。其次，对江河的特点也了解得不够透彻，这造成某些地方的线路要整段整段地返工翻修，因为设计这些

地段铁路路基的堤埝高度时，没有足够考虑到这些地区发生大水时河水上涨的程度。最后，劳动力问题，几乎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伊曼路段的整个敷设过程中始终是最尖锐、最紧要的问题。

工程刚开始，铁路建设者曾经试图从俄国欧洲部分招募俄国工人，以便尽量限制当地中国工人的数量。这个打算得到了地区的格外支持，因为通过此举可以实现将俄国劳动力引入本地区的第一个步骤。在此之前，本地区几乎完全没有俄国劳动力，因而不得不用中国人和朝鲜人来代替。遗憾的是这一尝试未获成功。所谓的福明帮俄国工人一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就解体分散了，没有人去参加铁路工程。原来，这伙人大半是包工头福明从敖德萨及其四郊的各种社会渣滓中搜罗来的。后来，在省内其他各种挣钱的行业里还可以见到这伙工人，但时过不久，就逐渐消失了。由另一个包工头卡乌罗夫招募来的一伙俄国工人在铁路上只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由于同包工头发生了种种纠纷，罢了工，抛弃了工作，沦落为贫民。其中一部分人搭乘“志愿船队”的轮船被押回俄国欧洲部分，以防在他们中间蔓延起霍乱，因为霍乱正在日本猖獗一时。

除去其他一些搭乘轮船前来乌苏里铁路作工的小股俄国工人外，这一场招募挖土工和壮工的尝试就以上述二例而告终。铁路局认为，在现有条件下靠招募俄国工人来进行筑路工程是不可能的。从有利于增加这个新开发地区的俄国居民人口而言，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的是，铁路当局竟然不再试图招收俄国工人，尤其是上述二例——即使是失败的例子——未必能作为铁路建设者得出结论的依据。如果说立即按所需数量吸收俄国工人参加筑路工程，成功的可能性很小，那么逐渐地和慎重地转而采用俄国劳动力这种办法，未必就一定会招致失败。只要保障俄国工人冬季里有工可作即可。因为同样的问题后来已经得到了肯定的解决，对流

放苦役犯和移民在冬季里给安排了挖掘岩石、砍制枕木等工作。由此可见，对待俄国的雇佣工人也可以照此办理。此事易于进行的原因还在于：铁路工程事先已经作好了若干年规划，发放所需贷款也不致遇到拖延现象。如果筑路管理局认为招募俄国工人及安排他们的工作是一桩冗杂繁琐的事情，由于工程师人手不足，无力通过业务方法去经办，那么应该设想，在俄国欧洲部分可以找到可靠的铁路承包人员，他们会同意承包这项事业。也许他们对每立方俄丈所讨的工价比福明、卡乌罗夫及其他前来筑路工程的小包工头所要求的高些，但是，从总的方面来看，究竟怎样作对于国库更为有利，还很难逆料，更何况事情在福明之流的手中并无任何进展。不应忘记，在所有到筑路工程上来的俄国工人中，无疑会有一部分人，而且可能是很大一部分人，将确信在本地区所挣工钱要比在俄国欧洲部分挣的多些，劳动报酬也较优厚，因而将会永远留居此地。这样，国库便可获得双重利益：第一、花费在筑路工程上的钱大部分落入俄国人之手；其次，本地区的俄国移民成分将会增加。

除了招募少量有专门技术的人员外，建设者放弃了招募俄国工人到筑路工程上来的想法，他们把注意力全部集中于组织中国人、流放苦役犯、移民和军队的工作上。组织中国人作工，要靠包工头充当中介。包工头中，有一部分人还掌握着一批批流放移民。流放苦役犯作工，则须单独组织，由政府官员加以管理。至于组织军队作工，则是在为此专门委任的军官领导下进行。

组织中国人作工，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和任何困难。中国人无论对土方工程，还是对房屋建造，全都习惯，因此筑路工程对他们说来也毫无不习惯之处。

至于安排流放苦役犯作工，情况就全然不同了。

滨海省如此大规模地把流放苦役犯用于铁路建设工程还是第

一次，这次尝试在很多方面都是大有教益的。流放苦役犯是从那些被判处在萨哈林岛上服刑的人当中征用的，而且规定只有那些苦役刑期只剩五年以下的短期犯人才许编入工人队伍。施工过程中表现得勤劳耐苦，品行端正者，服刑期满后可享受各种优惠待遇，其中主要的一项是缩减苦役期限和于苦役期满后予以在大陆上注册落户。几乎所有流放到萨哈林岛上的囚徒都争取获得后一项优惠待遇。此外，获准把施工期间工钱的一定部分发放给流放苦役犯。萨哈林岛行政当局把所有按法律应归犯人享有的粮食和按规定应支付的监管费用拨给组织起来的各批工人。为了弥补把这些工人投入工程所造成的其他一切开支，规定了一定数额的工资，这笔工资由铁路当局和受阿穆尔沿岸地区总督委托的既负责组织、又负责经办一应事宜的人员共同协商决定。对于这项工作的最高管理和监督权力，归由总督掌握。

自符拉迪沃斯托克铁路工程动工的第一天起，流放苦役犯就开始作工。铁路局分配给他们筑路工程中最艰难的工作，主要分派他们到岩崖重叠、沼泽遍地的地方去，在那些包工头索价过高的地方作工。在冬天，他们或者挖掘岩石，或者伐木备料，有一年冬天，一批流放苦役犯还被派到皇帝港去砍制林木。

在筑路施工过程中，流放苦役犯队伍管理机构处于独立的地位¹，不受省地方当局的任何约束，直接听从总督的一切指示和命令。该管理机构属下还包括一批来自萨哈林岛的流放移民。为了加强工人的力量，这批流放移民也被招来参加铁路工程。他们的劳动条件略有不同，因为国库不拨给他们任何东西，一应开支均由工钱中抵付。后来，在铁路上工作的私方承包人员也获准招收流放移民作工了。

流放苦役犯的劳动，从1891年春持续到了1894年春。虽然

¹ 由隶属总督的典狱长 П. Ф. 科莫尔斯基领导。

在当时已经获准把铁路继续敷设到哈巴罗夫斯克市,但是,按照筑路工程管理局的愿望,犯人队伍撤出了工程,送回萨哈林岛去了。

总的说来,在筑路工程工价方面;使用流放苦役犯劳动不仅比使用私方承包人的劳动力成本,而且比使用军队劳动力都无疑要有利得多,更何况筑路工程管理局要求流放苦役犯队伍到哪里去,他们就必须到那里去作工呢。

有鉴于此,1895年颁发了一道上谕。根据上谕,伊曼-哈巴罗夫斯克路段再次安排了流放苦役犯和流放移民的劳动。他们一直劳动到铁路竣工为止。

尽管看押人员为数不多,在原始森林及人烟稀少地区施工的条件下不无逃跑的机会,但是逃跑的人数并未超出正常的范围,尤其是如果注意到被捕回的逃犯所占的百分比,那么逃脱的人数就更不多了。究其原因,由于参加乌苏里铁路工程的流放苦役犯享有种种优惠待遇。同样,犯罪的数字也不显著。仅仅发生过数起明目张胆的抢劫杀人案件。即使这样,大多数凶犯都被捕获,并受到了应有的惩处。话虽如此,不能不承认,离符拉迪沃斯托克不远的地方有流放苦役犯存在这件事¹,无论对于居民,还是对于省行政当局,都引起了很大的惊恐不安。尤其令人担心的是有那些在本地区四处流窜抢劫的逃犯。无论市一级的、还是区一级的警察当局都不得不集中全部力量来维护社会治安,还不时要请求军队加以协助。从流放苦役犯管理机构方面而言,它一贯配合警察,采取积极措施,搜索逃犯,因此,总的说来,漏网者的比例是微乎其微的。省行政当局同流放苦役犯管理机构协同一致,相互之间建立起了正常关系,一般说来,省内形势在很大程度上是平安稳定的。

广泛使用流放苦役犯作工的试验表明,只要处理得当,可以取

¹ 在把流放苦役犯转移到松阿察河谷地作工之前的情况。

得相当满意的成果，这不仅就经济方面而言，从改造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能够使囚徒们习惯于正规的经常的劳动。从另一方面来说，这项事务异常繁琐，——它不能独立进行，必须依靠另外的机关——而且在领工和验工、钱财结算、工地调动等方面屡屡发生纠纷，因此安排这项事务，只有那些具备特殊才能的人方能胜任。这次试验的情况就是如此。

这样，应该承认，在监狱不足的情况下；在囚徒服苦役期间把他们合理地使用于监狱之外的义务工程中的问题，在今天已经被前任监狱管理总局长官、二等文官加尔金-弗拉斯基积极推上了广阔的道路，而这个问题一直是监狱管理总局难以解决的课题。我说这是一条广阔的道路，因为在筑路工程中使用流放苦役犯的劳动力的经验，同样适用于国家或社会的其他工程。劳动期间，从囚徒挣得的工钱中拨出一定数量发给他们，供其零用，监管人员对待他们持公正关怀的态度，及时发放国库规定拨给他们的粮食——这一切便是提高囚徒们劳动生产率的基础，而且可以减少逃亡的意图，尤其是在监狱外地区的工程只采用刑期短的苦役犯时，更是如此¹。

然而，在组织流放苦役犯参加监狱外地区的工程时，必须以一切措施保护当地居民的安全，并且消除囚徒的恶劣、腐化生活对居民的影响。出于这个目的，除了采取根据当地条件凡遇此类情况皆可适用的措施以外，还应该特别注意，使囚徒工人队伍的驻地尽量远离村屯，严格限制囚徒同居民的接触。

流放苦役犯和流放移民的队伍，可以说是乌苏里铁路工程的核心力量，他们对私方承包人来说是工价的主要调整因素，使筑路

1 对于那些刑期长的囚徒来说，逃亡具有十分巨大的诱惑力。他们把逃亡称作“修改刑期”。例如一个被判处服苦役二十年的囚徒，如果他逃跑后再次被捕，只要不暴露自己的身世，就只被判处服苦役六年。

工程管理局处于或多或少不依赖这些私方承包人的地位。奉命前来修筑路基的军队也起着同样的作用，尽管作用的程度较小。但军队处于较有特权的地位，因为工作地点和工作性质等问题，都不由铁路建设者单独决定，而要同军队长官进行协商。此外，军队的工价也较流放苦役犯的工价高。

私方承包人所使用的劳动力，几乎完全是每年从国外流入的，主要来自山东省的中国工人。每年春天，轮船上（自芝罘前来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满是这种工人，有些年他们竟多达一万人。中国工人分别参加本省内的各种工程项目，从事各种行业，但大多数到铁路上作工。经我国陆界流入的中国人也前去那里。中国人流入量的多寡，决定他们的工钱是计日，还是计件。

还作过一次招募日本工人的试验。但是，日本工人的工价要比中国工人的昂贵，而他们较难忍受原始森林中的气候和劳动条件，因而以后就没有再作这种试验。

铁路工程的极大部分是由中国工人完成的。工程的各个部门——无论挖土方，还是架设桥梁，修建车站票房、营房、看守房等，都有中国人参加施工。

最后，有一小部分工作是由预备役士兵完成的。这些士兵在服役期满后暂时留在本地区，以便挣取些工钱。

就工程量进行结算的时候，往往发生纠纷，如果不就地解决，那么根据合同的惯例规定，要求承包人提出诉讼，可是这已经不是在当地办理，而要到彼得堡去。这种办法，即使在那些距离我国主要行政中心不十分遥远的地方，出于某些考虑，会被认为是合乎情理的，那么在滨海省这类遥远的地方未必会符合国库的利益。实际上，能够到距离施工地区如此遥远的地方办理诉讼的，只有那些大承包人，而其余的在这方面简直无能为力。有鉴于此，那些小承包人和小包工头往往竭力索取尽量高的工价，似乎想用以作为冒

险的补偿，因为当同铁路当局可能发生纠纷时，他们会遭受风险。既然地方法院审理其他部门的争执和诉讼并未受到禁止，那么对交通部门在这方面也不作为例外岂不是更为正确吗？

同样，铁路工程占地的问题，也应加以调整。虽然法律已明确规定了相应的办法，但在实际当中却经常有所违反。这样，在敷设乌苏里铁路时，农民用地往往未经事先注册便被占用了。省行政当局虑及工程进度毫不停顿的重要性，自然尽一切努力来处理此类事务，同时消除农民村社由于不满而采取的任何非法活动。

在这项工作上，违反法定办法或者起因于筑路工程管理局人员编制不足，或者由于其他什么原因，但是，不管如何，为了整个事业的利益，在类似情况下必须坚决排除一切足以导致纠纷的因由。

除上述一切外，乌苏里铁路的落成是交通部工程师和各级官员的一个杰出贡献。不应忘记，他们曾经在格外困苦的环境里工作，在往往连勉强可以使用的地图都没有的地区进行勘测，成年累月地居住在原始森林中，忍受千辛万苦，在事先毫无准备的基础上组织起大规模的工作，并且同艰苦的气候和土壤条件进行斗争。不足为奇，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忠诚不懈地为伟大的俄国事业工作，不惜损害自己的健康，有的人甚至贡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的功绩将永远为本地区所缅怀。

与交通线路有关，电报是发展工商业的强大助手。滨海省的第一条电报线路，架设于六十年代初，这条线路起自尼古拉耶夫斯克市，止于波谢特湾的诺夫哥罗德斯克港。这项工程是在军事工程师罗曼诺夫上校领导下，全部是由军队完成的。同占领阿穆尔地区之后的其他很多情况一样，当时在荒凉的阿穆尔和乌苏里原始森林中，军队几乎是唯一的工人。一切地图皆无，使此项工程困难得无以复加，因此线路走向的选择并非总是恰当的，这不足为怪。正因为如此，这条线路受到水灾的严重损害，部分线路曾经屡

次进行翻修。由于这些原因，为了防止出现电报收发的定期中断事故，——这些事故在省内生活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对生活的正常进行造成的影响越来越大——尽管须要花费巨额开支才能整顿线路和排除因各种意外、尤其因水灾而经常受到损害的可能性，似乎不应该面对巨额开支而止步不前。此外，扩展线路是当务之急，首要的是架设自符拉迪沃斯托克至苏昌的线路，因为苏昌及其四郊地区的居民在日益增多。另外，不论在政治局势复杂化的时候，还是在发生流行病和兽疫的情况下，缺少这条线路会令人十分困难，它会阻碍紧急行政措施的及时贯彻。其次，随着苏昌—奥耳加湾铁路线的沿途定居移民人数的增加，还应给沿这条铁路及以远地方架设线路，因为这条电报线路将大大有助于行政当局及时地协助和支援来这里定居的新住户，这些新住户定居的地方离南乌苏里地区居民密集的中央部分最远，而且目前还十分荒僻。

即使不在整个鄂霍次克海沿岸架设电报线路，那么也应该使线路通往堪察加，尤其是那里已经在发展采矿工业。解决架设这些电报线路的问题，也已提到日程上来了。

第十一章

陆、海军部门在滨海省殖民事业中的作用。军事工程师的活动。

海、陆军部门的工作和劳动给滨海省的生活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这些部门的官兵亲自担负起了最初占领和最先开发本地区的重担。

首先应该表彰的是海军在滨海省的劳绩。

自涅维尔斯科伊占领阿穆尔河口之后，水兵们立即开始在该地驻扎下来，向河口以南的鞑靼海峡沿岸各港派出了一批批勘察队。就这样逐渐考察了迭卡斯特里湾各港，尼古拉一世皇帝港，后来还考察了圣奥耳加湾、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和波谢特湾。

最初正式占领的第一个据点是尼古拉耶夫斯克市。当时在这里开始兴建营房，建设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迁来此地的军港，并且采取一系列措施以调整尼古拉耶夫斯克市私人居住区域和开办商店。七十年代初，当港口从尼古拉耶夫斯克迁往符拉迪沃斯托克时，使该地初步繁荣的重担再一次落在水兵的肩上。迁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不仅所有的海军机关，而且还有学校，虽然省民政和陆军管理部门的中心仍在尼古拉耶夫斯克留了几年。

不论在尼古拉耶夫斯克，还是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军部门不仅忙于满足自身的特殊需要，而且广泛地协助私人安家落户。海军部门一方面忙于安排本部队人员的住房，靠水兵的双手修盖军

营、医院、各种仓库、管理机关、港口设施和各种作坊，另一方面还发放资金，不仅为海军军官，而且为海军部门的其他职员减轻修建私人住房的负担。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成立市自治公署之前，海军部门还主管城市的地段划分，铺设街道和拨给私人建筑用地等事项。

在占领本地区的最初年代里，我国东部沿海各港之间的海上交通和阿穆尔河、乌苏里江的内河交通，全靠海军部门维持，海上使用军舰，内河使用官营轮船。只是到七十和八十年代，这些企业才转归私营公司经营。

随着我国东部沿海意义的日益增长，我国太平洋上的舰队也相应扩大了，除西伯利亚区舰队外，我国太平洋分舰队也开始巡弋于这一带水域。每年夏季的六个月里，太平洋分舰队经常停泊的场所是符拉迪沃斯托克。这就促使加强港口设施和增加保持分舰队战斗能力的储备。此外，还拨出大量资金以资周转，用来促进城市居民人口的增长和各种行业以及商业的发展。

最近十年中，港口的扩展和海军部门的活动，都已达到了极为显著的规模。从前的木结构营房已经开始为砖石营房所取代，修建起了一所砖石结构的新医院，建成了一些新的砖石结构的港口作坊和仓库，修成了浮船坞和干船坞，而且计划在近期内再增建两座新的干船坞，设立了一系列灯塔，完成了广泛的水文地质测量等。这样，国库用于海军部门的经费年复一年地大幅度增加，从而使本地区欣欣向荣起来。

如果说，尽管当前本地区已获得迅速发展，但该处的生活仍不免千辛万苦，只能对滨海省公职人员给以某些优惠特权，用以补偿他们的部分损失，那么人们就会不由得怀着深沉的敬意和惊异的心情缅怀那些先驱者——肩负着在俄国遥远边陲最早播种文明重任的水兵。在阿穆尔和乌苏里地区的并入历史上，每一页都记载

着这些水兵遇到的艰难险阻。以去世的海军上将涅维尔斯科伊为首的这一批同大自然舍死忘生搏斗的勇士，为自己赢得了当之无愧的荣誉，年复一年，总有一批批新的勇士加入他们的行列。后继的活动家光荣、忘我地继承起业已开始的事业。在我国海军史上，水兵们在远东的活动永远成为光辉篇章的一页。

我国太平洋沿海地带所具有的十分重大的政治意义，在于我们为幅员辽阔的西伯利亚领土及其自然财富取得了出海口。一切希图为自己的商品开辟新销售市场和巩固自己在太平洋沿岸势力的国家，都已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这里。我国在此沿海地带的牢固地位就使俄国有可能在一切国际问题上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一切国际问题的重心已经开始由极西逐渐开始移向远东。

但是，为了保障这种地位，不仅必须建立起太平洋舰队，而且还须为舰队建设一个足以供应其一应所需的地方基地，并且须保障该基地不受敌人的侵犯。

在组建我国在太平洋上的海军力量的同时，还逐渐进行以俄国移民垦殖本地区的工作，以及在海滨和腹地建立军事据点的工作。军队在那些从未有过任何村屯的地方建立据点，这样，这些部队便成了该地方的最初开拓者。这种情况是屡见不鲜的。

璦琿条约和北京条约签订之后，我们开始有条不紊地加强我国在本地区的军事力量，步兵营和海军陆战队接连占领了尼古拉耶夫斯克、喀巴罗夫卡、索菲斯克、阿穆尔河上的马林斯克、兴凯湖上的卡缅-雷鲍洛夫、符拉迪沃斯托克、拉兹多尔诺耶、诺夫哥罗德斯克和大彼得湾内的诺沃基辅斯克天然界，通过设立一个个哨所分别占领了苏昌、奥耳加、皇帝港和迭卡斯特里湾。后续部队驻扎在尼科尔斯科村、刀毕河上的阿努奇诺天然界，蒙古街河上的巴尔巴什天然界和阿济密河上的斯拉维扬卡天然界。各个哥萨克连则分布于边界线上。

1880年以前，派赴滨海省的军队尽皆途经西伯利亚，缺员由西伯利亚的当地人来补充。

1880年以后，一系列政治上的考虑促使本地区更迅速地扩充驻军，其结果首先是经海路由俄国欧洲部分向此地运送新部队和从那里向之补充新兵，因为从西伯利亚居民中招募足额新兵已经全无可能。最后，铁路的扩展使西西伯利亚的新兵可以不经西伯利亚，而经敖德萨运往滨海省。这样，不论在物质方面，还是在时间方面，都更为有利。

在这片荒瘠不毛的地区，军队在占领某个据点之后所经受的种种艰难困苦，真是难以形诸笔墨。一个部队来到指定由其驻防的地方，下达了“架枪！”、“卸下背包！”等口令，人们在划过十字之后，首先便动手搭盖窝棚，继之挖掘地窖，而地窖在此后一、二年间将是他们的唯一住处。草草地安顿在地窖内以后，他们便须选择永久性营房的位置；部队按工种分成几个专业队：伐木工前往森林砍伐木料；选定烧砖地点；细木工、钳工和铁匠被安排在敞棚内；寻找烧炼石灰的地方；一段时间过后，到处就都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以便能尽快住进简陋的临时性木结构营房。铺设起通向最近的食物仓库的道路，这样，在这些新出现于原始森林里的村屯中才在一定范围内开始了生活。首先，须忙于把携带家眷的军官和士兵安顿进住房中。为此必须尽快垒起圆木房，房内砌上一些炉灶，用薄木板或树皮盖上房顶。于是各家就可从地窖迁入住房。接着，动手修盖营房和军官用房。这些房舍的质量在很多方面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内行的工匠奇缺，不得不用一般的工人补充，而一般工人就是在当地才学的手艺。

军官们也并不落在士兵后面，他们同士兵一样分担工作，同甘共苦。如果说这一切连对单身汉都是很艰苦的，有时甚至是不堪忍受的，那么对于那些携家带口的人，还能说些什么呢？荒僻的原

始森林内的生活，破陋的房舍，贫乏而单调的食物，生活上连最起码的方便条件也不具备——凡此一切，军官家属都不得不予以忍受。这些家属远离亲朋好友，被抛置于万里以外的地方，通常注定要在这种条件下和这种环境里生活很多岁月。家属中的妻子、母亲不止一次地以泪洗面，但泪水表示的不是抱怨，更确切些说，是对命运的顺从。在这里若看到绝望，或者灰心丧气，对美好未来丧失信心等现象，本应该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实际上却不然：俄罗斯妇女的坚忍性格，她从不垂头丧气，善于同最困难的生活环境作斗争的能力，在这里也表现出来，并且鼓舞了周围的人们。就是在这遥远的边陲，她们仍然保持着俄罗斯人固有的亲切热情、慷慨好客的特点，尽管物资贫乏，已婚军官家庭的大门对于尚未成家立业的青年却总是友好地敞开着。妇女们使人从善向上的作用在这穷乡僻壤表现得格外突出，这里住有妇女，使很多青年不致沉缅在酗酒和赌博之中。但尽管如此，她们仍无力根本改变这些被抛掷于荒野的边防驻地的令人无法忍受的环境，忧郁、绝望仍往往缠磨着某些青年军官，使他们走上歧途或者自杀而死。

但是，无论严酷的大自然，还是极端艰苦的生活条件，都不能摧折身处俄国遥远边疆军事前哨的官兵所具有的坚韧不拔精神和对职务的责任感。他们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光荣地完成了所担负的殖民使命，因而赢得了子孙后代的永世感念。

为了常年驻防，军队部署在本地区的各个地方，不但对于在整个地区确立俄国政权方面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在以俄国村屯为核心的这些司令部的所在地，在其周围开始聚集自由村民、手工业者和商贩，并且形成一些新的村落，也具有重大意义。这类村屯的最初萌芽是所谓的士兵自由村。还在准许前来滨海省服役的有家属的士兵用官费携带自己家眷的时候，每支独立部队驻地附近就都形成了这种士兵自由村。这些自由村都辟出专门的街区，在其范

围内先挖掘地窖,然后再盖房舍,每幢房舍供一家居住,或者二、三家联合起来,集体盖一幢公用住房。这些家庭,在大多数情况下,过着小康生活,彼此相差无几,因为士兵的妻子充当洗衣女工或女仆,工薪收入都有保障。若是没有士兵的妻子,那么携家属的军官在雇佣女仆方面几乎毫无办法可想,因为本地区到处都缺少妇女,加以军官的薪饷菲薄,很难想象有力量从外地雇佣女仆。九十年代初,缺少妇女的状况反映得十分尖锐,因为当时为了节约,取消了到滨海省服役的有家属的士兵用官费携带家眷的权利,从而国库用于军事部门的经费每年可以缩减大约三十五万卢布。作为抵补的是,开始每年拨出约三万七千卢布归阿穆尔沿岸军区司令支配,用于教育在本地区服役的军官们的女儿。即使上述的士兵自由村也有其不好的一面,例如有时成为酗酒狂饮的场所,士兵的妻子们在丈夫服役期间由于可以通过较轻松的劳动来挣钱,而不再习惯于繁重的农村劳动等,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在荒僻的军队驻地,妇女的存在总是有助于使士兵保持比较振奋的士气,同时也可使风气有所改善。

军队的分布是沿着主要的交通驿路,这就形成了这些干线沿途有人定居的兵站据点,而这一点是为战略需要所必需的。

对于本地区的发展和整顿起过不少促进作用的最早先驱者中,还有军事工程师。滨海省的军事工程活动,可以上溯到五十年代。我们看到在穆拉维约夫将军最初两次考察队(1854和1855年)的成员中就有工程军官。他们积极参加了反击英法联军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登陆和敌人对迭卡斯特里的进攻;璜珥条约签订后,他们为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建立军港,巩固阿穆尔河河口,为陆军部队和西伯利亚舰队的海军陆战队修筑营房而工作;建立教堂、医院、管理机构用房等。军事工程师们并测绘了阿穆尔河口附近的各个地方,架设了自尼古拉耶夫斯克经哈巴罗夫卡至符

拉迪沃斯托克的电报线路¹。

所有上述工程都是在工程军官领导下由部队士兵完成的，此外，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市和迭卡斯特里，参加工程的是水兵，在奇内拉赫岬(尼古拉耶夫斯克下侧)——是流放苦役犯。在当时，工程技术活动还不具有经常的性质，本地区工程部队也没有固定的组织；工程军官都是奉命在东西伯利亚总督麾下供职，接受总督交给他们的个别委托，担负这项或那项工程任务。

自阿穆尔河河口工程竣工之后，几乎不再需要建设什么新的建筑和设施，在大多数情况下，需要的只是对已有的、包括上文述及的由军队自行修盖的营房建筑进行维修。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军队用往往不合规格的材料和在施工缺乏技术监督的情况下仓促建成的房屋已开始朽坏，二十年过后，到处几乎同时都需要代之以新的建筑物。

七十年代中期到来的这场尖锐的建筑危机，并非轻易就可解决。且不说这需要立即支出大量资金，此外需要考虑的还有劳动力问题。由于当时本地区俄国居民住处分散，人口不多，加以此处份地量大，因此毫无多余劳动力可言。只剩下两种办法可供抉择：或者再次吸收士兵参加工程施工，或者从外地招募工人。

吸收士兵参加工程施工的问题，当时从原则上被否定了，因为如果说占领本地区之际，这样作是允许的，那只是出于须立即为部队在其驻地准备好栖身之处的需要。自然，当时的军队的军事教练不得不退居到第二位，须要全力以赴的只有工程施工。

至于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局势已变得不容许忽视军队的军事训练，况且本地区军队的数量已不多。但是，用新房更替破旧的营房又是保障军队健康的迫切需要所决定的。因而就必须或者从俄

1 在一位工程军官的统一领导下，参加这项工作的还有一位总参谋部军官、数名工兵军官和电报通讯员。

国欧洲部分招聘工匠，或者采用从中国境内招募工人的经验。从俄国欧洲部分招聘工匠的设想，由于费用高昂，已被放弃。于是决定试行从中国境内招募工人的办法。为此目的，派遣一名专门工程军官前去中国，他奉命了解当地的土坯建筑和作为试验先招募一百五十名左右能够修盖俄国式建筑的中国工匠。

任务完成后，在直隶、山东等省雇佣的约一百四十名中国工匠和工人，经海上运送到尼古拉耶夫斯克市，由那里上溯阿穆尔河，运抵哈巴罗夫卡，他们在此地参加了营房建筑工程。同中国工匠签署的合同，为期二年。总的说来，试验是成功的，因为中国人不仅能干他们所熟练的细木工、砖瓦工和铁工等工作，而且不久就学会了粗木工、屋顶工、炉灶工和油漆工等手艺。两年期满之后，很多工人继续留在工程上，另一些人暂时回国，接着重又回来了，因为他们在滨海省的收入高，远非他们在国内的收入可比。经过这次试验之后，关于劳动力的可靠补充来源问题，已经可以认为完全解决了，此后本地区扩大工程施工时，当不致再有劳力不足之虞。劳动力开始主动自行流入，或者按同中国包工头商洽的条款招募。这些包工头可得到有关下一年工程施工数量的通知。当然，这些工人是本地区的外来成分，每逢建设工程停顿时，他们就挣不到工钱，因而很快就会离去，当再有新工程时，便需再次考虑尽量提前从中国招工或从省内其他地方输入。

如果说尽管如此，仍不免时有劳动力不足的情况，那也主要是在八十年代初期，而且几乎只限于哈巴罗夫斯克和尼古拉耶夫斯克，因为这两个地方距离符拉迪沃斯托克最远。每年都有大批中国人从芝罘搭乘春季的各次班轮经海上前来符拉迪沃斯托克谋生。当出现大规模的、事先并未确定的紧急工程时，已雇佣的中国工人不敷使用之需，在这种情况下，经有关上级批准，可以由军队士兵补充。当拨款不足而须完成大量工程的情况下，士兵有时还

被用于修建堡垒和营房的工程，因为使用士兵劳动所花的费用，自然会比雇佣工人低廉。

招聘俄国工匠的规模有限，因为不可能比较广泛地采用这种方法：首先，用于建设工程的拨款不足；其次，陆军部财政预算的每年拨款数额是完全不固定的。

后一种情况造成不可能预先确定所需工人和工匠的数量，不仅是几年之内的数量，甚至连下一年需要的数量也不能确定。因为从俄国欧洲部分雇佣的所有工匠都须付给返回的路费，这在上述条件下就会成为建设事业的一笔过大的附加开支。至于中国工人，如上所述，他们每年于施工季节前来，到了秋天，如不给他们安排一冬的工作，他们就返回家去，而海运旅费低廉，他们用夏天赚得的工钱支付是轻而易举的事。

这个问题，不论在官办企业，还是在私方的建筑实践里，都不止一次地出现过，总是靠使用中国劳动力来求得解决。使用俄国工匠和工人来施工已经过多次试验，在小型工程上偶尔也见成效，但是只要工程一扩大，马上就会感到俄国工人不敷所需，于是不得不使用中国劳动力。此外，中国劳动力方面还具有工价低，工人不酗酒，几乎完全没有节假日等优点。只有在大规模的工程——例如敷设铁路——和保证此后几年内每年都拨有一定贷款的情况下，才能够从俄国欧洲部分招募俄国工人。

为了与中国劳动力相抗衡，最近时期实行一种办法：让预备役士兵暂时留居滨海省，可在几年之内保证他们享受官费返乡。如果他们愿意永久定居本省，那么可将返乡旅费发给他们，他们的家庭也可依其愿望按优惠条件送到本地区来。当时采取这一措施还考虑到，国库毋须拨出特别开支就可使本地区俄国移民的数量增加。

这个制度是在科尔弗总督任职期间开始施行，已经实践多年，

前任阿穆尔沿岸地区总督杜霍夫斯科伊对此特别注意。经他斡旋，对此类预备役士兵给予的优惠待遇逐渐增多了。本地区已退现役的士兵对这种措施的反应，从下述事实即可看出：暂时留居的人数已达数千名之多。但是，这种制度推行的情况如何，适应政府预定目标的程度如何，目前还不能作出最后结论。作为对抗中国劳动力的措施，这种制度暂时还未取得特别显著的结果，因此，在俄国村屯的劳动力尚不充裕的时候，只得迁就劳动力问题的现状。只要所提供的俄国劳动力能够或多或少地满足需求，那么就可以着手采取减少中国人涌入本省数量的措施。手段之一，便是提高发给前来我国谋生的中国人的居留证的费用，根据 1888 年条例，这个权力掌握在本地区主要长官手中。

我国东部边陲的军队、军事机关以及堡垒在逐渐增多，这促使了当地的工程技术活动的日益发展。

仅仅一个原因使本地区的工程技术活动与俄国欧洲部分各省的截然不同。这个原因就是，在欧洲各省通常不缺少承包人，也不缺少材料。滨海省内工商业不甚发达，完全没有当地建筑材料的贮备。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根本没有建筑工程的承包人，因为贸易业务远比建筑业务简单，而且风险较小，可以使投入的资本保证获得厚利。这样的事态迫使工程部门采取为法律所规定的其他方法进行工程建设，其中通行的是经纪人方法。总的说来，在为国库节省开支方面，这种方法较投标承包方法的效果要好。另一方面，经纪人方法可以培训出有经验的——既包括技术方面，又包括经济方面的——施工人材。这样，工程军官不得不负责雇佣或招募工人，他们不仅须要监督施工，而且须要详细地了解每一个工匠，以便于领导那些没有经验的工匠并训练他们。与此同时，他们还担负采办当地建筑材料的职责，组织这项事务，管理木材的采伐和浮运，石料的开采和运送，石灰的烧制，砖厂的修建，以及在新的工程

地点寻找石料、石灰石、砂子等的产地。在这种条件下，每一项建设工作都要求技术人员付出双倍劳动：采办材料和进行施工本身。而且，还要求工程进展迅速¹，以便通常就在拨出修建营房资金的当年秋季组建起的部队，能够尽早地住进营房和有较好的卫生条件。修建的速度已经达到这种程度：近一个时期，区内某些地方一年之间即可盖成砖造的营房建筑，其面积足可容纳编制——包括军官在内——上千人的一个营。如果再加上经常要在荒僻的原始森林作工，无论寒冬酷夏都居住在匆匆搭就的圆木房里，缺少最起码的舒适条件，那么对那些工程军官在这种力不胜任的劳动情况下，许多工程军官在那里损害了自己的健康，某些人过早死亡，这些就不足为怪了。

在阿穆尔沿岸地区修建的营房建筑和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修筑的堡垒，这一切雄辩地说明，军事工程师在我国远东究竟作了些什么。因此，军事工程团当之无愧地受到了东西伯利亚以及后来独立出来的阿穆尔沿岸地区的历任主要长官的特殊重视。已故的阿穆尔沿岸军区指挥官、中将科尔弗男爵在下达给军区的命令²中，对军事工程师的活动作评价时指出：“我与他们共事四年，密切地注视过他们的活动。我完全深信，这个优秀的军官团对待自己职责所持的忠诚态度。我一次也未曾见过，向他们经常提出的重大要求，他们中有谁认为是不可能办到的。”

九十年代中期，与再次加强我国在滨海省驻军和扩建堡垒工事的同时，为了这些目的接连提前几年预拨了大量资金。为了使建筑工程取得巨大成绩，大家认为无论在技术问题上，还是在经济

1 常有这样的情况：为了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修盖营房，其木工制件须在哈巴罗夫斯克制造，然后沿阿穆尔河经一千俄里运至尼古拉耶夫斯克，从那里再经一千海里海路运抵符拉迪沃斯托克。

2 发布于1888年10月26日。

问题上,都必须加强地方的权力,同时对工程施行切实的监督。在军区指挥官主持下,成立中央特别调度委员会,指派专门负责建筑方面事务的第二助理协助军区指挥官。该委员会行使军事委员会和工程管理总局的特别权力,在解决一切建设问题时,拥有很大的独立性,在经济方面也只有最重大的问题才报请彼得堡解决。在施工的地方,建立地方驻军建筑委员会,按中央委员会的特别指令行事。如果说成立这种地方建筑委员会在俄国欧洲部分不会碰到什么特殊困难,那是因为在那里通常任命旅指挥官为委员会主席,而旅指挥官可免于担负其他职务,只负责营房建筑事务。在滨海省则全然不同,那里没有这种旅指挥官,有的只是行使师长官或团指挥官权力的人;前者是步兵旅和边防旅的长官,后者则是营或团的指挥官。必须任命担任地方建筑委员会主席的正是这些人,然而却不解除他们的本职公务,使他们不可能专心致志地从事建设事务,而建设事务的复杂性却要求他们这样作。

中央和各地的建筑委员会第一年的工作成果不大,因为出现了不得不再次把事务的经管委托给工程军官的情况。原因可以归结为总调度委员会的很多成员不熟悉本地区的条件和不了解事务的过分集中性。此外,建设中的一切问题皆须由地方委员会开会决定,拖延时日,造成有害的影响。

但不论如何,这一年的活动弄清了委员会组织的弱点,因而可望在未来能够尽量予以克服。

阿穆尔沿岸地区在此以前也曾通过驻军建筑委员会来建筑营房,虽然采取了一些其他方式方法,但结果同样未能令人满意。

军事部门的广泛建筑业务远远超出其他部门和私人的同类业务,它在很多方面有助于和促进了私人建筑活动的发展,因为私人建筑业无论在组织建筑的各个部门方面,还是在劳动力问题的解决上,都已经有旧规可循。

前面已曾提及,工程军官在本地区的活动是多么的与众不同;不仅要求他们监督施工,而且要最直接地领导工匠本身,甚至要训练他们。在阿穆尔沿岸军区现有的这种对未来工程的规模事先一无所知和毫不明确的条件下,这种劳动对于直接委托给某位工程军官经营的事业往往收益很小,因为他不能整年留住工人不放。那些事先并未受雇参加工程的工人,或者返回中国,或者更多的是到其他部门和私人那里去做工。这样,工程师们为自己的工程就不得不再另招工人,再训练其中的许多人和寸步不离地监督施工。通过这种办法,军事工程师们以自己的劳动逐渐为本省培训出越来越多的熟练而有经验的工人和工匠。这些工人和工匠在兴建城市时,甚至在镇、村屯里,都毫无疑问带来了极大的好处,到处都应用给他们培养起来的正确的施工原理和方法¹。在铺设乌苏里铁路时,也同样如此。在这里也不能不指出军事工程师在公务之暇所从事的建设工作。他们常常把自己的短暂的空闲时间投入这种工作,例如,他们无报酬地修建教堂、礼拜堂、学校、孤儿院、养老院、博物馆及其他公共建筑和设施;由于本地区缺少非军事技术人员,他们还受委托修建民政部门的官方设施:由符拉迪沃斯托克通往拉兹多尔诺耶的道路、哈巴罗夫斯克市内的总督办公大楼、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内的驻军司令办公大楼及省公署大楼。工程军官们,近一时期再加上工程部队的军官们,还从事勘测和铺设土路,考察预定进行的排涝的土地区域,修建铁路等工作,主管和领导部队拨出的工程队。

在考察本省这项事业中,除著有纯科学著作的冯-什连克、马克西莫维奇、马克、布季谢夫等人外,总参谋部军官们也曾积极参

1 尽管采暖设备是由中国人在没有任何技术监督的情况下修造的,但连私人建筑物也很少有因炉灶砌得不完善和不正确而发生火灾的,其原因就在于此。中国人只要学会一种什么手艺,由于其性格特点,就会一丝不苟地按固定的规格去作。

加。在勘定南乌苏里地区的边界，巡弋楚科奇半岛以便弄清美国人在该处的活动，调查和测绘乌苏里地区北部并了解该处异族人的生活条件，为迁入南乌苏里地区的乌苏里哥萨克选择迁居地点，为修建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线铁路进行勘测，考察本地区各条土路的走向——在所有这些活动中，我们都能见到他们的劳动。还须指出的是，他们多次到满洲和朝鲜与我国接壤的各个省份去旅行，因为这些省份是弄清南乌苏里地区同相邻各国居民之间的共同经济利益的研究对象。最后，面对俄国欧洲部分的移民涌入本省的情况，必须扩大关于有利于移民垦殖的地区的报导，于是，在杜霍夫斯科伊总督的倡议下，组成了几批人员，由总参谋部军官率领，全面地研究乌苏里江右侧各支流沿岸的可耕地，那里有很多地方是我们全然陌生的。参加这些考察队的也有一些部队的队列军官。各部队的狩猎队、林务人员和本地区驻军军官中的个别人，对于了解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地域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总督领导下的采矿工程师、农艺师、以及各部派遣的各个考察队和人员，他们在本省的工作都带有比较专门的研究本省的目的。在各部派来的考察队中，由采矿工程师伊凡诺夫率领的研究南乌苏里地区煤炭和金属矿藏的考察队和前往北方各区研究金矿床的鄂霍次克—堪察加考察队，都具有特别的实际意义。

军事部门所进行的对垦殖本省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活动，还包括军事地形测绘工作。民政当局依靠这些地形测绘工作，才取得根据，用以制定关于逐步垦殖本地区和依次规定某个区域，对此进行专门研究适于农业程度等设想。

在滨海省进行军事地形测绘，其困难是异乎寻常的。只有亲身到过锡霍特山脉的丛山峻岭、荒林野莽和沼泽泥淖的人，才能够恰如其分地对这种巨大的劳动作出评价。应该向这些忘我劳动者表示钦敬之忱，他们毫无怨尤地履行肩负的真正繁重的工作，成年

累月地身处山野之中，远离任何有人烟的去处，栖身于营帐和草棚之内。这些受苦者所经受的一切，简直令人难以想象。在相对而言尚属年轻的时候，便损伤了身体健康——这是大多数此类忠诚的劳动者的命中遭遇，而他们得到的奖赏，只是神圣地履行了自己义务的信念。

第十二章

本省民政机构的组织。民政官员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东西伯利亚行政管理方面最重要的正式文件汇编。历届哈巴罗夫斯克代表大会的意义。阿穆尔沿岸地区公报。农民村社管理机构。中国人和朝鲜人的村社管理机构。红胡子。

自建省以来，滨海省的民政机构屡经改组，而且省管理中心曾先后设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市、哈巴罗夫斯克市，最后迁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要塞。

建省时，驻军司令的职位、东洋海港总司令及省内驻军指挥官等职位，全都集中在一人身上。省公署作为会议制管理机构和驻军司令办公厅而发挥职能。公署的组成中还包括省测绘局、省医疗卫生监督、省建筑师和一些专差官。后来，又建立了一个特别林业局，由省林务官管理。通过各处林务官，该局不仅管辖林产，而且负责管理省内的一切国家产业。

省内划分区，由各地方警察局管辖，而尼古拉耶夫斯克、哈巴罗夫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等城市，则由市警察局管理。

自1897年末为止，全省共有九个区和五个城市。

海上移民的一切事务，集中归移民局长领导的移民局办理。

为处理同中国当局的边界关系，曾设过边务委员一职，其驻地设在诺沃基辅斯克天然界。

在北方各区——阿纳德尔区、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区、科曼多尔群岛区、吉日加区和鄂霍次克区——警察管理机构由区长官及

其助理组成；在其他区——乌第区、哈巴罗夫斯克区、南乌苏里区——则除区长官和其助理外，还设有一些地段警长。乌苏里哥萨克区由行使区长官职权的哥萨克营长管理，其属下设有助理和一些地段负责军官。每个区里¹都有一名区医生。市警察局的首脑是警察局长，其次，还按市内行政区的数量，设置一些警务监督。

1884年以前，滨海省属于东西伯利亚总督辖区，总督府设于伊尔库次克市²。省的主要管理机构处于如此遥远的地方，早已认为不便，因此在不同时期曾提出过划分东西伯利亚的各种方案。最后，1884年，这个问题终于获得了解决，东西伯利亚划分为两个总督辖区：第一个——伊尔库次克总督辖区，行政中心为伊尔库次克，由叶尼塞斯克省、伊尔库次克省和雅库次克边省组成；第二个——阿穆尔沿岸总督辖区，由外贝加尔、阿穆尔和滨海等省及萨哈林岛组成，行政中心为哈巴罗夫卡。对于阿穆尔沿岸总督辖区的主要管理机构设在何处的问题，曾有过几种设想：除哈巴罗夫卡外，还提出过阿穆尔省的主要城市，从哈巴罗夫卡上溯阿穆尔河约八百五十俄里处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和与哈巴罗夫卡几乎同样距离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市。提出布拉戈维申斯克的根据是该城的贸易意义，决定这种意义的是位于该城对面的阿穆尔河右岸的满洲地区人烟稠密，而哈巴罗夫卡附近只有几个小村落和哥萨克村屯，至于在中国那方面，无论阿穆尔河岸边，还是乌苏里江岸边都是荒无人烟。其次，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就其位置而言，不论在军事方面，还是在商业方面，都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最终选定了哈巴罗夫卡市，因为该市是本地区的地理中心。此外，此地比布拉戈维申斯克更靠近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和南乌苏里地区，而这些地方要求行政当局给予优先关照。至于符拉迪沃

1 阿纳德尔区除外。

2 参见附录 12。

斯托克市本身，则被认为不宜于作中心，因为一旦与海上列强中的某个国家发生军事冲突，该城作为一个要塞势必成为敌人首批攻击的对象之一，这样，那里就未必还能继续作为本地区主要长官的所在地。

在成立独立的阿穆尔沿岸总督辖区的情况下，还为它设立了单独的税务局¹、检查局和消费税管理局，其所在地都是哈巴罗夫斯克市。

为了处理事务，阿穆尔沿岸地区总督麾下设有以事务主任为首的办公厅和负责审核各省呈递总督批准的各项预算和结算的特设建设局。其次，总督麾下还设有典狱长、区督学、采矿工程师、交通工程师和一些专差官。

各省建设部门的组织，全都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只有个别的技术人员。只是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各省才成立了专设的建设局组织。

随着滨海省的建立，驻军司令和驻军指挥官还兼任东洋海港总司令职务。由于太平洋沿岸的舰队和海军机关日渐扩大，越来越感到有必要把这些职务分开，因为海军事务日益繁杂，仅仅处理这些事务就使海港总司令无暇顾及陆军和民政部门的管理工作，因此至1880年，委派另外的人来担任后两个职位已是当务之急了。这样作是较为必要的，因为自把军港从尼古拉耶夫斯克迁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以后，海港总司令每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度过的。出于需要，在这段时间内，他领导的管理机构仍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市的陆军和民政部门，委托给省驻军参谋长和省公署有关部门的级别最高的官员署理。这种状况自然不能认为是正常的，因此，1880年，随着省会从尼古拉耶夫斯克市迁至哈巴罗夫卡市，单独任命了一名军队指挥官和滨海省驻军司令。至于

¹ 在外贝加尔地区设有专门的税务局。

东洋海港总司令一职，则由符拉迪沃斯托克市驻军司令兼任，把该市及与之毗连的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半岛和俄罗斯岛从滨海省划分出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88年，那时东洋海港总司令一职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司令所代替，而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及与之毗连的地域和俄罗斯岛重又并入滨海省。与此同时，省驻军司令仍兼任乌苏里哥萨克军派任长官；为了指挥乌苏里地区驻军，单独委任一人担任南乌苏里分区驻军指挥官，其司令部设在尼科尔斯克村。边防营和地方部队隶属区参谋长统辖，而驻扎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要塞的军队，则归要塞司令管辖，后者行使师指挥官的职权。

省管理机构这样分开之后，滨海省驻军司令的驻地随同省公署一道从哈巴罗夫卡市迁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引起迁移的原因，主要是全省最主要的行政管理工作都集中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南乌苏里区，这片区域人口最稠密，而符拉迪沃斯托克是一个商港，同时又是与北方各区进行一切海上联系的起点。此外，这个起点站的贸易极其发达，一切轮船航线——不论是联结本省同俄国欧洲部分，还是联系国外——都集中在这里。驻军司令驻地和省公署实际迁至该地是在1890年。

当各个方面——民政、陆军、海军——都扩展到由一人领导已力不胜任的程度时，分散原来集中于一人身上的职权，当时是完全有根据的。在这种情况下，每一方面都有了自己的专门代表，他维护它的利益，不允许将它的利益置于次要地位。然后，协调这三方面之利益一事，由本地区主要长官掌管，如遇有必要，还可由相应各部加以协调。

例如驻军司令、要塞司令和港口司令这样三个彼此互不从属的、各自领导自己一个方面的人物，同处一个地方，即同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一个地方，只要他们恪守既定的规章和条例，并且上述这

几个人在公务上都能够保持应有的分寸，那么在和平时期这种情况是不会给事务的正常进行造成不良影响的。而在战时，有关要塞的条例完全能够确保要塞司令的首要地位。

迄最近为止，驻军司令和省公署的职责范围和活动范围，远远超出俄国欧洲部分的同级机关。只要指出下述事实便可完全清楚：诸如地方自治机构、国家财产管理局、督学及一切单独的衙门和委员会，在俄国欧洲部分各省全都独立于省公署之外，而在滨海省，这些机构的职能却全要由省公署完成，此外，驻军司令还行使省务会议的权力。不仅如此，1897年以前，驻军司令还负责审批在一定权限范围内的区刑事法庭呈递的一切有关犯人的判决书。事务工作因此而年复一年地增加，使驻军司令不能脱身亲自去视察省内各部分的实际活动。数量如此庞大的事务工作，不断呈请要求扩大省公署编制和把某些行政部门划分成为独立单位。其中有一部分目前已经实现。教育方面已转由直属总督的区督学管理。成立了单独的国家财产管理局，实施了司法改革，扩大省公署编制一事也已提上日程。

上述所有行政职能如都由省公署承担，其所引起的必然后果是：省公署所属机关、尤其是地方警察局，都负担许多同它们的直接职责无关的事务。不久以前，地方警察局，在相应情况下甚至包括市警察局，尚且有责任征收出卖林木、捕鱼、出租土地等税款和履行其他农业和国家财产部执行官员的职责。其次，在司法改革之前，由于法庭审讯员短缺，地方警察局不仅要对刑事案件进行侦查，而且在大部分情况下还须进行审讯。警察局还管理一切农民事务，并且充当民事调解人的权力也转到了村镇警官手中，而调解法官会审法庭的权力也转归区警察局。再次，由于缺少技术人员，警察局和一些干练的警官不仅对道路认真养护担负监督职责，而且还负责铺设新路、修建学校等项事务。

从上面对省公署及地方警察局和市警察局的官员所担负的职责的概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甚至在一般情况下他们肩负的负担就已相当繁重,至于在非常情况下,诸如军队动员、人口普查、水灾或扑灭流行病和兽疫等,那种特殊的紧张状况就更毋须赘言了。

1895年的动员和1897年的人口普查得以顺利完成,这是地方警察局和市警察局的特殊贡献,因为由于缺少地方机关,主要工作都是它们承担的。预备役士兵的集训和按军马普查结果提供马匹等工作,未遇任何阻碍,进行得很快,这一点值得特别表彰,因为在动员之前,本地区根本没有推行军马徭役制。未到集训点的预备役士兵的比数微乎其微。

至于人口普查,在北方各区这项工作主要由警察局官员进行,而且某些地方只有通过派遣考察队的办法才能获得普查资料。普查鞑靼海峡沿岸和各条溪河、乌苏里江上游及其右侧各支流的异族人,也不得不如此处理。警察局的协助和积极参加在各地都起着很大作用,对于事业的成功具有重大意义。

此外,几乎隔不上一年,省内某一地方就会出现一些破坏生活进展的情况。如果说行政当局及时采取措施排除造成的不良后果,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处理此事的官员们恪尽职守。尽管如此,各部门的行政官员的劳绩却湮没无闻,得到的奖赏也菲薄得可怜。他们尽心竭力工作,损害了自己的健康,若能支撑到领取菲薄的养老金,他们便感到莫大的幸运,然而这笔养老金甚至不足以维持其老年时期的最低生活。荣誉与光荣属于这些劳动者。

边陲地方民政官员的境遇,一般说来,是艰苦的。生活开支高昂,教育子女困难重重,这迫使很多人渴望返回俄国欧洲部分,可是很少有人能如愿以偿。来到那里的大多数人,一般都留在该处供职,直到领取原设的阿穆尔退休金和用于离境的五年津贴为止。

1886年，阿穆尔退休金和五年津贴取消，代之以一些其他优惠待遇，而这些优惠待遇比原来的要少得多，这样，文官的境遇就更加不堪忍受了。

警察官员担负着繁重的外勤任务，奔波于坎坷崎岖的道路和通行驮载牲畜的小径上，每年春秋两季泥泞难行的时候尤其艰苦，常常导致感染各种急性和慢性疾病；每年夏季的几个月中，当一批批移民途经符拉迪沃斯托克时，移民官员便忙得时刻不停；邮电官员每逢分拣和投递一堆堆随环球轮船一涌而至的邮件时，几乎得不到喘息的时间；国家金库的令人难以胜任的工作全年不断；北方地区的官员在漫长的冬季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和驾着狗拉雪橇千里跋涉去征收实物税——上述一切便是我们在我国远东所能见到的，也是那里行政官员的生活特点。凡此一切使人确信，这一边远地区的生活条件还远远不能认为是正常的，因此无论前任总督、侍从将军科尔弗男爵，还是他的继任杜霍夫斯科伊中将，都曾经为恢复公职人员的原有优惠待遇而奔走请求。报告得到了皇帝陛下的垂顾。经陛下恩准，原有的优惠待遇在作出一定修改之后，于1896年得到了恢复。

从另一方面说，重新审查各机关的编制的时机已经成熟，因为滨海省的生活迅速发展和该地经常需要进行组织工作的情况下，地方行政当局的任务和它的活动都在日益扩展，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人力却依然如故。这种状况不能不给生活的一般发展造成不良影响，不能不在各地引起混乱或停滞。这种现象，我们不仅在处理公文往来的机关里能看到，而且几乎在办事机关的一切部门里都会遇到。就安排移民的生活而言，迫切需要设置农业官员的职位；由于缺少执行警务的官员，对许多区域的监督十分薄弱；没有相当数量的土地丈量员，延误了阿穆尔河下游地区和哥萨克区的份地划界工作；在国家财产方面，由于官员不足，对森林和各种行

业的监督未能按应有的办法加以组织——在行政活动的其他部门里，这一类事例也是不胜枚举的。

不仅在整個阿穆尔沿岸地区的各个地方，就连在各省的各个不同地方，生活条件也是各不相同的。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行政管理工作的复杂化。为了能正确地考虑实际生活中遇到的各种情况并采取这些或那些措施，了解有关当局在过去对此问题所作出的指令是极其重要的。有鉴于此，东西伯利亚总督阿努钦在八十年代初出版了东西伯利亚行政管理方面最主要的正式文件汇编。这些文件汇编使人们有可能迅速了解本地区的所有重大问题和有关的行政指令，不必为此浪费时日，而经常无效地去翻寻相应文件的档案。这些文件汇编的益处是毋庸置疑的。继阿努钦总督之后，当时已独立于东西伯利亚之外的阿穆尔沿岸地区总督、侍从将军科尔弗男爵意识到合理地管理本地区的首要条件之一，在于深刻了解本地区的特殊性。为此目的，在管辖本地区期间，他于1885、1886和1893年先后在哈巴罗夫斯克召开过三次知情人士代表大会。应邀参加会议的人士有：驻军司令、各部门的长官、私方各界人士——诸如商人、各种行业的财东和经理人、农业方面人士、轮船主和其他熟悉本地区地方条件的人士。

在代表大会上组成了各部门——农业、交通、工商、教育和采矿淘金——的委员会。无论就问题的现状，还是希望将来对其作出改进所提出的资料，只要经过仔细研究，都可依次递交代表大会的全体会议，经过讨论后，作出决议。自然这些决议对总督只有参考价值，并不起决定性作用¹。这些代表大会对于以总督为首的行政当局代表具有特殊重大意义，使这些官员有可能同对所探讨的

1 然而已故的侍从将军科尔弗男爵在很多情况下是参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来确定自己的行政活动。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成果，他未及利用，因为闭会后只过几天他便逝世了。

这些或那些问题深有了解的人士生动活泼地交流思想，使自己对这些问题获得比较准确、清晰的概念。

其次，总督通过视察本地区各处得以实地验证从代表大会上得到的印象。至于参加代表大会的其他人，则对本地区精神生活和经济生活中行将到来的任务获得比较明确和一致的见解，这一点本身就有助于各界人士为了同一目标而共同工作。

侍从将军科尔弗男爵逝世后，继任阿穆尔沿岸地区总督的杜霍夫斯科伊创办了《阿穆尔沿岸地区公报》，这份报纸起着阿穆尔省和滨海省的省报作用，上面刊载所有政府和地方行政当局的重要命令，同时广泛开辟专栏，刊登涉及本地区的科学论文，以及探讨本地区各种生活条件的文章。迄目前为止，出版的各期报纸已汇集了本地区现代历史的宝贵资料，而且这种资料将会逐年增多。

本省对农村居民最初是按照外里海地区章程的原则施行村社管理制度，后来，1891年，分设乡政权的办法也在本省农民中推行起来，实行了乡自治制度。我国境内的朝鲜村屯也实行同样的管理制度，只是到1888年才发生了一个问题：对居住在我国的中国入究竟应给予哪些权利？

他们把中国人分为：临时居住我国的、商贩和工人。他们根据每年领到的居住证取得在我国境内居住的权利，只有那些自北京条约签订时留居本地区的中国人例外：根据该条约，这些中国人可领得无限期居住证。

我国制定的有关居住俄国领土上的外国人享有权利的法律规定，在很多方面完全不适用于中国人。首先，没有可能确定他们的公民权利，而且他们的公民权利也不能作为我国法律所指的权利的基础；其次，我国的继承法将沦为一纸空文，因为中国人没有对他们所要求的证实其享有继承权的文件。

这样，中国人在我国似乎处于不受法律约束的地位。上述想

法,以及其他很多事例说明迫切需要制定一定的条例,用以为居住在我国领土上的中国人规定出一定的法治生活。制定这种条例的基础,可采用我国的农民章程,包括乡公所和乡法庭,以及根据特殊的地方条件而作出的某些修改。

为此,所有旅居我国的中国人都被编入一个个村社,在本省各个中心地点建立村社管理机构,其职权近似乡公所,但是须受所在地的警察局更加有力和有效的监督。——选出的主事人员须经警察当局批准,任期只限一年。一切判决皆须受警察局验审,警察局始终有权制止判决的执行和撤销判决。同样,推选出的村社法庭的判决也可能受到制止和被撤销。——此外,任何按规定应由村社法庭判决的案件,都可经行政当局的命令送交普通司法机关审理。

由于不允许中国国籍的人购置土地作为私产,也不准他们无限期地使用土地,自然在中国村社管理章程里不包括全村大会享有的有关土地问题的一切权利。根据这一点,决定是否享有参加全村大会的权利,并不以是否分得份地为依据,而要看是否交纳一定数量的公益基金。这项税金,工人可不交纳¹,因此工人无权参加全村大会,但须服从全村大会作出同他们有关的决议。由此可见,用来充实公益基金的税款,只向经营商业和各种行业的人征收,征收数额,则视企业的规模大小而定。

由几名推选出的法官组成的村社法庭的职权范围是,审理和排解一定钱数以下的财产纠纷、不大重要的罪案和判定遗产继承权。这个法庭只能审理和判决中国人之间的案件;如果两造中有一方是其他民族,那么只有在其他民族的人表示同意下,才能由中国村社法庭审理案件,否则,案件须送交普通的警务或司法机关

¹ 向工人只征收用来充实公益基金的间接税,诸如发放居住证、身份证等的附加税。

审理。中国村社法庭在作出判决时广泛利用其本国习用的法律，但在所判的各种刑罚中，只准其采用乡法院受权采用的刑罚。这些规定已经阿穆尔沿岸地区总督批准，先是试行三年，后来期限延长了。——对于那些不以务农为生，而是从事贸易、各种行业、手工业和卖短工的朝鲜人也制订和实行了同样的规定。

这种规定，事实上仅仅调整了在当地早已实际存在的制度，只不过这种制度以前是非法的和不受监督的而已。

不论中国人，还是朝鲜人，他们总有自己推选出来的首脑。这些首脑征收非法的捐税，在自己的同族中进行独断专行的审讯和裁决——有时是血腥的裁决。然而同族人对此却完全服从，很少有人请求相应的俄国行政当局审理自己的案件。

这种在一定程度上合法的自治制度，是在推选的基础上产生，但须服从一定的规定和监督。它的合法化调整了过去的不合法制度，同时减轻了警察局的工作。否则的话，警察局便不得不处理大量力不胜任的发生在中国人和朝鲜人中间的各种案件。这一工作之所以力不胜任，仅就下面一事即可概见：审理案件不得不依靠译员，但译员往往不可靠。译员，更确切些说是通事，往往由一些粗通俄语的中国人或朝鲜人充任，他们总是力求从自己所处地位上谋取尽量多的好处。他们往往以心存偏袒的翻译为手段向诉讼两造诈取报酬。警察局编制内的译员很少，他们的职位往往是空缺，如有必要，就以上述那种通事来代替。

此外，中国人在审理不大重要的罪行、财产纠纷以及遗产继承案件所遵行的习惯法，我国行政当局几乎对之一无所知。然而这种习惯法却最适用于那些流动不定的中国人，因为他们每年夏天来我国谋生，秋天便回国去，因此他们不可能了解和熟悉我国的法律制度。

最后，上述规定的制定，使警察局摆脱了各种各样的案件，在

这类案件中容易出现独断专行，它要作的主要是监督中国人和朝鲜人的村社管理机构正确地发挥职能。借助这些管理机构，所有摊派给中国人和朝鲜人的税款征收得更为顺利。在紧急情况下，诸如防治流行病，使公益基金有可能用于各种辅助措施，例如用来修筑病房和留宿木房、雇佣警卫人员等。

村社管理机构发挥的职能，总的说来，还算令人满意，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行政当局对异族人的管理事务。至于这种管理机构的不足之处，某些人倾向于认为，在于建立这一类机构似乎等于批准“国中之国”这种现象是理所当然的，从而会更加促进外籍的中国人和朝鲜人的团结，尤其是中国人的团结。但是，事实未必如此。

中国人之间的团结实际很紧密，他们到处都在遵行在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相互支持的原则。但是，这种团结是一个完全独立的范围，实际表现出来的这种团结范围同在行政当局经常监督下的异族人村社管理机构的活动范围毫无共同之处。这种团结早已有之，而且不比当前为差。除此以外，从前还存在过异族人的秘密管理机构，由推选出的首脑管辖，其活动不受任何监督。只有在秘密法庭作出类似私刑杀人的判决而进行血腥惩罚时，才会暴露出来。

最后，必须指出这样的事实：异族人，尤其是中国人，在相互发生口角、纠纷时，过去和现在都鲜有向俄国当局起诉的。他们尽力通过自己的法庭裁决。过去，即在村社管理机构建立之前¹，他们的法庭进行活动是不合法的。

有鉴于此，可以按照乡公所自治的原则来调整这个问题，但是必须大大限制被推选出来的人所行使的职权，并且必须受行政当局的密切监督，一切都应象上述规定中所说的那样。

异族人村社管理机构还担承着一个职责：监督所有前来本地

¹ 后来把这种机构称为：“中国和朝鲜地段”。

区临时居留的中国人和朝鲜人领取规定的居住证。设置这种居住证的目的是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来者政治上可靠,同时也为了向每年自国外前来我国谋生的异族人征收一定的捐税。为保证政治上可靠,要求每个来者持有其本国的护照。过境时,护照必须签证,每份护照签证的费用为三十戈比。

异族人持经过签证的护照可在我国领土上不受限制地居住一个月,期限过后,须按规定领取有效期一年的俄国居住证,领取居住证的收费标准是:中国人——五卢布,朝鲜人——三卢布。违反此项规定者,处以罚款,罚款额为居住证的基本用费。对于未持本国护照越过我国边界的人,也同样处以罚款,同时我国边界当局向外国当局交涉,要求给该人寄发护照。

品质可疑,又没有护照的人,不准过境。然而实践表明,护照几乎丝毫不能保证来者的可靠性,因为中国当局发放护照时关心的主要是征收一定的费用。此外,护照已经部分地变成了一种商品,那些不再需要护照的人将其出卖给别人。这样,不仅品质可疑的人,甚至红胡子(中国强盗)只要持有护照就能自由越过边界,获得我国的居住证,这已不足为奇。自然,所有这些人使用的都是护照上填写的名字。这样,我们发放给中国人和朝鲜人的居住证的实际作用,就仅仅在于收取领证费用了。这笔收入在1895—1897年三年内,平均每年为六万三千五百一十八卢布。红胡子手中握有俄国居住证,他们可有恃无恐地在我国领土上自由居住,直到他们被发现犯有某些罪行或被其他中国人检举时为止。然而遭到检举的现象是鲜有的,因为中国人知道我国的诉讼制度:只有具备确凿有力的证据,法官才对罪犯作出惩治的判决,所以他们不敢轻易告发红胡子,担心一旦法庭判明红胡子无罪,告发者会遭到报复。

在谈到红胡子问题时,首先应对这些人作一个总的概述。在同滨海省毗连的满洲和朝鲜的各省,红胡子是那里和平居民谈虎

色变的祸患。

红胡子不是出于嗜爱抢劫而干这种罪恶营生的职业强盗。他们通常是误入歧途，由于某种原因丧失了家财的人，或者是破产的商贩、逃兵和找不到工作的人。不断袭来的贫穷迫使他们犯下一桩又一桩的罪行，终于沦为红胡子。

红胡子使自己的和平同胞如此惊恐万状，实在令人惊讶。只须几个手持武器的红胡子闯入中国人或朝鲜人的房屋，哪怕屋内住满了成年男子汉，他们也会驯顺地服从强盗的一切要求，听凭洗劫，不敢稍有反抗。很自然，居民的恐惧使红胡子更加肆无忌惮，因此下述事实是不足为奇的：往往一小股红胡子不但能使整片地区的居民惶惶不安，而且还敢于同派来剿灭他们的中国军队作战，甚至常常战胜中国军队。这些匪帮的胆大妄为竟发展得不时侵入我国境内，抢掠朝鲜人和富裕的中国人，或者将他们掳走，然后勒索赎金。——这种事屡屡发生在敷设铁路期间，那里的中国人工棚分散在铁路沿线荒无人烟的地方，红胡子窥伺中国包工头领到工钱时，便去抢劫他们。惧怕报复，往往使受害者不敢声张，所以有关这类事件的消息传到我国当局时，已经为时过晚：追捕潜逃国外的红胡子已是徒劳无益。然而，在多次发生过这类抢劫事件的情况下，我国当局装备起部队，越过边境追捕暴徒。这些部队追上匪帮，击溃了他们，把俘获的人转交给中国当局。中国当局对之加以审判和处决，把砍下的头颅用高竿悬挂在通衢大道之上。——这种剿灭总能使我国边界上保持一段比较长时间的太平。

满洲和朝鲜边界地区缺少强有力的政权管辖，这造成了这类匪帮充分发展的自由，他们在那里到处都有匪窟窠穴。

随着交通的发达和居民的增加，我国领土上的此类紊乱现象已经越来越少。但是，应该指出，红胡子选择的作案对象通常是中国人和朝鲜人，他们只是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才侵犯俄国人。

第十三章

传教活动。国民教育事业。居民食品的供应。医疗卫生条件。防治传染病的措施。1886、1890和1895年的霍乱。矿泉水。缺少医治精神病患者的医院。

在占领阿穆尔河下游地区和乌苏里地区之际，上帝福音的传布者也随同军队和农民一道进入了这些新获得的地方，他们在这片荒凉艰苦的地区与俄国的首批先驱者同甘苦，共患难。教会的执役人员在使新移民坚定信仰和鼓舞士气的同时，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远在我们到达之前便居住在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荒僻莽野的异族人，并且开始在他们中间传播东正教的教义。不言而喻，传教活动碰到了重重困难。困难不仅仅在于不熟悉异族人的语言，而且还在于缺少交通工具和阿穆尔河、乌苏里江沿岸的主要异族部落——果尔特人与基里亚克人居住得很分散。但是，时过未久，牧师中就有人开始研究异族人的语言，接着，在神甫居住的地方逐渐建立起教会学校。

一般说来，阿穆尔沿岸地区拨给传教事业的经费不敷使用，使那里没有可能象样地办起学校来。此外，还有一些其他阻碍学校顺利发展的原因。首先，异族人不愿意送自己的子弟上学，因为在他们那里学龄儿童已经是捕鱼的劳动力，在果尔特人和基里亚克人极端贫困的情况下，这一点对于他们是一个非同小可的问题。其次，若是学校离他们的游牧驻地较远，他们的贫穷境遇也妨碍他们送子弟入学。最后，精通果尔特语和基里亚克语的传教士数量

过少。只是在定居我国境内、尤其是定居在南乌苏里地区的朝鲜人中，使他们皈依东正教的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朝鲜人在南乌苏里地区乡村中住得比较集中，生活富裕。朝鲜村社的经济条件十分良好。在他们倾向基督教之后，他们有能力在村里修建东正教教堂及学校，捐献钱款来贍养牧师和教师。但是，在这方面，由于熟谙朝鲜语言的传教士不足，使传播东正教的事业不能取得所期望的成果。

考虑到上述事实，为了提高本地区的传教活动，似乎应该注意认真地培养立志献身于宗教活动的人材，在培养工作中应该包括认真学习异族人的语言：传教士规定被分配到哪些异族人那里去传教，他就应该学习那种异族语言。其次，不论是整个传教事业，还是传教士本人的物资状况，都应得到改善。自阿穆尔沿岸地区并入我国那一天开始，后来荣任莫斯科总主教的英诺森主教一直是传教事业的老战士，直到今天本地区对这位主教仍保持着最光辉的回忆。

为了培养传教士，可以利用不久前建立于乌苏里江上什马科夫卡火车站附近的圣三位一体尼古拉男修道院。在远东更加广泛地传播和维护东正教，这种想法正是该修道院的建院宗旨。最初，修道院的建址想在哈巴罗夫斯克市附近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湖的四郊选择，尽力在那里寻找适于耕作、育林以及捕鱼的地方，以便使修道院有可靠的收入来维持其生存。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湖四周的寻觅没有结果，因为经阿历克谢修士司祭视察过的地方，认为不足以取得相应的衣食来源。阿历克谢修士司祭奉命直接主持修道院的修建事务。除此以外，哈巴罗夫斯克市周围各地，总的说来，居民稀少，这一点也是修建修道院的一个不利条件。于是，勘测工作便转向南乌苏里地区。阿历克谢修士司祭在此处看中了靠近乌苏里江左岸、位于松阿察河谷地的什马科夫卡火车站附近

的地方。阿历克谢修士司祭虽然已经年逾古稀，他却以不知疲倦的精力来实现委托给他的事业。

拨给修道院的土地，计三千七百五十三俄亩，不久；在这片土地上便开始搭盖临时性建筑。修道院为自己规定的传教活动任务，规模很广泛。除掉主要目的——在遥远边陲的居民中巩固和维护东正教，向异族人传布基督学说——以外，修道士兄弟还计划在修道院内开办学校，教授各种手艺，经营果园菜圃，推广耕种土地的改良方法等。良好的开端已经作出，但愿这座修道院真能成为我国远东的传播信仰和美德的一盏明灯。

在谈及国民教育问题¹的时候，必须确认这样一个事实：国民教育事业在居民中普及得很缓慢。应该看到，主要的原因在于学校不足。兴办学校所遇到的困难是居民分散，很多村屯里居民户数有限，教师不够和居民不愿资助兴办学校。正因为如此，开办学校的操劳和所需款项的调拨，这一切主要都得由政府承担。说服社会人士，哪怕要他们仅仅维修学校房舍，也往往是一桩难事。很多村屯里的居民户数有限，加以各屯之间相距遥远，这样，就没有可能为几个村屯合办一所学校。最后，教师不足也是普及国民教育的一个很严重的阻碍。最近的师范学校设在伊尔库次克市，距离符拉迪沃斯托克市约有四千俄里。这样，与其从伊尔库次克招聘教师，倒不如从俄国欧洲部分聘请较为方便，尤其是从伊尔库次克师范学校招用教师十分困难，因为他们全都能够在伊尔库次克总督辖区境内得到工作²。

乌苏里哥萨克军已经开始把自己享受助学金的学生送入伊尔库次克师范学校。

1 参见附录 10。

2 暂时还不得不使用往往没有足够教育程度的、或者对这一工作未受过足够训练的人来担任教师。

为了填补这个阻碍国民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空白，迫切需要为阿穆尔省和滨海省开办一所专设的师范学校。

为了使滨海省开办学校能够有所保障，在给各个村屯划分土地时，也开始拨给每所学校一百俄亩土地。在农民份地充裕的情况下，学校的土地在当前还不能带来数量可观的收入。但是，当居民人口日渐增多，土地开始感到不足的时候，份地就会成为维持学校经费的重大辅助来源。除此以外，份地对于在学校里进行果园和菜圃技艺的教学，使用改良农具和试验作物等也大有裨益。

政府发放给学校的经费，或者列入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拨款的项目下，或者取自土地税收款项。本省内既有教堂附设的学校，又有隶属于国民教育部的学校。就学儿童的数字（为四千二百六十四人），占全省学龄儿童总数的15%。

对于我国远东的教育工作人员的忘我工作，不能不予以特殊的同情和赞扬，因为严酷的生活条件压在他们身上的负担，并不比本地区其他公职人员的负担轻松。乡村教师，尤其是远离主要驿路和铁路的村屯里的教师，经常要忍受缺乏日用急需品的困苦，至于同较有文化的人们接触，就更不用说了。即使城市里的教师们，由于薪水有限，也不得不利用休息时间去为人补习功课，以便稍许改善自己的物质境况。但是，尽管如此，无论乡村教师，还是城市教师，大家都在国民教育这一默默无闻的领域里辛勤劳动着，使他们受到鼓舞的思想是，他们的劳动有益于把遥远边陲的青年一代培养成为有用人材的事业。光荣属于这些劳动者！

至于居民的食品以及粮食储备仓库，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正确的、适合当地条件的安排。本地区各地的条件如此不同，所涉及的问题也不得不作不同的处理。本地区只是在不久以前才开始有人居住，在各地移民扎根定居的最初几年里，几乎无粮送入储备仓库。后来，地方警察不足（时至今日，监督此事的职责仍由地方警

察承担),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这些是造成仓库的储藏远远达不到规定标准的原因。此外,还有许多作为口粮和种子分散贷出的粮食没有缴还。过去发生灾歉和水患时,居民虽也遭受饥馑,但一般说来不须外界援助¹便可找到办法,不须依赖仓库的储备就能恢复元气,而且仓库储备的数量也是为数不多的。这种情况导致了不坚持要求补充仓库储备,而在发生饥荒时,只要军区委员会同意,用钱即可从陆军部门的军需仓库里买到所需数量的粮食。

这种作法,在原则上是不对的。一旦出现某种政治复杂化的情况下,陆军部门的储备将提供该部门自身所需,而居民将不得不考虑从外地运入食品;一旦海上运输中断,从外地运粮将会遇到不少困难。在修建横贯松花江肥沃大地的满洲铁路的时候,这件事将会好办多了。然而,处理整个居民食粮的问题,仍要有切实的根据,并形成一定的制度。为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应该弄清:在哪些地方可以用货币形式的粮食基金取代自然形式的粮食储备,因为在交通处于某种状态下,用钱换粮,在必要的期限之内未必能够作到。其次,必须解决储备数量、储藏方法、更新方法等根本问题,因为现有状况在很多方面不能令人满意,不适合当地的条件和要求。

所有这些问题当地已经提出,并且已开始进行研究。

本省的气候条件和卫生条件,一般说来还令人相当满意,甚至气温的急剧变化,尤其是春秋两季的变化,对于人们的身体并没有什么不良影响。由于本地区不久之前才有人居住,土壤的污染程度不严重,这也是有利于减少发病率的一个因素。

下述事实可以证实这一点:阿穆尔沿岸军区部队因每年患病者所占比例极小,位列于其他军区的前面。

居民中间的发病率同样很低,流行病在成年居民中很少蔓延。

¹ 只是到 1896 年,南乌苏里地区发生水灾之后,才有了较大规模的外界援助。

儿童传染病的流行较普遍,但只要采取相应措施,是不会广泛发展的。近十五年来,麻疹、天花、猩红热和白喉等儿童传染病,通常都是由海路前来此地的移民传入的。

为了防止疾病从移民住房扩散出来,采取了前面已曾说过的各种措施;但是,尽管有这些预防措施,每当染有疾病的移民到达以后,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内的某些家庭的孩子中仍不时发生与移民中流行的同样疾病。这种现象只能这样解释:轮船上三等舱乘客很容易同移民相接触,这样就把他们身上的疾病传染给了别人。至少在很多情况下可以确实断定,传播疾病的正是这个途径。

在城市里,每当发生天花、白喉和猩红热时,便采取极为严格的隔离措施。对发生这种病的房屋进行隔离,由哨兵和警察看守,禁止发生疾病的家庭成员同其他居民的一切交往,直到疾病痊愈和规定的每种病的隔离期满为止。在这段时间内,只有医生才可以进入房屋,但医生应该遵守一切预防措施,以免本人把病菌带出房外。为此目的,每座住有病人的房屋里,都根据卫生局的命令为医生准备罩衣和消毒药品。

一应必需食物,皆由派守该处房屋的警察毫不耽搁地运送。警察还完成处于隔离中的家庭的其他委托。疾病过去之后,在医生监督之下,房屋里面无论居室,还是什物都要加以严格的消毒。对于执行严格隔离的实际监督,不论警察官员,还是卫生局官员都须每天进行。但是,与此同时,这种监督还应该包括处于隔离中的人员,尽量不使感受到任何其他限制和不便。

这些措施的实践结果,使上述传染病的发病现象经常只限于某几座房屋内,从来也没有发展成流行病。这样,个别家庭的自由虽受到暂时的严格限制,却使城市内绝大部分其他居民免受极其悲惨的遭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意识已经牢固地扎根在社会中,从来没有听到过遭受隔离的人们——往往是社会上的知识阶

层——发出任何激烈反对的言论。

不言而喻，这类措施只能够在城市居民住宅宽敞，大部分房屋里只居住一户家庭或者极少的房屋里居住两户、三户家庭的地方推行。直到今天，在滨海省的各城市中仍是如此。

自然，在乡村中发生急性传染病时，采用类似的隔离办法是行政当局力所不及的，其原因仅仅在于警察和医务人员的不足。这首先促使人们精力更加集中地注意防止疾病侵入本地区。

在主要发生在成年人身上的其他传染病中，应该指出的是肠伤寒和少见的斑疹伤寒。这些疾病的死亡率一般不超过正常比例，相反，经常低于正常比例。

霍乱的情况却完全不同。这种病是1886年由朝鲜或者日本传入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近十年来，在朝鲜和日本几乎每年都要发生霍乱。这种流行病开始于本市朝鲜族居民中，其死亡率高达75%。起初，对这种传染病并未引起重视，因而得以发展。但是，后来采取了果断的措施。当疾病扑灭以后，所有那些发生疾病猖獗的朝鲜房屋全被付之一炬。在城内俄国居民中间，当时只有发生几例霍乱。

同一年，从朝鲜或者符拉迪沃斯托克传布的霍乱也波及到了波谢特地段，在当地方警察局积极彻底将其扑灭之前，使那里不少的朝鲜人招致死亡。

1886年，霍乱在滨海省境内破天荒第一遭出现，因而使我们措手不及。

当1890年和1895年，亚洲霍乱再次侵袭滨海省的时候，同它进行的斗争已经比较有条不紊了，这就有助于迅速扑灭这种疾病。自1886年以后，每逢邻近各国——中国、朝鲜和日本发生霍乱时，滨海省就采取防止其传入的预防措施。符拉迪沃斯托克派遣出水上巡逻艇，一切驶向滨海省各个港口、持有染上霍乱的证明的商

船,为了进行隔离,皆须先去符拉迪沃斯托克。

1890年8月初,霍乱再度传入符拉迪沃斯托克。这次它不仅在于异族居民中间传布,而且在俄国居民中间也蔓延开来。8月的后半月,它已经作为流行病在诺沃基辅斯克天然界、波谢特湾和什科托沃村、乌苏里湾上游地区等处蔓延,而且在南乌苏里地区的其他七个居民点也有个别发病情况。当时传染上亚洲霍乱的人共计四百八十二名,死亡者三百二十人,占全数的66%以上。

除在城市和军队驻扎地区加强卫生措施外,整个南乌苏里地区划分为十三个卫生地段。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设立了霍乱病院,以便治疗这种疾病。传染病盛行期间,符拉迪沃斯托克市的海军营房围以栅栏进行隔离,居住在里面的西伯利亚海军士兵同城市的接触几乎全部中断,只准许派出士兵去执行刻不容缓的勤务。正因如此,任何一个水兵都没有传染上霍乱。然而,与此同时,难于照此办法加以隔离的陆军中间,却发生了霍乱。

有一些朝鲜族居民保护自己的办法是:传染病流行后,他们立即进入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半岛的深山去,携带食物,断绝与城市的交往。如果在此之后某群人中间出现霍乱病例,那么这一群人便立即改换驻地。这种作法带来了母可怀疑的益处,因为离去的人群中间只有个别的霍乱患者,而当时留居城里的朝鲜人当中却有很多人被疾病夺去了生命。

1890年的霍乱的特点是,患者中有半数欧洲人。异族人的体质较欧洲人更难于抵抗这种疾病,因而他们的死亡率较欧洲人为高。

不论在其他地方,还是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中国人和朝鲜人都不相信我国的医生,他们尽力隐瞒自己的病人,逃避把病人送进霍乱病院。事情达到了这种程度:他们趁着黑夜把尸体丢到户外,或者把死者偷偷运到阿穆尔湾西岸去掩埋。只是采用了最严厉的惩

罚措施,才杜绝了这种现象。

流行病过去之后,卫生队伍奉命前往各个郊区去寻找和掩埋扔掉的异族人的尸体,整修那些掩埋草率的坟茔,并加以消毒。

1895年的霍乱是由私人轮船向符拉迪沃斯托克运送中国工人传入的。就在这批中国工人当中出现了第一批患病和死亡的人。这一年,采取了更加果断的措施,以防止疾病的传布。不论1886年,还是1890年,符拉迪沃斯托克只是在霍乱发病约两周以后才予断定,因为发生在异族人中间的许多死亡事件并未引起重视,或者被作为急腹症了。因此,当开始与疾病作斗争时,病势已经相当猖獗。

为了防止类似情况重演,1895年夏,当霍乱在日本和中国一发展到相当危险的程度时,符拉迪沃斯托克立刻下达命令:解剖所有死因不明或患肠胃病死亡的异族人尸体。在解剖时,除了地方医生以外,还邀请了陆军和海军的军医参加。因为霍乱的第一批发病者,总是在异族居民、中国人和朝鲜人中间最先发现,所以采取这种措施就是为了不错过最初的发病者。在向我国运送工人的轮船上死去的中国人,尸体也经过解剖。解剖之后,在实际上得到了证实。于是,各个地段的卫生委员会、卫生慈善救济机关、担架和消毒站立即开始行动,城市里和“焦米特”检疫港内都开设起霍乱病房。此外,在“焦米特”检疫港内还在一艘陈旧的废船上设立了一所霍乱医院。在1890年霍乱流行期间,异族人由于不相信我国医生的治疗方法,往往隐匿自己的患者,因此允许他们用自己的社会基金建立专设病房,在那里用他们的本族医生和药物医治病人,但是必须处于我国医生的全面监督之下。我国医生监视他们,是为了避免他们在医治时使用任何明显的有害药物。此后,再也没有发现隐藏病人的现象了。

为了避免在城市里到处转移病人,在“金角”港岸上设立了三

座浮动接收站，与此处毗连的市内各区的患者，主要是异族患者，都要送到那里，由那里再用蒸汽大艇拖曳的舢舨把患者运往“焦米特”港的浮动医院去。

早在 1894 年，当预料鼠疫会从香港传至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时候，在“焦米特”港内就已修建起一些木房，以便遇有需要时，可以在那里开设传染病院。为此，事先已经物色好所有的医护人员和一切用具和食品的供应人。被褥、衣服的储备，也已一应俱全。

每一列客车都挂有一节配备卫生人员的防疫车厢。在这节车厢上应安置那些在列车上发病的旅客。

铁路沿线和乌苏里江沿岸开辟了一些医疗点，收容来自火车或轮船上的病人。凡异族人离开符拉迪沃斯托克前往本地区内其他的居民点，无论是搭乘火车，还是走陆路和水路，未经事先临时隔离检查，一律不准出去。对大彼得湾沿岸各个居民点业已宣布：没有符拉迪沃斯托克卫生监督机构发放的通行证的朝鲜和中国木船，不准靠岸。此外，在起自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驿路沿途村屯，都设置了哨卡。这些哨卡得以卓有成效地发挥作用，由于这样一种情况：若不算各个火车站和乌格洛沃伊村的少量居民，拉兹多尔诺耶村距离符拉迪沃斯托克为六十俄里，尼科尔斯克为一百俄里，而从符拉迪沃斯托克通向这些村屯的只有这一条道路。最后，一切来到乌苏里地区各个居民点的人员，皆须受到监督，凡有传染病怀疑者，皆须向卫生监督机构报告。

这些措施的积极贯彻，虽然不能保证这里或那里不发生违反它们的现象，但是，这样至少使传染病发生地的数量大大地减少了。

在当时本省拥有的医疗卫生力量极其有限，在这种情况下，若进行卓有成效的斗争，全部希望只能寄托在：每当本地区境内某处刚出现传染病的时刻，就立即积极行动起来。然而，传染病一经蔓

延开来,再同它进行斗争就无能为力了。

由于采取了所有这些措施,1895年的亚洲霍乱,除沿海地方的一些个别情况外,并未能从符拉迪沃斯托克传布出去,发病者的数字为一百四十一个病例,死亡者为一百零一人(占71.6%)。死亡率所以这样高的原因,是这种病几乎只是在异族居民中间猖獗流行。

省内很多地方都有矿泉水,其中有些的泉水温度很高,具有治疗疾病的特性。堪察加半岛因是火山地质,那里的温泉尤其多。半岛上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市附近的帕拉童温泉更是著称于世。尽管设备极其简陋,这些温度高达摄氏40°以上的温泉自古以来就已为当地居民所利用。这些温泉对风湿病患者尤其有益。

在阿穆尔河下游地区,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附近有一个康士坦丁(安娜)温泉。其主泉水温达摄氏47°,可供饮用;另外还有一些其他泉眼,它们的温度渐次降至摄氏20°。在这些泉眼上设置了许多浴池。这些温泉的矿水,据化学分析,属于淡温泉^①一类,含有少量的矿物质和气体。

这些温泉驰名于整个阿穆尔沿岸地区,从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市建立军港的最初年代开始,这里就为尼古拉耶夫斯克驻军设立了医疗站。除此以外,来自整个阿穆尔河的人们都可以利用这些温泉。据认为,这些温泉对于患风湿病和瘫痪的病人格外有益;饮用主泉的矿水,对于患慢性肠胃病的患者尤其有效。

当港口迁往符拉迪沃斯托克以后,康士坦丁温泉就衰落了,从一个承租人转入另一个承租人之手,有些年甚至完全被弃置,然而患病者却从未间断过,一直涌向那里。九十年代初期,这些温泉交归一个承租人管理,给予他数额为三千卢布的一次津贴费,并且从萨哈林岛拨给他一定数量的流放苦役犯,供修建工程用。此外,每

^① 即含矿物质很少的温泉。——译者

当夏季,行政当局还派遣医生到那里去。对此,承租人有义务在一定期限之内修造起一系列住房,以供来人居住,总之他有义务把温泉整顿就绪和按一定的规定价格向来人提供住处、食品和浴池。遗憾的是,从承租人方面来说,没有履行许多承租条款,因而对他的指控纷至沓来。

如果找不到可靠的承租人,那么由军事部门接收这些温泉,加以管理,以便在那里为军队建立卫生站,这样似乎更为合理些。当港口还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市的时候,海军部门长年设立此类卫生站,曾取得优良的成绩。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证据,证明这类卫生站的益处是毋庸置疑的。不言而喻,与此同时,也应为非军人患者在温泉里安排住处和浴池。设立这种卫生站,对于军事部门来说更有好处,因为军官们可以利用温泉,这里的军官没有象其他军区享有的那种权利,每年派遣一定数量的军官用公费到俄国欧洲部分和高加索的矿泉去。

本省的一个不足之处,是缺少专门的精神病医院。精神病患者的数量与年俱增,然而收容他们到没有治疗这种病人的设备的医院里去,经常会遇到非常严重的困难。往往有这种情况,不得不把精神病患者临时收容在警察单身拘留室里。当“志愿船队”开辟了敖德萨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间的定期航班之后,开始把精神病患者送往俄国欧洲部分的专门医疗机构去,但是,这种作法也经常碰到很大的阻碍。在这种情况下,先是须要取得病人所要去的相应医疗机构当局的同意;其次,须要等候接收这种病人的“志愿船队”的轮船到来;最后,为送病人须要筹集相当数额的钱款。总而言之,在这个问题上,行政当局有时简直是处于没有出路的境地。

第十四章

符拉迪沃斯托克市。1873年阿列克谢·亚历山大洛维奇亲王视察该市。关于把军港迁移到圣奥耳加湾的问题。1887年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亲王视察滨海省。符拉迪沃斯托克作为西伯利亚铁路终点的意义。解决关于保持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全年通航的问题。商港地点的选择。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当局和其他部门间对该市土地的划分。

在滨海省的生活中，符拉迪沃斯托克起着突出的作用。决定这种作用的，不仅是该市作为省会集中了全省所有的中央民政机关，而且它还是我国在太平洋沿岸的主要设防据点，同时又是军港和商港。作为一个向西伯利亚转运过境货物的商港，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作用远远超出了本省范围之外。

我国的海军和陆军部队第一次牢固地占领“金角”湾时，恰值北京条约签订的那一年。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呈半圆形，座落在此湾的北坡上。就海岸条件和自然风景的优美而言，这个海湾是世界上最好的海湾之一。

金角湾位于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半岛的一端。俄国人占领金角湾时，整个半岛覆盖着古老的针叶林和阔叶林。占领后过了几年，环绕此湾坡地的树林仍是郁郁葱葱，甚至很难透过它看清隐没其后的群山。但是，在开始有人移居符拉迪沃斯托克之后不久，海湾沿岸地带的树木已经全无踪迹。四十年以后的今天，昔日好端端的森林只剩下了一些稀稀落落的树木。要使已经绝迹的植

物再现,必须重新花费巨大的劳动。

与占领“金角”湾的同时,波谢特湾的诺夫哥罗德斯克港也并入了我国,这个港口也拥有良好的海岸条件。

在这些优良的满洲港湾归入本省以后,曾经有过把军港从尼古拉耶夫斯克迁到其中之一去的打算。只是到了六十年代末,当用几年时间把这两个港湾作了充分勘查之后,才开始解决这个问题。

1869年派出的以侍从将军索科洛夫为首的委员会选中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嗣后不久(于1872年),尼古拉耶夫斯克港就迁到了那里。于是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便出现了海港设施,开始建立村屯和驻扎军队。

1873年,符拉迪沃斯托克有幸接待阿列克谢·亚历山大洛维奇亲王殿下。殿下周游世界归来,途经符拉迪沃斯托克,由陆路返回彼得堡。当时,东西伯利亚首次蒙受皇室成员的视察,沿途到处都兴高采烈地欢迎皇族客人。那时在乌苏里江和阿穆尔河沿岸仅稀稀落落地有几个哥萨克居民点。只有外贝加尔地区居民密度稍高。殿下极为关切地了解阿穆尔沿岸地区俄国殖民活动的草创业绩,他的到来鼓舞了居民,坚定了他们对未来的信心。符拉迪沃斯托克居民深受殿下的垂怜,他们的精神为之大振,开始同心协力地建设港埠,到处都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

1875年,符拉迪沃斯托克开始实施市政条例,从此居民人口日益增加。

土耳其战争期间,东方边陲也面临与英国的冲突,于是宣布了战争状态。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建起了首批沿海炮垒,以此为未来的要塞奠定了基础。

1878年,海军部提出把军港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迁到圣奥耳加湾的问题,拟议把这个海湾连同内港“静埠”变成单纯的军港,因

为军港和商港同在一地，认为对我国太平洋海军的发展会受到限制。

为此，组成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全面审核这个问题。委员会除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收集必需的调查材料而外，还前往圣奥耳加湾，以便在当地补充这些材料，然后考察由圣奥耳加湾通向乌苏里江的内陆交通。结果证明，迁港是不利的。夏季经常多雾，进入圣奥耳加湾较进入符拉迪沃斯托克要困难得多；内港过于浅小，入口狭窄；对于大船来说，水浅难入；外港无避风屏障；用于设防的开支不会少于符拉迪沃斯托克；修筑通向乌苏里江谷地的交通道路也许没有特别困难，然而沿途适宜于建立村屯的地方甚少；把海军机关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迁到圣奥耳加湾，须要花费数百万卢布。最后，一旦发生战争，必须拨出一些部队来保卫圣奥耳加湾，这些部队便会远离南乌苏里地区的军队，处于孤立境地。上述资料表明，军港迁往圣奥耳加湾的有利因素很少。然而，在这个问题悬而未决之前，符拉迪沃斯托克市的发展却处于长期停顿状态。直到最终决定把军港仍设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时，那里才重又开始加紧工作。1880年，符拉迪沃斯托克从滨海省建制内划出，升级为市，把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半岛和俄罗斯岛划为它的辖区，专设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市驻军司令一职，并由其兼任东洋海港司令。

就在同年，伊犁问题尖锐化，我国同中国的关系呈现紧张。这不仅促使我国加强太平洋分舰队——委派侍从将军列索夫斯基担任分舰队总司令，而且陆军也大为扩充，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筑垒设防工程也扩大了规模。

1885年，鉴于同英国行将发生冲突，符拉迪沃斯托克再次处于战争状态。

嗣后不久，军港南移的无稽老调又重弹起来，致使符拉迪沃斯

托克各项事业重又陷于停顿，私人建设事业也暂时中止了。

1886年，海军大臣助理海军上将舍斯塔科夫抵达此地。他断然宣布，不仅谈不到什么港口迁移问题，而且恰恰相反，还要增加港口的设施，并在三年内把太平洋分舰队扩充到二十艘舰船。

为了尽快完成新港的建设，追加了一笔拨款，海军部门的紧张活动开始了。

同年，发生了一件令人欢欣的事件：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亲王殿下乘“御前侍卫号”轻巡航战船莅临本市。1887年，亲王第二次视察符拉迪沃斯托克，然后，自尼古拉耶夫斯克市启程，在阿穆尔沿岸地区内地旅行。他由该市溯阿穆尔河而上，到哈巴罗夫卡市，之后抵达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归途中，从哈巴罗夫卡上溯乌苏里江和松阿察河，经兴凯湖到达卡缅-雷鲍洛夫村，由那里骑马折回符拉迪沃斯托克。亲王殿下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停留了较长时间，不仅对海军部门各机关，而且对陆军部门和民政部门的那些值得注意的机关，都一一作了认真的了解。在本地区内地旅行期间，亲王殿下对本地区总的行政建制及居民经济生活得出了明确的看法。所到之处，人民全都欢天喜地地迎接亲王殿下。殿下待人和蔼可亲，赢得了所有人的爱戴。在阿穆尔沿岸地区旅行途中，亲王殿下目睹公职人员和居民的生活，多次眼见生活的贫困状况。于是，为了减轻贫困，亲王殿下施恩，把他的军官薪饷拨给滨海省驻军司令支配，用以接济贫苦人。如果这笔钱还能积剩，则用来在哈巴罗夫斯克建立医疗或者慈善机关。

为了履行亲王殿下的旨意，在使用这笔款项时，格外注意节俭，并且用利息来增加这笔款额。这样，才得以于1894年经亲王同意在哈巴罗夫斯克修建并经营一座可以收容十名残废人的亚历山大-克谢尼娅残废收容所，同时该所附有供护士会使用的房舍。

亲王殿下为减轻受苦人的贫困而慷慨解囊施舍，这将使滨海

省居民感恩戴德，永志不忘。

关于军港无需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向任何地方迁移的决定，鼓舞了居民，从此城市发展得十分迅速。1888年，独立的符拉迪沃斯托克驻军司令辖区被撤销，符拉迪沃斯托克重又划归滨海省，省会也移到了这里。1890年，滨海省驻军司令所在地实际上已从哈巴罗夫斯克移至符拉迪沃斯托克，省公署也同时移来此地。

按1897年的人口普查，符拉迪沃斯托克市的人口为二万八千八百九十六人，其中男人二万四千三百六十一人，女人四千五百三十五人。市区沿金角湾和阿穆尔湾沿岸延伸了五俄里以上。沿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半岛纵向延伸的锡霍特山脉及其支脉，十分陡峭，这给城市建设的合理规划和街道的敷设带来了许多困难，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地形环境却使城市增添了无限的幽美风光。

迄1897年末为止，该市的学校计有：附设东方语言学科的男子古典中学、女子中学、市立三年制男子中学、两所初级小学和一所港务学校。此外，还有亚历山大航海学校，市立俄华学校，以及教会学校。

本市的慈善机关有：残废收容所和蒙受克谢尼娅·亚历山大洛芙娜公主殿下庇护的克谢尼娅孤儿院。不论残废收容所、还是孤儿院和两所初级小学，都由当地救济会供给经费。

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开办的学术团体有：作为俄国皇家地理学会阿穆尔沿岸地区分会的支会——阿穆尔地区研究学会、南乌苏里地区医师学会和俄国皇家技术学会分会。

此外，恩蒙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亲王庇护的狩猎者协会也位于此地。

阿穆尔地区研究学会设有一所博物馆，深受市民的关怀。博物馆的砖石结构楼房是自愿捐款建成的，内有一个很好的图书馆，

由各地蒐集来的新物品使博物馆的收藏品逐年丰富起来。

在学术团体中，阿穆尔地区研究学会在滨海省成立得最早，就其活动情况而言，在阿穆尔沿岸地区所有学术团体中也名列前茅。医师学会和技术学会组建不久。每个学会都按其专业讨论和研究各种具有地方意义的问题。

符拉迪沃斯托克出版三种报纸：《符拉迪沃斯托克》、《远东》和《东方时报》。所有这三种报纸几乎只涉及当地关心的问题，并竭力探讨本地区的需要和揭露社会生活的阴暗面。不偏不倚和公正无私的刊物是行政当局的得力助手，尤其在象滨海省这样边远的地方更是如此。

供开展社交的场所是海军俱乐部和陆军俱乐部、歌咏社、商业员工俱乐部。

海军俱乐部还是从尼古拉耶夫斯克迁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来的，它拥有市内最好的图书馆。总的说来，这个俱乐部的设备良好。现有的各个俱乐部都具有一定的阶层色彩，所以令人感到缺少一个社会上各个知识分子阶层在权利平等的基础上相互联系的公共俱乐部。这个问题曾经几度提出，但是，由于一应物质设备供应方面的困难，始终未获得满意解决。

工业生产只处于萌芽状态，目前仅有砖厂、水泥厂、制革厂、啤酒厂、机械作坊和两座蒸汽制粉厂。其中一座制粉厂属于军需机关。

商业的规模相当庞大，商品齐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商店不仅满足本市的需求，而且担负着满足市郊各地需要的相当大量的商品供应。

市内医疗机构甚少。海军和陆军部门设有各自的军医院，而城市只有一座设有二十五张病床的临时医院，这些床位远远不敷所需。关于给本市修建几座造价高的医院的问题，因经费不足，已

被搁置一旁。然而，对于设备完好的医院的需要是如此急切，不论用什么办法，这笔经费一定会筹措得到的。

供给市民足够数量的优质用水是本市一桩十分令人操心的事情。现在只能从汇集土壤表层水的水井取水，缺少雨水时，井里的水就很少；而冬季，一些井的水便完全冻结。近时期采用的办法是向较深地层钻孔，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不能保证居民一年四季都得到所需数量的用水。因此，迫切须要或者钻自流井，或者从城北那条注入阿穆尔湾的小河敷设引水管道。这个问题，不仅对于散居市民十分重要，而且对于海军和陆军部门同样事关重要，因此，在修筑供水设备的开支中，国库担负部分资金是理所应当的。

符拉迪沃斯托克被选定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以后，它的作用就更加重大了。因此，当时产生了一个问题：我国在太平洋的商港应置于何处。为了解决这个对国家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委托 1895 年交通部派往那里就地了解铁路工程现状的委员会收集资料。该委员会就确定商港事宜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了一系列会议。会议由海港司令主持。受到权衡的地方有：包括纳霍德卡港的亚美利加湾、斯特列洛克海峡、“金角”湾和“东方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各港、阿穆尔湾的头道河子和二道河子等港、斯拉维扬卡以及波谢特湾的诺夫哥罗德斯克港。

在分别讨论上述各港适宜作商港的程度时，还考虑到向那里铺设铁路是否方便和造价多少等问题。委员会认为，设置商港的最好地方应该是“金角”湾，而且在扩大商港时还可启用“东方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其他港口。

但是，当地海军当局提出，要求将整个金角湾划归海军部门管辖，以备军港之需。鉴于这种要求，委员会选择了阿穆尔湾东岸的头道河子港。在这里，商港还可以扩展到毗邻的二道河子港。

在西伯利亚大铁路委员会研究这个问题时，认为“金角”湾不

仅适于设置军港，而且适于设置商港。——这个决定得到了皇上的赞许。——按照这一方案，“金角”湾的整个湾内可供建立军港，而入口部分用以设立商港。同时，还获准进一步勘测毗邻诸港，以备将来扩建港口之需。现在，划入商港区域的沿岸地带的长度为一千三百俄丈。早在商港问题决定之前，就深切感到符拉迪沃斯托克需要一条设备完善的堤岸，以便海船能够靠岸。已经获准修建一条二百俄丈长的这种堤岸，以后它将被纳入商港设施的总体规划之中。

我国西伯利亚大铁路在滨海省沿岸的出口，严重的不便之一在于：我国境内的所有港口，包括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金角”湾在内，冬季都结冻。

海军部门早已关心克服这个不足之处，它进行过多种破冰试验，目的是：第一、使海船在整个冬季都能自由出入符拉迪沃斯托克；第二、使我国军舰任何季节都能由港口驶入大海。用“大力士号”小轮船进行这些试验，取得了成功。这艘轮船只具有大型的排水设备，并不符合破冰船型式的要求。然而它却能破冰，在整个冬季保持港口沿海——从入口处到“志愿船队”码头之间的水道畅通。它完成这个任务时，要借助于冬季盛行的北风和东北风——风将冲开的大冰块吹赶到外边的大海上去。如没有这些自然条件，海港若不是面向东，而仅仅是面向西时，要保持畅通的水道，那就会遇到几乎不可克服的障碍。

为了把军舰引出内港，先要从那里向西和西南方拖引，一直到向东南的转弯处。曾经试验过一种破冰方法：把一些冰块推送到冰层下面，其余的冰块在船向前开动时，把它推移到船尾后面。这种方法在实际中是切实可行的。

虽然在冬季拖引船只出入符拉迪沃斯托克港的问题通过这种方法已经实际解决，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商船在整个冬季真能同符

拉迪沃斯托克保持来往，其原因在于1月底和2月初最寒冷的季节里，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大海上会遇到厚约两俄寸的浮冰。这种浮冰对于建造牢固的船只不会造成航行中的任何危险，然而通常供商业用的薄铁板船对其仍不无担心。所以，未必有人为在冬季维持与符拉迪沃斯托克通航而进行冒险，尤其是在这些月份常有暴风和严寒，那时这些商船由于冰冻会发生极为严重的事故。

但是，另一方面，西伯利亚大铁路可以仿效加拿大铁路，为自己规定一条专用航线，然而这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第一、船的航速要快，以便缩短轮船由日本驶向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航行时间，尤其是在暴风和严寒的季节里；第二、轮船的水下部分须具有有效抵抗浮冰所必需的坚固程度。只有具备这些条件，符拉迪沃斯托克同日本和中国的冬季货运和客运问题才算得到解决。

符拉迪沃斯托克市经济生活的发展道路，与一般不同，因为这个地点作为我国太平洋舰队的基地，对于国家主要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很自然，各方面都要优先照顾海军和陆军的利益，而纯属城市本身的利益则放在次要地位。这主要反映在土地问题上。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尚未升为市级以前，海军和陆军部门可随意占有它们所需要的地方，不受任何限制。符拉迪沃斯托克实施城市管理条例以后，海军部门仍在城里私占地方，从不征求城市公共管理局的同意，对后者的多次抗议也不予以理睬，认为这些抗议不合情理。这个问题终于发展得十分尖锐，在该市的坚决要求下，阿穆尔沿岸地区总督取得有关各部的同意后，主持召集了一个混合委员会，责成它澄清海军、陆军以及其他部门不经城市允许自行占据地块的权利，并全面地划分出城市管辖的地域。委员会的报告，连同滨海省驻军司令的结语和总督的意见，一起提交给内务部处理。内务大臣成立了以副大臣三等文官涅克柳多夫主持的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成员是与此事有关的各部代表。委员会结束了它

的工作，但是财政部和海军部嗣后却提出了某些异议，致使 1897 年重又召集由内务部副大臣三等文官伊克斯库列·冯·基利班坚持主持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工作于 1898 年结束，然而财政部、海军部及交通部的代表不同意大多数人的意见，他们单独提出了一些见解。

有鉴于此，全部事宜呈交到了大臣会议。大臣会议同意委员会作出的在会上没有引起异议的那些决定，对于其他问题，一部分由大臣会议作出自己的决定，另一部分则交由阿穆尔沿岸地区总督最后裁决。同时，为官方机关要求在以前规划之外拨给补充土地的申请限定了时间，过了这个期限，就不允许再提出任何新的申请。到了那时，由阿穆尔沿岸地区总督或他的助理所主持的特别委员会应最后澄清所有遗留的争论问题，并于总督批准后付诸实施。此后，不经市公署同意，任何占用官方需要的城市土地，都须符合有关强制占用的法律原则。

对城市来说，这件事情的解决异常重要，因为这样，城市就可以安稳地领有市区以及其牧区的所有地段，并且对土地予以合理地使用。

实质上，城市的利益同海军和陆军部门的利益是密切相联的。这些部门的利益决定着本据点的战备程度，因此十分自然，应优先置于其他方面的利益前面，但同时也应特别顾及城市的利益。

不应忘记，上述部门和本地政府机关的全体公务人员都居住在城里，城市设施愈完善，生活费用便会愈低。若城市没有收入项目，就会直接影响城市设施的完善。由此可见，缺乏充分根据而强占城市土地和海滨地带——这些地方是增加城市收入的重要因素——未必是行之有理，因为这必然导致生活费用高昂，而这一点会波及所有市民，也包括政府机关的公务人员在内。

根据上述种种考虑，不按某种需要，而只是为了以备不时之

需而把土地划归官方机关，这种作法未必合理，因为这会使城市发展陷于瘫痪。——当然，城市的某些地段可能为公家使用所必需，但到那时，即使没有同城市达成自愿的协议，仍可求助于允许强制占用土地的法律。同时，从国家节约的观点出发，国库用于占用土地的费用，通常都可以用这些地段归城市或私人使用期间所赚得的间接收入来弥补，而且还可绰绰有余。

这种观点，正是商讨各有关部门和城市之间划分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土地问题的委员会中大部分成员所坚持的。

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气候条件有些特殊。冬季很少有列氏 20° 以下的严寒，一般都很暖和，常常解冻。雪橇道只能通行两个月上下，很少有通行三个月的情况¹。冬季急转而为夏季，几乎没有春天。

夏季，8 月底以前经常多雾。秋天温和明朗，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虽然气候多变，而且年年不同，但是总的来说，是有益于人体健康的。

在通航期间，符拉迪沃斯托克格外热闹。每年到这里来的，不仅有商船，而且有外国军舰。整个夏季，我国太平洋舰队都停在碇泊场。在这个季节里，城里多半都是海军人员，他们的出现极大地活跃了社会生活。冬季几乎一切都趋于沉寂，社会娱乐活动全都集中在各个俱乐部里。

在这样结束对滨海省的概述之后，尚不能对它的过去作出任何明确的结论，也不能对其未来作出什么设想。为此对本省的研究还较粗浅，而且在对于我国异常重要的本省南部，俄国文化的出现还为时不久。很难说，本省这一部分的经济生活将会朝着哪个方向发展更快些——是向包括各个部门在内的精耕细作的农业发展，还是向工业发展。前者是由集中在那里的大量军队的迫切需

¹ 冬季还往往无雪。

要决定的,后者则是由于发现了煤炭、金属矿物资源和黄金等矿藏而兴起的。按照国家利益和政府目标来调整这个到1898年初为止已有二十二万八千八百二十四人的居民¹的地区的经济发展,是行政当局承当的一项职责。所以,为了避免偶然和不一贯的行动,对于领导来说,制定一个一定期限的纲领是很重要的。只要不致有意外情况的阻碍,就应实现这一纲领。为了这个目的,已故的阿穆尔沿岸地区总督、侍从将军科尔弗男爵早在1887年就制定了一个纲领,其中预定的各项措施分别规定在今后大约八至十年内予以实现。

这个纲领的要点如下:1. 加强我国远东的海军和陆军的力量,加强本地区的军事防务;2. 增加当地的俄罗斯居民,减少黄种人的流入量,迁入哥萨克,支持并发展东正教;3. 增加本地区国民教育基金;4. 进行行政机构改组和司法改革;5. 降低本地区的生活费用,并通过改善交通道路和交通工具来提高生产率;6. 同邻国保持友好关系。

在向上级政府呈报上述纲领的同时,还对必要的开支提出了设想,将这些开支分摊在一定的时期。在报告中,对纲领的各个部分进行了深入细致的阐述,提出了论证。在相应的上级机关在总体上给予肯定以后,便开始逐步贯彻实行。侍从将军科尔弗男爵直到1893年2月7日于哈巴罗夫斯克市逝世之前,一直主持这个纲领的贯彻。在这六年过程中,本地区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上述纲领的大部分已经实施。在这段时间里,我国最高政府人士对遥远的东方边陲非常重视,并且开始关心它的需要。阿穆尔沿岸地区对于俄国的重要意义一年比一年明显,所以,在1891年,亚历山大三世皇帝认为,解决修筑横贯西伯利亚的大铁路的问题,是一桩福利事业,因为这条铁路将用其轨道将我国太平洋沿

1 参见附录1。

岸同波罗的海和黑海连接起来。

这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创举，铁路东段的奠基人是皇太子。
当时皇太子结束东游，正准备踏上跨越西伯利亚的归途。

第十五章

1891年皇太子尼古拉·亚历山大洛维奇亲王莅临滨海省。

皇太子尼古拉·亚历山大洛维奇亲王——当今在位执政的皇上——莅临滨海省，不仅是滨海省生活中的，而且是全西伯利亚生活中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此行使全地区都受益无穷。

1891年5月11日，在我国太平洋分舰队舰艇护航下，殿下乘一级巡洋舰“亚速海胜利纪念号”莅临符拉迪沃斯托克。

皇太子东游之后将来视察西伯利亚的消息，预先已通告人民，人民准备以应有的隆重仪式迎接万民爱戴的君主的长子。在俄罗斯境内，符拉迪沃斯托克有幸最先欢迎这位皇族贵宾。市内在海军上将码头上，公众集资搭了一座俄罗斯风格的石头凯旋门，楼房上遍插彩旗，装饰点缀着标语、花束和繁花扎成的殿下圣讳的开头字母。

海岸炮台鸣炮三声告示人民，皇太子所乘的舰队¹已驶近符拉迪沃斯托克，于是全城居民涌向预定举行迎接殿下仪式的海军上将码头。海港司令叶尔莫拉耶夫海军少将搭大汽艇前往迎接舰队。不一时，继几声信炮之后，传来了要塞上的礼炮轰鸣和舰队作答的礼炮声。此时，透过逐渐消散的笼罩着碇泊场的浓雾，现出走在其他舰艇前面的“亚速海胜利纪念号”巡洋舰，舰上高悬皇太子的旗帜，它徐徐地靠近锚地。俟巡洋舰抛锚之后，阿穆尔沿岸地区

1 舰队由海军中将 П. Н. 纳吉莫夫指挥。

总督、侍从将军科尔弗男爵和滨海省驻军司令翁捷尔别格少将立即驶向巡洋舰，他们二人荣幸地祝贺殿下顺利地返抵俄国境内。

翌日，殿下预定于11时半登岸。这时，阿列克谢·亚历山大洛维奇亲王的東西伯利亚第一边防营派出的仪仗队肃立在码头上，他们擎着旗帜，高奏军乐。各级官员、城市杜马、各机关公务人员、学校、市民群众也集聚在码头迎候。预定的时间一到，皇太子、希腊乔治王子及随从人员乘亲王殿下专艇驶离“亚速海胜利纪念号”的舷梯。分舰队礼炮齐鸣，鼓乐喧天，舰上的全体船员跑上软梯，沿着横桁列队。殿下弃舟登岸，在海军上将码头上受到官员和公民们的迎迓，市议长幸运地代表符拉迪沃斯托克市用银盘敬献面包和盐，并致欢迎词。殿下对盛情欢迎表示谢意，接着检阅了仪仗队。待仪仗队迈着分列式步伐走过之后，殿下走向伫候在码头上的贵妇们。在这里，阿穆尔沿岸地区总督夫人、滨海省驻军司令夫人及符拉迪沃斯托克海港司令夫人荣蒙殿下接见。殿下在接见在场的公务人员、学校师生和市民时，向其中某些人亲切垂问了一些问题。接着，殿下通过凯旋门，穿过夹道肃立的卫戍部队，来到大教堂，接受宗教界的欢迎，并参加感恩祈祷仪式。教堂大司祭致了欢迎词。皇太子从教堂来到驻军司令官邸，各部队长官在这里荣幸地晋见了皇太子，中国、日本和朝鲜等社团代表幸运地向他敬献了面包和盐。此后，殿下返回了巡洋舰。从皇族贵宾登岸开始，在前往大教堂和返回巡洋舰的整个过程中，聚集在码头上的人员、军队、人山人海的群众不断地向殿下热烈欢呼“乌拉”。

入夜，全城张灯结彩，富丽堂皇，从海上看去，真是蔚为壮观。由于城市一层层地建在山坡上，这使景象更加壮丽。港口里穿梭来往着悬挂彩灯的大小舰艇，整个分舰队灯火通明。这一切衬托以港口周围的幽暗群山，在黑色的天幕下映现出一幅瑰丽的图画。皇太子驻跸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十一天内，全城始终披着节日盛装，

夜夜灯火辉煌，光怪陆离，争奇斗艳。

次日，5月13日，殿下屈驾访问总督。原定在兵营里的阅兵式，因雨未能举行。5月14日，皇太子殿下视察海岸炮垒和各海军机关。同日，殿下驾临驻军司令翁捷尔别格少将为欢迎殿下举行的宴会。希腊乔治王子殿下也参加了宴会。

5月15日，适逢皇帝陛下和皇后陛下加冕盛典节日，殿下出席“亚速海胜利纪念号”巡洋舰随军教堂举行的祈祷仪式。祈祷完毕后，殿下接受了海、陆军各部门官长的祝贺，继而官长们应邀与殿下共进早餐。当晚，皇太子启驾前往波谢特湾的诺夫哥罗德斯克哨所。5月16日，在巡视兵营之后，检阅了第二步兵旅、山炮连和两个哥萨克连。然后，殿下登上最初占领波谢特湾时升起俄国国旗的山岗。从山上远眺，四郊和考察队港的美景尽收眼底。考察队港岸边的诺沃基辅斯克天然界也隐约可见。是夜，殿下乘“亚速海胜利纪念号”巡洋舰，在护航炮艇“满洲人号”和“朝鲜人号”簇拥下返回符拉迪沃斯托克。

5月17日，皇太子出席海军上将涅维尔斯科伊纪念碑的奠基典礼，亲手放下第一块基石。

奠基典礼后，殿下视察了男子中学和女子中学，从中学转往兵营，在那里检阅了军队。大批居民也从市里涌向兵营，和军队一起兴高采烈地欢迎皇太子。皇太子离开兵营时，军官们从车上卸下马匹，自己拉着皇族贵宾的马车，在围聚马车两侧的士兵和群众发出雷鸣般的“乌拉”声中，一直拉到兵营的尽头。

在返回巡洋舰途中，殿下还参观了阿穆尔地区研究学会的博物馆。

当天晚间，市民为欢迎殿下假海军俱乐部举行了隆重的招待晚会。

5月18日，殿下为正在修建的干船坞奠基，奉皇上谕旨，这个

干船坞命名为尼古拉皇太子船坞。

5月19日，举行了隆重的西伯利亚铁路东段奠基典礼。基址离城约二俄里，殿下和希腊乔治王子偕同随从人员乘坐马车抵达该地。作过弥撒之后，殿下亲手把第一车土倾倒在路基上，然后偕随从人员、各级官员和筑路人员登上装饰华丽的列车，沿着已筑好的路段启程返城。沿途聚集的人群和分布沿线的铁路工人高声欢呼“乌拉”。接着，在市里又为符拉迪沃斯托克火车站举行了奠基仪式。奠基仪式结束以后，殿下就座早餐。席间，殿下亲自宣读了圣上于1891年4月17日赐予皇太子的具有重大意义的谕旨，其内容如下：

殿下：

朕已降旨动工兴建横贯全西伯利亚之铁路，用以使资源富庶之西伯利亚地区同内地铁路网相衔接。朕委卿于游历东方异国返回俄国本土之际，宣谕朕意。同时，朕望卿于符拉迪沃斯托克主持获准由政府直接指挥、以国库资金修建之西伯利亚大铁路乌苏里路段奠基典礼。卿隆重参加此项创举，足资充分证明，朕躬决心促进西伯利亚与帝国其他各部联系之由衷热望，并将表明朕躬对该地区之时刻垂念及对其和平昌盛之深切关怀。

祝卿在我国旅途中一路平安。

（原件由皇上御笔签署）

卿将永远蒙受朕躬恩典。

亚历山大。

宣读陛下圣旨之后，全体在座者高呼“乌拉”，聚集帐幕周围的人群随之呼应，欢呼声经久不息，与群众的颂歌及舰艇、炮垒的礼炮交织成一片。

伟大的事业实现了。使整个西伯利亚接近俄国心脏的工程的基础已经奠定。有关这一事件的消息经电报线路传遍了西伯利亚

广阔的大地，到处激起一片欢腾，到处为沙皇及宣布皇上恩典的皇太子热诚祈祷。

早餐毕，殿下驾临陆军俱乐部，观看了萨哈林岛流放犯的手工艺品展览。

为了纪念皇太子视察西伯利亚，特颁发上谕，向在西伯利亚的服刑者施以恩典，给予优待。凡沾受皇恩的不幸者，莫不热诚祈祷上帝保佑沙皇和皇族全体成员御体康健，其感戴之情，自不待言。

阿穆尔沿岸军区部队受到了特殊恩典。5月12日，沙皇颁诏，令皇太子尼古拉·亚历山大洛维奇亲王殿下就任东西伯利亚第一步兵营名誉营长。

这道皇恩谕旨在全军区一经宣布，立刻激起部队的一片欢腾，而把尊贵的皇太子荣任名誉营长的第一步兵营更加兴高采烈。

5月20日，殿下启驾离“亚速海胜利纪念号”巡洋舰登岸。驻军司令居用的全套房舍已准备停当，供殿下使用。

进门时，驻军司令夫人 Э. И. 翁捷尔别格有幸向殿下敬献面包和盐，他们的小女儿献了花束。

这一天，皇太子最后一次在“亚速海胜利纪念号”巡洋舰上进餐。午餐后，当殿下准备登岸时，舰上的军官们代替快艇上的水兵，亲自划船。在巡洋舰上发出的“乌拉”声中，他们把殿下送抵海军上将码头，又从码头亲手抬到驻军司令宅邸。

为纪念殿下光临驻军司令宅邸，在大厅入口上方镶嵌着金色的铭词：“皇太子尼古拉·亚历山大洛维奇亲王殿下东游归来，于符拉迪沃斯托克首次踏上俄国本土，1891年5月20日—21日曾驻蹕于此宅。”

翌晨，5月21日，皇太子启程前去哈巴罗夫斯克，然后越过西伯利亚返回彼得堡。陪送殿下穿越西伯利亚的人员有：殿下侍从、陆军少将 B. A. 巴里亚京斯基公爵，殿下侍从、海军少将 B. Г. 巴萨

尔金，禁卫军近卫重骑兵团大尉 B. C. 科丘别伊公爵，殿下直辖禁卫军骠骑兵团上尉 E. П. 沃尔科夫，殿下侍从武官中尉 H. 瓦奥鲍连斯基公爵和 Э. Э. 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医生 B. K. 冯拉姆巴赫，画家 H. H. 梅利增科。

启程的那天清晨，所有的大小官员、市民、学校的男女学生和群众齐集驻军司令府邸门前，欢送皇室贵宾。

殿下步出府邸时，女学生们在马车前的道路上撒满鲜花，马车上也绚丽多采地装饰着铃兰花。殿下的马车走动后，全体欢送者高呼“乌拉”，殿下在城中乘车所经之处，欢呼声始终不绝于耳。到离城七俄里处，马车停下，殿下走下马车，再次向希腊乔治王子及聚集于此欢送殿下的“亚速海胜利纪念号”的军官们告别。

希腊乔治王子当日就经海路回国去了。

在第一个火车站——“波德戈罗德纳亚”车站，亲王进了早餐，这里聚集了大批市民，尽情欢呼着欢送皇室旅客踏上漫长的旅途。

殿下在晚 6 时到达尼科尔斯克，全村居民群集，迎接沙皇的长子。殿下所乘的马车立即为人群包围，卸下马，一群农家姑娘在农民和夹道列队的军队经久不息的“乌拉”声中拉着皇太子的马车，穿越全村，通过采门。全村老幼欣喜若狂，其情景实难用笔墨表达。这是沿途第一个俄国的大村屯。虽然此屯远离俄国心脏约一万俄里，但是，村民身体内流动着的同是俄罗斯族的血，跳动着的同是俄罗斯族的心。

检阅过排列在军队司令家门前的仪仗队以后，殿下接见了各级官员。

殿下在尼科尔斯克留宿一夜，次日晨，5 月 22 日，视察了部队。队伍中还有一个幼年哥萨克排，他们的高超骑术并不逊于老哥萨克，因而博得了殿下的赞扬。

检阅回来后，这位身任所有哥萨克军的皇室统领接受了乌苏

里哥萨克军的面包和盐。面包和盐是由派任统领和该军几名代表敬献的，银盘的珐琅质盘心上画着一名骑马的乌苏里哥萨克。乌苏里哥萨克军的妇女们敬献了一条绸巾，其两端装饰着五采丝绸，中央用各色丝线绣出一幅乌苏里哥萨克军所辖土地的地图，标明了所有村镇。

当日午餐之后，皇太子驶离了尼科尔斯克屯。

殿下下的旅行路线是：沿兴凯湖东侧前往松阿察四号哨所。之所以选定这条路线，而没有采取经卡缅-雷鲍洛夫哨所的方向，是因为：第一、从卡缅-雷鲍洛夫出发，必须搭乘平底小轮船横渡宽约七十俄里的兴凯湖，湖岸空旷荒凉，横渡不无危险；第二、取道兴凯湖东侧，殿下有可能了解经海路从俄国欧洲部分向南乌苏里地区迁移农民这项工作的结果，因为恰好途经新移民的村屯。

第一个宿夜地点是奥西诺夫卡村。该村为殿下搭盖了一幢单独的临时木房，村民把房子内外精心地用花草树木装饰一新。

次日，5月23日，定于清晨启程。刚刚出村，就看到路左排列着尼科尔斯克卫戍部队。这支部队在皇太子离开尼科尔斯克屯后不久，便从该屯动身，行军四十俄里，赶来奥西诺夫卡。他们神采奕奕地欢送殿下，震天响的“乌拉”声再次表达了他们祝福贵宾一路平安的心愿。皇太子驶过队伍前，向兵士们频频致意，备加赞许。殿下在哈尔克顿村进早餐，那里在风景如画的山坡上建造了一座别致的亭子。停留过夜的地方是斯帕斯克村，为此特地在村中央建造了一幢房子，周围遍是花草树木。由此向前，已经必须行经松阿察河的低湿谷地。皇太子莅临此地前不久，这里新修了一条大道，但是近日来接连滂沱大雨，各河水位都在上涨。恰当殿下到来之际，奥达尔卡河决堤泛滥，把皇太子即将途经的道路淹没了三俄里。于是不得不或者等水退之后再走，或者决定蹚水走过水淹区。

5月24日拂晓,滨海省驻军司令和区长官前去察看道路被淹情况。他们在水淹区向不同方向试探,最后确定了尚可通行的路线。但是,水下是泥泞难行的沼泽地,马匹可能拉不动皇太子的马车以及其他更重的车辆。因此必须用几对牛来代替马匹拉车,因为在泥淖里行走,牛比马可靠些。驻军司令回到斯帕斯克村后,报告了上述情况,殿下同意他们设想的行进办法。皇太子的马车两侧跟随着成群的农民,他们抬着殿下的马车,使殿下安全通过了水淹区。侍从和陪送人员乘坐的其他三十辆马车也平安无事地通过了。在设于小松阿察河滨的小树林里的营帐内为殿下准备了早餐。黄昏时分,皇太子平安抵达松阿察四号哨所。这里停留着专供殿下及侍从官员乘坐的“音果达号”轮船,还有其他两艘护航轮船,供陪送人员乘坐。5月25日晨,整个船队已沿松阿察河的弯曲河道航行,当天到达三号哨所。5月26日晨,继续向前航行,当日夜在乌苏里江上的布谢镇过夜。

穿越南乌苏里地区直到松阿察河之前,沿途所经各个村屯都隆重地欢迎皇太子。农民尽自己可能,亲手扎起彩门,农舍装饰上花草和旗帜,村民身着节日盛装,聚集村头迎接。殿下来到时,人们立即跪倒在地。到处都按俄罗斯风俗向贵宾敬献面包和盐。在欢呼声中,殿下被人群簇拥着驶过村屯。凡是殿下停留的地方,都表演环舞和民间舞蹈。皇太子详细垂问农民在新居地点的生活疾苦、收成、土质以及农民生活的其他方面。殿下没有路过的那些村屯的农民,纷纷赶来,聚集在道路两旁,希望能有幸一瞻皇位继承人的风采。

在乌苏里江上,凡是皇太子上岸的地方,所有村镇里哥萨克都修建了专用码头,扎起彩门,悬挂旗帜,装饰花草树枝。全体哥萨克村民身穿节日盛装涌上江岸欢迎皇储亲王,由最受尊敬的哥萨克敬献面包和盐。

所有享受优惠待遇的哥萨克都从临近的哥萨克村镇赶到“音果达号”轮船预定停泊的地方，在镇长和村长率领下列队于码头上迎迓殿下。哥萨克妇女在路上洒满鲜花，村民一见到自己尊贵的哥萨克统领全都尽情欢呼，表演了环舞和民间舞蹈。可以看出，哥萨克男女青年怀着多么大的热情用自己的欢乐款待贵宾。在维纽科夫卡，有一个小哥萨克穿着父亲的皮靴前来欢迎，他情不自禁地翩翩起舞，可是沉重的皮靴却妨碍他的动作。所以正当跳得起劲的时候，他突然在舞圈里坐到地上，飞快地脱掉碍事的皮靴，然后异常轻捷地光着双脚继续跳起舞来。

在“音果达号”轮船不停留而一驶而过的那些沿岸哥萨克村镇，村民们聚集在岸边，高呼“乌拉”，抛掷帽子、头巾，迎送自己尊贵的统领，有时甚至追随轮船久久地沿岸奔跑。

殿下非常亲切地接受了乌苏里哥萨克居民接待皇位继承人时所表现出来的真诚自然、热情奔放、兴高采烈、形式多样的欢迎。

很多受人尊敬的哥萨克和哥萨克妇女荣获了殿下的赏赐。

在乌苏里江沿途停泊过的地方¹计有：布谢镇、伯爵镇、下米哈伊洛夫斯克村、科兹洛夫斯克镇、维纽科夫村和卡扎凯维奇镇。在伯爵镇和卡扎凯维奇镇，殿下莅临专为纪念殿下视察滨海省而修筑的教堂。卡扎凯维奇镇的教堂是全乌苏里哥萨克军捐款修建的。

5月29日晚，“音果达号”轮船在护航轮船陪同下，驶近位于乌苏里江江口、阿穆尔河右岸的哈巴罗夫斯克。哈巴罗夫斯克全城、所有船只、码头都被彩旗、花草点缀得富丽堂皇，灯火五采缤纷，耀人眼目。全城居民汇集在码头附近的岸边，焦急地等待皇位继承人。

¹ 在布谢镇的停留时间为从5月26日晚到27日晨，在下米哈伊洛夫斯克镇——5月27日到28日，在维纽科夫村——5月28日到29日。

“音果达号”轮船靠岸以后，皇太子刚刚走上码头和接受市议长代表全市敬献的面包和盐，人民群众立即欢声雷动，“乌拉”声震天动地，直到殿下驾抵总督府邸为止，呼声未曾或停。府邸前排列着仪仗队。殿下检阅过仪仗队，仪仗队迈着分列式步伐走过之后，殿下才拾阶进府，受到总督的C. A. 科尔弗男爵夫人的欢迎，总督夫人献上了面包和盐。后来，由于人群不肯散去，殿下走上阳台，停留片刻，殿下的出现激起聚集该处的市民群众的热烈欢呼。夜晚，殿下出外浏览张灯结彩的市容。次日，皇太子在总督府大厅接见了各级官员和公务人员，参加了教堂祈祷仪式。他检阅卫戍部队的宗教仪式之后，便前往参加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纪念碑的洒圣水仪式。

纪念碑矗立在阿穆尔河畔市立公园的高崖上。纪念碑的底座建筑在加高的土地上，灰色石底座上竖着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的铜像，他的姿态刚毅，双手在前，一手持望远镜，另一手握着半展开的地图。底座正面镶嵌着几个铜字：“纪念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底座四壁镶着铜板¹，上面刻有参加过历次阿穆尔考察队和占领阿穆尔河河口的人员、部队和船舶的名衔。纪念碑围以铁链，铁链挂在停放四周的大炮上。在纪念碑附近，为四名残疾人修建了一个砖石结构的残废收容所。

从地面算起，纪念碑高七俄丈二俄尺，铜像高七俄尺。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于1881年11月18日深夜在巴黎逝世。时过不久，当年12月17日，皇上恩准为这位值得纪念的总督树立纪念碑，并且允准为此在全国范围内募集自愿捐助。为修建纪念碑募集到的全部资金，加上利息，共约六万二千卢布。塑像模型由A. M. 奥佩库申院士雕制，铜像由圣彼得堡加夫利洛夫工厂铸造。底座及残废收容所的设计和施工，由阿穆尔工程段段

1 参见附录 11。

长、军事工程师亚历山大罗夫上校承担。

为纪念碑洒圣水的仪式结束后，皇太子参观了位于纪念碑附近的残废收容所。总督夫人在收容所门前恭迎殿下，她是当地的慈善会主席，收养在该所的残废人由慈善会负责照料。C. A. 科尔弗男爵夫人在这里有幸把慈善会委员会的女士们介绍给皇太子，并陪同殿下视察该所。殿下亲切地询问残废人的健康情况和从前服役等事。视察收容所后，殿下又巡视了学校和炮队仓库。接着，他沿阿穆尔河下驶前往维亚特斯科耶村，代表阿穆尔河下游居民的各乡乡长带着面包和盐，聚集在那里迎接殿下，一些异族人——果尔特人为殿下举行了赛船表演。

一声令下，具有独特风格的果尔特船如箭离弦，迅疾驰向阿穆尔河上游。每只船上有几名男女桨手，他们穿着具有特色的服装。划船比赛十分激动人心，呈现一幅壮丽图景。第一个到达目的地的舵手和桨手，荣获了殿下授予的锦标，其他参加比赛的异族人都都得到了丰厚的奖赏。

当殿下的轮船在岸上人群的欢呼声中启锚离岸，返航哈巴罗夫斯克时，所有的异族人纷纷跳上各自的小船，围在轮船四周，尾随轮船划了几俄里。后来，他们站在小船上欢呼，挥舞着桦皮帽子，继而跪倒在船上，叩头拜别殿下，表达出他们对皇位继承人的爱戴崇敬心情。

当日晚，皇太子光临了阿穆尔沿岸地区总督为殿下举办的盛大招待会。

皇太子在滨海省停留期间，倾听了民间疾苦，凡有困难之处，殿下出于热情、恻隐之心都慷慨施舍救济。同时，殿下对慈善机关也捐助了大宗钱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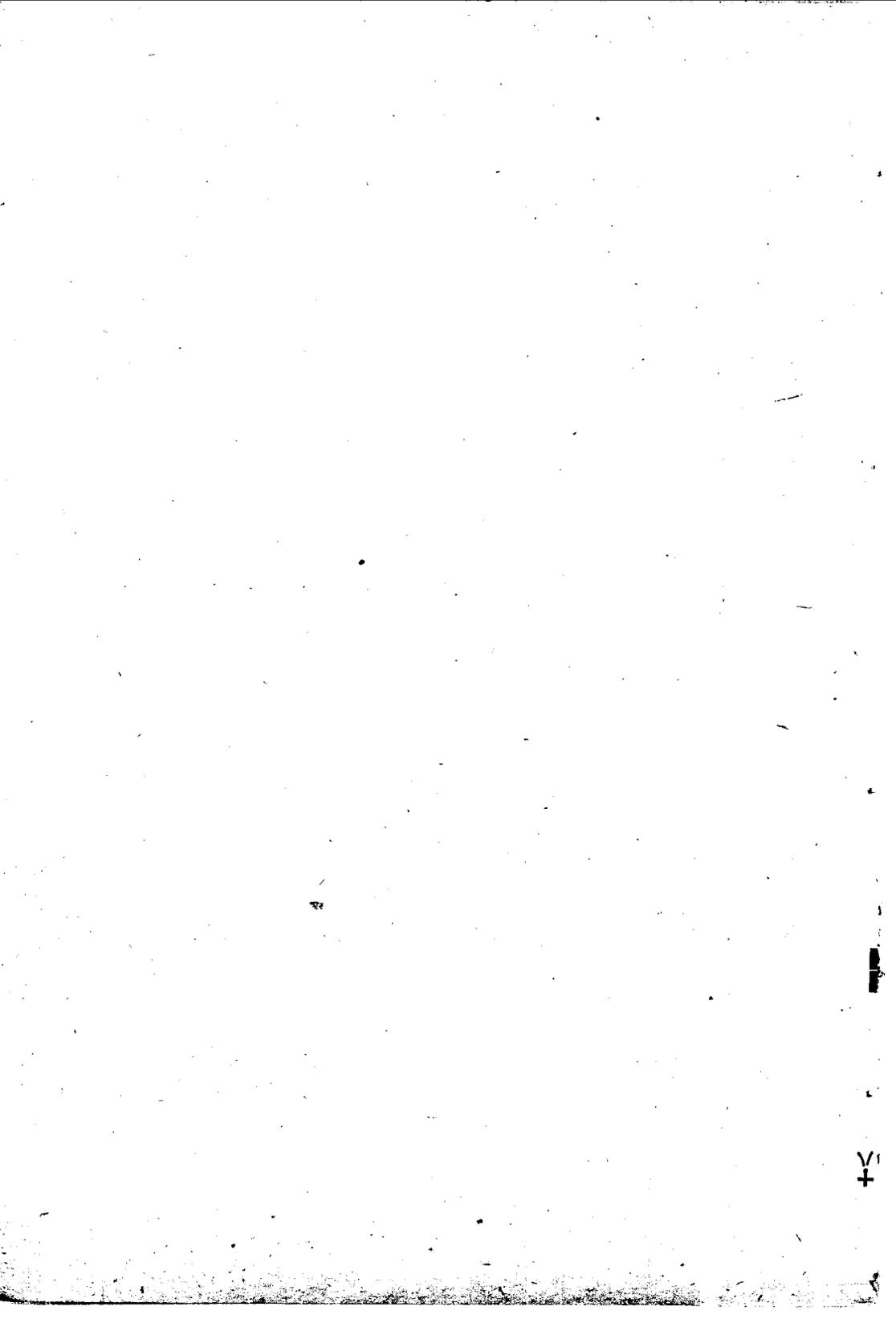
次日，5月31日晨，殿下启驾前去阿穆尔省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当天早晨，皇太子在教堂广场检阅了哈巴罗夫斯克卫戍

部队。

全市居民倾城拥集码头，欢送殿下。这里停泊着五艘轮船，船上挤满了希望沿阿穆尔河送别贵宾的人。在军民经久不息高呼的“乌拉”声和礼炮轰鸣声中，俄国皇位继承人乘坐的“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号”轮船冉冉离岸，殿下离开了滨海省，给离俄国最远的边陲人民永世留下美好的回忆。

皇太子莅临滨海省视察所留下的印象将永不磨灭。

殿下亲临边陲，使此地与俄国的心贴得更紧。此行为本地区的生活开创了新纪元，为西伯利亚开辟出光辉灿烂的前景。



附 录

附录 1 a 滨海省居民人口 (迄 1898 年 1 月 1 日为止)

市 和 区	俄国属民 (当地异族 除外)		加入俄国籍 的当地异族 人		俄国籍的朝 鲜人与朝鲜 籍的朝鲜人		中 国 人		日 本 人		其 他 异族人		总 计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符拉迪沃斯托克市	12,401	3,517	—	—	1,032	329	10,121	60	657	604	394	70	24,605
哈巴罗夫斯克市	7,960	3,107	12	21	121	6	3,608	33	75	112	15	12	11,791	3,291
尼古拉耶夫斯克市	3,130	1,223	4	4	127	4	1,106	3	37	57	22	9	4,426	1,300
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市	196	180	5	2	7	—	3	1	—	—	2	2	213	185
鄂霍次克市	90	83	13	13	—	—	—	—	—	—	—	—	103	96
南乌苏里区	46,190	21,757	252	207	11,438	8,649	9,651	298	78	168	13	10	67,622	31,089
乌苏里哥萨克区	9,482	6,168	702	559	757	88	3,046	35	50	19	6	5	14,043	6,874
乌第区	1,705	854	3,660	3,271	30	4	325	23	143	11	2	4	5,865	4,167
哈巴罗夫斯克区	3,653	1,830	3,014	2,714	524	15	914	—	17	1	6	4	8,128	4,564
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区	1,119	1,125	2,901	2,865	—	—	—	—	—	—	—	—	4,020	3,990
鄂霍次克区	180	161	2,163	2,107	—	—	—	—	—	—	1	3	2,344	2,271
吉日加区	311	313	3,569	3,378	—	—	—	—	—	—	—	—	3,880	3,691
科曼多尔群岛区	25	21	300	306	—	—	1	—	—	—	—	—	326	327
阿纳德尔区	59	70	6,050	6,246	—	—	—	—	—	—	—	—	6,109	6,316
山区	1,475	561	214	153	148	—	56	—	—	—	—	—	1,894	714
总 计	87,976	40,970	22,859	21,846	14,184	9,095	28,831	453	1,038	972	461	119	155,369	73,455

附录 1 6 1895、1896 和 1897 年度滨海省居民变动表

市 和 区	结 婚 数	新 生 儿 人 数						死 亡 人 数			迁 入 数		迁 出 数		合 计		
		合法新生儿人数			私生儿人数			总 计	男	女	合 计	男	女	合 计			
		男	女	合 计	男	女	合 计										
符拉迪沃斯托克市	1895	65	219	228	447	14	9	23	233	237	470	201	130	331	+32	+107	+139
	1896	62	201	204	405	9	14	23	210	218	428	164	98	262	+46	+120	+166
	1897	57	197	180	377	—	—	—	197	180	377	132	92	224	+65	+88	+153
哈巴罗夫斯克市	1895	57	123	129	252	8	14	22	131	143	274	122	59	181	+9	+84	+93
	1896	48	133	121	254	13	10	23	146	131	277	91	71	162	+55	+60	+115
	1897	102	195	183	378	14	12	26	209	195	404	151	87	238	+58	+108	+166
尼古拉耶夫斯克市	1895	23	35	45	80	5	9	14	40	54	94	68	32	100	-28	+22	-6
	1896	21	51	53	104	4	6	10	55	59	114	79	40	119	-24	+19	-5
	1897	38	69	43	112	3	3	6	72	46	118	80	69	149	-8	-23	-31
索非斯克市																	
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市																	
鄂霍次克市																	
	1895	3	1	2	3	—	1	1	1	3	4	2	1	3	-1	+2	+1
	1896	—	2	5	7	—	—	—	2	5	7	2	—	2	0	+5	+5
	1897	—	5	3	8	—	—	—	5	3	8	2	1	3	+3	+2	+5
南乌苏里区	1895	403	1,981	1,815	3,796	7	11	18	1,981	1,826	3,807	721	695	1,416	+1,267	+1,131	+2,398
	1896	447	1,344	1,244	2,588	23	14	37	1,367	1,258	2,625	541	438	979	+826	+820	+1,646
	1897	472	1,521	1,364	2,885	2	8	10	1,523	1,372	2,895	670	514	1,184	+853	+858	+1,711
乌苏里哥萨克区	1895	54	192	167	359	—	—	—	192	167	359	104	110	214	+88	+57	+145
	1896	63	205	173	378	—	1	1	265	174	379	101	83	184	+104	+91	+195
	1897	62	288	249	537	1	1	2	289	250	539	152	98	250	+137	+152	+289

包括于哈巴罗夫斯克区(过去的索非斯克区)

包括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区

哈巴罗夫斯克区(过 去的索非斯克区)	1895 1896 1897	26 46 78	181 264 276	141 292 302	322 556 578	6 13 19	8 16 15	14 29 34	187 277 295	149 308 317	336 585 612	103 92 235	85 95 212	188 187 447	+84 +185 +105	+64 +213 +105	+148 +398 +165
乌第区	1895 1896 1897	15 15 22	45 59 36	33 58 27	78 117 63	67 94 62	51 71 47	118 165 109	112 153 98	84 129 74	196 282 172	56 93 66	46 80 39	102 173 105	+56 +60 +32	+38 +49 +35	+94 +109 +67
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 区 ¹	1895 1896 1897	无资料 无资料 无资料	192 192 116	160 160 117	352 352 233	— — —	— — —	— — —	192 192 116	160 160 117	352 352 233	126 126 185	113 113 183	239 239 368	+66 +66 -69	+47 +47 -66	+113 +113 -135
鄂霍次克区	1895 1896 1897	26 7 44	66 50 63	40 45 40	106 95 103	2 6 4	1 5 1	3 11 5	68 56 67	41 50 41	109 106 108	61 29 35	38 22 35	99 51 70	+7 +27 +32	+3 +28 +6	+10 +55 +38
吉日加区 ²	1895 1896 1897	无资料 无资料 无资料	6 6 6	7 7 7	13 13 13	— — —	— — —	— — —	6 6 6	7 7 13	13 13 4	4 4 6	6 6 10	10 10 10	+2 +2 +1	+1 +1 +1	+3 +3 +3
阿纳德尔区 ³	1895 1896 1897	8 8 无资料	19 19 25	26 26 17	45 45 42	— — 2	— — 1	— — 3	19 19 27	26 26 18	45 45 45	5 5 14	6 6 16	11 11 30	+14 +14 +13	+20 +20 +2	+34 +34 +15
科曼多尔群岛区	1895 1896 1897	— 13 6	19 15 12	14 14 14	33 29 26	— — —	— — —	— — —	19 15 12	14 14 14	33 29 26	21 12 18	14 13 16	35 25 34	-2 +3 -6	-1 +1 -2	-2 +4 -8
总 计	(1895 1896 1897)	6803, 0792, 7302, 5412, 8812, 8092,	8075, 886 4024, 943 5465, 355	109 162 107	886 943 355	109 162 107	104 137 88	2133, 1882, 2992, 7032, 2,9162,	9116, 0991, 5,2421, 3391, 2,6345, 5501,	2,9116, 0991, 5,2421, 3391, 2,6345, 5501,	5,991, 5941, 1,3391, 0652, 1,7441, 3683,	1,3352, 929 2,404, 1,364 1,172, 2,266	2,929 2,404 3,112	2,929 2,404 3,112	+1,594 +1,364 +1,172	+1,576 +1,474 +2,266	+3,170 +2,638 +2,438

1 缺 1896 年数字, 因此仍按 1895 年数字填写。

2 只有 1895 年数字, 1896、1897 年仍按此数字填写。此数字只包括吉日加地方及其郊区(自十字架村, 沿吉日加河至库什卡天然界止)。

3 缺 1896 年数字, 因此填写的是 1895 年数字。这些资料只包括定居居民。

附录 2 1895—1897 年三年间耕作与播种的土地数量

区	耕 作 面 积			播 种 面 积		
	1895 年	1896 年	1897 年	1895 年	1896 年	1897 年
	单位: 俄亩					
南乌苏里区	47,444	51,541	58,511	43,993	45,590	47,259
乌苏里哥萨克区	6,600	7,090	7,090	6,334	7,090	6,987

1895—1897 年三年间各种粮食作物的平均收获量

区	小	黑麦 和 春麦	大 麦	荞 麦	马 铃 薯	燕 麦	黍类及 其他粮 食作物	商业 作物
	按每俄亩的产量,以普特为单位							
南乌苏里区	45	44	52	24	221	58	67	60
乌苏里哥萨克区	32	28	43	17	311	45	116	—

附录 3 1897 年度滨海省牲畜头数表

市 和 区	马	牛	羊		猪	山 羊	鹿	驱 用 狗	驴 和 骡	总 计	备 注
			普通羊	细毛羊							
符拉迪沃斯托克市	1,531	820	19	—	902	76	3	—	18	3,369	* 阿纳德区的家畜只登记了俄罗斯人饲养的。或半俄罗斯化的居民。
哈巴罗夫斯克市	1,117	712	11	—	318	5	—	—	17	2,180	
尼古拉耶夫斯克市	264	143	—	—	110	—	—	231	2	750	
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市	—	—	—	—	—	—	—	—	—	—	
鄂霍次克市	20	194	—	—	—	—	110	1,157	—	1,481	
南乌苏里区	24,497	43,878	758	—	26,111	201	30	—	976	96,451	
乌苏里哥萨克区	7,793	7,190	462	—	4,788	—	—	—	—	20,233	
哈巴罗夫斯克区	2,288	1,814	—	—	1,653	—	54	4,005	3	9,817	
乌第区	600	393	—	—	191	—	—	6,643	—	7,827	
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区	777	2,374	—	—	—	—	15,633	11,275	—	30,059	
鄂霍次克区	266	400	—	—	—	—	47,847	4,175	—	52,688	
吉日加区	62	79	—	—	—	—	95,000	2,823	—	97,964	
科曼多尔群岛区	—	66	—	—	12	—	—	503	—	581	
阿纳德尔区*	—	3	—	—	—	—	10,000	1,320	—	11,323	
总 计	39,215	58,066	1,250	—	34,085	282	168,677	32,132	1,016	334,723	

附录 4 船舶变化表

1. 1895—1897年度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碇泊场

船舶国别	来 港 船 舶					
	船 数			运 入 货 物 数 量		
	1895 年	1896 年	1897 年	1895 年	1896 年	1897 年
俄 国	59	78	62	2,996,082	3,945,103	915,498
德 国	49	81	80	1,980,257	3,424,610	1,586,400
丹 麦	—	4	—	—	69,270	—
挪 威	17	28	26	2,062,902	1,763,872	750,562
英 国	28	13	21	2,900,172	1,492,488	666,344
美 国	5	4	4	225,556	424,080	350,510
法 国	1	—	—	75,991	—	—
奥地利	—	1	1	—	32,995	74,550
日 本	24	56	50	275,849	966,755	481,620
荷 兰	—	—	1	—	—	—
中 国	—	—	1	—	—	—
朝 鲜	—	2	—	—	36,580	—
总 计	183	267	246	10,516,809	12,155,753	4,825,484

2. 1895—1897 年度在尼古拉耶夫斯克碇泊场

船舶国别	来 港 船 舶					
	船 数			运 入 货 物 数 量		
	1895 年	1896 年	1897 年	1895 年	1896 年	1897 年
俄 国	14	13	11	181,408	209,155	94,825
德 国	16	22	12	570,207	1,059,043	340,517
英 国	9	4	9	544,246	327,412	493,883
挪 威	5	6	5	255,054	350,734	344,551
美 国	3	5	4	88,082	200,005	147,865
日 本	6	17	44	—	—	21,196
丹 麦	—	1	—	—	38,100	30,935
中 国	—	—	1	—	—	—
总 计	53	68	86	1,638,997	2,184,449	1,473,772

3. 各国运入货物数量所占的百分比

	1895 年	1896 年	1897 年
俄 国	29.9	31.5	19.1
德 国	21.2	28.9	32.9
挪 威	19.2	17.0	15.5
英 国	25.1	10.6	13.8
美 国	2.3	2.9	7.2
奥地利	0.0	0.9	1.5
日 本	2.3	6.6	9.9
	100%	100%	100%

附录 5 同满洲的贸易

1. 1895—1897 年三年间对我国的输入量

商 品 名	1895 年	1896 年	1897 年
	单位: 卢布		
1. 牛	414,535	510,282	173,969
2. 植物油	127,744	104,741	76,553
3. 猪及猪肉	93,520	15,491	31,980
4. 农产品	89,024	58,660	82,285
5. 杂货	59,757	108,024	136,790
6. 大豆	52,928	71,416	137,968
7. 各种粮食	40,789	56,372	33,222
8. 烟叶	31,086	37,755	23,595
9. 面粉	24,138	19,908	46,165
总 计	933,521	982,649	742,527

2. 1895—1897年三年间我国的输出量

商 品 名	1895 年	1896 年	1897 年
	单位: 卢布		
1. 各种纺织品 (纱布、厚棉布、粗麻布、细棉布、印花布、呢绒、红布等)	1,308,622	383,882	151,572
2. 中国产商品 (衣服、靴鞋、纸张等)	320,441	436,950	902,550
3. 外国和俄国产商品 (铁、煤油、火柴、肥皂、食糖、各种器皿、棉花、食品杂货和服饰用品等)	192,693	140,133	74,709
4. 食盐	21,372	32,481	62,720
5. 鱼类、海藻、兽角	9,864	30,881	50,633
6. 生熟皮革	9,959	18,984	41,846
7. 胡桃, 柑桔	3,890	3,683	1,000
8. 植物油	—	11,135	—
9. 面粉及各种粮食	1,924	12,510	2,690
总 计	1,868,765	1,070,639	1,287,720

附录 6 同朝鲜的陆路贸易

1. 1895—1897 年三年间对我国输入总值

商 品 名	1895 年	1896 年	1897 年
	单位: 卢布		
牛	100,000	87,000	180,000
其他杂货 (燕麦、豆类、蓆帘等)	40,260	26,545	22,370
总 计	140,260	113,545	202,370

2. 1895—1897 年三年间我国输出总值

商 品 名	1895 年	1896 年	1897 年
	单位: 卢布		
各种布匹和棉花 (厚棉布、纱布、斜纹 布、细纱、被褥等)	248,050	146,220	131,220
其他杂货 (颜料、铁、煤油等)	4,312	2,239	1,446
总 计	252,362	148,459	132,666

附 录 7 a

1. 运入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商品价值¹

	俄国商品	外国商品	合计
1894 年	2,547,856 卢布 50%	2,496,639 卢布 50%	5,044,495 卢布
1895 年	3,284,230 卢布 57%	2,438,821 卢布 43%	5,723,051 卢布
平均	2,916,043 卢布 54%	2,467,226 卢布 46%	5,383,773 卢布

2. 运入尼古拉耶夫斯克的商品价值²

	俄国商品	外国商品	合计
1894 年	"	"	7,153,143 卢布
1895 年	3,889,500 卢布 37%	2,500,000 卢布 40%	6,389,500 卢布

这样, 1895 年运入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尼古拉耶夫斯克的货物价值将近 12,000,000 卢布, 而 1885 年仅为 5,700,000 卢布。

就 1895 年价值而言, 运入上述两港(为铁路和为沿阿穆尔河航行的轮船临时载运的货物及过境运输的茶叶除外)的货物, 计: 俄国货物为 7,200,000 卢布, 这一整数约占 60%; 外国货物为 4,900,000 卢布, 约占 40%。

八十年代中期, 就价值而言, 运入的俄国货物仅占 26% 左右, 而运入的外国货物的价值则达 74%。

1 为修建乌苏里和外贝加尔铁路而临时运入的货物未计算在内, 这类货物在 1894 年价值为 3,251,010 卢布, 而在 1895 年则为 6,029,822 卢布。

2 1895 年临时运入的和分散载于沿阿穆尔河航行的轮船上的外国货物, 以及过境运输的茶叶, 其价值为 3,285,000, 此项未计算在内。

附录 76 1895、1896、1897 年度

市 和 区		各 种 工 厂																
		蒸 汽 锯 木 厂	砖 厂	石 灰 厂	水 泥 厂	缆 绳 厂	火 柴 厂	鱼 类 工 厂	陶 瓷 厂	肥 皂 厂	油 类 加 工 厂	制 革 厂	人 造 矿 水 厂	酿 酒 厂	啤 酒 厂	葡 萄 酒 厂	机 械 厂	印 刷 厂
符拉迪沃斯托克市	1895	4	5	—	—	—	—	—	—	—	—	3	—	6	—	5	2	
	1896	2	3	—	1	—	—	—	—	—	—	1	—	6	—	4	2	
	1897	2	3	—	1	—	—	—	—	—	—	1	—	6	—	4	3	
哈巴罗夫斯克市	1895	—	3	2	—	—	—	—	—	—	—	—	—	1	1	—	2	
	1896	—	7	1	—	—	—	—	—	—	—	—	—	3	1	1	2	
	1897	—	5	1	—	—	—	—	—	—	—	—	—	3	1	1	3	
尼古拉耶夫斯克市 ¹	1895	—	—	—	—	—	—	—	—	—	—	—	—	—	—	—	1	
	1896	—	—	—	—	—	—	—	—	—	—	—	—	—	—	—	1	
	1897	—	—	—	—	—	—	—	—	—	—	—	—	—	—	—	1	
南乌苏里区	1895	10	—	—	1	1	—	—	1	1	3	4	1	2	—	—	—	
	1896	15	4	—	1	1	—	—	1	—	2	3	4	1	2	—	—	
	1897	20	5	—	1	1	—	—	1	—	2	6	3	1	—	—	—	
乌苏里哥萨克区	1895	—	—	—	—	—	—	—	—	—	—	—	—	—	—	—	—	
	1896	—	—	—	—	—	—	—	—	—	—	—	—	—	—	—	—	
	1897	—	—	—	—	—	—	—	—	—	—	—	—	—	—	—	—	
哈巴罗夫斯克区 (过去的索菲斯克区)	1895	1	1	—	—	—	—	1	—	—	—	—	—	—	—	—	—	
	1896	—	—	—	—	—	—	1	—	—	—	—	—	—	—	—	—	
	1897	—	—	—	—	—	—	1	—	—	—	—	—	—	—	—	—	
乌第区	1895	—	—	—	—	—	—	—	—	—	—	—	—	—	—	—	—	
	1896	—	—	—	—	—	—	—	—	—	—	—	—	—	—	—	—	
	1897	—	—	—	—	—	—	—	—	—	—	—	—	—	—	—	—	
总 计	1895	5	19	2	—	1	1	1	—	1	1	6	4	1	9	1	6	4
	1896	2	25	5	1	1	1	1	—	2	4	4	2	1	11	1	6	4
	1897	2	28	6	1	1	1	1	—	2	7	3	0	1	9	1	6	8

1 开工只为满足一家私人农场的需要。

滨海省各种工厂数量表

各种工厂数量	工人数量	产 值	制 粉 厂				制粉厂数量	工人数量	产 值	铁 工 厂	工人数量	产 值
			蒸汽机磨	水 磨	风 磨	马拉磨坊						
27	456	270,450	—	—	—	—	—	—	4	8	8,000	
21	873	445,985	—	—	—	—	—	—	4	8	8,000	
24	873	445,985	—	—	—	—	—	—	4	8	8,000	
10	234	47,420	1	—	—	—	1	13	10	10	8,400	
17	144	77,860	1	—	—	1	2	13	11	88	21,680	
15	162	144,942	1	—	—	1	2	13	10	80	无资料	
1	4	无资料	—	—	—	—	—	—	—	—	—	
1	4	无资料	—	—	—	—	—	—	—	—	—	
1	4	无资料	—	—	—	—	—	—	—	—	—	
62	584	504,400	6	108	85	43	242	410	54	122	75,000	
72	917	500,000	6	105	80	43	234	318	60	130	75,000	
67	1,077	966,080	6	138	135	45	324	430	98	163	89,000	
—	—	—	—	38	—	46	84	96	—	—	—	
—	—	—	—	30	2	40	72	83	—	—	—	
—	—	—	—	34	—	38	72	75	—	—	—	
3	18	10,000	—	—	—	—	—	—	—	—	—	
1	17	3,000	—	—	—	—	—	—	—	—	—	
1	9	4,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	—	5	10	22	60	8,700	
—	—	—	—	5	—	—	5	无资料	17	无资料	无资料	
103	1,296	832,270	7	146	85	89	327	519	68	140	91,400	
112	1,955	1,026,845	7	140	82	84	313	424	97	286	113,380	
108	2,125	1,561,007	7	177	135	84	403	518	129	251	97,000	

附录 8

同俄国及欧洲贸易比较，符拉迪沃斯托克和乌苏里地区等地的中国贸易增长情况(根据国库经办的资金汇兑额)

年份	中国人的资金汇兑额(单位: 卢布)	%
1889	1,579,675 卢布	25
1890	1,668,507 卢布	26
1891	2,513,918 卢布	28
1892	3,822,019 卢布	30
1893	4,010,228 卢布	29
平均	2,718,869 卢布	27 $\frac{1}{2}$
年份	其他各国的资金汇兑额(单位: 卢布)	%
1889	4,439,950 卢布	75
1890	4,811,113 卢布	74
1891	6,257,780 卢布	72
1892	8,997,540 卢布	70
1893	10,207,364 卢布	71
平均	6,942,749 卢布	72 $\frac{1}{2}$

附录 9 捐税与徭役¹

I. 1895—1897 年间征得的直接税

纳 税 单 位 名 称	1895 年		1896 年		1897 年	
	卢 布	戈 比	卢 布	戈 比	卢 布	戈 比
1. 向滨海省北方各区农民征收的人头税						
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区	396	90	396	90	180	80
鄂霍次克区	78	30	77	40	79	20
吉日加区	16	20	16	20	16	20
合 计	491	40	490	50	176	20
2. 向游牧和定居的异族人征收的实物税						
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区	2,405	26	2,405	27	2,450	17
{ 向定居异族人						
{ 向游牧异族人	634	92	634	96	609	81
鄂霍次克区	1,664	84	1,409	13	1,430	71
吉日加区	772	29	1,150	48	428	81
向楚科奇人中志愿纳税者征收的	63	50	41	15	—	—
阿纳德尔区	298	15	—	—	—	—
{ 向定居异族人						
{ 向游牧异族人						
{ 向楚科奇人	298	15	—	—	—	—
乌第区, 向通古斯人	654	56	684	—	681	78
合 计	6,617	97	6,324	99	5,601	28

II. 1895—1897 年间征得的地方税

收 入 (包括上一年度余额)						支 出					
1895 年		1896 年		1897 年		1895 年		1896 年		1897 年	
卢 布	戈 比	卢 布	戈 比	卢 布	戈 比	卢 布	戈 比	卢 布	戈 比	卢 布	戈 比
196,398	56	214,561	58	217,543	86	34,039	81	58,484	84	44,535	77

1 根据 1861 年 4 月 27 日、1882 年 1 月 26 日和 1892 年 6 月 18 日颁发的几份上谕,滨海省农村居民,除北方各区外,一律豁免下列捐税:永远豁免人头税;每个农民免纳二十年国税、土地税和代役田租;自迁入本地区之日起,三年内免服地方徭役。此外,无论农村居民,还是城市居民,在法令更动之前,一律免服军役。

III. 1895—1897 年间征得的的城市税

市与地方名	收 入						支 出					
	1895 年		1896 年		1897 年		1895 年		1896 年		1897 年	
	卢布	戈比										
符拉迪沃斯托克市	196,643	36	256,334	95	341,921	45	288,702	34	183,902	47	341,921	45
哈巴罗夫斯克市	58,417	38	66,710	—	89,318	82	48,355	19	66,710	—	89,318	82
尼古拉耶夫斯克市	35,998	41	40,785	05	74,090	28	33,446	55	40,663	85	73,307	03
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市	564	18	1,127	84	1,550	64	935	4	1,051	11	2,146	21
索菲斯克市	421	44	368	26	—	—	662	21	360	98	—	—
鄂霍次克市	385	35	266	46	175	65	250	09	260	—	248	09
吉日加地方	79	52	146	68	77	30	38	32	21	23	20	—
合 计	292,509	65	365,739	24	507,134	14	372,389	74	292,969	64	506,961	60

IV. 1895—1897 年间征得的消费税

收 入 项 目	1895 年		1896 年		1897 年	
	卢布	戈比	卢布	戈比	卢布	戈比
酒	671,263	14	767,722	90	849,553	20
烟	13,696	21	17,111	51	18,791	72
糖	57,096	98	1,454	89	—	—
石油	78,363	43	64,576	74	100,317	42
火柴	21,037	20	34,172	—	40,475	85
全部 消费 税	841,456	96	885,038	4	1,009,138	19

V. 1895—1897 年间的海关税收

收 入 项 目	1895 年		1896 年		1897 年	
	卢 布	戈 比	卢 布	戈 比	卢 布	戈 比
海 关 税	—	—	63,342	17	93,343	31

VI. 1895—1897 年间近海航行税收

收 入 项 目	1895 年		1896 年		1897 年	
	卢 布	戈 比	卢 布	戈 比	卢 布	戈 比
近 海 航 行 税	10,292	1	11,912	—	11,548	—

VII. 1895—1897 年间农业和皇家财产部的收入

收 入 项 目	1895 年		1896 年		1897 年	
	卢 布	戈 比	卢 布	戈 比	卢 布	戈 比
皇家地产司	12,826	44	10,941	59	10,650	37
农业与土地改良司	367,616	64	93,629	25	153,326	2
林业司	252,218	76	379,775	97	458,617	46
矿业司	8,677	38	5,816	28	16,673	91
全农业和皇家财产部的收入	541,339	22	490,163	9	639,267	76

VIII. 1895—1897 年间向中国人和朝鲜人征收的护照税

收 入 项 目	1895 年		1896 年		1897 年	
	卢 布	戈 比	卢 布	戈 比	卢 布	戈 比
护 照 税	55,544	40	67,954	60	67,056	90

IX. 1895—1897 年间征得的出境护照税

收 入 项 目	1895 年		1896 年		1897 年	
	卢 布	戈 比	卢 布	戈 比	卢 布	戈 比
出 境 护 照 税	3,580	—	4,480	—	6,041	50

附 录 11

哈巴罗夫斯克市的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纪念碑的底座四壁，嵌有四面铜牌，上镌铭文如下：

I. 南面铜牌。1854年和1855年最初的二次阿穆尔河航行队的成员：

侍从将军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总督，上校 M. C. 科尔萨科夫，海军中校 П. B. 卡扎凯维奇，八等文官 Н. Л. 斯维尔别耶夫，А. И. 比比科夫，战地工程师 К. O. 穆拉文斯基大尉，战地工程师 O. Ф. 列因上尉，中尉 Я. И. 库普里扬诺夫，中尉 А. С. 兹吉勃涅夫，哥萨克大尉 Г. Д. 斯科别里琴，采矿工程师 Н. П. 安诺索夫，炮兵中尉 К. Н. 巴克舍耶夫，少尉 Н. А. 冯格连，医生 И. А. 卡萨特金，上校 А. А. 纳吉莫夫，中校 А. М. 马沙阔夫，海军大尉 А. В. 奥鲍连斯基公爵，中校 А. Н. 谢斯拉文，少校 А. Е. 延加雷切夫公爵，九等文官 М. С. 沃尔康斯基公爵，医学博士维里赫，中尉 А. М. 林坚，战地工程师 П. П. 叶哥罗夫中尉等。历次学术考察队的成员：Л. И. 冯-什连克，К. И. 马克西莫维奇，Р. К. 马克，赫尔斯特菲里特，测地工程队中尉罗日科夫，地形测绘队准尉宗德加根，文官科切托夫，总督夫人叶卡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穆拉维约娃。

II. 西面铜牌。1849、1850、1851、1852和1853年间参予占领阿穆尔河河口者：

考察队队长、海军中校根纳基·伊凡诺维奇·涅维尔斯科伊，中尉 Н. К. 鲍什尼亚克，中尉 П. Ф. 加夫利洛夫，领航队准尉 Д. И. 奥尔洛夫，准尉 Н. М. 契哈乔夫，准尉 Г. Д. 拉兹格拉德基，准尉 А. И. 彼得罗夫，领航队中尉 А. И. 沃洛宁，准尉 А. П. 谢苗诺夫，医生 Е. Г. 奥尔洛夫，海军大尉 А. В. 巴奇曼诺夫，少校 Н. В.

布谢,中尉 H. B. 卢达诺夫斯基,领航队中尉 H. II. 沙雷波夫,神甫加夫利尔·维尼阿明诺夫等。俄美公司经理人: 别列津,萨马林,巴乌罗夫。考察队队长夫人叶卡德琳娜·伊凡诺芙娜·涅维尔斯卡娅。

III. 北面铜牌。1858年5月16日参予璦琿条约签订仪式者:

侍从将军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穆拉维约夫,大主教英诺森,外务办公室主任 E. K. 比尤采夫,行署主任 B. II. 卡尔波夫,外交部官员 II. H. 彼罗夫斯基,总参谋部上校 K. Ф. 布多戈斯基,上尉 M. II. 维纽科夫,中校 B. E. 亚兹科夫,翻译 Я. II. 希什马廖夫,神甫亚历山大·西兹赫等。

在蒙古测绘阿穆尔河右岸时殉职的地形测绘队中尉 B. B. 瓦加诺夫。

IV. 东面铜牌。历次阿穆尔考察队的参加者:

第二十四步兵师第三旅各营: 第十三营营长奥勃列乌霍夫第二中校,第十四营营长亚兹科夫少校,第十五营营长纳吉莫夫上校。外贝加尔哥萨克军和外贝加尔边防炮兵旅各部队。第四十六堪察加海军陆战队。舰船:“贝加尔号”运输船,指挥官涅维尔斯科伊海军大尉。“鄂霍次克号”和“额尔齐斯号”,指挥官加夫利洛夫中尉,“奥利乌查号”轻巡航战船,指挥官苏肖夫海军大尉,“东方号”纵帆船,指挥官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海军大尉,第一艘驶入阿穆尔河的俄美公司轮船“尼古拉号”,指挥官克林科夫斯特列姆中尉,1846年首次勘测阿穆尔河口湾的“康士坦丁号”小艇,指挥官加夫利洛夫领航队中尉。由 M. C. 沃尔康斯基公爵率领的首批农业移民六百名。

附 录 12

1856—1897 年治理滨海省的历任总督和驻军司令名单

I. 东西伯利亚总督

1. 1847—1861 年——侍从将军、步兵上将 Н. Н.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

2. 1861—1871 年——中将 М. С. 科尔萨科夫;

3. 1871—1875 年——枢密官、骑兵将军 Н. П. 西涅里尼科夫;

4. 1875—1880 年——侍从将军、中将 А. 弗列捷里克斯男爵;

5. 1880—1884 年——总参谋部中将 Д. Г. 阿努钦。

II. 阿穆尔沿岸地区总督

1. 1884—1893 年——侍从将军、步兵上将 А. Н. 科尔弗男爵;

2. 1893—1898 年——总参谋部中将 С. М. 杜霍夫斯科伊。

III. 阿穆尔省(疑为滨海省。——译者)驻军司令

1. 1856—1865 年——海军少将 П. В. 卡扎凯维奇;

2. 1865—1871 年——海军少将 И. В. 福鲁格里姆;

3. 1871—1875 年——海军少将 А. Е. 克拉翁;

4. 1875—1880 年——海军少将 Г. Ф. 埃尔德曼;

5. 1880—1881 年——少将 М. П. 季赫缅涅夫;

6. 1881—1888 年——总参谋部少将 И. Г. 巴兰诺夫;

7. 1888—1897 年——军事工程师, 中将 П. Ф. 翁捷尔别格。

IV. 符拉迪沃斯托克市驻军司令

1. 1880—1887 年——海军少将 А. Ф. 菲里德加乌津;

2. 1887—1888 年——海军少将 П. И. 叶尔莫拉耶夫。

主要人名译名对照表

- 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великий князь)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亲王
- Александр III 亚历山大三世
- Александра Иосифовна (великая княгиня) 亚历山大拉·约瑟芙芙娜亲王夫人
- Александров 亚历山德罗夫
- Алексей (перомонах) 阿列克谢修士司祭
- Алекс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великий князь) 阿列克谢·亚历山大洛维奇亲王
- Аносков, Н. П. Н. П. 安诺索夫
- Анучин, Д. Г. Д. Г. 阿努钦
- Баранов, И. Г. И. Г. 巴兰诺夫
- Бакшеев, К. Н. К. Н. 巴克舍耶夫
- Барсуков, И. И. 巴尔苏科夫
- Барятинский, В. А. В. А. 巴里亚京斯基
- Басаргин, В. Г. В. Г. 巴萨尔金
- Бауров 巴乌罗夫
- Бачманов, А. В. А. В. 巴奇曼诺夫
- Берденников 别尔坚尼科夫
- Березин 别列津
- Бибиков, А. И. А. И. 比比科夫
- Богданов 鲍格丹诺夫
- Бошняк, Н. К. Н. К. 鲍什尼亚克
- Будищев 布季谢夫
- Будогоский, К. Ф. К. Ф. 布多戈斯基
- Буссе, Н. В. Н. В. 布谢
- Буссе, Ф. Ф. Ф. Ф. 布谢
- Бюцев, Е. К. Е. К. 比尤采夫
- Ваганов, В. В. В. В. 瓦加诺夫
- Варавва 瓦拉瓦
- Веденский 维坚斯基
- Вейрих 维里赫
- Вениаминов, Гавриил 加夫利尔·维尼阿明诺夫
- Венюков, М. И. М. И. 维纽科夫
- Волков, Е. П. Е. П. 沃尔科夫
- Волконский, М. С. М. С. 沃尔康斯基
- Воронин, А. И. А. И. 沃洛宁
- Гавриленко 加夫里连科
- Галкин-Враский 加尔金-弗拉斯基
- Гек 格克
- Георг Греческий принц 希腊王子乔治
- Герстфельдт 赫尔斯特菲里特
- Гольденштедт 戈尔登施泰特
- Гондатти, Н. Л. Н. Л. 冈达蒂
- Гордзялковский 戈尔齐亚尔科夫斯基
- Гриневальд 格里涅瓦利德
- Гриневецкий 格里涅维茨基
- Гриценко, Н. Н. Н. Н. 格利增科
- Датган, А. В. А. В. 达坦

Духовской 杜霍夫斯科伊
Дыдымов 迪迪莫夫

Егоров, П. П. П. П. 叶哥罗夫
Енгальчев, А. Е. А. Е. 延加雷
切夫
Ермолаев 叶尔莫拉耶夫

Зондгаген 宗德加根

Иванов 伊凡诺夫
Игнатьев, Н. П. (граф) Н. П.
伊格纳提耶夫(伯爵)
Иксуль фон Гильденбандт 伊克
斯库利·冯·基利坚班特
Иннокентий, епископ 英诺森大主
教

Казакевич, П. В. П. В. 卡扎凯
维奇
Карпов, В. Д. В. Д. 卡尔波夫
Касаткин, И. А. И. А. 卡萨特金
Кауров 卡乌罗夫
Кейзерлинг 凯泽尔林格
Кернер 克尔涅尔
Клинковстрем 克林科夫斯特列姆
Коморский, Д. Ф. Д. Ф. 科莫尔
斯基
Константин Николаевич (великий
князь) 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
亲王

Корсаков 科尔萨科夫
Корф (барон) 科尔弗(男爵)
Кочегов 科切托夫
Кочубей, В. С. В. С. 科楚别伊
Краун, А. Е. А. Е. 克拉翁
Крюков, Н. А. Н. А. 克留科夫
Ксения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克谢尼娅·
亚历山大洛芙娜

Купреянов, Я. И. Я. И. 库普里
扬诺夫
Кутыев 库蒂耶夫

Линдгольм, О. В. О. В. 林德戈
利姆
Линден, А. М. А. М. 林坚
Линдюльм, О. В. О. В. 林久利
姆

Маак, Р. К. Р. К. 马克
Маковский 马科夫斯基
Максимович, К. И. К. И. 马克
西莫维奇
Менард 麦纳尔德
Муравинский, К. О. К. О. 穆
拉文斯基
Муравьев-Амурский, Н. Н. (граф)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
Муравьева, Е. Н. Е. Н. 穆拉维
约娃

Надалов, И. И. 纳达洛夫
Назимов, А. А. А. А. 纳吉莫夫
Назимов, П. Н. П. Н. 纳吉莫夫
Невельская, Е. И. Е. И. 涅维尔
斯卡娅
Невельской, Г. И. Г. И. 涅维尔
斯科伊
Неклюдов 涅克柳多夫

Облеухов 奥勃列乌霍夫
Оболенский, А. В. А. В. 奥鲍连
斯基
Оболенский, Н. Д. Н. Д. 奥鲍
连斯基
Омельянович-Павленко 奥麦利亚
诺维奇-巴甫连科
Опекушкин, А. М. А. М. 奥佩库

申

Орлов, Д. И. Д. И. 奥尔洛夫

Орлов, Е. Г. Е. Г. 奥尔洛夫

Орловский 奥尔洛夫斯基

Пализин 帕利津

Пальчевский 巴里切夫斯基

Пекур 佩库尔

Перовский, П. Н. П. Н. 彼罗夫斯基

Першин 佩尔申

Петров, А. И. А. И. 彼特罗夫

Плюснин 普柳斯宁

Понов 波波夫

Протодьяконов 普罗托季亚科诺夫

Пястущкевич 皮亚斯图什凯维奇

Разградский, Г. Д. Г. Д. 拉兹格拉德斯基

Рафаилов 拉法伊洛夫

Рейн, О. Ф. О. Ф. 列因

Ресин, А. А. 列辛

Римский-Корсаков 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

Рожков 罗日科夫

Розен, Г. В. Г. В. 罗津

Рудановский, Н. В. Н. В. 卢达诺夫斯基

Самарин 萨马林

Свербеев, Н. Л. Н. Л. 斯维尔别耶夫

Сгибнев, А. С. А. С. 兹吉勃涅夫

Семенов, А. П. А. П. 谢苗诺夫

Сеславин, А. Н. А. Н. 谢斯拉文

Сизых Александр 亚历山大·西兹赫

Синельников, Н. П. Н. П. 西涅里尼科夫

Скобелъцин, Г. Д. Г. Д. 斯科别里琴

Соколов 索科洛夫

Старцев, А. Д. А. Д. 斯塔尔采夫

Суханов, А. В. А. В. 苏哈诺夫

Суцев 苏肖夫

Тарасенко 塔拉先科

Терентьев, В. А. В. А. 捷连季耶夫

Тетюков, Х. П. Х. П. 捷丘科夫

Тихменев, М. П. М. П. 季赫缅涅夫

Унтербергер, П. П. 翁捷尔别格
Ухтомский, Э. Э. Э. Э. 乌赫托姆斯基

Ушаков, А. М. А. М. 乌沙阔夫

Федоров 费奥多罗夫

Фельдгаузен, А. Ф. А. Ф. 菲里德加乌津

Фик 菲克

Фомин 福明

Фон-Глен, Н. А. Н. А. 冯格连

Фон Рамбах, В. К. В. К. 冯·拉姆巴赫

Фон Шренк, Л. И. Л. И. 冯·什连克

Фредерикс, П. А. П. А. 弗列德里克斯

Фуругельм, Г. В. Г. В. 福鲁格里姆

Фуругельм, И. В. И. В. 福鲁格里姆

Хворов 赫沃洛夫

Хлебников 赫列勃尼科夫

Чихачёв, Н. М. Н. М. 契哈乔夫

Чичагов 奇恰戈夫

Чурин 秋林

Шарыпов, Н. И. Н. И. 沙雷波夫

Шевелев, М. Г. М. Г. 舍维廖夫

Шестаков 舍斯塔科夫

Шишмарев, Я. П. Я. П. 希什马

廖夫

Энгельм 恩格尔姆

Эрдман, Г. Ф. Г. Ф. 埃尔德曼

Языков, В. Е. В. Е. 亚兹科夫

Янковский, М. И. М. И. 扬科

夫斯基

主要地名译名对照表

- Авачинская губа 阿瓦恰湾
 Адеми, р. 阿济密河
 Александровский порт 亚历山大
 罗夫斯克港
 Амба-Бира, р. 安巴必拉河(大必拉
 河)
 Амгунь, р. 阿姆贡河(即恒滨河)
 Америка, залив 亚美利加湾
 Амур, р. 阿穆尔河(即黑龙江)
 Амурская область 阿穆尔省
 Амурский залив 阿穆尔湾
 Амурский лиман 阿穆尔河口湾
 Анадырская округа 阿纳德尔区
 Анадырь, р. 阿纳德尔河
 Ангара, р. 安加拉河
 Анненские горячие ключи 安娜温
 泉(康士坦丁温泉)
 Анучино, уроч. 阿努奇诺天然界
 Аргунь, р. 额尔古纳河
 Асачи, заповедник 阿萨奇(禁猎
 区)
 Аскольд, остр. 阿斯科利德岛(即青
 岛)
 Астраханское пос. 阿斯特拉罕斯科
 耶屯
 Астрахань 阿斯特拉罕
 Аян 阿扬
 Байкал, оз. 贝加尔湖
 Балтийское море 波罗的海
 Барбаш, уроч. 巴尔巴什天然界
 Барановский пос. 巴兰诺夫斯基屯
 Бельцова, дер. 别尔佐瓦村
 Беринга, остр. 白令岛
 Берингов пролив 白令海峡
 Берингово море 白令海
 Бикин, р. 比金河
 Благовещенск 布拉戈维申斯克(即海
 兰泡)
 Благословенное с. 布拉戈斯洛文诺
 耶村
 Больше-Михайловское с. 大米哈
 伊洛夫斯科耶村
 “Босфор Восточный”, прол. “东
 方博斯普鲁斯”海峡
 Бронницкий завод 勃隆尼茨马场
 Буссе, пос. 布谢村
 Васильевский пос. 瓦西里耶夫斯克
 村
 Венюков, стан. 维纽科夫镇
 Верхне-Романова, дер. 上罗曼诺
 瓦村
 Владивосток 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
 参崴)
 Владимировка, с. 弗拉季米罗夫卡
 村
 Восточная Сибирь 东西伯利亚
 Второй речки, бухта 二道河子港
 Вятское, с. 维亚特斯科耶村
 Гайдамак, бух. 盖达马克港
 Гамбург 汉堡
 Гижига, гор. 吉日加(今名马加丹)
 Гижига, р. 吉日加河
 Гижигинская округа 吉日加区

Гонконг 香港
Графская стан. 伯爵镇

Датга, р. 达塔河
Даубихэ, р. 刀毕河
Де-Кастри, залив 迭卡斯特里湾(即南格马尔湾)
“Диомид”, кар. бух. “焦米特”检疫港
Донской пос. 顿河村
Дубининская стан. 杜比宁斯卡亚镇
Дуз, порт 杜厄港(后改为亚历山大罗夫斯克港)

Екатерино-Никольская стан. 叶卡捷琳诺-尼科尔斯卡雅镇

Жёлтый мыс 黄岬

Забайкалье 外贝加尔地区
Западная Сибирь 西西伯利亚
Зеньковка, дер. 津科夫卡村
Золотой Рог, бухта 金角港

Ильинский посел. 伊利英斯克屯
Иман, р. 伊曼河
Иманская пристань 伊曼码头
Императорская гавань 皇帝港(即哈吉湾, 今名苏维埃港)
Ингода, р. 音果达河
Иркутск 伊尔库次克

Казакевичева, ст. 卡扎凯维奇镇
Каменское, сел. 卡缅斯克村
Камень-Рыболов, п. 卡缅-雷鲍洛夫村(即红土崖)
Камчатка, полуост. 堪察加半岛
Камчатка, р. 堪察加河
Камчатская область 堪察加省
Кангауз 坎加乌兹

Кия, р. 基亚河
Ключевская сопка 克留切夫山
Козловская стан 科兹洛夫斯克镇
Колыма, р. 科雷马河
Командорские ост-ва 科曼多尔群岛
Командорских островов, округа 科曼多尔群岛区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ские горяч. источники 康士坦丁温泉
Корсаковский порт 科尔萨科夫港
Корсаковский пост 科尔萨科夫哨所
Корфа, бухта 科尔弗港
Красносельский карантин 克拉斯诺肖尔检疫站
Красноярск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Крестовое, с. 十字架村
Крестовская сопка 十字架山
Кроноки, заповедн. 克罗诺基禁猎区
Кронштадт 喀琅施塔得
Курильские ост-ва 千岛群岛
Кушка, с. 库什卡村
Кушка, уроч. 库什卡天然界
Кяхта 恰克图

Лаперузов пролив 拉彼鲁兹海峡
Ледовитый океан 北冰洋
Лесная, р. 列斯纳亚河
Лефу, р. 勒富河
Лондон 伦敦
Лопатка, мыс 洛巴特卡岬
Дутковская стан. 卢特科夫斯克镇
Ляличи 利亚利奇
Лянчихэ, р. 梁七河

Майхе, р. 麦河
Малая Сунгача, р. 小松阿察河
Мангугай, р. 蒙古街河

Манджурия 满洲
Марково, мыс 马尔科夫岬
Марковский посел. 马尔科夫屯
Мая, р. 马亚河
Медный остров 麦德诺耶岛
Михайловское с. 米哈伊洛夫斯克村
Мо, р. 们河
Муравьев-Амурский полуостров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半岛

Нагасаки 长崎
Находка, бухта 纳霍德卡港
Нелькан 涅利坎
Нижне-Камчатск 下堪察加斯克
Нижне-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посел. 下米
哈伊洛夫斯克村
Нижний Новгород 下诺夫哥罗德
Николаевск 尼古拉耶夫斯克 (即庙
街)
Николаевское с. 尼古拉耶夫斯科
耶村
Никольск, с. 尼科尔斯克村 (即双城
子, 现名乌苏里斯克)
Новгородская бухта 诺夫哥罗德
斯克港
Новокиевское уроч. 诺沃基辅斯克
天然界
Ново-Мариинский пост 新马林斯
克哨所

Одарка, р. 奥达尔卡河
Одесса 敖德萨
Ола, р. 奥拉河
Ольги, залив 奥耳加湾 (即石门镇)
Осиновка, с. 奥西诺夫卡村
Охотск, г. 鄂霍次克市
Охотская округа 鄂霍次克区
Охотское море 鄂霍次克海

Павло-Федоровский посел. 帕夫

洛-费奥多罗夫斯克屯
Пальво, протока 帕耳沃河汉
Паратунские гор. ключи 帕拉童温
泉
Пенжинская бухта 品仁湾
Первой речки бухта 头道河子港
Петербург 彼得堡
Петра Великого зал. 大彼得湾
Петропавловск, г. 彼得罗巴甫洛夫
斯克市
Петропавловская округа 彼得罗
巴甫洛夫斯克区
Петропавловское оз. 彼得罗巴甫洛
夫斯克湖
Пластун, зал. 朴拉斯通湾
Подгородная стан. 波德戈罗德纳
亚车站
Полтав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 波尔塔瓦省
Попов, остр. 波波夫岛
Посыета зал. 波谢特湾
Преображения бухта 普烈奥勃腊
热尼耶港
Приамурский край 阿穆尔沿岸地
区
Прибылов, острова 普里比洛夫群
岛
Приморская область 滨海省
Провидения бухта 普罗维迭尼耶港
Путятин, остр. 普提雅廷岛

Раздольное пос. 拉兹多尔诺耶村
Речица, дер. 列奇查村
Речное пос. 列奇诺耶村
Рикорда, остров 里科尔达岛
Русский остров 俄罗斯岛

Сахалин, остр. 萨哈林岛 (即库页岛)
Святой Ольги, залив 圣奥耳加湾
(即石门镇)

Север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Соединен.

Штаты 北美合众国
Седми, р. 谢巢米河
Симбир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 辛比尔斯克省
Славянка, бухта 斯拉维扬卡港
Софийск, г. 索菲斯克市(即扎依)
Софийское сел. 索菲斯克村(即扎依)
Спаское сел. 斯帕斯克村
Среденск 斯列谦斯克
Стрелецкий завод 斯特列列茨马场
Стрелок, пролив 斯特列洛克海峡
Суйфун, р. 绥芬河
Сунгарь, р. 松花江
Сунгача, р. 松阿察河
Сунзукэ, р. 树都河
Сучан, р. 苏昌河

Тадзу-шу, р. 大柞树河
Тигиль 季吉尔
“Тихая пристань” “静埠”
Тихий океан 太平洋
Тихменев оуч. 季赫麦涅沃天然界
Томск, г. 托木斯克市
Третий пост 三号哨所
Трех-Святительский поселок 特廖赫-斯维亚季捷利斯克村
Троицкое сел. 特罗伊次科耶村
Тумана, р. 图曼纳河
Тумень-ула, р. 图们江
Турий рог 土里罗格
Тыр, с. 特林屯
Тюлений остров 海豹岛

Уангау, р. 弯沟河
Угловой посел. 乌格洛沃伊村
Удск 乌第斯克
Удская округа 乌第区
Ула, р. 乌拉河
Улахэ, р. 乌拉河

Улкан, р. 乌利坎河
Усури, р. 乌苏里江
Усури, станция 乌苏里车站
Усурийская казачья округа 乌苏里哥萨克区
Усурийский залив 乌苏里湾
Устье р. Амура 阿穆尔河口(即黑龙江口)
Уюзутский фарватер 乌尤祖茨基航道

Фадеевский карантин 法捷耶夫检疫站

Хабаровка, пос. 哈巴罗夫卡村(即伯力, 现名哈巴罗夫斯克)
Хабаровск, г. 哈巴罗夫斯克市(即伯力)
Хабаровская округа 哈巴罗夫斯克区
Халкедон, дер. 哈尔克顿村
Ханка, оз. 兴凯湖
Харьков 哈尔科夫
Хилкова 希尔科瓦
Хор, р. 霍尔河
Хунчун 琿春
Хунчунский карантин 琿春检疫站

Цимухэ, р. 济木河

Черниговская губерня. 切尔尼戈夫省
Черниговское сел. 切尔尼戈夫斯克村
Черное море 黑海
Четвертый пост 四号哨所
Чжи-фу 芝罘(即烟台旧名)
Чита, г. 赤塔市
Чныррах, мыс 奇内拉赫岬
Чукотский полуостр. 楚科奇半岛

Шаньдунская провинция 山东省

Шилка, р. 石勒喀河

Шкотово, сел. 什科托沃村

Шмакова, стан. 什马科瓦镇

Шмаковка, станц. 什马科夫卡车站

Шуфан, р. 舒藩河

Экспедиция, бухта 考察队港

Южно-Уссурийская округа 南乌

苏里区

Якутск, г. 雅库次克市

Якутская область 雅库次克省

Японские острова 日本列岛

Японское море 日本海